

周禮正義

詒澤題式

上海圖書館藏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周禮正義卷八

瑞安孫詒讓學

內饗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

割肆解肉也亨煮也煎和

齊以五味鹽名脊脅肩膈之屬肉物載
燔之屬百品味庶羞之屬言百舉成數

肆小子羊肆注云肆讀為翳羊翳者所謂豚解也大司徒注亦云肆解骨體是肆解即割裂牲體

骨肉之通名故此注釋割為肆解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尚書大傳云殺者中死割者中理凡牲

體有解體解節解法數不同詳後及小子疏云亨煮也者方言云亨熟也嵩嶽以南陳穎之閒

曰亨士冠禮注云煮於鑊曰亨云煎和齊以五味者說文火部云煎熬也方言云煎火乾也凡有

汁而乾謂之煎煎和蓋謂煎熬而以五味調和之呂氏春秋仲夏紀高注云和齊和也又本味篇

云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為之紀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辛苦鹹先後多少其

齊甚微皆有自起左昭二十年傳晏子曰水火鹽醴梅以亨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

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並煎和齊五味之義云體名脊脅肩膈之屬者凌廷堪云凡牲左體謂

之左胖右體謂之右胖前體謂之肱骨又謂之肱骨三最上謂之膊肩下謂之臂臂下謂

之肱後體謂之股骨又謂之後脛骨股骨三最上謂之肱又謂之肱下謂之脛脛下謂

升右胖以脾賤不升故少牢禮止十一體爾經言脾不升正明其為一體也案黃說是也云肉物
 或燔之屬者釋文燔作燔云本亦作燔案宋本亦作燔說文肉部云燔大燔也又次部云燔宗廟
 火就肉燔即燔之借字士虞禮注云燔切肉也燔詳量人疏王引之云燔燔乃割亨煎和之異名
 非肉所本有之名物也與體名為牲所本有者義例參差殆非經意今案肉物蓋若大雅行葦篇
 之嘉殺脾臠少牢饋食禮之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倫膚九及心舌載于肝俎賓長羞牢肝之
 屬凡無骨者皆是案王說是也後廷堪云皮謂之膚精者謂之倫膚腹腴謂之腸胃知食味者謂
 之心舌氣主謂之肺舉肺謂之臠肺又謂之膾肺祭肺謂之判肺又謂之切肺肺與正春謂之舉
 肉理謂之膾又謂之奏案此即所謂肉名也云百品味庶羞之屬言百舉成數者賈疏云案庶夫
 職庶羞百有二十品今言百故鄭云舉成數詒讓案百品味即後云百羞是也國語
 周語云品其百筵亦同凡庶羞之屬濡者實於豆乾者實於簋云百筵者以咳豆也

其鼎俎以牲體實之
 取於饌以實鼎取於鼎以**說**王舉則陳其鼎俎者舉亦謂殺牲盛饌也
 實俎實鼎曰羞實俎曰載賈疏云陳鼎有二處初陳鼎於饌西後陳

鼎於阼階下其俎者陳於鼎西南亦以牲體實之者牲體即豚解七體體解二十一體之等皆肆
 解而實之鼎俎也注云取於饌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者凡牲必解而亨之於饌既孰乃取以

實鼎亨人注云饌所以養肉及魚膳之器既孰乃養於鼎是也將薦之則以七出牲體於鼎而載
 之於俎也其見於禮經亨饌升鼎載俎三節皆備者少牢饋食禮云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

饌之西二鼎在豕饌之西司馬升羊右胖實于一鼎司士升豕右胖實于一鼎雍人倫膚九實于
 一鼎司士又升魚膳魚十五而鼎膳一純而鼎本者皆設局鼎乃舉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

北此取於饌以實鼎也又云鼎序入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
 入陳鼎於東方當序南于洗西俎皆設于鼎西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斷俎上利升羊載右胖

下利升其肅如羊體其載于俎皆進下司士三人升魚膳膚魚用鮮十五而俎膳一純而俎膚
 九而俎此取於鼎以實俎也凡禮略者或取於饌即實之俎滌飲酒記云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

俎由東登自西階升注云亨物既孰載之俎是也云實鼎曰羞實俎曰載者即據少牢饋食文禮
 他篇多言升士冠禮載合升載注云在鼎曰升在俎曰載後升即亦也通言之在俎亦得謂之

膏燕禮膏燕主人于洗北西而脯醢無香注云香俎實香字又作燕國語周語有全燕
房燕香燕香燕特性饋食禮作殺香此香並謂俎實是香與載對文則異散文亦通 選百羞

舊物珍物以俟饋 先進食之時恒 疏 選百羞舊物珍物以俟饋者說文立部云
成數疑或據王食禮籩豆各五十言之詳膳夫疏初學記帝王部引子云君天下者珍羞百

種即此俟饋者謂俟膳夫之饋也王之膳羞內饗但主選不主饋王尊於后世子也 注云先進
食之時恒選擇其中御者者小爾雅廣言云選擇也謂於王未進食之時先選擇珍美堪中王御

也巽與僕古同聲選百羞舊物珍物者具百羞舊物珍物也文王世子曰養老之珍具是也珍羞
恐其不備而具之故 共后及世子之膳羞 膳夫掌之 疏 注云膳夫掌之是乃共之者據膳夫

子直言其不言饋者膳夫饋王不饋后世子此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膺羊
內饗言其是親饋故鄭云膳夫掌之是乃共之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膺羊

泠毛而羶羶犬赤股而躁躁鳥皜色而沙鳴豕盲眊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蠖
腥臊羶香可食者是別其不可食者則所謂者皆臭味也泠毛毛長總結也皜失色不澤美也沙

漸也交睫腥羶當為星聲之誤也肉有如米者似星般臂羶毛有文鄭司農云腐朽木臭也蠖蠖
蛄臭也杜子春云 疏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此辨禽牲之不中膳羞者凡牲病則失味且

盲眊當為望視 疏 害人故內外饗不以共也內則亦有此文云犬赤股而躁躁者說文因部
云股腓也內則注云赤股股裏無毛也賈疏云言股裏無毛而走又躁疾云鳥皜色而沙鳴豕者

鳥即掌畜之卵鳥兼雁雞二牲而言羶內則作鬱彼注云鬱腐臭也云豕盲眊而交睫腥者盲眊
內則作望視眊視古今字詳大宰疏說文目部云映目翳毛也睫即眊之俗賈疏云豕乃聽物不

合望眊此豕眼睫毛交故云望眊而交睫云馬黑脊而般臂蠖者說文舉部云管背呂也脊即脊
曲豆八

之隸變蝮內則作漏字通注云腥臊羶香可食者賈疏云即上庖人職所云是也云是別其不可食者則所謂者皆臭味也者敝官注云辨別也經言辨其不可食者明此腥臊羶香與庖人膏腥等異即論語語鄉黨篇云臭惡不食是也臭味謂羶惡之味說文吉部云煨腐氣也經典通借臭為之云冷毛毛長總結也者賈疏云冷毛謂毛長也羶謂毛別聚結者案依賈說則鄭自以毛

長詰冷毛總結詰疑注冷毛下當有羶字而今本悅之蓋經於冷毛羶毛別聚結不解者一而字明羶與冷毛是二病下四句文例並同故鄭亦兼釋之內則注云冷毛羶毛別聚結不解者一而字明羶與

舉冷毛羶三字可以互證彼孔疏云冷謂毛本稀冷羶謂毛頭羶結洪頤煇云冷與羶同謂毛零落而又羶結案孔洪說是也蓋凡畜病則羶毛多零落長毛雖存而糾結不解此注以毛長釋冷

毛明細毛零落僅見長毛也以總結釋羶者學皮云其羶毛為氈故毛結亦謂之羶內則釋文云冷結毛如氈也陸雖釋冷實羶字義也曲說性號云羊曰柔毛注云羊肥則毛柔潤毛零落總

結則不柔潤故為病矣云羶失色不澤美也者釋文羶作羶云本又作羶阮元云玉篇羶白色犛牛色不美澤又牛黃白色說文牛部犛牛黃白色從牛鹿聲白部無羶字今禮記內則作羶前釋

篇不足據云本又作羶知羶為俗字案阮以羶為俗字是也但此為鳥色則不得為羶字陸本及玉

注云羶色毛變色也孔疏云羶色其色變無潤澤廣韻三十小引蒼頡篇云鹿鳥毛變色字乍鹿與內則或本同訓為鳥毛變色與此注失色之義亦正合古文苑班婕妤好稿素賦有見禽華以鹿

漸秦晉聲變曰漸內則注云沙漸也者沙漸一聲之轉說文尸部云漸散聲方言云漸散也東齊聲散曰

耳案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云其聲嘶嘶盧注云嘶當聲誤為嘶嘶斯斯聲義並相近曲禮云

腥為難膏交健腥之腥當易為星云肉有如米者似星者內則注云星肉中如米者段玉裁云似

星當作曰星謂肉有如米者謂之星如飯之糲也許叔重說勝為犬膏之臭腥為星見食豕合肉

中生小息肉故其字從肉星星亦聲則腥為正字而勝為周禮腥臊之正字許所據周禮與鄭所

據不同兩司農作脛而一云豕膏二云雞膏許作牲而曰犬膏說又乖異耳阮元云爾雅米者謂

之藥郭注云飯中有脛亦以脛為正字詒讓案後鄭因此經脛為豕病而庖人膏脛注以為雞膏

二者不相當故破脛為星而別為之說依許說則脛自為豕生息肉之正字不必改讀但此經方

膏依杜子春說訓為豕膏兩經文義本相合鄭岐而二之遂滋曲說耳互詳庖人疏云般臂毛

有文者釋文云臂徐本作臂兩經文義本相合鄭岐而二之遂滋曲說耳互詳庖人疏云般臂毛

般臂云辨駁文也賈疏云鄭答冷剛童牛之楛木在手曰楛牛無手以前足當之此馬亦然故言

曰馬黑奇而斑臂賤阮元云釋文般音班注云臂毛有文是亦讀般為班也古般班通郭氏以

字讀之故引作斑案阮說也是也班亦即辨之俗鄭司農云酒朽木臭也者呂飛驒云說文廣部

久屋朽木周禮曰牛夜鳴則酒臭如朽木與司農說合詒讓案後鄭內則注云酒臭也引春秋

傳曰一薰一蕕一腐僖四年左傳作蕕杜注云蕕臭草亦與朽木臭之義相近蓋酒蕕聲近義略同釋

文引干注云病也廣雅釋詁云瘡病也瘡字亦通云蠖蠖也釋文云蠖于音漏內病也則干依

內則破蠖為漏與鄭正相反焦循云康成以漏為蠖令升以蠖為漏列子周穆王篇云王之廚饌

蠖而漂邑殺入此蠖即漏字空蠖即孔婁也婁為孔與漏義正同呂氏春秋慎小篇云巨防空

病成孔掌婁然也案焦申于養亦足備一解但據列子脛蠖之文則蠖自當為臭味之名婁山海

字並通段玉裁云官望同音假借子春
不云讀爲云當爲者謂爲聲之誤也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

掌共羞脩刑臠胖骨鱠以待共膳
掌共羞脩刑臠胖骨鱠以待共膳
掌共羞脩刑臠胖骨鱠以待共膳

刑綱羹也無腠肉大樹所
以祭者骨牲體也鱠乾魚
疏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者賈疏云內養不掌外神言凡者謂

此不言煎和者鬼神尚質不貴美味故不言煎和詒讓案大戴禮記諸侯登廟禮雍人到羊謂雞
雍人即內饗也又少牢饋食禮云雍人概鼎七俎于雍饗又雍人陳鼎五又雍人倫膚九實于一

鼎則內祭祀內饗亦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此文不具也云凡燕飲食亦如之者賈疏云謂王及
后世子自燕飲食皆須割亨故云亦如之案賈說是也此食與膳夫燕食同飲亦謂燕居飲酒則

與膳者謂豫具此七者以待共食王后世子之膳不徒掌割亨也云凡掌共羞脩刑臠胖骨鱠以待
共膳者謂豫具此七者以待共食王后世子之膳不徒掌割亨也云凡掌共羞脩刑臠胖骨鱠以待

其膳文復故破爲具其形近而誤謂統下羞脩七者皆具之云羞庶羞也者賈疏云庶羞則百
二十品是也案詳膳夫疏云脩鍛肺也者膳夫先鄭注云脩肺也白虎通義文質篇云駁脩者肺

也公羊莊二十四年何注同案統言之脩肺並爲乾肉折言之則乾肉之不鍛者爲肺鍛者爲脩
故膳人注云薄析曰肺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廣雅釋詁云鍛推也蓋取乾肺雜薑桂准擣之是

爲鍛脩若內則牛脩是也互詳膳夫膳人疏云肺如肺而脰者亦如肺之薄析但不乾耳膳人
注云肺空爲肺而脰胖之言片也析肉意也說文肉部云牲一曰不斃也經典通段脰爲之互詳

膳人疏鄭司農云刑臠謂夾脊肉者先鄭以刑臠爲一物膳人杜注亦云臠胖皆謂夾脊肉會創
云刑不訓夾脊肉據先鄭意當讀爲臠刑臠與臠聲近說文肉部脊夾脊肉也正與先鄭合

案會說是也臠說文訓爲無骨臠杜及先鄭亦釋爲夾脊肉者蓋讀臠爲臠也臠成
其臠釋文引虞翻云臠夾脊肉也孔疏引子夏易傳云在脊曰臠鄭易注云臠脊肉也王肅云臠

在背而夾脊字亦作臠內則擣珍用歌鄭注云臠脊側肉也臠與臠聲類相近詩小雅小豕民難
靡臠大雅縣周原無臠釋文及文選魏都賦李注引韓詩臠並作臠杜鄭二君讀臠爲臠猶韓詩

以膳為膳也。案謂十五灰亦云。膳或作饗。即其證云。或曰膾肉也。者。膳人先鄭注同。說文肉部云。膾。肉也。云。膾。謂骨有肉者。謂性牢之骨體也。膾不得為性體。先鄭本疑。當作膾。與說文肉部引。膾。人。文。同。此。又。以。骨。膾。為。一。物。也。先。鄭。意。蓋。以。此。字。從。肉。義。可。通。於。性。魚。故。庖。人。單。言。膾。則。釋。為。

乾魚。此與骨連。文則以為骨之連肉者。與後鄭本字義並微異。若亦同。後鄭作膾。從魚。則形義相。將不得通於性畜矣。云。立。謂。刑。網。美。也。者。破。先。鄭。刑。膾。為。一。物。刑。網。聲。類。同。字。通。史。記。敘。傳。賢。士。

刑亦以膾為網。羹。見。亨。人。後。鄭。意。刑。謂。和。羹。之。菜。肉。也。云。膾。膾。肉。大。膾。所以。祭。者。亦。破。先。鄭。夾。脊。肉。膾。肉。之。說。說。文。肉。部。云。膾。薄。切。肉。也。膾。臠。也。一。曰。切。肉。膾。也。少。儀。云。牛。與。羊。魚。之。腥。而。

切之。膾。注。云。垂。之。言。膾。也。先。釐。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然。則。膾。肉。大。膾。者。謂。薄。切。肉。為。大。膾。即。所。謂。釐。葉。切。之。者。但。不。復。報。切。耳。少。儀。又。云。魚。祭。膾。注。云。膾。大。膾。謂。列。魚。腹。也。凡。進。羞。必。以。肉。

肥美者。特為大膾。以擬祭。謂之大魚。或謂之。案。凡。膾。肉。大。膾。在。性。謂。之。大。在。魚。謂。之。膾。通。言。之。大。亦。得。名。膾。此。職。及。膳。人。之。職。是。也。互。詳。膳。人。疏。云。骨。性。體。也。者。謂。六。牲。之。骨。體。祭。統。云。凡。為。俎。

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亦即上體名。脊。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饗。脊之屬是也。云。饋。乾。魚。者。庖。人。先。鄭。注。同。此。亦。破。先。鄭。骨。膾。為。一。物。也。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饗。

人共之。善而賜也。疏。凡。肉。脩。之。頌。頌。是。也。當。亦。饗。人。所。共。經。惟。言。好。賜。者。文。不。具。饗。人。即。內。饗。稱。人。者。通。舉。其。官。長。徒。屬。之。言。凡。此。經。總。舉。官。屬。者。皆。稱。人。若。射。人。釋。大。僕。為。僕。人。大。祝。稱。句。師。為。句。人。是。也。左。襄。二。十。八。年。傳。云。公。膳。日。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鷄。社。注。云。卿。大。夫。之。膳。食。彼。饗。

人與此正。同。凡。卿。大。夫。以。事。在。公。則。有。公。膳。左。傳。昭。四。年。孔。疏。謂。在。官。治。事。官。皆。給。食。是。也。公。之。膳。食。亦。饗。人。掌。之。則。不。徒。好。賜。也。孟。子。萬。章。篇。云。庖。人。繼。肉。蓋。饗。人。與。庖。人。通。職。並。掌。餽。賜。之。事。

矣。注。云。好。賜。王。所。善。而。賜。也。者。鄭。詩。小。雅。鹿。鳴。箋。云。好。猶。善。也。大。宰。好。用。之。式。注。云。好。用。燕。好。所。賜。予。此。好。賜。與。好。用。義。同。內。府。又。謂。之。好。賜。予。皆。謂。王。於。羣。臣。有。所。厚。好。則。賜。予。之。不。在。常。賜。

之科。者也。

者也。

者也。

外饗掌外祭祀之割亨其脯脩刑臠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殯饗饗

食之事亦如之之禮致禮於客莫盛於饗**疏**掌外祭祀之稱亨者對宗廟六享為內祭祀也

其制亨云共其脯脩刑臠者刑亦與銷通謂銷羹也詳內饗疏云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者賈

疏云謂若鼎十有二者也云凡賓客之殯饗饗食之事亦如之者賈疏云謂所陳之數如宰夫職

所云者也皆以外饗共之故言亦如之案此謂共陳賓三者並如祭祀也賈說未咳公食大夫禮

云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退即賓客食陳鼎俎之事注云殯客始至之禮

者宰夫注義同詳彼疏云饗既將幣之禮者賈疏云案聘禮記云聘日致饗鄭注云急歸大禮鄭

云將幣者即是聘享也若諸侯來朝亦朝日致之也詒讓案凡朝聘致饗餼皆在將幣之後故掌

至郊即致饗餼與禮不合謬說不足據又國語周語云周之秩官曰敵國賓至膳宰致饗草注云

膳宰膳夫也案聘禮宰夫設餼歸餼蓋此外饗共賓客之餼饗亦從其長而致之彼云膳宰

者以外饗是膳夫之屬亦得通稱也云致禮於客莫盛於饗者宋建陽本作於賓客賈疏述注同

疑所見本亦有賓字莫盛於饗者對餼為致賓客之殺禮故司儀注亦云小禮曰餼大禮曰饗餼

也又掌客注云大者既兼殯積有生有腥有孰餘又多也賈疏云以其饗之中有飴有腥有牽又有酒有米兼燕與食其中芻薪**邦饗者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者孤子

孔疏引熊安生云春饗孤子亦饗者老秋食耆老亦食孤子案王文王世子說天子視學養老之禮云適奠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又云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是老幼同時並養熊說不為無徵依郊特牲文蓋老幼並春秋兩養春用饗禮秋用食禮故王制謂周兼脩虞夏殷之禮孔疏引熊氏推鄭義謂四時養老蓋謂春用饗禮夏用燕禮秋冬用食禮又引皇氏說謂春夏雖以飲為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秋冬以食為主亦有饗先行食次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行畢孔又申鄭義云或鄭因春而言夏因秋而見冬周冬夏不饗養老也今案皇說缺瀆無理不為典要據羅氏云仲春羅春鳥獸鳩以養國老而郊特牲又云秋食耆老禮書引尚書大傳云舜五祀秋饗耆老而春食餽子是虞禮與周略同此皆春秋有養之

明文大戴禮記千乘篇云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息為鄉飲酒亦燕之類是冬養又用燕禮矣禮文岐迂難以合一要王制疏謂鄭意止有春秋二養老與諸經及注義皆合近得其正矣凡常禮饗食皆在廟此饗耆老孤子據文王世子說則皆在學也饗士庶子雖無文或當與老幼同王制疏引皇氏說謂饗宿衛及耆老皆用饗禮致仕之老常用正饗房烝與饗來朝諸侯同饗死政之老則用折俎殺烝亦無正文未知是否至說文食部云饗鄉人飲酒也此用詩豳風七月朋酒斯饗毛傳義詩孔疏謂鄉飲酒禮尊事重故以饗言之是蓋饗之別義此經凡言饗者並與彼不同饗者老與鄉飲酒雖皆在學其禮則不得有食矣蓋鄉邑之吏養老於學故稿人云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若用鄉飲酒禮則不得有食矣蓋鄉邑之吏養老於學故

有用鄉飲酒禮者千乘所謂息是也若天子諸侯享王之盛禮未有不用正饗禮者在廟而祭義樂必在廟然亦有不在廟者猶左傳莊十二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是也食正禮亦在廟而祭義樂年七養老亦誤詳羅氏疏注云孤子死王事之子也者說文子部云孤無父也即司門所謂死政之孤是也賈疏云謂若左氏哀公二十三年晉知伯親餼顏庚至二十七年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期設乘車兩馬繫五馬召顏庚之子而賜之是其禮孤子之法互詳司門疏云士庶子衛王宮者者即公卿大夫之子宿衛王宮者戰國策中山策云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士期在焉是饗士庶子之事也凡國子備宿衛者已命者為士未命者為庶子詳宮伯疏云若今時

之饗衛士矣者惠棟云續漢書禮儀志云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調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

端門衛司馬執轡鉦護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

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衛宏言常以正月五日也和熹鄧后紀舊事歲終當饗遣衛士太后以陰陽

不和軍旅數與詔饗會勿戲作樂引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西序養國老於東序

在學也彼下文云虞庠在國之西郊鄭彼注云東膠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虞庠小學也周立小

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在官者其致仕之

孔疏引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又引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

老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論議案庶老亦當兼有庶人之老依大司徒注

及賈疏義庶人之老蓋七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九十養於學與鄉大夫士之老異也此職及酒

正稿人之饗並兼賤四等之老與遺人司門之養老專指死政之老者異賈疏謂者老對孤子經

耆老以死政之老為主非也東膠即文王世子之東序祭樂記通言之則曰大學周大學在商

故禮運云三老在國中王宮之東非周制也白虎通義鄉射篇謂事三老在辟雍辟雍亦即大學

膠虞庠並詳大司樂疏東師役則掌其其獻賜脯肉之事其長帥疏師役則掌其其獻賜脯

者謂出師征伐及巡狩田獵掌其其獻者謂獻其將帥并賜酒肉之事並掌之詒讓案脯籩實肉

豆實獻有脯肉若量人從獻脯燔之等賜有脯肉若膳夫肉脩頌賜之等是也師役在野外軍中

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謂喪事之奠祭

疏

凡小喪紀者大史小喪賜諡注云小喪卿大夫也惠

侯言之賈疏據宰夫注義謂夫人以下之喪亦其一端若卿大夫喪事奠祭則非外養王官所掌

也此與小祝小司馬二經義並小異詳彼疏注云謂喪事之奠祭者賈疏云謂其殷奠及虞祔

之祭皆在鼎俎故云喪事之奠祭也

之祭皆有鼎俎故云喪事之奠祭也
吳廷華云喪紀陳鼎俎自小斂奠始

亨人掌其鼎鑊以給水火之齊

鑊所以煮肉及魚膳之器既
孰乃齊于鼎齊多少之量

疏注云鑊所以煮肉及魚膳
之器者說文金部云鑊鑊

也淮南子說山訓高注云無足曰鑊士冠禮鄭注云煮於鑊曰亨又特牲饋食禮亨于門外東方
西面北上鄭彼注云亨煮也煮豕魚膳以鑊各一鑊少牢饋食禮有羊鑊豕鑊是鑊為煮肉及魚

膳之器也賈疏云所孰乃齊于鼎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此即內鑊注所謂取於鑊以實鑊中肉
曰齊也賈疏云案少牢鑊在廟門外之東大夫五鼎羊豕腸胃魚膳各異鑊鑊別有一鼎鑊中肉

孰各升一鼎故云既孰乃齊于鼎詒讓案王舉半鼎九當有七鑊牛羊豕魚膳鮮魚鮮膳也腸胃
與牛羊同鑊膳與豕同鑊其齊之則異鼎耳少牢腸胃與羊亦同鑊賈說未析又案半鼎以盛牲

則不待既孰乃齊之內則八珍胞豚及辨云鉅鑊湯以小鼎稱膳於其中彼小鼎置於鑊中以煮肉
膳皆既孰乃齊之內則八珍胞豚及辨云鉅鑊湯以小鼎稱膳於其中彼小鼎置於鑊中以煮肉

水多少之量也或燭或職外內饗之饗亨煮辨膳羞之物主職也饗今之竈
孰此用火多少之量也或燭或職外內饗之饗亨煮辨膳羞之物主職也饗今之竈

者王念孫云煮即亨也既言亨則無庸更言煮案鄭注云饗今之竈二字也唐石經有煮字即涉注文
饗竈竈亨煮之事皆是以竈釋饗以煮釋亨而經文原無竈煮二字也唐石經有煮字即涉注文

而衍而各本遂沿其誤詩楚茨及左傳桓十四年正義引此有煮字疑亦後人依唐石經加之
葉正義云天官亨人掌外內饗之饗亨煮物之名正義引此有煮字疑亦後人依唐石經加之

他篇引此有煮字者後人所加也大宰及少牢饋食疏引此者作職外內饗之饗亨無煮字特牲
饋食疏云周禮亨人其職主饗亨之事以供外內饗亦無煮字案王說是也凡經亨煮字例作饗

注乃作煮此經作煮與字例亦不合詳肆師疏經言此者明此官兩屬外內饗通掌其亨煮之事
亦大宰八法官屬之變例也云辨膳羞之物者謂辨別膳羞用六牲羞用百二十品之物皆亨

而共之注云職主也者爾雅釋詁文春官夏官秋官鉞官注並同云饗今之竈者說文饗部云
饗齊謂之炊饗釋名釋宮室云饗銓也銓度甘辛調和之處也楚辭九歎王注云饗炊竈詩小雅

楚茨篇執爨踏毛傳云爨饗爨廩爨也案外內爨之爨即禮經之雍爨也少牢饋食禮云雍人概鼎七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注云雍人掌割亨之事者爨也羊豕魚腊皆有竈案特牲饋食禮又謂之牲爨魚腊爨少牢雍人即外內春天子食祭用大牢則饗爨乎羊豕魚腊鮮魚解腊各一竈也少牢別有廩爨在雍爨之北士虞及特牲禮又謂之饗爨乃炊黍稷之竈饗人掌其炊事非享人所職也鄭儀禮注直釋爨為竈此獨云爨今之竈亨即煮也古時爨竈兩稱漢時則祭皆稱竈不稱爨故釋之云主於其竈煮物者釋經爨亨之義亨即煮也煮物謂牲體及魚腊等祭

祀其大羹錡羹賓客亦如之

大羹肉清鄭司農云大羹不致五味也錡羹加鹽菜矣

疏

祭祀共大羹錡羹者賈疏云大羹肉清盛於登謂太古之

羹不調以鹽菜及五味謂饌中煮肉汁一名清錡羹者謂是陪鼎餼膳牛用菹羊用苦豕用薇謂以五味盛之於錡器即謂之錡羹若盛之於豆即謂之庶羞即公食大夫十六豆餼膳等也

云賓客亦如之者謂賓客饗食之禮大戴禮記禮三本篇云大饗先大羹是也賈疏云謂若致饗餼及飧禮皆有陪鼎則錡羹也案錡與陪鼎異掌客及聘禮載致饗餼之禮並有陪鼎又有錡賈謂錡即陪鼎非也錡實三牲之清與公食大夫十六豆餼膳亦異詳掌客疏注云大羹清者爾雅釋器云肉謂之羹說文錡部云羹五味也重文羹小篆从羔从美士昏禮大羹清

在羹注云大羹清煮肉汁也大古之羹無鹽菜今文清皆作汁彼釋文引字林云清羹汁也鄭司農云大羹不致五味也者左桓二年傳臧哀伯曰大羹不致昭其儉也杜注云不致五味郊特牲

云大羹不和貴其實也云錡羹加鹽菜矣者明亦是肉清而加鹽菜之和也掌客注云錡羹器也公食大夫記云錡若牛菹羊苦豕薇皆有滑又士虞記云錡若用苦若薇有滑夏月葵冬用萱即

錡羹之菜也互詳掌客疏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盥盛

其屬府史胥徒也耨芸字也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

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疏**掌帥其屬而耕耨芸字終之壹盛祭祀所用穀也菜稷也穀者稷為長是以名云在器曰盛王藉者說文未部

云耕禘也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禮侯耕於東郊孔疏云鄭云王藉田在遠郊故甸

師氏掌之天子太陽故南也諸侯少陽故東也續漢禮儀志劉注引干寶云古之王者貴為天子

富不置也三日閏之子孫躬知稼穡之艱難無違也云以時入之者賈疏云謂麥則夏熟禾黍秋

則不置也三日閏之子孫躬知稼穡之艱難無違也云以時入之者賈疏云謂麥則夏熟禾黍秋

熟則十月穫之送入地官神倉故云以時入之曾釗云入之時當在九月呂氏春秋季秋紀歲

帝籍之收於神倉是也疏謂十月穫之蓋誤以臨風十月穫稻十月納禾稼為據耳不知臨地晚

寒所穫較遲不足證也案會說與月令合較賈為長但經云以時入之自是隨時進獻以共嘗薦

新穀月令入神倉嘗於季秋者亦以一年農事畢於是月故總記於此非謂餘時更無入穀之事

也又案此官所入者入其所獲之粟於廩人春人也穀梁桓十四年傳云句粟而納之三宮三宮

米而藏之御廩彼為諸侯禮此王禮則案蓋之穀當后監六宮米而藏之矣云以共盛盛者以祭

穀尤重故特著之其實王食用六穀亦此官所共左成十年傳云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明甸人

所共不徒祭穀矣注云其屬府史胥徒也者以經云帥其屬即其本職之府史胥徒可知據後

注則主耕耨者惟徒三百人此兼言府史胥三者雖不主耕耨亦從甸師監視之也云耨芸也

者釋文云芸本或作耘說文木部云耨薈器也耨即耨之變體呂氏春秋任地應云耨柄芸其耨

六寸所以開稼也高注云耨所以耘苗也刀廣六寸所以入苗間也案耨木為耨器之名因之耨

禾亦謂之耨釋名釋用器云耨以鉏耨禾也易釋文引孟喜云耨耘除草也又說文耨部云耨

除苗間穢也重文耨耨或从芸禾部云籽雖禾本耘即耨之省芸芋即耨之借字詩小雅甫田

篇或耘或耨毛傳云耘除草也籽雖禾本耘即耨之省芸芋即耨之借字詩小雅甫田

云播種於圃中苗生葉以上稍耨草因墾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既登芸除

草也耨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墾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據此則耨除草即墾土以

附根去芋事相因故鄭兼舉以釋耨也云王以孟春躬耕帝藉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賈疏云藉田之

耨耨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鄭注云帝藉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賈疏云藉田之

耨耨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鄭注云帝藉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賈疏云藉田之

耨耨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鄭注云帝藉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賈疏云藉田之

耨耨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鄭注云帝藉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賈疏云藉田之

耨耨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鄭注云帝藉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賈疏云藉田之

耨耨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鄭注云帝藉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賈疏云藉田之

耨耨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鄭注云帝藉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賈疏云藉田之

耨耨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鄭注云帝藉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賈疏云藉田之

耨耨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鄭注云帝藉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賈疏云藉田之

注公五推上無三字王念孫據月令孔疏遠經及唐月令諸書並無三字謂今本有三字為後人據說本月令加之其說近是國語周語說文公說藉田禮云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厭發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畝班三之章注云一畝一耜一耜之發也王無耦以一耜耕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發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也月令疏引賈逵說同詩周頌載委孔疏引章說釋之云然則每耕人數如周語其推之數如月令則至一人發而三推公三人發各五推卿九人發各九推大夫推數則無文其大夫雖多見相三之數取二十七人為之其士蓋八十一人為之耳續漢志注引盧植云天子耕藉一發九推耒周禮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伐發也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伍職事故三公以五為數卿諸侯當天子之職事故以九為數伐皆三者禮以三為文呂氏春秋孟春紀高注云禮以三為文故天子三推謂一發也又引國語說之云謂公卿大夫各三其上三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也盧說當作一發三推三推九推耒盧孔並參取國語一發班三之文以說月令盧則謂凡發耒以三為數班三猶言皆三也依其說則王一發三推班三之三發通為九推三公則一發五推三推為十五推卿諸侯則一發九推三推為二十七推也白虎通義耕桑篇引曾子問云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三反即三發也盧說蓋本於彼孔氏則依賈高章說以周語一發為人數而班三為下各三其上故王一人發而三推公三人發而五推卿五人發而九推賈疏云王三推而一發公五推而三發卿諸侯九推而五發案賈似亦用孔說但卿諸侯五發與孔不合疑當為九發之誤以上諸說並於月令之文無注未知鄭意云何至孔說大夫所發人數與賈高章說同而推數則月令無文孔亦無以說之呂氏春秋孟春紀作卿諸侯大夫九推則校月令多大夫二字是以大夫推數與卿諸侯同白虎通義耕桑篇引祭義云卿大夫七推續漢志注引月令章句說又謂孤卿七推大夫十二推並與月令不合鄭所不取云庶人終於千畝者亦周語文章注云終盡耕之也鄭引之者證句師率屬耕藉之事續漢志注引月令章句云士終畝與國語不合不足據云庶人謂徒三百人者據彼官有徒三百人耕王之藉田者義與鄭同云藉之言借也者藉正字作人章注云庶民句師氏所掌之民也主耕王之藉田者義與鄭同云藉之言借也者藉正字作

借說文未部云藉帝藉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應劭風俗通義祀典篇義同初學記禮部引月令章句續漢書祭祀志注引薛綜二京賦注釋藉田亦並從許鄭義藉毛詩戴芟敘國語

周語字並作藉呂氏春秋孟季秋紀並作帝籍田又上農篇云故天子率諸侯耕帝籍田案鄭并藉之借字故鄭載麥箋云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孔疏及周語章注亦同鄭

義明藉籍字雖乖異義真一也北堂書鈔禮儀部引賈逵國語注云天子躬耕籍田助民力也藉漢志注引盧植云藉耕也春秋傳曰邠人藉稻故知藉為耕也漢書文帝紀藉田顏注引應劭云

籍者帝王典籍之常又引臣瓚云親耕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等謂籍也顏從瓚說據應說以典籍為釋則字當為籍與風俗通說以籍為藉則字當為藉故後漢書明帝

紀李注引五經要義云藉蹈也言親自履蹈於田而耕之即瓚說所本今案許鄭訓藉為借即指使庶人終畝而言其義甚精應氏典籍之言望文生訓固不可通臣瓚蹈藉之說亦淺陋無取而

以親耕不得藉段借妄破鄭義則載芟疏已席其謬矣云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芟終之者謂王一禁三推以發其耑而使甸徒芸芟終其事故謂之借芸芟在苗生葉以後終

之者明自芸芟以後至於穫並庶人共其役也國語周語云王治農於籍耨耨亦於籍草注云言王亦至於籍考課之則耨穫並庶人之事王或亦親至監視之矣云耨盛祭祀所用穀也者祭義

云是故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據此則耨盛闢天地山川社稷以至廟享凡內

外大小祭祀言之玩元云耨當為耨經作耨盛注皆作案盛案阮說是也詳後云案耨也者爾雅釋詁文說文禾部云耨稷也重文案屬或从次作又食部云耨稻餅也重文案從或从米又皿部

則經典耨盛字並當為案案即耨也今本爾雅案稷字亦从米蓋許鄭二家說本不同段玉裁云云耨盛字在器以祀者據許書則耨為耨盛正字案為案稷字案為案之或體三字迥別依鄭說

此例之此注上云耨盛下云案稷也春人耨盛之米注云耨盛謂黍稷稻粱麥式全經內產字當以實肆師表耨盛注案六穀也在器曰耨盛皆讀為案是也此注絕不及从禾之案明與許說不同說文耨字說

文合案段謂此經耨盛字鄭皆讀為案是也此注絕不及从禾之案明與許說不同說文耨字說

解與下注盛訓義正同蓋亦即指祭穀猶毛詩小雅甫田傳云器實曰齊器實即謂六穀也蓋許

說又以盛鬯大宗伯謂之玉鬯非以鬯為器也云穀者稷為長是以名云者釋六穀總名六案之義

說風俗通義祀典篇獨斷說並同續漢志注又引蔡邕月令章句云稷秋夏乃熟歷四時備陰陽

播種之貴者亦其義也程瑤田云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鄭注舊說首種謂稷今以北方諸穀

五穀長故司農之官曰后稷因之為祭穀之總名也案程以月令首種釋草郭注以稷為粟誤詳大

孔宰疏云在器曰盛據毛詩小雅甫田傳文肆師注同說文皿部云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甫田

謂之盛然案盛對文則異散文亦通故閻師云不耕者祭無盛注云盛黍稷也又粵人崇門用甌

盛章注云器實曰盛在器曰盛上言案此言盛互其文也此皆以案盛互稱明器實與在器義得

兩通故說文齋二字訓義略同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祭祀其蕭茅鄭大夫云蕭字或為

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漙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蕭蕭祭脂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

既薦然後燒蕭合馨香合馨香者是蕭之謂也茅以共疏祭祀其蕭茅者以下共甸田所產之

據祭祀宗廟時有之若其茅外內之神俱用注鄭大夫云蕭字或為蕭蕭讀為蕭者威琳云說

文曰部蕭禮祭束茅加于裸圭而灌鬯酒是為蕭象神歆之也从酉从艸春秋傳曰爾貢苞茅不

入王祭不供無以昔酒又詩伐木有酒謂我傳謂蓄之也箋云王有酒則沛蓄之則昔酒字本
艸从酉據說文知左傳作無以昔酒據甸師注知周禮作祭祀共蓄茅蓋毛詩周禮左傳皆古文
故與六書之旨合今左傳作縮酒司尊豬作數酌皆蓄之聲近假借字甸師云昔茅者以茅爲昔
酒之用當如字讀鄭少叢既從左傳昔酒義而復讀爲縮者恐人不識昔字故以今文讀之段玉
裁云鄭大夫依或本作昔大夫讀爲縮酒之縮說文西部有昔字許所據同大夫也若王獻之辭
中令帖云蓬蒿與蘭蕙齊榮蓋謂昔即蕭字非是云東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
之故謂之縮者賈疏云此鄭大夫之意取士虞禮束茅立几東所以藉祭案賈說是也大夫此注
隱據禮經之直爲釋依士虞禮設饌娶神陰厭時祝取奠蠲祭于苴卽所謂沃酒其上左傳僖四
年杜注云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國語晉語置茅蒐草注云蒐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說並
與大夫同說文謂加禋圭而灌粦酒則是禋事亦用茅論語入佾皇疏說灌法云於太祖室裏龕
前東向束白茅置地上而持粦酒灌白茅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皇說與許略同蓋祭初
降神之禱與二禋獻尸事異但禋圭卽圭瓊用以酌鬱粦非束茅所加許說與禮微迂不知何據
至禮經少牢特牲大夫士吉祭無茅苴唯士虞喪祭有之彼賈疏據司巫注謂天子諸侯吉祭亦
有苴大夫意或亦當然士虞祭苴在祝酌奠後則王禮九獻祭苴亦當在朝踐後延尸入室時故
通典吉禮謂饋執尸入室時尸舉奠祭酒以苴茅謂之縮酒此亦用大夫義謂祭苴在尸舉奠
時也據皇侃說則似初降神灌粦時已有苴致士虞設苴在初陳饌未迎尸時以相推約義並得
通也互詳司巫疏又案春官敘官賈疏引先鄭釋左傳屏攝云束茅以爲屏蔽祭神之處此與大
夫束茅沃酒義異而亦祭祀用茅之事則亦此官共之矣云縮浚也者說文水部云浚抒也一日
水下滴灑灑浚也縮浚並與澆義同左傳僖四年孔疏及論語憲問邢昺疏引浚並作滲說文水
部云滲下澆也與浚義略同此冢上酒滲爲文疑作滲爲是然釋文云浚荀濁反劉思順反則劉
昌宗及陸本並作浚與孔所見本異云故齊桓公支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杜注云包
年傳齊伐楚楚子使與師言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杜注云包
裏束也茅菁茅也書禹貢荊州包匭菁茅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菁茅草所以縮酒楚之
廟縮酒穀梁僖四年傳齊桓公曰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范注云菁茅香草所以縮酒楚之

職貢案穀梁云不祭者謂不以菁茅共祭即左傳所謂王祭不共也然菁茅荆產當在大宰九貢

祀貢之科非甸師所共此引以證菁茅共祭之事耳云杜子春說為菁者段玉裁云為當作從凡

二本字乖異而用一廢一曰從如菁或為菁鄭仲師從菁讀縮杜則從菁是也鄭君從杜與茅

為二大夫許君菁茅為一云菁香菁也者郊特牲注同爾雅釋草菁茅注云即菁說文艸部云

菁艾蒿也菁蒿也故香菁也詩王風采芣孔疏引陸璣疏云菁今人所謂菘蒿者是也或云牛尾

蒿似白蒿白葉莖蠶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綱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熬之為香許慎以為艾蒿非

也云立謂詩所云取菁祭脂者大雅生民文毛傳云取菁合黍稷臭達於屋故既薦然後蒸菁合馨

香也引證祭祀有用菁從杜讀也引郊特牲云菁合黍稷臭達於屋故既薦然後蒸菁合馨

香者今禮記蒿作奠馨香作蕙蕙鄭注云奠謂蒿熟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於嗣南是也

蕭薙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積當為馨字之誤也奠或為蒸此引薦從或本馨從改讀凡宗廟

之祭有兩度燔蕭此既薦燔蕭在饋食時更有朝饗時燔蕭亦燔蕭故祭義云建設朝事燔燻

蕭二者言之此就經舉證故唯云蕭也云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者明茅於祭有二用苴以祭

酒與縮酒不同不當如大夫說以苴為縮酒也御覽百卉部引毛詩義疏云白茅茅之白者古用

包裏禮物以充祭祀縮酒用之案此官所其茅自是幾內所生當即詩之白茅也云苴以藉祭者

亦據士虞禮有苴彼注云苴猶藉也此即釋師之茅苴及司巫蒞館之苴詳彼二職疏賈疏云此

句師共茅與司巫為首以共之此據祭宗廟也鄉師又云大祭祀共茅苴者謂據祭天時亦

謂甸師氏送茅與鄉師為苴以共之若然甸師氏直其茅而已不供苴耳云縮酒者謂據祭天時亦

縮義亦同凡酒濁者必沛之而後可酌其用茅者謂之縮不用茅者直謂之沛詩小雅伐木云

酒有衍又云有酒湑我毛傳云以筐曰醴以藪曰湑湑者謂之縮不用茅者直謂之沛詩小雅伐木云

或用筐或用草用苴者用茅也詒讓案晉即所謂縮醴即用草而沛者故用筐也通言之則縮

亦為沛故後鄭以沛訓縮此與大夫說縮酒為束茅立祭前沃酒其上者異云醴齊縮酌者司尊

祭文引之者證其野果蔬之薦

果在遠郊之外郊外曰野

疏共野果蔬之薦者與場人為官

麻也薦亦冢上祭祀為文吳廷

注云甸在遠郊之外清微官注義同賈疏云案穀師公邑之田

注云甸在遠郊之外清微官注義同賈疏云案穀師公邑之田

華云薦即中庸薦其時食之薦注云甸在遠郊之外者彼官注義同賈疏云案載師公邑之田

任甸地在二百里中司馬法百里為遠郊今言甸在遠郊外則是二百里中云郊外曰野者毛詩

謂之牧野有死麋傳文遂人縣土注並同說文里部云野郊外也案爾雅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

於彼也凡此經注言野者有五解對文各有專屬散文則可以相統此注以甸釋野則以野為二

百里句之專名也縣師徵野之賦貢注云野謂甸稍縣都也遂人掌邦之野注同則距王城二百

三句注同彼文郊野之外別出縣都則野為二百里甸野縣都之百物財用注云野甸稍也賈人野

法云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則野又為稍地之專名內不及甸外不

及縣都也又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稍地之專名內不及甸外不

也則野為城郭外可知是王城之外四郊以內亦得稱野也竊謂藉田常從孔晁說在近郊甸師

掌田之官不取二百里甸為名此云其野果疏之內與藉田相近亦有種果蔬之園地彼場人

所掌在城外郭內此甸師所掌蓋在郭外近郊之內與藉田相近亦有種果蔬之園地彼場人

國之場圃云凡祭祀賓客共其果疏委人掌斂野賦凡疏材注謂草木有實者是場人掌附郭之

疏材委人掌六遂以外之疏材此官掌郭外四郊以內與彼二官內外正互相備雖聯事通職而

地守界域則絕不相侵若然此野當與鄉大夫之野同乃對城郭以內為國中言之鄭文王世子

注以甸人為郊野官義尚可通此注則誤謂甸師以二百里甸名官遂釋野為郊外是直謂專遠

遠郊外之甸地非也藉田在近郊互詳彼官疏云果桃李之屬蔬瓜麩之屬者場人注義同說文

木部云果木實也又艸部云在木曰果在地曰蔬素問藏氣法時論云五果為助王冰注云五果

謂桃李杏栗棗也瓜麩者爾雅釋草云麩酸其紹麩詩大雅縣孔疏引舍人云麩名麩小瓜也紹

麩謂麩子漢中瓜曰麩案統言之則瓜亦得稱果故喪大記注云果瓜桃之屬是也賈疏云案

食貨志臣瓚以為在樹曰果在地曰蔬不辨有核無核張晏以有核曰果無核曰蔬今鄭云果桃

李之屬即是核者也蔬瓜麩之屬即是無核者也此從張晏之義喪事代王受皆裁黍盛者

案既夕記鄭注云實在水曰果在地曰蔬則鄭亦同瓚義賈說未然喪事代王受皆裁黍盛者

主也今國遭大喪若云此黍稷不馨使鬼神不逞于王既
殯大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藉田之神受售我碩後矣

唯此云代王受告我則不得有后世子及諸小妻故賈疏謂專據王妻是也受告我者亦禱除之意說文目部云告目病生醫也引申為災告身復上六爻辭云有災言釋文引鄭注云異自內生

曰皆自外曰祥害物曰災又引子夏傳云傷害曰災妖祥曰皆是也書舜典云告災肆赦非此義注云案盛者祭祀之主也者祭祀有案盛牲牢酒齊而以案盛為主以王藉是案盛所出甸師

主其地故使掌禱祈之事也云今國遭大喪若云此黍稷不馨使鬼神不逞于王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此釋甸師為王受告我所以禱神之意賈疏云遲快也使鬼神不快於王令使王死

云既殯大祝作禱辭授甸人者大祝云言甸人讀禱是也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賈疏云見大祝職云授甸人禱辭在大斂後大斂則殯故知在既殯後云使以禱藉田之神者謂藉田之中有王

社王稷及簪章云田祖田峻之屬亦是也云受告我碩後殃者我注例用今字當作災大祝注可證今本並作我疑後人誤依經改謂甸師引咎自責代受其告災俾國土無後殃也

之同姓有臯則死刑焉鄭司農云王同姓有罪當刑者斷其獄於甸師之官也文王世子曰公族無宮刑不踐其類也刑

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疏王之同姓有臯則死刑焉者說文辛部云臯犯法也从辛从自

魚竹网从网非秦目為臯字案臯罪出蓋非其舊注則皆作罪注例用今字也賈疏云周姓姬言同姓者絕服之外同姓姬者有臯者謂凡五刑則刑殺不於市朝於此死刑

焉謂死及內刑在甸師氏必在甸師氏者甸師氏在疆場多有屋舍以為隱處故就而刑焉案掌囚云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此中不云有爵者文不具注鄭司農案

王同姓有罪當刑者斷其獄於甸師之官也者官謂甸師所治處也賈疏云此斷獄自是秋官罪定斷訖始適甸師氏而刑殺之若然斷獄不在甸師後鄭不破之者案掌囚云凡有爵與王之同

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此經亦云死刑焉甸師氏不斷獄顯然故不破之詒讓案先鄭意刑官就甸師官府斷獄而後刑殺也文王世子云公族其刑罪則織刺亦告於甸人鄭彼注云織讀

爲賦賦刺也則割也告讀爲翰讀書用法曰翰據此則適甸師氏雖在獄成之後然謂朝之時囚或不

服亦容別有獄斷矣引文王世子曰公族有死罪則警於甸人者鄭彼注云不於市朝者隱

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懸盜殺之曰警引之者明王族無大辟經云死即彼之警彼諸侯甸人即

此甸師氏也通典凶禮引盧植禮記注云警警也與此經不合非也引又曰公族無宮刑獄成

致刑于甸人又曰公族無宮刑不踐其類也者今禮記賦作鄭彼注云割截也引之者野之

云刑止有墨劓刑三刑也云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者甸師官寺當在與藉田相近郊野之

地故云隱文王世子孔疏云若異姓則刑之於市此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養之事役也木

同姓刑於甸師隱僻之處者不與國人謀慮兄弟也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養之事役也木

大曰薪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養之事者外內養主養須薪蒸以共亨煮故使甸徒取之

小曰蒸帥其徒亦與彼爲官職也其傭人應燠炊食之薪蒸當亦甸徒所共國語周語云甸人

積薪喪大記云甸人取所徵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甸人並即甸徒也薪蒸又可爲燎燭故此官

亦兼主燎燭之事左襄三十一年傳云甸設庭燎又燕禮大射儀並云甸人執大燭于庭若然此

經薪蒸亦兼共燎燭不止共養事經文不具也凡此官之薪蒸亦於四郊以內取之其六遂以外

法曰載獻載賦者耳也先鄭意四時大田本以習戰故獲禽取左耳亦法戰伐俘獲斬首取左耳也以致功者謂致其多獲之功云故春秋傳曰以數軍實者左體五年傳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

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杜注云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引之者證田獵數所獲禽獸亦為數軍實之事賈疏云案襄二十四年楚遠啓疆如齊聘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注云蒐數軍實

兵甲器械與隱公傳數軍實一也若然注傳兵甲器械與斬首折敵不同者兵甲器械自為軍實至於斬首折敵亦是軍實仍於生執囚俘亦為軍實是以僖公三十三年晉捨秦囚先軫曰墮軍

實是也案賈引襄二十四年左傳注蓋賈引義凡祭祀喪紀賓客其其死獸生獸完者疏凡祭祀喪紀賓客其其死獸生獸完者疏凡祭祀喪紀賓客其其死獸生獸完者疏

官聯也李鍾倫云生獸則獸人直供與庖人死獸則付之膳人或鮮之或乾之以共庖人之用也但言祭祀賓客喪紀等不言王膳者省文實王膳亦在其中注云共其完者者完謂不肆解者

下文云凡獸入于膳人或全乾之或解肆乾之是有完有凡獸入于膳人當乾之疏注云當乾之不完者此獸人死生兼共則皆完者也故知此是有完有

也此官入之膳人膳人乾之皮毛筋角入于玉府給作疏疏當入其物也冥氏云若得其獸則為脯腊等又入之膳府也

獸其皮革齒須備彼不獸筋角此又不入齒須等者皆五文見義要隨所有通入之可知注云給作器物者左隱五年傳云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明此

皮毛筋角亦以中作器物故入之玉府也麇人云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注云以當稅給作器物也此注不云當稅者彼屠者為市民私畜故有稅此官掌田獸為公家物不必入稅故

但入皮毛筋角以其用而已賈疏云獸人所得禽獸其中皮凡田獸者掌其政令疏凡田獸者掌其政令疏凡田獸者掌其政令疏

政令者此謂公私小田獵於四時大田之外特取獸者也迹人云凡田獵者受令焉注云令謂時處也此政令亦謂所互田之時與處及爭逐廝禁之事此官並掌之與迹人為官聯也賈疏云謂

田獵取獸禽者所有政令獸人掌之以其知田獵之法故

人掌之以其知田獵之法故

敝人掌以時敝為梁月令季冬命漁師為梁鄭司農云梁水偃也疏注引敝並作漁古用段

字今用正字也詳彼官疏賈疏云取魚之法歲有五案月令孟春云獺祭魚此時得取矣一也季

春云獺於寢廟二也又案鮪人云秋獻龜魚也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孝經緯援

神契云陰用事木葉落獺祭魚同時是一歲三時五取魚四也獺則春冬二時祭魚也案潛詩云季冬薦

魚與月令季冬漁人始漁同五也其非時星革蕞之乃止案王制孔疏謂正月雖獺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與賈說異未知孰是竊

謂賈一歲三時五取魚之說襍撫舊文言之實則四時實祭隨月皆可取魚惟夏濫之禁國語有

明文周書大聚篇云禹之禁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亦可證夏不取魚之說然大

祭祀賓客俎實會鮮魚則亦有特取魚之法固不在禁例矣注引月令季冬命漁師為梁者

賈疏云案月令季冬云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此注云季冬命漁師為梁文句不同者鄭以此經

有梁字故於月令以義取之非是月令正文案賈說是也鄭引月令者證此官即彼漁師也呂氏

春秋季冬紀高注亦云漁師掌漁官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十二月虞人入梁疑鄭或兼采彼文但

彼虞人當為澤虞川衡之屬非此敝人也又國語魯語云古者大寒降土墊發水虞於是乎講辰

醫取名魚登川會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章注云土墊發謂立昏建寅之月莖始震也

水虞漁師也掌川澤之禁令月令季冬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唐云孟春誤矣案章以水虞為漁

疏注引敝並作漁古用段

本篇荀子禮論篇並云大饗俎生魚樂記生作腥少儀又有滯魚並用鮮魚也云
凡祭祀賓客

喪紀廿其魚之鱸薨凡敵若掌其政令凡敵征入于玉府鄭司農云漁征漁者之租
凡祭祀賓客要紀其其魚之鱸薨者與川衡為官聯也賈疏云此所其者其內外饗以其膳夫不

掌之以其知取之時節及處所注鄭司農云漁征漁者之租稅漁人主收之入于玉府者此亦
注用今字作漁也于亦當作於大司徒注云征稅也凡漁者之租稅有二一為大宰九賦之澤賦

即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玉藻云年不順成關梁不租明成年梁有租也管子輕重甲篇
亦有澤魚之正征字通遂師云入野職野賦于玉府漁征即川澤之職賦故亦入玉府矣賈疏

云謂近川澤之民於十月獮祭魚之時其民亦得取魚水族之類其中鬚骨之事堪飾器物者所
有征稅漁入主收之送入于玉府以當邦賦也吳廷華云鬚骨之征閭師所謂任虞以澤事貢其

賦則又鄭所謂序賣賦泉故以皮角為代賦其說與閭師顯背此疏又舉為說非也案吳說是也
此漁征當以魚物為稅但鮮薨中膳蓋者當入膳府故賈謂入玉府者為鬚骨之屬猶塵人斂珍

異入膳府屠者皮角筋骨乃入玉府也但魚鬚骨中用者少或當兼有泉貨耳賈此說本不誤但
依鄭說此漁民亦應有口賦當計口入泉故賈據角人諸職有當邦賦之說不知口賦即九職之

貢本貢物而不奉泉則鬚骨即為正賦不必云當賦
也角人諸職以物當邦賦者皆別有義例詳彼疏

鼈人掌取互物鄭司農云互物謂有
鼈人掌取互物鄭司農云互物謂有

胡取聲相近也盧文弨云呂氏春秋孟冬紀其盡介高誘注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胡也漫與
音義同廣雅釋詁滿當也蓋如器之有蓋莊子說劍篇曼胡之纓此當與古係冠者殊必據其類

鼈人掌取互物鄭司農云互物謂有
鼈人掌取互物鄭司農云互物謂有

鼈人掌取互物鄭司農云互物謂有
鼈人掌取互物鄭司農云互物謂有

與領下而為之故亦取名於此耳案丁盧說是也此即大司徒大司梁之介物先鄭以經不云介

物而云互物明取謂胡為義互又與互通左傳昭四年杜注云互閉也孔疏亦引此經互物為釋

彼互為閉猶釋名云斂互也釋名釋飲食又云胡餅作之大漫互然也胡胡漫胡漫互皆形

容之語聲義並同說文兩部云蕭平也又丫部云市相當也市與蕭聲義亦相近蓋介物皮甲周

而家合上下必相當也釋文引干注云互對也互對即兩甲相當之義掌蟹掌斂互物後鄭注以

云互物蚌蛤之屬干說與彼略同蓋龜蟹蚌蛤同為介蟲亦並稱互物二鄭及干義得兩通矣以

時籍魚鼈龜蟹凡狸物屬大蛤鄭司農云籍謂以刺刺泥中搏取之狸物也鼈之屬

鼈龜蟹者賈疏云即下經春獻鼈蟹若然籍魚鼈據所取下經據所獻其時一也注云蟹大蛤

者隨人地官斂官赤友氏注並同國語晉語韋注云小曰蛤大曰蟹皆介物蚌類也說文虫部云

會蟹屬有三皆生於濕會厲千歲雀所化秦人謂之牡厲海會者百歲燕所化也魁會一名復索

老服翼所化也賈疏云月令云雉入大水化為蜃者是也對雀入大水化為蛤為小蛤釋文引干

注云蟹類案說文魚部云鱗鱗也爾雅釋魚云鱗郭注云今泥鱗則與蟹異物干氏所說未詳其義鄭司農云籍謂以刺刺泥中搏取之者說文手部云籍刺也周禮曰籍魚鼈惠士奇云說文說本司農國語魯語籍魚鼈以為夏稿作籍莊子則腸篇冬則揭於江作揭列子仲尼篇牢籍庖廚之物作籍殷敬順釋文謂籍本作籍以竹木圍繞又刺也案籍乃西京賦所謂又族之所

攬納東京賦璋瑀不族謂狸物也阮元云作籍為正字作籍為聲借字說文籍從手籍省聲故列子竟省手作籍也呂飛鵬云韋昭國語注籍撥也宋庠補音籍或作揭又作籍蓋籍為正字籍揭為同聲通用字案惠阮呂說是也籍揭籍並與籍同西京賦之又族與族同又即此注之叔玉燭寶典引孔晁國語注云籍又取之也文選潘岳西征賦疑又來往李注云籍又取魚又也掌蟹注引漢時東萊方言以蛤灰為又灰蓋亦以又取之初學記漁部引纂文云籍鐵有鉅施竹頭以之擲鼈鼈疑即所謂杖矣云覆物龜鼈之屬自理藏伏於泥中者呂飛鵬云籍鐵有鉅施竹頭以之擲山釋文於此經音莫皆反則讀如埋說文無埋字艸部藉壘也此經蓋省作埋則禮之俗也先鄭意經山林曰埋此其例也案呂說是也凡此經籍藏字皆借埋為之注或作埋則禮之俗也先鄭意經

鯉物即謂龜鼈諸五物自選者然經前言龜鼈後別言鯉物則鯉物不止龜鼈之屬故後鄭補其

鯉云玄謂鯉物亦謂鱸刀含漿之屬者爾雅釋魚鯉鱸刀郭注云今之鯉魚也亦呼為魴魚又云

蚌今業注云蚌即蚌也說文魚部云鯨飲而不食刀魚也九江有之賈疏云觀此鄭意鱸刀為一

者多此類不獨龜鼈為然合漿乃蛤耳非春獻鼈蟹秋獻龜魚之時魚亦謂自選藏

與魚同類其為獵物則一也案憲說是也春獻鼈蟹秋獻龜魚之時魚亦謂自選藏

龜魚者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鼈登龜取龜彼注引此經及龜人曰凡取龜用秋時而釋之云

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為此秋據周之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是月令登

龜與此經異時故鄭廢其誤王燭寶典引王肅說則云周官獻龜於秋當獻故於未夏而命義亦

可得故或春或秋各隨其時也云魚亦謂自選藏者亦謂鱸刀之屬賈疏

云若不自選藏則在上漁人取之矣故知此魚與龜鼈是亦謂鱸刀之屬賈疏

授醢人 高誘云鄭司農云醢也杜子春云 也祭祀共醢贏蜃以授醢人者與周衡為官聯

三者授醢人 注云贏蠃蠃者醢人注同爾雅釋魚蠃蠃蠃郭注云即蠃牛也王應麟周書王

會篇補注引尚書大傳鉅定贏鄭注亦云贏蠃牛也案今語以水生者為蠃陸生者為蠃牛古人

蓋無此分別凡經典之言蠃蠃言蠃注家訓為蠃為蠃牛者皆當為水蠃說文虫部云蠃一曰虺

肉者凡牲獸大者不易乾故必解肆其骨體而後乾之以爲俎實禮經謂之乾肉折俎解肆謂亦若腥牲有豚解七體體解二十一體之等也詳內饗疏散文通言凡脯膾之屬並爲乾肉大物乾肉亦通謂之膳少牢饋食禮云膳用麋是也對文析言則乾肉之異於膳者一全乾也又異於脯脩者一體折爲俎實一薄析爲簋實也姜兆錫云首句言乾肉而下句乃指田獸言之則別之文則乾肉自當兼含牲獸賈姜二義相兼乃備禮經所言者則皆三牲之肉士冠禮始下爲區醢有脯醢三醢乃有乾肉析俎注云乾肉牲體之脯也折其體以爲俎士虞記注義同然則此官牲獸兼掌乾肉之義與禮經亦不異也云若今涼州鳥翅矣者士虞記乾肉注義同鳥翅蓋漢時涼州所出乾肉亦解肆牲體而乾之故鄭以爲況鳥翅名義未詳云薄析曰脯者說文肉部云脯乾肉也內則注云脯皆析乾肉也案散文脯與乾肉亦通稱凡脯牲獸兩有內則有鹿脯田豕脯麋脯麇脯此獸脯也又有脯羹注謂析乾牛羊肉此牲脯也齊民要術作脯法云用牛羊麋鹿野豕豬肉或作條或作片鄭云薄析即謂作片故後注謂脾之言片析肉意鄉射禮記云薦脯用簋五臠臠長尺二寸臠鄉飲酒記又謂之臠皆片析之名其長逾尺則雖片析又近於條矣云捶肉而施薑桂曰鍛脩者內饗注云脩鍛脯也郊特牲云大饗尙脩脩而已矣有司徹注云臠脩擣肉之脯又內則注云鍛脩捶脯施薑桂也又云捶擣之也案賤即鍛之俗昏義字又省作段淮南子道應訓高注云捶鍛擊也蓋脩亦薄析乾之與脯同故少儀束脩孔疏謂即十脰脯是亦片析爲臠之證但既析乾之後又捶擣之使堅實而加薑桂以助其辛烈之味是曰鍛脩內則說八珍之熬亦先捶之而屑薑桂酒醑上而鹽之乾而食之作鍛脩法蓋與彼略同凡脩亦牲獸兩有五詳膳夫內饗疏云膳小禽獸之屬不解肆者若庖人注云屬乾雉既夕禮注云士膳用兔是也賈疏也案小物全乾謂小禽獸之屬不解肆者若庖人注云屬乾雉既夕禮注云士膳用兔是也賈疏云案特牲云陳鼎于門外燔在其南順實獸于上又云宗人舉獸尾是其全者士用兔是其小物全乾少牢用麋不云舉獸尾則未全若然則天子諸侯之所用雖無交其獸必大亦不必全今云全者據有全者耳案賈說是也易噬嗑六三爻辭云噬腊肉又六五云噬乾肉彼釋文引馬融云晞於陽而燭於火曰腊肉是膳與乾肉不同但禮經凡言膳者皆田獸田獸之中若麋鹿之屬

亦有大物自當解肆乾之不必皆全則亦通謂之腊故莊子外物篇說任公子
得大魚離而腊之是即析乾者也散文腊乾義通故許劉並以乾肉詁昔矣
凡祭祀其豆脯

薦脯臠肝凡腊物脯非豆實豆當為羞聲之誤也鄭司農云無膏肉鄭大夫云肝讀為判杜子
會讀肝為版又云臠肝皆謂夾脊肉又云禮家以肝為少體玄謂公食大夫

禮曰庶羞皆有大司曰主人亦一魚加祭于其上內則曰麋鹿田豕膚皆有肝足相參正也
大者蔽之大臠臠者魚之反覆臠又詁曰大二者同矣則是臠亦腠肉大臠肝互為脯而腥肝之

言片也析肉意也禮固有腥豔凡腊物者即獸腊載於俎者也注云脯非豆實豆當為羞
爛雖其有為孰之皆先制乃亨

侯部羞在尤幽部合音相近故云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鄭云未飲未食曰薦已飲已食曰羞羞
也知豆當為羞者案籩人職云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鄭云未飲未食曰薦已飲已食曰羞羞

薦相對下既言薦脯明上當言羞脯也案依鄭賈說則羞脯者謂加籩羞籩之實薦脯者謂朝事
饋食之籩實則二者皆主籩而言也據爾雅釋器云竹豆謂之籩是籩亦可稱豆而鄭必破豆為

羞者以此經凡言籩豆者皆指為二器不相段借不可緩彼釋此也易祓陳友仁姜兆錫江永並
據王制天子歲三田一為乾豆之文證此豆脯不必破字攷王制鄭注云乾豆謂腊之以為祭祀

豆實也賈誼人句祝及鄉射禮疏王制孔疏並謂脯非豆實而別據臠人注云作鹽及醬者必先
膊乾其肉釋乾豆之義此與易陳諸說可互通惠士奇又據內則脯羹證脯可為豆實依諸家說

則脯雖不盛於豆而以脯為醢則不妨為豆實此皆不破字而說向可通附著之以廣異義
鄭司農云臠膾肉者內饗注同鄭大夫云肝讀為判杜子春讀肝為版者段玉裁云判版肝古音

同在元寒桓刪山先部兩讀為疑當作讀如此據其音不必易其字其字從肉則正字也說文半
部肝字下曰半體肉也撫字下曰周禮有臠判案段謂兩讀為當作讀如是也說文肉部引周禮

作判者依鄭大夫讀半部肝訓半體者據儀禮二文不相妨也又云臠肝皆謂夾脊肉者此讀臠
為臠也內饗先鄭注亦以臠為夾脊肉詳彼疏肝者內則鶴鴉肝鄭注云肝謂脊側薄肉也脊側

薄肉即夾脊肉也又云禮家以肝為半體者禮凡用成牲者皆肝升少半饋食禮云司馬升羊豕
肝脾不升肩膊臠臠正脊一隨脊一橫脊一短脊一正脊一代脊一皆二骨以並又司士升豕

右胖文與升羊同又既夕禮云厥明陳鼎五子門外其實羊左胖脾不升是禮經所謂胖者並謂半體凡吉禮牲皆用右胖變禮反吉用左胖說文亦以胖為半體肉廣雅釋詁云胖半也並與禮家說同後鄭則謂此廩胖義與左右胖異故亦不從其說云玄謂公食大夫禮曰庶羞皆有肉者鄭彼注云大以肥美者特為饗所以祭也魚或謂之廩廩大也唯醯醢無大引之者證牲獸肉本名大也又引有司曰主人亦一魚加廩祭于其上者此證廩本為割魚大饗之名也鄭彼注云廩讀如殷毋之毋列魚時割其腹以為大饗也可用祭也案禮經本作脩主人皆一魚此鄭所省改引內則曰麋鹿田豕麇皆有胖者內則文胖本作軒鄭彼注云軒讀為憲憲謂養葉切也軒或為胖此鄭依或本引之案彼上文云鹿脯田豕脯麋脯而云皆有胖明脯乾胖腥文正相對足證野豕為軒而腥之義又彼下文云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又云野豕為軒注軒亦或作胖少儀經之廩公食禮之廩雖與此廩異物而同為大饗亦足相證據內則知此胖與禮家半體之胖不同皆足相參正也云大者載之大饗者釋公食禮文說文肉部云載大饗也案此謂三牲鳥獸之腥肉也云廩者魚之反覆者釋有司徹文少儀注云廩大饗謂刳魚腹也案廩覆聲近鄭意列魚腹取大饗反覆之故謂之廩此廩之本義籛人朝事之籛有廩鮑魚鱸注云廩腥生魚為大饗是也云廩又話曰大二者同矣者爾雅釋詁云廩大也廩與廩音義並同言此者明廩與大雖以肉異名義則同也云則是廩亦腍肉大饗者明此廩即公食禮之大段腍魚大饗之名以名腍肉大饗不當如先鄭及杜子春說也內饗注義亦同又說文肉部云廩無骨腊也揚雄說鳥暗周禮有廩判許意蓋以此經廩胖與脯腊同掌故亦釋為腊物廩為無骨腊者蓋即謂腍肉大饗之乾也者此疑本賈侍中說亦足備一義也云胖空為脯而腥者內饗注義同云胖之言片也析肉意也說文片部云片判木也胖判片聲並相近片絕之即析肉之意鄭云玉篇肉部引作胖之言半也徒為半體也但脯則析而乾之胖則析而不乾以此為異阮元云玉篇肉部引作胖之言半也古書片半通用其音義者同云禮固有腥臠醢醢其有為孰之皆先制乃亨者賈疏云祭祀之禮臠解而腥之又有體解而爛之又有薦孰之禮禮經固有此三者皆當先制為胖言此者證胖與

周禮正義卷九

瑞安孫詒讓學

天官冢宰下

疏

天官冢宰下者釋文作天官下云本亦作天官冢宰下案宋以來刻本並與石經十二卷之數乃後人所分不知始於何時隋志已然案孔說是也士斐特性之下篇皆別取

有上下篇並漢時舊師所傳周禮則每官為一篇不殊上下故鄭自敘云凡著三禮七十二篇也篇首之文為題目與曲禮檀弓禘記上下篇並通計篇數蓋漢時傳本如是故曲禮下鄭目錄云簡策重多分為上下是也此六官六篇別為上下蓋亦後人以簡策重多分之然鄭本尚無此分別故不以上下篇計數唐石經作天官冢宰下第二以後五官並通計上下為十二篇尤誤今不從

周禮

鄭氏注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

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恒多**疏**掌醫之政令者掌儲以待用也賈疏云此所有藥物並皆聚之以供疾醫瘍醫等注云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

政及命令也云聚毒藥以其醫事者毒藥之物出於山澤蓋委人及山虞澤虞等斂聚入之醫師儲以待用也賈疏云此所有藥物並皆聚之以供疾醫瘍醫等注云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恆多賈說文少部云毒厚也廣雅釋詁云毒苦也凡辛苦之藥味必厚烈而不適口故謂之毒藥月令孟夏聚畜百藥鄭注云蕃廡之時毒氣盛素問藏氣法時篇云毒藥攻邪又移精變氣論云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五常政大論云能毒者以厚藥不勝毒者以薄藥王冰注云藥厚薄謂氣味厚薄者也聽冠子環流篇云味之害人者謂之毒積毒成藥工以為醫是毒藥者氣性酷烈之謂與本帥經所云有毒無毒者異鄭義根據古訓不可易也賈疏謂藥中有毒者巴豆狼牙之類殆未達鄭指王安石王昭禹鄭鏗姜兆錫莊有可愈越並謂毒藥為二即瘍醫職五毒五藥亦通引孟子曰藥不瞑眩厥疾無瘳者滕文公篇文惠棟按余本作若藥不瞑眩厥疾無瘳明注道昆本同阮元校本作藥不瞑眩厥疾無瘳者滕文公篇文惠棟按余本作若藥不瞑眩厥疾無瘳明注

禮九

本仍作不瘳今從嘉靖本宋岳本亦同孟子趙注本作若藥不服眩厥疾不瘳國語楚語同賈疏云注云逸書也藥使人眩眩悶亂乃得瘳愈穀人敦德惠乃治也引之者證藥中有毒之意此是古文尚書說命之篇高宗語傅說之言也不引說命而引孟子者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案賈說非也方言云凡飲藥傳藥而毒東齊海岱之閒謂之眩或謂之眩又云南楚飲毒藥惡謂之頓慙猶中齊言眠眩也國語韋注云瞑眩頓督攻己之急也據此是眩眩亦謂藥氣味辛古酷烈飲之傳之使人頓悶痛苦即所謂毒也故鄭引以為證非證藥中有毒也又賈所引孟子趙注與今本少異而義旨較長至東晉偽古文說命有此二語即取孟子為之鄭注真古文書本無此篇不足據也

醫分而治之 凡頭瘍亦謂禿也身傷也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疔瘍者造焉者宋本經疔瘍上曰瘍分之者醫各有能

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亦疊有字王念孫云太平御覽疾病部一引此亦疊有字案彭王校是也司門注云造猶至也造謂來至醫師所治之官府也云則使醫分而治之者賈疏云疾病者付疾

醫疔瘍者付瘍醫獸故云分而治之下有食醫獸醫亦屬醫師不來造醫師者食醫主齊和飲食不須造醫師獸醫畜獸之賤便造獸醫故亦不須造醫師注云疔頭瘍者說文疔部云疔頭瘍也

左襄十九年傳云荀偃痺疽生瘍於頭蓋疔為頭創專名它瘍不得稱疔而疔得通稱瘍故鄭許並云頭瘍賈疏云案下瘍醫腫瘍等不言疔此特言疔者腫瘍等可以兼之故云疔頭瘍謂頭上

有瘡合膿血者云亦謂禿也者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疔瘡禿也云身傷曰瘍者若瘍醫四種之瘍是也說文疔部云瘍頭創也廣雅釋詁云瘍傷創也內則云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爾雅

釋訓云肝瘍為微則創凡在頭身及四肢者並謂之瘍鄭以經瘍疔並言疔為頭瘍則瘍直為身瘍故據內則為訓實則疔亦得通稱瘍也云分之者醫各有能者賈疏云疾醫知疾不知瘍瘍醫

知瘍不知疾故云醫各有能 **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

三次之十失四為下 食祿也全猶愈也以失四為 **疏** 之官計也歲終亦夏之季冬鄭賈謂周

之季冬非也詳宰夫疏小宰注云稽猶計也賈疏云謂疾醫等歲始已來治病有愈有不愈並有案記今歲終檢考計之據所治愈不愈之狀而制其食祿五等之差注云食祿也者小宰六鈹云四日以鈹制其食注亦釋食為祿賈疏云食即月俸故以祿解食依序官疾醫中士瘍醫下士者但功適中者守本祿功高者益之功下者損之欲勉勵醫者故為此五等之差莊存與云食祿與爵相因有一定之爵則有一定之祿不當稽其事以為之制此制其食即小宰六鈹之制食皆謂稍食鄭賈以為祿非也凡命士以上則有祿不命之士及庶人在官者則無祿而有稍食此醫師所屬疾醫瘍醫各八人皆有祿之命士也然以王國之大而止此醫士十有六人於事必不給周書大賚篇云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是則鄉遂以外亦立醫官之證竊疑疾醫瘍醫兩官當各有散醫無員數亦無爵秩夏官巫馬別有醫四人無爵即其比例也散醫無爵則亦不受祿但以給事於官受稍食而已此云稽其醫事以制其食者即稽散醫之事而制其稍食也春官鈹官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為之貴賤之等此官以五等制醫之食即所謂以其藝為之貴賤之等與神仕正同若中下士之醫官自當擇其藝之精者為之假令方術疏淺不勝其任則黜之耳何煩立五等之差以校其上下哉凡經言食者並與祿異詳宮正疏云全猶愈也者說文入部云全完也引申之疾愈亦為全莊子徐無鬼篇云今予病少痊釋文引李頤云痊除也痊即全之俗云以失四為下者五則半矣或不治自愈者明十失五者并不得為下醫也以其術疏纔能得半即其所得之五亦或是不治自愈非所治之功故不足數也靈樞經邪氣藏府病形篇云上工十全九中工十全七下工十全六八十一難經第十三難說同彼並分工為三等與此經五等制食異而以十全六為下工則同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
和調也
疏
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者並

食醫之官法與膳夫庖人內外饗饌人為官聯也膳夫云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醬此云百羞百醬亦舉成數也此並庖人共其物

內鑿割亨煎和之膳夫饋之食醫唯掌其調和齊量而已注云和凡食齊既春時者此論調和飲食

調也者弓人注同說文命部云飯調也讀與和同和即餼之借字

既夏時羹宜 **醬齊既秋時**醬宜 **飲齊既冬時**飲宜 **疏**凡食齊既春時者此論調和飲食

食齊饈人共六食之者也賈疏云言食者即上六食則內則所云食齊一也言飯之齊和既猶比

也四時常溫比於春時云羹齊既夏時者亨人共羹之齊也賈疏云謂大羹鉶羹菜羹等其所齊

和四時常熱故云既夏時羹宜熱故也云醬齊既秋時者醢人醢人共醬菹醬之齊也賈疏云案

醢人醢人唯有醢醢不言醬即豆醬也案公食大夫公親設醬醬者食之主言醬則該諸豆實四

時皆須涼故言醬齊既秋時云飲齊既冬時者酒正漿人共六飲之齊也賈疏云謂若漿人六飲

水漿之等四時皆須寒故言飲齊既冬時飲宜寒故也注云飯宜溫者以下內則注並同膳夫

注云食飯也士昏禮云黍稷四敦皆蓋注云蓋為尚溫案溫者不寒不熱之謂說文食部云饑飯

傷熱也溫則不至於饑矣云羹宜熱者羹者肉清以熱為美士昏禮云大羹清在羹注云饗火上

蓋亦尚熱戰國策燕策云昔趙王與代王飲酒前樂進取熱飲人進樹羹羹宜熱而飲之故謂

之熱飲云醬宜涼者膳夫注云醬謂醢醢也醢醢之屬不須溫食故宜涼也云飲宜寒者六飲皆

以水和齊以寒為貴楚辭招魂云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各尚其

栗飴蜜以甘之薑荳粉榆婉槁滌灑以滑之疏凡和者論調和五味多少之齊也內則文亦同

以滑謂之六和禮運云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甄鸞五經算術引彼文質為滑彼十二食

孔疏以為十二月之食案此味分四時不以月別禮運所云未聞其審注云各尚其時味而甘

以成之猶水火金木之載於土者內則注云多其時味以養氣也春秋繁露五行之義篇云金水

水火雖各職不因土方不立若酸鹹辛苦之不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

之主也淮南子墜形訓云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賈疏云東方木味酸屬春春

時調和食酸多於餘味一分南方火味苦屬夏夏時調和食苦亦多於餘味一分西方金味辛屬

時調和食酸多於餘味一分北方水味鹹屬冬冬時調和食鹹亦多於餘味一分中央土

秋時和食辛亦多於餘味一分北方水味鹹屬冬冬時調和食鹹亦多於餘味一分中央土味甘屬季夏金木水火非土不載於五行土為尊於五味甘為上故甘摠調四時內則孔疏云依

此經方春不用食酸夏不用食苦四時各減其時味也經方所云謂時氣壯者減其時味以殺盛氣

兩家一云空從時氣春食須多酸夏食須多苦一云多者過也春食過酸空減其鹹味夏食過苦

既居總鬱四時是以四時味兼須甘味以調之呂飛騰云前說即鄭注各尚其時味之義由後說

推之過酸空減其鹹味過苦空減其酸味者治其源也酸為木味鹹為水味苦為火味水生木木

生火滅其所生之味而春酸夏苦不至於太過若然則秋食過辛空減其甘味冬食過鹹空減其

辛味案齊吉亦從鄭說其所述第二說義殊迂曲蕭氏亦不從也引內則曰棗栗飴蜜以甘之董

生者檇乾也承人洩曰滌秦人滑曰澀謂將此董已下和洩以滑之詒讓案婉檇檇內則作免檇禮

記釋文云檇字又作臺案檇字同羣經音辨女部引鹽婉檇縮澀云鄭康成讀攷內則注鄭無

異讀音辨所述鄭讀蓋即指此引內則文疑賈昌朝所見周禮釋文本作婉檇檇字亦通也又

今本內則注婉作免檇作臺齊秦字互易與賈疏所引不同或賈依此注改之檇者說文水部云

久泔也內則說為醃云為稻粉極洩之注云極讀與澀澀之澀同則澀澀與極洩義同並謂以米

粉和菜為滷也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鴈宜麥魚宜菰會成也謂其味相

疏

凡會膳食之宜者此論六膳六食性與穀配合之宜也內則文亦同云牛宜稌

也爾雅曰稌稻苽彫胡也者賈疏云依本草素問牛味甘平稻味甘苦而溫甘苦相成云羊宜黍者黍即

今之稷詳大宰疏賈疏云羊味甘熱黍味甘苦溫亦是甘苦相成云犬宜梁者梁即今北方之高粱詳大

宰疏賈疏云穀豬味酸牝豬味苦稷米味甘亦是甘苦相成云犬宜梁者梁即今北方之高粱詳大

爾雅舒鴈鴈李巡注曰野曰鴈家曰鴈對文則鴈與鴈異散文則鴈亦謂之鴈方言鴈自關而東

謂之窮饑南楚之外謂之賦說文雁賦也莊子山木篇命豎子殺鴈而亨之謂殺賦也齊策士三

食不得廢而君賦蓋有餘食韓詩外傳及說苑尊賢篇並作鴈蓋有餘粟晏子春秋外篇亦曰君

之鼻雁食以菽粟墨子雜守篇曰寇至先殺牛羊雞狗豕雁說苑臣術篇秦穆公悅百里奚之言

公孫支歸取雁以賀漢書翟方進傳有狗從外入畜其中庭羣鴈數十皆謂賦為鴈也堯典二生

一死贊馬融以二生為羔雁則賦也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作二牲蓋羔與鴈皆常畜之

物故謂之性王制曰庶人春薦非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並以卯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鴈亦謂

賦也案王說是也賈疏云鴈味甘平大麥味酸而溫小麥味甘微寒亦是氣味相成云魚宜取

賈疏云魚味寒魚族甚多寒熱酸苦兼有而云宜或同是水物相宜案此六者性殺相配亦取

氣味相宜而已賈傳合五行為說經指實未必然也又月令說春食麥羊夏食菽雞季夏食稷牛

秋食麻犬冬食黍豕蔡邕集月令問荅謂皆時味所宜與此六牲六穀氣味相成異也注云會

成也謂其味相成者爾雅釋詁云會合也謂齊合諸味相成不爽辰也云稷稷也者釋文云稷本

亦作杭說文禾部云杭稻屬重文種杭或从更聲稷稻也引周禮曰牛宜稷稷也案說文謂杭

為稻屬而以稷稻轉相訓者稷稻為大名杭則稻之不黏者故爾雅釋文引字林云杭稻不黏者

稷黏稻也先鄭意蓋謂食稻宜用不黏者故即以神釋稷也引爾雅曰稷稻者釋文郭注云今

沛國呼稷上以稷釋徐偏舉一種更引爾雅此文明稷稻並為大凡君子之食恒放焉依也

以從事是放依義同

注云放猶依也者良雅釋詁云放依也

凡君子之食恒放焉者禮器注云君子謂大夫以上要服傳云君子者貴人之子也注以君子

為大夫及公子月令孔疏引月令章句云君子謂大夫以上要服傳云君子者貴人之子也注以君子

子者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為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何以知其通稱也以天子至於民案此

經君子當以王為主而公卿大夫及王子弟之有公膳者亦依此齊和之不下及士庶人與蔡班

義小異賈疏云上六食六飲一經據共王不通放下凡食春多酸已下至魚宜式已上齊和相成

之事雖以王為主君子大夫已上亦依之故云恆放焉注云放猶依也者良雅釋詁云放依也

墨子法儀篇云放依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癩疾春時有瘡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

疾冬時有嗽上氣疾疾疾氣不和之疾病酸削也首疾頭痛也**疏**云此主療治疾病而云養

者但是療治必須將養故以養言之疾病兩言者或可醫師治之案後注云養猶治也此官

掌治疾病通於上下廣言之故云萬民曹說非云四時皆有癩疾者並據時氣所感病之多者言

疾云風淫末疾孔疏引賈逵以末疾為首疾謂風眩也此病首疾在春亦風氣所生也云夏時有

痒疥疾者說文疥部云痒為也疥搔也又虫部云疥搔也疥即疥之與字俗作瘰釋名釋疾病

云癩揚也其氣在皮中欲得發揚使人搔發之而揭出也疥疥也癩搔之齒類也謂夏氣不和

民感其氣則為創瘡而成疥也云秋時有瘧寒疾者說文疒部云瘧熱寒休作病釋名釋疾病云

瘧瘧瘧也凡疾感寒感熱耳而此疾先傷於大暑其汗大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水寒藏於

而發於寒也素問瘧論云岐伯曰夏傷於大暑其汗大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水寒藏於

腠理皮膚之中秋傷於風則病成矣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故先寒

而後熱也病以時作名曰寒瘧又金匱真言論云秋善病風瘧又陰陽應象大論云夏傷於暑秋

必疾瘧與此經義合左昭元年傳云陰淫寒疾亦與此義畧同云冬時有嗽上氣疾者謂冬氣不

和民感其氣則為嗽而氣上逆也陰陽應象大論云秋傷於溼冬生欬嗽義亦與此經合注云

瘧疾氣不和之疾者說文疥部云癩惡氣也字亦作厲釋名釋天云厲疾氣也中人如磨厲傷物也案此

瘧為四時常疾其大疫亦謂之瘧即瘧夫之大札彼注云大札疫瘧是也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瘡

者何病也何注云癩者民病疫也癩與瘧聲類亦同云瘡酸削也首疾頭痛也者說文疥部云瘡

酸瘡頭痛禮曰春時有瘡首疾案瘡瘡削聲類同賈疏云人患頭痛則有酸嘶而痛酸削則酸嘶

也丁晏云釋名釋疾病云酸遜也遜通在後也言脚疼力少行通在後似遜通者也消弱也如見

者為酸制之痛邪說文云酸指頭痛左思蜀都賦云味調瘡膏劉注痔頭痛也周禮春多瘡首之

疾是古訓不分瘡首為兩解又素問金匱真言論東風生於春病在肝愈在頸項故春氣者病在

頭是感春瘡氣為頭痛內經有明文賈乃別瘡為酸制之痛非注意矣案會說是也列子黃帝驚

指擗無瘡瘻張湛注云瘡瘻痛瘻也張機金匱要略略虛勞篇云足酸制巢元方諸病源侯總論作

瘻瘻廣韻十二齊云瘻瘻疼痛酸瘻聲同用與瘻瘻亦聲相轉神農本草經云磁石主周痺風

溼肢節中痛不可持物洗洗酸瘻是凡首及四肢並有酸瘻之痛而春之瘻疾其酸瘻則多在首

故經云瘻而云首疾也說文以酸瘻專屬頭痛義即本此經管子地員篇云瘻瘻也者廣雅釋言同釋文

云瘻本亦作瘻盧文昭云說文瘻晚也無瘻字玉篇瘻上瘻也則作瘻為正案盧說是也原本顧

氏玉篇欠部引此經亦作瘻又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齊郡謂瘻曰瘻也瘻即瘻之俗說文元

部云瘻前氣也釋名釋疾病云瘻刻也氣奔至出入不調若刻物也云上氣逆喘也者賈疏云

向云瘻息謂之逆喘論語案逆喘即說文所謂逆氣也案問五藏生成論云瘻瘻上氣厥在胃中

又欬論云久欬不已則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也又生氣通天論云秋傷於溼上逆而欬發

為瘻厥然則上氣即因欬之甚而氣逆為喘事亦相因故經云瘻瘻上氣疾也引五行傳曰六瘻作

見者謂不瘻疾生於五行之氣也賈疏云案五行傳云五福乃降用彰於下六瘻作見一曰瘻之不

忝是謂不瘻惟金瘡木又曰言之不從是謂不又惟火瘡金又曰瘻之不明是謂不瘻惟水瘡火

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惟上瘡水又曰思之不睿是謂不聖惟木金水火瘡土此其五瘡也言

六瘡者天雖無瘡案洪範六極又案書傳致六極之由皆由身之五事一曰凶短折思不睿之瘡

二曰疾疢不明之瘡三曰憂言不從之瘡四曰貧聽不聰之瘡五曰惡貌不恭之瘡六曰弱皇不

極之瘡據此六極皇極為屬天王者不極亦有疴疾病併前五者為六瘡彼言瘡此鄭注言瘡者

言瘡謂五行相乖瘡此言瘡瘡氣與人為瘡故不同者據五事所致言之四時之疾皆據既之不

明者也又云春是四時之首陽氣將盛惟金瘡木故有頭首之疾四月純陽用事五月已後陰氣

始起惟水沍火木為甲疥有甲故有疥痒之疾秋時陽氣漸銷陰氣方盛惟火沍金兼寒熱故有瘧寒之疾冬時陰氣盛陽氣方起惟土沍水以土溼水其氣不通故有嗽上氣之疾詒讓案鄭本五行傳亦作沍續漢書五行志劉注引鄭彼注云沍也此引作瘧者瘧沍聲近義通大祝注亦同左傳昭七年孔疏引鄭箴膏肓云厲者陰陽之氣相乘不和之名尚書五行傳六厲是也則又借厲為之漢書五行志云氣相傷謂之沍疾與醫家說不必盡合然鄭意或如是附存之以證注義以賈據五行傳以釋此經四時之瘧疾與醫家說不必盡合然鄭意或如是附存之以證注義以

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 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氣養其不足者五味醴酒節蜜薑

平神農子 治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者以下通論治疾之術並疾醫之官法也云病由氣勝負而生

者謂五行之氣相勝則為病即五行傳五沍之義養身即所以治病是養與治義相成也云病由氣勝負而生

勝則熱陰勝則寒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浮溼勝則滯瀉此言陰陽寒熱燥溼氣相勝為病

之事與此注義亦足互用備云攻其麻養其不足者者麻釋文作麻盧文昭云爾雅釋天夏為長

風注云本或作麻是古並通用賈疏云夏時病者則五味中食甘五穀中食稷以甘稷是土之穀

味土所剋水是攻其麻也土生於火土是火之子食甘稷為子養母之道故云養其不足也云五

味醴酒節蜜薑鹽之屬者賈疏云醴則酸也酒則苦也節蜜即甘也薑即辛也鹽即鹹也云五

麻黍稷麥豆也者賈疏云此依月令配五行者為之注素問藏氣發時論粳米甘小豆酸麥苦大

豆鹹黃黍辛靈樞五味篇杭米甘麻酸大豆鹹麥苦黃黍辛五音五味篇麥苦大豆鹹稷甘黍辛

木穀至火穀則麥黍互用上言五穀者凡十二事雖不能齊一然皆有稷無梁楚辭大招五穀

六勿設菰梁只王逸注五穀稻稷麥豆麻也菰梁蔣實謂雕胡也王說亦為有稷無梁周書言五

方之穀曰麥黍稻粟菽粟梁也是為有稷無稷凡此皆秦漢後稷梁潤一之證也金鶚云鄭注疾

醫五穀據月令為說其注職方五穀則以為稻黍稷麥菽有稻而無麻與素問金匱真言論合趙

岐高誘草昭說皆與此同盧辨楊偉顏師古皆與疾醫注同王逸以為稻稷麥豆麻則稻麻並舉

而無黍逸周書曰麥黍稻粟菽則無麻稷而有粟管子曰黍秫菽麥稻則無麻粟而有秫諸說不

一鶚謂五穀者以其為飯者而言也曰黍稷稻粱膳夫王食六穀食醫會膳食之宜牛宜徐羊

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內則言飯黍稷麥稻粱下又言麥食苽食可知六者皆可為飯

矣內則疏謂諸侯朔食四簋黍稷稻粱天子則加以麥苽可知常食者黍稷稻粱也苽為雕胡其

米所出頗少惟天子諸侯得暫食而麥則貴賤皆食之然則六穀去一而為五穀當存麥而去武

矣若菽與麻古人用為籩實不以為飯是則五穀不當數麻菽矣月令索問周書管子或別有

取義皆不可以定五穀之名也案金說是也云五藥草木蟲石穀也者謂動植庶物入藥分者約

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

三者劇易之徵見於外者五氣五臟所出氣也肺氣熱心氣次

時人也案賈所引劉向說見說苑辨物篇今本作子明吹耳湯儀反神其子儀之名與賈引劉說同

據此以正之韓詩外傳亦載其事作子明灸陽子游案摩子儀反神其子儀之名與賈引劉說同

青赤黃白黑也察其盈虛休王吉

疏注云三者劇易之徵見於外者賈疏云此經三者並是

凶可知審用此者莫若扁鵲倉公人之病者氣與聲色其病在內人所不覩見其聲色則知

增劇及簡易故云劇易之徵見於外者云五氣五臟所出氣也者賈疏云此已下並據月令性

南首而言肺在上當夏故云肺氣熱心在肺下心位當土心氣亦熱故言次之肝在心下近右其
位當秋故云肝氣涼此三藏並在隔上脾於臍值春故云溫腎位在下於臍值冬故言寒此二者
在隔下此五藏寒熱等據月令成文而說及其醫方之術心屬南方肝屬東方肺屬西方脾屬中
央腎屬北方此並據五色而言不據氣之寒熱也案月令春祭先脾夏祭先肺中央土祭先心秋
祭先肝冬祭先腎此即賈氏所據也月令孔疏引五經異義云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
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謹按月令春祭脾
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主下
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面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腎也脾
也俱在隔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隔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疾之法以
肝為木心為火脾為土肺為金腎為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為劇會釗云此注本古尚書說
以方書攷之殊不然鄭駁異義從今文尚書說蓋二書不作於一時也素問宣明五氣篇五氣所
病心為噫肺為欬肝為語脾為吞腎為欠為噫此經五氣當從之蓋因五氣以審五藏傷則病絕
則死呂飛鵬云素問至真要大論岐伯曰厥陰司天風淫所勝病本於脾衝陽絕死不治太陰司
天溼淫所勝病本於腎太谿絕死不治少陽司天火淫所勝病本於肺天府絕死不治陽明司天
燥淫所勝病本於肝太衝絕死不治太陽司天寒淫所勝病本於心神門絕死不治所謂動氣知
其藏也案衝陽足跡上動脈胃氣也木勝土故脾胃病尺澤在肘內廉大紋中肺氣也火勝金故
肺大腸病大谿在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腎氣也土勝水故腎膀胱病天府在臂臑內廉下腋三
寸亦肺氣也太衝足三指本節後二寸脈動應手肝氣也金勝木故肝膽病神門在掌後銳骨之
端動脈心氣也水勝火故心與包絡病五氣絕故不治反是則生案五行主五藏當以駁異義說
為正會說是也又會呂二家並據素問說五藏之氣與鄭異而義可通今兩存之云五聲音語宮
商角徵羽也者賈疏云宮數八十一配中央土商數七十二配西方金角數六十四配東方木徵
數五十四配南方火羽數四十八配北方水此五聲數多者聲濁數少者聲清人之言語似之故
云言語宮商角徵羽也詒讓案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木藏為肝在音為角在聲為呼火在藏為
心在音為徵在聲為笑土在藏為脾在音為宮在聲為歌金在藏為肺在音為商在聲為呼火在藏為

藏為腎在音為羽在聲為坤彼五音即此經五聲也彼五聲宣明五色論又謂之五氣與此經五

西方金色白北方水色黑病者面色似之論讓案素問五藏生成篇云五色之見死也青如翠羽者

生赤如雞冠者生黃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死此五色之見生也又靈樞經五

色篇云以五色命藏青為肝赤為心白為肺黃為脾黑為腎此並治疾察五色之法云察其盈虛

其氣熱聲應宮此得中央土來剋己此是虛而休凶可知若得東方青色等則子來助己亦吉云

審用此者莫若扁鵲倉公者釋文云扁鵲亦作義又引漢書音義云扁鵲魏桓侯時醫人案鵲俗

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又云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舊人也姓盾子氏名意師同郡元里公乘陽

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本傳載二人

以氣色等脈死生之事甚兩之以九藏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兩參之者以說其死生之驗

陰竅二藏之動謂脈至與不至正藏五又有胃旁眈大腸小腸脈之大疏注云兩參之者以

候要在陽明寸口能專是者其惟秦和乎岐伯榆拊則兼彼數術者疏其死生之驗者此家

上文為義廣雅釋言云參三也周書常訓篇云疑意以兩平兩以參賈疏云上經觀其氣色此經

驗其脈候故以參兩言之言兩者謂九竅與所脈為兩兩與九藏為參云竅之變謂開閉非常者

說文穴部云竅空也九竅開閉有常若失其常則為疾病故曰非常云陽竅七陰竅二者素問陰

云東方青色入通於肝開竅於目南方赤色入通於心開竅於耳中央黃色入通於脾開竅於口

西方白色入通於肺開竅於鼻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呂飛騰云耳目鼻竅各二口竅

一陰竅二是為九竅云藏之動謂脈至與不至也云正藏五者醫經所謂五神藏也素問五藏別

至即知九藏之動故云藏之動謂脈至與不至也云正藏五者醫經所謂五神藏也素問五藏別

論云五藏者藏精氣而不寫也五行大義云五藏者肝心脾肺腎也藏者以其藏於形體之內故
 稱爲藏亦能藏受五氣故名爲藏云又有胃旁膀胱大腸小腸者賈疏云此乃六府中取此四者以
 益五藏爲九藏也六府胃小腸大腸旁膀胱三焦以其受盛故謂之爲府亦有藏稱故入九藏之府
 數然六府取此四者案黃帝八十一難經說胃爲水穀之府小腸爲受盛之府大腸爲行道之府
 旁脈爲津液之府天氣之所生其氣象天故寫而不實實所引難經見本經第三十五難及其餘
 膽者清淨之府三焦爲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也案賈所引難經見本經第三十五難及其餘
 五藏別論篇舊注疏本文多譌誤今各據本書校正鄭於五藏之外又取六府之胃膀胱大腸小
 腸以足九藏之數而舍膽與三焦不數國語鄭語云建九紀以立純德韋注云九紀九藏也正藏
 五又有胃膀胱腸膽也則并大小腸爲一而增膽與鄭小異又素問六節藏象論三部九候論並
 云形藏四神藏五爲九藏王注云形藏四者一頭角二耳目三口齒四胃中也形分爲藏故以名
 焉神藏五者一肝二心三脾四肺五腎也神藏於內故以名焉所謂神藏者肝藏魂心藏神脾藏
 意肺藏魄腎藏志也故此二別爾此說九藏復與鄭章異今案素問說下部三候肝腎脾胃中
 三候肺胸中心上部三候頭角口齒耳目爲三部九候即九藏故王冰據以爲說雖根據古醫家
 言然此經九藏內已有耳目口齒九藏不當數形藏素問三部九候自是專家之學與此經義不
 合又靈蘭秘典論別有十二藏之目正藏五及胃膀胱大腸小腸之外以膽膈中三焦亦爲藏足
 徵方術家展轉增加本無定數矣云脈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者賈疏云但醫者診脈諸脈皆可
 據若脈之大候取其要者在於陽明寸口二處而已陽明者在大搏指本骨之高處與第二指開
 寸口者大搏指本高骨後一寸是也俞正燮云陽明人迎及衝陽也案俞說也是以靈樞經本輸
 經脈兩篇致之入迎爲大腸手陽明脈經脈云起於大指次指之端即賈所說是也衝陽爲胃足
 陽明脈本輸云在足跗上五寸陷者是也寸口則爲肺手大陰脈亦名氣口素問經脈別論云肺
 朝百脈氣口成寸以決死生王注云三世脈法皆以三寸爲寸關尺之分說文寸部云人手卻一
 寸動脈謂之寸口難經第一難亦云十二經皆有動脈獨取寸口以決五藏六府死生吉凶之法
 何謂也寸口者脈之大會五藏六府之所終始故法取於寸口也今諸書注意陽明者通該人迎
 與衝陽而言寸口者通該寸關尺而言內經說脈有尺寸而無關蓋魚際至關關至尺各得一寸

故對關尺言之寸口雖專屬寸而對陽明言之則三部通得謂之寸口也張機傷寒論彼云觀今之醫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跌陽即衝陽張氏論候脈於寸尺外特舉人迎跌陽與鄭以陽明寸口並舉其意正同賈澤陽明舉人迎而遺衝陽非鄭指也云能專是者其唯秦和乎者左昭元年傳晉侯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即其人也云岐伯檢拊則兼彼數術者者釋文云榆本亦作俞岐伯檢拊皆黃帝時醫人案今醫家書素問及靈樞經皆述黃帝與岐伯問答語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漢書云岐伯黃帝大醫檢拊冠冠子世賢篇述淮南子人問訓並作俞附史紀扁鵲傳說中庶子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扁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錢石橋引案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弱髓竭探荒爪幕瀉洗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張氏正義引應劭云黃帝時醫也漢書藝文志方技家論云大古有岐伯俞拊又經方有秦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案釋文或本作俞與史記漢志諸書合賈疏云上神農子儀扁鵲倉公秦和等各專一能此二人兼上數術耳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者書其

于醫師狀也醫師得以制其祿且為後治之戒

疏事以備稽考亦疾醫之官計也注云少

生者曰死老者曰終者說文云歿也人死曰死鄭彼注云老死曰壽終壽久也終盡也

漸案此注以死終為少老之異與檀弓義異鄭隨文解之云所以謂治之不愈之狀也者漢書劉向傳顏注云以由也謂病治之不愈所由情狀云醫師得以制其祿者賈疏云則上十全為上已

下是也詒讓案此本上醫師為說則當云制其食鄭合祿食為一未析詳前疏云且為後治之戒者疾病不愈或由醫不應法故書其不愈之狀為後之治此病者之戒使勿復踵其失也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劑殺之齊

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疏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劑殺之齊者釋文云折割刮去膿血殺謂以藥食其惡肉

文斯从手然則今用折字者從小篆也劉昌宗作斯為古文當從之賈疏云注藥於瘡乃後利殺而齊者亦有齊量之空也詒讓案漢書郊祀志顏注云齊藥之分齊也惠士奇云割以砭殺以

藥是為齊注云腫瘍癰而熱氣所鍾聚也癰壅也氣壅否結裏而潰也論衡狀留篇云肉暴長者釋名釋疾病云腫鍾也寒熱氣所鍾聚也癰壅也氣壅否結裏而潰也論衡狀留篇云肉暴長者

曰腫此腫瘍亦謂癰創腫結未成膿血者也云潰瘍癰而含膿血者素問五常政大論云分潰瘻王注云潰爛也說文白部云爛也潰正字潰借字此潰瘍謂瘻已成膿血潰破者也云金

瘻刃創也者淮南子說山訓高注云金刀創之屬說文刀部云刃傷也左傳成十六年孔疏引服虔云金創瘻疾病云創也哉毀使傷也此金瘡即謂金刀之傷也

釋疾病云創也哉毀使傷也此金瘡即謂金刀之傷也左傳成十六年孔疏引服虔云金創瘻疾病云創也哉毀使傷也此金瘡即謂金刀之傷也

為英云折傷腕跌者後漢書方術傳李注云腕屈損也方言云跌蹶也蹶跌謂手足宛屈及蹶仆因折損支體故謂之折傷月令云孟秋命理瞻傷創視折彼創即此金瘡折即此折傷也

氣和滯注也諸病源候論云注病注者祝注一聲之轉釋名釋疾病云注病一人死一人復得氣和滯注也諸病源候論云注病注者祝注一聲之轉釋名釋疾病云注病一人死一人復得

其字而釋其音又釋其義也云注謂附著藥者惠士奇云古人假借多取音同函人甲屬匠人水屬注皆云屬讀如注音同古文通左傳棘章之附注賈服皆云注屬也案惠說是也士冠禮鄭注

云屬猶著也注屬著音義竝相近附著藥蓋猶今治創瘍者之傅藥玉燭寶典引崔寔四民月令云正月上除合注藥是也墨子非攻中篇云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

之謂藥以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墨子之親藥以食與此經祝藥義不相應也云刮去膿血者說文刀部云刮去惡創肉也引周禮

曰刮殺之齊又刮把也刮即刮之練變阮元云說文刮刮異義鄭君謂為一字詒讓案鄭蓋謂刮刮古今字故經作刮注並作刮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也下注直云刮殺可證釋文出刮

去二字似陸本注上刮字作刮則是以刮釋刮殆非鄭本之舊俗注疏本同非也惠士奇云大玄達之次七日達于砭刮前亡後賴測曰達於砭刮終以不廢也刮殺猶砭刮內經癰瘍宜砭石古

腐者以石為鍼謂之砭云殺謂以藥食其惡肉者左傳僖十五年杜注云食消也謂傅藥於創消其腐惡之肉惠士奇云大玄從之次七日拂其惡從其淑雄黃食肉測曰拂惡從淑救凶也注藥以

食其肉惡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之合黃聖置石膽丹沙雄黃礬石慈石其日燒之三日三夜其

去而善生煙上著以雞羽掃取之以凡療瘍以五毒攻之謂腫瘍潰瘍也金瘍折瘍則不用此法注云止病也

療者說文廣詁文龜人考工記總敘注並同云五毒五藥之有毒者者即下石膽等五者是也云今醫方有

五毒之藥作之合黃聖置石膽丹沙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掃取

之者鄭據漢時醫有此注藥即古五毒之遺法也釋文云聖本又作登案內則敦牟鄭注云牟

讀曰聖也敦聖黍稷器也孔疏引鹽義云聖土釜說文金部云聖鑊屬也又慮部云鑊土釜也聖

登牟並登之借字黃聖蓋即燒黃土為聖抱朴子神仙金約經說作丹藥盛用黃土注云意是

土釜也出在廣州及長沙豫章臨川都陽者皆可用之又此諸郡皆作黃土聖亦可

則黃土聖又與土釜不同賈疏謂唐時合和丹藥者皆用黃瓦鑊為之亦名黃聖大觀本神引蘇

頌圖經謂黃聖若市中所貨有蓋蓋合諸說差異不知其審也丹沙宋本注疏本作丹砂砂即沙

之俗神農本草經云石膽主金瘡諸邪毒氣丹砂主身腫五藏百病雄黃主鼠瘻惡瘡疽痔死肌

殺百毒蓋五石之主鼠瘻蝕齋慈石主周痺風溼又名醫別錄說石膽雄黃礬石並有毒丹砂慈石

並無毒蓋五石之藥感氣性酷烈故謂之五毒不必皆有毒也云以注創惡肉破骨則盡出者明

此藥可食惡肉也大觀本神引蘇頌云直史館楊賜傷生於頰依鄭注合燒藥成以五氣養之

注之創中少頃朽骨連兩牙潰出遂愈案蘇頌所記足證此注肉破骨出之義以五氣養之

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既刮殺而攻盡其腐肉乃養之也五氣法並四瘍所通用也與

疾醫云以五味注云既刮殺而攻盡其腐肉乃養之也者賈疏述注攻下有之字疑今本誤脫刮

殺者去其惡肉也也賈疏謂此文重言五藥者為下五味節成此藥故須更言五藥則似攻療

爲一事失之云五氣當爲五穀字之誤也者據疾醫校也惠棟云說文饋客芻米曰氣氣本饋字
經傳云五氣之文內經藏氣法時論云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菜爲充故鄭據此五氣當爲五穀
察惠說足申鄭讀惠士奇呂飛鵬並據素問六節藏象論云天食人以五氣謂五氣即五行之氣
不必改爲五穀亦足備一義云節節成其藥之力者鄭意蓋謂既服藥之後更以五味節成其藥
之力則五味亦即疾醫注所云鹽酒飴蜜薑鹽之屬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
非謂五味之藥賈謂即下文以酸養骨之類失之

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

似以類相養也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辛金味金之纏合異物
似筋鹹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脉苦火味火出入無形似氣甘

土味土含穀四者似肉滑滑石

疏

凡藥以酸養骨者此通論五味六和之藥養病所宜也云以
滑養竅者吳廷華云醫以五行爲宗滑又以通五行之氣凡

也凡諸滑物通利往來似竅
食醫疾醫皆然此總發之案吳說是也此以五味增滑爲六與上五味不相柔賈疏謂上云以五
味節之即此五味欲見五味節成五藥故藥味合言非經義注云以類相養也者賈疏云謂若

酸與骨辛與筋之類是也云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者白虎通義五行篇云木味所以酸何東
方萬物之生也酸者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遠也淮南子時則訓其味酸高注云酸之言鑽也

萬物鑽地而生管子四時篇云風生木爲骨尹注云骨亦木之類也賈疏云酸木味之等並依洪
範及月令爲說也木立地中似骨者謂似人之骨立肉中者故以酸養之云辛金味金之纏合異

物似筋者白虎通義五行篇云辛秋時萬物成而孰金剛味辛辛痛即泣出賈疏云人之筋亦纏合諸骨
乃委然也說文辛部云辛秋時萬物成而孰金剛味辛辛痛即泣出賈疏云人之筋亦纏合諸骨

故云似筋而以辛養之也云鹹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脉者說文辰部云鹹血理牙委體中者
重文脈或从肉脉即脈之俗白虎通義五行篇云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

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水生鹹管子水地篇云水者地
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尹注云分流地上若脈也云苦火味火出入無形似氣者白虎通義

五行篇云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素問五運行大
論云火生苦云甘土味土含載四者似肉者白虎通義五行篇云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

故甘猶五味以甘為主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王注云物之味甘者皆土氣之所生也春秋錄
 循天之道篇云甘者中央之味也又五行之義篇云甘者五味之本也淮南子原道訓云味者甘
 立而五味亭矣五行大義引元命苞云甘者食常言安其味也甘味為五味之主猶土之和成於
 四行也賈疏云金木水火非土不載故云含載四者似人之肉亦含藏筋氣脈故以甘養之也
 案此經辨諸味所養與古醫家言不相應未審其義鄭賈以象類釋之亦無當藥疾之用殆非其
 本指今以古醫經校之當是此經文有譌互蓋以酸養骨骨當作氣以苦養氣氣又當作骨馬總
 意林引公孫尼子云多食甘者有益於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於骨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
 益於筋而氣不利彼言甘益肉辛益筋與此以甘養肉以辛養筋正同而言苦有益於骨足證以
 苦養氣當作以苦養骨苦既以養骨則酸當以養氣又可知矣素問六節藏象論云肺者氣之本
 宣明五氣論云心主脈肝主筋脾主肉腎主骨藏氣法時篇云肝用辛補之酸寫之鹹補之
 其本素問以酸補肺即此以酸養氣也以辛補肝即此以辛養筋也以鹹補心即此以鹹養脈也
 甘寫之脾用甘補之苦寫之肺用酸補之辛寫之腎用苦補之鹹寫之蓋此經凡言養者皆謂補
 以苦補腎即此以苦養骨也內經諸文皆此經之遺詁自漢以後經文氣骨二字互易鄭賈皆緣
 誤為釋遂不可通要之醫鑿之術古今不長不可輕也至素問宣明五氣論說五味所禁又云辛
 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
 筋筋病無多食酸五藏生成篇說略同彼云五味所走與此經所養義亦相合而以所走之味多
 食為禁者蓋節其太過即藏氣法時篇補寫異用之義與此經文異而理實通也云滑滑石也者
 神農本草經云滑石味甘寒主身熱洩澀女子乳難癰閉利小便蕩胃中積聚寒熱益精氣久服
 輕身耐飢長年賈疏云以五味酸苦辛鹹甘養骨筋氣脈與肉相配訖前食云調以滑甘平常
 服食五味之外有滑彼滑用重昔粉榆今此諸病五味之外亦宜有滑但於藥分之中慎滑則不
 得如平常用重昔等故以滑石解之云凡諸滑物通利往來似寢者本艸名醫別錄云滑石通九
 竅六腑津液去留結令人利中是通利往來之藥故可以養寢然鄭云諸滑物似通荖菜之滑而
 言以其品類眾多而性凡有瘍者受其藥焉疏也凡國中有瘍不須身來者並於瘍醫取藥是

馬案此藥亦當兼祝藥及刮殺之藥等言之賈說未咳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瘡畜獸之疾病及瘡療同醫疏注云畜獸之疾病及瘡療同醫者賈疏云以上之人

畜故略同在一醫也此醫唯療家畜不療野獸但畜獸義通今以畜解獸故畜獸連言之也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

其所發而養之療畜獸必灌行之者為其病狀難知灌以緩之且強其氣也疏注云療畜獸

為其病狀難知灌以緩之且強其氣也者投壺注云灌猶飲也謂先灌藥以緩其病使不至增劇

灌藥必須行之即所謂行藥也又恐其弱故又緩以強之蓋行則氣動病之所發惟動乃見故得

部云驟馬疾步也趨驟之節謂或緩或急依節更迭行之以動其氣也云氣謂脈氣者謂血脈之

也云既行之乃以脈視之以知所病者謂既適其趨凡療獸瘡灌而劑之以發其蒸然後藥

之養之食之亦先攻之而後養之疏亦先攻之而後養之者賈疏云亦上瘍醫以五穀養之養彼注云

刮殺盡乃養凡獸之有病者有瘡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疏凡獸之有病者

者謂醫師使獸醫療之也云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者獸醫之官計也賈疏云上醫師云十全為

案此漢退即據醫師進退獸醫下士四人而言詹司士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也獸醫之下亦當

制散醫之食醫師則唯言制散醫之食而不及進退醫官之事皆互文以見義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

式灋乃命大酋統稻必齊麴蘗必時淇餽必繫水泉必香

陶器必良火齊必得鄭司農

疏

別有率氏掌之也賈疏云酒正辨四飲則漿之政令亦掌之今

直言掌酒之政令不言漿之政令者但灋酒之尊者而言其實漿亦掌之云以式灋授酒材者賈

亦舉尊言也注云式灋作酒之法者此亦注用今字作灋也作酒之法者即後文之巧者說文

米部云籩酒母也麴即籩之俗凡造酒為麴所用米不同聘禮注云凡酒稻為上黍次之梁次之

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是也功沽者猶後注云作酒之善惡司兵注云

苦與沽亦聲類同蓋凡器物飲食之精者並謂之功粗者並謂之沽作酒之法同而作之則有詳

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長也於周則為酒人統稻必齊謂孰成也湛漬也煖炊也火齊暱孰之稱也

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為酒案月令注以大酋為酒人與此注異當以此注為正彼大酋為

酒官之長此酒正亦與酒人禁人為長正與彼相應故此注引彼文為釋彼注蓋謂通長屬言之

未及別白耳呂氏春秋仲冬紀高注亦云大酋主酒官也酋醞米麴使之化熱故謂之酋於周禮

故為酒人欲以此注義同月令孔疏乃云酒正掌酒之政令及酒出入之事不親監作此大酋監作

故特釋之凡為公酒者亦如之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亦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

官也此與閩人公器牛人公牛巾車公車馭夫公馬義同謂為官所作之酒也賈疏云謂鄉飲酒
鄉射飲酒鄉飲酒中有黨正飲酒賓賢能飲酒鄉射飲酒中有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又有鄉大夫
三年賓賢能後以五物詢眾庶用州長射禮並是鄉射飲酒此數事者皆為國行禮不可橫斂於
民故得公酒其百家為族不得公酒族祭步神之時合錢飲酒吳廷華云此亦有祭祀之酒云亦
以式法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之者明此不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
投酒人但授其鄉之有司使自釀之也

曰緹齊五曰沈齊泛者成而滓浮泛然如今空成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
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節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

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釀以上尤濁縮酌者盎以下差清其象類則然古之法式未可
盤開杜子春讀齊皆為案又禮器曰緹酒之用玄酒之尚玄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疏

辨五齊之名者五齊有滓未泚之酒也汎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然者釋名釋飲食云汎齊浮
蟻在上汎汎然也說文水部云汎浮也汎浮兒二字音義相近郊特牲明水說齊注云汎齊或為

汎說文酒部云醴汎齊行酒也汎同說文米部云糟酒滓也成而滓浮謂酒孰而糟上浮又謂之
醴說文酒部云醴汎齊行酒也汎同說文米部云糟酒滓也成而滓浮謂酒孰而糟上浮又謂之

一斗直錢一十泛齊味薄故謂之齊酒醴曰空成醴醴者梧縹清若馬融所云今之空成會稽稻米清
疏云空成說以為地名故曹植酒賦曰空成醴醴者梧縹清若馬融所云今之空成會稽稻米清

似空成以為酒名故劉杳要雅亦以空成為酒名二者未知孰是今鄭云空成醴矣亦未知鄭意
酒名地名類下節白則為地名王聘珍云釋名飲食云酒言空成醴者梧縹清之屬文選七命李

注引張華輕薄篇云蒼梧竹葉青空城九醞醴據此則空城之為地名無疑續漢書郡國志南郡
有空城侯國丁晏云初學記酒類有劉孝儀謝晉安王賜空城酒啓後漢杜根傳為空城山中酒

家保李賢注空城縣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其地出美酒今湖廣襄陽府空城縣山云漢
地理志濟南郡有空成續漢志已省空城縣當出南郡空城也文選張平子南都賦酒則醴敷徑

寸浮蟻若薛醴酒有滓浮在上與泛齊同故舉以相況案王丁林說是也樂史太平寰宇記云山
南東道襄州空城出美酒俗號為竹葉杯北堂書鈔酒部引傳玄七謨云甘醴貢於空城又酒賦

云比蒼梧與亥城字並作城可證釋名與此注並作成蓋偶用省段字也說文酉部云糝汁滓酒也御覽飲食部引禮記外傳云泛齊俗為白膠齊民要術引食經有作白膠法以糝米與麴合作

之云酒甘如乳則泛齊與醴齊同為話酒但稍濁耳云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者謂醴之不泚者汁與糟相將未分故禮酌醴必用酒著泚而去其糟則別為醴清入四飲內不為齊也說文酉

部云禮酒一宿孰也濁各舉一端義不異也御覽飲食部引禮記外傳云醴味而已也許劉言醴成之速鄭言醴成之濁各舉一端義不異也御覽飲食部引禮記外傳云醴味而已也許劉言醴成

即本鄭義呂氏春秋重己篇高注云醴以糝與黍相體不以鞠也高氏似亦釋醴為體而云以糝與黍作之山海經中山經云其祠醴釀郭注亦云以糝作醴韓詩及漢書顏注則謂醴少麴多米

與高說不同未知孰是云如今恬酒矣者恬即恬之借字鹽人注亦以恬為恬舊本北堂書鈔酒食部引韓詩云恬而不泚少麴多米曰醴漢書楚元王傳顏注云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孰

不齊之呂氏春秋高注亦云醴濁而話買疏云此醴齊作時恬於餘齊與酒味稍殊故亦入於六飲云齋猶翁也成而翁然葱白者釋名釋飲食云齋齊也滌滌然濁色也說文酉部云

醴濁酒也又水部云滌雲氣起也泱滌也齋為即醴滌之借字齋與翁亦雙聲義近滌泱訓滌也齋齊禮運禮器並謂之醴詳後疏云如今節白矣者賈疏云漢時蕭何所封南陽地名節釋文云

節白即今之白醴酒也左作醴作節假借也案續漢書郡國志節縣有二一屬南郡一屬沛國蕭何初封在沛其字本作節故說文邑部云節沛國縣今節縣後高后封何夫人則在南陽節節屬

異字音變漢志始誤為一字與醴同音者自是節字史記蕭相國世家索隱引節生云節屬沛郡音變屬南陽音贊鄭氏雖亦以節為節而音則不誤賈以此注節為南陽地名非也依陸說

則節為醴之借字說與賈異御覽引禮記外傳云齋齊今之白醴酒也亦與陸同惠士奇申陸說云節讀為醴廣雅釋器醴酒也南史王元讓傳宋孝武四時詩所謂白醴解冬寒也黃以周說同

丁晏亦云玉篇西部醴白酒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白酒曰醴賈疏以為地名非也案惠丁說是也北堂書鈔酒部引孫說三公山下禮賦亦云九醴白醴據張華云空城九醴醴則白醴似亦出空城沛國之節南陽之節皆不聞出美酒其為聲近段借字明矣云緹者成而紅赤者釋名

釋飲食云緹齊色赤如緹也說文糸部云緹帛丹黃色紅帛赤白色廣雅釋器云緹赤也蓋酒成

而淺赤色故謂之醴齊矣云如今下酒矣者賈疏云下酒謂曹床下酒其色紅赤故以醴名之惠士奇云詩醴酒有衍說文酉部云釀下酒也謂醴酒以筐注文臺說同案惠注說是也賈云曹床下酒曹當作槽下酒蓋精床盞下之酒醴齊於盞齊益清故鄭以下酒為釋云沈者成而醴沈者釋名釋飲食云沈齊濁滓沈下汁清在上也案沈齊雖有滓而沈故其酒稍清禮運坊記並謂之醴禮器又謂之清矣云如今造清矣者釋名有蒼梧清即造清也惠士奇云文選張衡南都賦十旬兼清醴卽此云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賈疏云言自醴以上唯有泛齊泛齊滓浮則濁於醴齊汁滓相將者此二者皆以茅泝之使可酌鄭彼注云醴齊縮酌郊特牲云縮酌用茅泝也謂以事酒之上清明者和醴齊以茅泝之使可酌鄭彼注云醴齊縮酌郊特牲云縮酌用茅泝也謂以事縮酌也云盞以下差清者賈疏云案司尊彝云盞齊說酌鄭注說清也謂以清酒泝之則不稱茅以其盞已清故也鄭注云又云醴沈從盞則亦用清酒泝之呂飛鵬云五齊皆酒之濁者後鄭謂盞以下差清但較泛齊醴齊為稍清耳其實者濁酒也案呂說是也淮南子說林訓云清醴之美始於未相高注云醴清酒周禮醴齊是廣雅釋器云清美酒也醴英並與盞聲類同鄭及高誘並以盞齊為清於濁齊之中為差清也故郊特牲說齊注云說猶清也五齊濁泝之使清謂之說齊是鄭謂五齊皆濁與許君訓醴為濁酒並不相悟也云其象類則然古之法式未可盡聞者周人為案者司尊彝鬱齊醴齊盞齊杜讀同賈疏云子春意見禮運云案醴在堂案穀為緹酒則其餘四齊皆以案穀為之故讀齊皆為案論讓案齊正字案叟借字杜讀齊為案者蓋兼據司尊彝故書案為齋齋案字同也禮運注云案讀為齊聲之誤也後鄭說與杜正相反故不從杜讀孔疏云爾雅案稷也作酒用黍不用稷故案當為齊今案杜讀齊為案惟叔聲類同耳非必取以稷作酒之義賈說不若孔說之當云又禮器曰緹酒之用玄酒之尚者賈疏述注又作云疑當作又云今本似誤禮器元文緹酒實作醴酒此引作緹與彼文異杜引之者證此緹齊也云玄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者後鄭蓋讀齊與月令秫稻必齊之齊同司尊彝先鄭注讀齊為齊和之齊與後鄭此注正同享人注云齊多少之量度量即謂米麴水齊有少謂若醴祭備五齊禘祭齊者酒人和合之分劑之名也劑齊字同賈疏云謂祭有大小齊有少謂若醴祭備五齊禘祭

備四齊時祭備二齊是以度量節作之禮運注案當為齊破一案從五齊於義可也此五齊與下

子春破五齊從一義於義不可故鄭於禮運注案當為齊破一案從五齊於義可也此五齊與下

三酒及春官鬯人所造鬯酒所以異者五齊三酒俱用糶稻麴糵又三酒味厚人所飲者也五齊

味薄所以祭者也是以下經鄭注云祭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五齊對三酒酒與

齊異通而言之五齊亦曰酒故禮坊記云禮酒在室醴酒在堂是也其鬯酒者自用黑黍為之與

此別也案賈說禘祫時祭用齊多少本崔靈思說詳後及司尊彝疏然買以祭大小齊多少釋此

注則非鄭意又賈謂五齊三酒並醴酒所作與鬯酒為用黍稷黍稷三米又聘禮夫人使下大夫歸

即五齊之說而前注引月令證作酒之事亦非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

謂齊酒二者皆必用穠稻賈孔說並不足據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

酒鄭司農云事酒有事而飲也昔酒無事而飲也清酒祭祀之酒玄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

辨三酒之物者三酒已去滓之酒也上五齊言名此三酒言物名物相將兩文互相備也物即

謂酒之種別賈疏謂物者材也以三酒所成有時故豫給材令作之非也云一曰事酒二曰昔酒

上名酒也昔酒者久釀乃熟故以昔酒為名酌無事之人飲之清酒者此酒更久於昔故以清為

號祭用之此昔酒清酒皆以酒上為名也御竟飲食部引禮記外傳云三酒者列於堂下臣下

盛於尊在堂下但此清酒受尸醉故以祭祀言之案禮運孔疏引崔靈恩謂天子祫禘時祭尸
醉王與后還用所獻之齊賓長醑尸醉用清酒如齊亦用三酒即賈說所本郊特牲疏引崔氏則
云以清酒醉王昔酒醉后與前說小異通典吉禮亦從其義孔疏云案司尊彝云皆有爵諸臣
之所醉也鄭注云酌魯以自醉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魯盛三酒唯云諸臣所醉不言醉王醉后
崔氏所說於義疑也案孔說深得鄭指但三酒所用經本無明文二鄭及崔杜並以意推之於經
咸無據焉先鄭之義與後鄭亦未必盡同其以清酒為祭祀之酒似謂即獻尸之酒而賈以尸醉
賓長釋之考以司尊彝注說獻尸用五齊不得用三酒也然醉賓仍是酌臣不得獨為祭祀惟加
爵酌尸或足當之耳但此自是後鄭及崔氏之義與先鄭意亦未知合否黃以周云清酒既為祭
祀之酒宜崇於助祭之酒何為事酒昔酒反在祭酒之上事酒昔酒內則謂之白酒鄭注聘禮
黍清云醴白酒也先言醴白酒尊而謂祭祀用其酒之下不用其尊無是禮也然則執事之酒雖
亦用事酒昔酒要不得謂事酒昔酒不用諸祭祀案黃糾三酒尊卑差次之辨是也以此經
齊酒通例言之本皆濁尊於清後注云至敬不尚味是也而依鄭此注義則以清酒最尊昔酒次
也然後鄭聘禮注說則又以白酒尊於清酒鄭二禮注義自不同今亦無可質正未敢臆定也
謂云謂事酒酌有有事者之酒者賈疏云先鄭云有事而飲據有事時飲之後鄭云酌有外傳云事
酒新成者酌飲有事謂廟中助祭親事者也廟中以有事者為榮釋名釋飲食云事酒有事而釀
之酒也案二鄭以飲有事釋事酒望文生訓義本不甚精劉說與二鄭異而義實長郊特牲孔疏
說事酒云謂為事而新作者亦與劉同於教方苞蔣載康黃以周並據少牢命為酒釋此事酒
義證尤精俞樾云事酒者謂陳事而釀者也三酒以新舊為次疏謂昔酒久釀乃執清酒更久於
昔然則事酒最在前其為新酒可知矣云其酒則今之澤酒也惠士奇云澤酒有舊有新舊為昔酒則
昔新成也孔疏云釀是和醴醴釀之名今卒造之酒也惠士奇云澤酒有舊有新舊為昔酒則
孰為事酒矣案惠說是也事酒有事而釀則隨時可釀但五齊不必皆事酒則必待宿釀而後
孰故亦謂之醴酒明曾釀而不甚久者也賈疏謂事酒亦多釀夏或似非云昔酒今之酋久白酒

者賈疏云言昔為久酒也故晉語云味厚實昔毒酒久則毒也案鄭郊特牲注以味厚暗毒釋昔酒

為白故云酉久白酒也故晉語云味厚實昔毒酒久則毒也案鄭郊特牲注以味厚暗毒釋昔酒

之義故賈亦引國語為釋而以辟毒為昔毒文小異今章本作厚味實辟毒注云辟也蓋若廟

昔酒文選七命李注引賈達國語注云辟久也又鄭語云毒之酉暗者其意也蓋若廟

晴即昔之釀之米麴酉澤久而味美也辟酒久釀酉澤也釋文酉部云酉釋酒也釋名釋飲食

云酒酉也釀之米麴酉澤久而味美也辟酒久釀酉澤也釋文酉部云酉釋酒也釋名釋飲食

白酒也方言云酉熟也自河以北趙魏之間久熟曰酉蓋專指饋釋言之即此注之酉久

而後成故亦謂之酉久白酒內則酒清白注云白事酒昔酒也是專酒昔酒並白而不清但昔酒

曾釋較久故獨得昔名事酒昔酒聘禮亦謂之釀士虞記又作漉酒聘禮之醴清飲內則云清白

矣云所謂舊驛者也者郊特牲云猶明清與釀酒于舊澤之酒也彼注云澤讀為驛舊驛之酒謂

昔酒也沛清酒以舊驛之酒者為其味厚清與釀酒于舊澤之酒也彼注云澤讀為驛舊驛之酒謂

酒不得驛名云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清酒曾釋之尤久者也北堂書鈔酒部引袁子正

論云中山清酒也中山郡名故魏都賦云釀酒中山沈酒千日丁晏云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中山

出好耐酒初學記酒類引晉張載鄴酒賦中山冬釀成最速故說文以醴為一宿孰三酒之中事酒

酒與彼亦異辨四飲之物一日清二日醫三日漿四日醴清謂醴之清者醫內則所謂或清

矣醫之字從毆至酉省也漿今之漿也醴今之粥內則有黍醴飲粥者之清也鄭可農說

以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滿黍醴清滿梁醴清滿或以醴為醴漿水臆后致飲于宴客之禮有醫

醴音聲與猶相似醫與臆亦相似辨四飲之物者賈疏云案漿人有六飲此言四者以

飲之物也注云清謂醴之清者者以別於五齊之醴為汁滓相將不滓者也凡清皆謂去其滓

士冠禮云凡醴事質者用糟文者用清賈疏云此鄭據漿人解之漿人云醴此云清故云清謂醴

之清者江永云醴有清有糟而四飲惟有清者蓋糟醴與醴齊同已於五齊中辨之也云醫內則

所謂或以醴為醴者彼注云釀粥為醴江永云今時北方造黃酒之法先煮黃米為粥乃入麴

釀之成酒正與內則注合此惟黃米可釀粥而秫稻則否黃米蓋即古之粟梁又內則重醴中亦

有梁醴蓋炊飯而釀者為醴煮粥而釀者以醴為醴也云凡醴濁醴醴為之則少清矣者明醫雖

亦是醴而清濁小異凡醴濁必沛之乃清若以醴為醴則雖不沛亦少清於醴以醴本含水多也

然鄭云少清則醫之糟者雖清於未沛之醴齊而校之已沛之醴清則少清於醴也云醫之字從毆

從酉省也者釋文云從毆鳥兮反徐鳥例反本或作醫戚琳云醫字正從毆從酉不當言從酉省

醴為醴凡醴濁醴醴為之則所謂或清

醴飲粥者之清也鄭可農說

醴漿水臆后致飲于宴客之禮有醫

醴音聲與猶相似醫與臆亦相似

飲之物也

士冠禮云凡醴事質者用糟文者用清

之清者江永云醴有清有糟而四飲惟有清者

所謂或以醴為醴者彼注云釀粥為醴

釀之成酒正與內則注合此惟黃米可釀粥而

有梁醴蓋炊飯而釀者為醴煮粥而釀者以醴為醴也

亦是醴而清濁小異凡醴濁必沛之乃清若以醴為醴則雖不沛亦少清於醴以醴本含水多也

然鄭云少清則醫之糟者雖清於未沛之醴齊而校之已沛之醴清則少清於醴也

從酉省也者釋文云從毆鳥兮反徐鳥例反本或作醫戚琳云醫字正從毆從酉不當言從酉省

酒與彼亦異辨四飲之物一日清二日醫三日漿四日醴

矣醫之字從毆至酉省也漿今之漿也醴今之粥內則有黍醴

以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滿黍醴清滿梁醴清滿或以醴為醴

醴音聲與猶相似醫與臆亦相似

士冠禮云凡醴事質者用糟文者用清賈疏云此鄭據漿人解之

之清者江永云醴有清有糟而四飲惟有清者蓋糟醴與醴齊同

所謂或以醴為醴者彼注云釀粥為醴

釀之成酒正與內則注合此惟黃米可釀粥而

有梁醴蓋炊飯而釀者為醴煮粥而釀者以醴為醴也

亦是醴而清濁小異凡醴濁必沛之乃清若以醴為醴則雖不沛亦少清於醴以醴本含水多也

然鄭云少清則醫之糟者雖清於未沛之醴齊而校之已沛之醴清則少清於醴也

從酉省也者釋文云從毆鳥兮反徐鳥例反本或作醫戚琳云醫字正從毆從酉不當言從酉省

醫字古音在之哈部與內則臆字同物同音案憲民說也臆氏謂徐音及賈疏本並作從醫從

羽省亦足正今本之誤然徐賈所見仍是晉宋以後之誤本非部石之舊又案後鄭言此者取醫

於文從酒省證其為酒醴之屬耳許引此經云醫酒則亦以醫為酒醴玉藻五飲之酒即此素問

有湯液醴論醫酒即醴與湯液異五齊三酒皆可治病四飲之醫雖亦名醫酒然治病之

也案漿即漿之正字釋名釋飲食云漿將也飲之寒溫多少與體相順也廣雅釋詁云酪亦漿

之漿則此漿內通舍之矣賈疏云此漿亦是酒類載之言載米汁相載漢時名為漿也云醴

許所云黍酒蓋即內則之說以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酒黍醴清酒梁醴清酒或以醴為醴藥水

說與鄭同也云鄭司農說以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酒黍醴清酒梁醴清酒或以醴為醴藥水

者舊本蓋作醴宋建陽本注疏本並作醴釋文云醴本又作醴案建本與陸合今從之內則滿

案二鄭說諸飲並以此經及內則參校為說而義各異後鄭以彼三醴當此經之清及漿人之醴

彼醴醴當此經之醫而彼之醴則即此經之屬先鄭則以彼醴醴與三醴同當此經之清及漿人之醴

鄭說同內則又有蓋後鄭以當六飲之涼此先鄭不引之疑亦同鄭說矣云后致飲于賓客之

禮有醫醴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蓋誤先鄭據此經下文明與內則醴清物同而字異也云糟

音聲與酒相似醫與醴亦相似者臆舊本亦作醴今從注疏本段玉裁云今內則醴清物同而字異也云糟

重禮改也司農云糟音聲與醴相似謂之相似則非一字也清之本義當是艸類從艸音聲故沈

同在之哈部今本內則作醴者俗製也江永云先鄭以意釋醫別為一義未確下言后夫人致禮

醫亦有糟醴為梅漿安得有糟乎案江說是也內則八珍食漬以醴若醴則醴為醴類明矣故

後鄭彼注以為梅漿此注則以醫與醴醴是一皆不從可農說也云文字不同記之者各異耳此

皆一物者謂內則之糟與下文糟為一物應與此醫為一物依後鄭說則糟醴同物而醴醫不同

物此引之者 廣異義也 掌其厚薄之齊以其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 后世子不言饌

其饋食不必具設之五齊正用醴為飲者 疏云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者賈疏取醴恬與酒味異也其餘四齊味皆似酒 疏云從五齊已下非酒正所造並是酒人漿人所作

故直辨其厚薄之齊饌者謂饌陳具設之也 注云后世子不言饌其饋食不必具設之者說文食部云饗具食也重文饌或从異是物具為饌此王饋食主於備品物具設四飲三酒故云饌

后世子則不具設故不云饌也云五齊正用醴為飲者取醴恬與酒味異也者明經不云共五齊以漿人醴入六飲亦即上四飲之清餘四齊皆非常飲所用也凡酒以苦為正故疾醫注以酒屬

五味之苦醴則濁而味恬與它酒異故於五齊之中特取此備六飲之一也云其 凡祭祀以灋餘四齊味皆似酒者賈疏云三酒味厚五齊味薄故言似酒醴恬全與酒味別也

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 器量 酌器所用注尊中者數之多少未聞鄭司農云三貳三益謂之也大祭天地中祭宗廟

三酒人所飲者益也弟子職曰周旋而貳唯嫌之讓立謂大祭者王服大裘衾冕所祭也中祭者王服鷩冕所祭也小祭者王服希冕所祭也三貳再貳一貳者請就三酒之尊而益之

也禮運曰立酒在室醴醴在戶黍稷在堂澄酒在下澄酒是三酒也益之 疏凡祭祀以灋其五者以飲諸臣若今常滿尊也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

之官法也賈疏云謂天地及宗廟等據目之言但祭有小大齊有多少各有常法云以實八尊者五齊則盛以六尊三酒則盛以八尊各隨其事而用之也賈疏云五齊五尊三酒三尊此除明水

立酒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立酒此八尊為十六尊不言之者其正尊而言也禮運云立酒在室醴禮大禘於大廟則備五齊三酒大禘則用四齊三酒者醴齊以下悉用之故禮運云立酒在室醴

醴在戶黍稷在堂澄酒在四時祭法但云醴盎而已其禘祭之計既備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禘祭在秋

案司尊彝秋嘗冬烝朝獻用鬯者尊饋獻用兩壺尊則泛齊醴齊各以者尊盛之盎齊醴齊沈齊
各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各有明水之尊凡十尊也三酒三尊各加玄酒凡六尊也通舉
繁盛明水黃彝盛鬱鬯凡有十八尊故崔氏云大禘祭凡十八尊案法崔氏則大禘十八尊大
禘十六尊時祭十二尊司尊彝賈疏說亦同此云實八尊者以崔氏所推大禘禮言之則一著尊
盛泛齊一著尊盛醴齊一壺尊盛齊一壺尊盛清酒以上四尊皆陳於堂上一壺尊盛沈齊一
尊尊盛事酒一尊尊盛昔酒一尊尊盛齊酒以上四尊皆陳於堂下此並錄五齊三酒之正尊言
之不數鬱鬯及明水玄酒等尊也又案鄭司尊彝注謂大禘備五齊崔靈恩推之以為禘用四齊
時祭用二齊賈前疏及郊特牲疏引皇侃說禮運疏說並同江永則云凡祭酒正以法其五齊
三酒以實八尊通言之非一祭中具備也觀司尊彝六尊不並用可見漢儒謂禘大於禘故疏家
云禘備五齊禘備四齊此以意言之耳禮運諸篇雜陳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未有及泛齊者則泛
齊唯用之祀天地案江謂禘亦不得備五齊與鄭義不同以司尊彝六尊不並用推之似亦可通
然經無明文未敢定也互詳司尊彝疏云大祭三貳者賈疏云就三酒人所飲者三度副益之云
中祭再貳小祭壹貳者經例凡列次分別數目一曰二積益增益數曰壹曰再中祭小祭禮殺獻
酌數校少故正酌之外止再度壹度益之也云皆有酌數者賈疏云謂三酒之祭副益等尊皆有
酌器盛酒益尊數者謂多少之數注云酌器所以酌酒也考鄭飲酒兩壺加二勺鄉射兩壺左玄
廷堪云凡酌酒之器曰勺士冠禮注勺尊斗所以酌酒也考鄭飲酒兩壺加二勺鄉射兩壺左玄
酒皆加勺大射方壺膳尊亦云加勺特牲饋食記兩壺加勺士冠禮醴用酒尊亦加勺蓋酒在尊
中必以勺酌之然後實於爵也士冠禮饋食記兩壺加勺士冠禮醴用酒尊亦加勺蓋酒在尊
醴亦用勺也詒讓案此酌即梓人之勺凡斟酒以注之尊斟酒以注之爵皆用勺故說文勺部云
勺挹取也勺以酌酒則亦通謂之酌故楚辭招魂王注云酌酒斗也此三酒與五齊雖有貳不貳
之異而其用勺注尊則同經於酒言酌於齊言器者互文見義也云數量之多少未聞者酌數若
士昏禮酌玄酒三屬于尊之類梓人云勺一升即其容量而鄭云未聞者謂初注尊及後貳益酌
數量數皆未聞酒言數齊言量亦互文也鄭司農云三貳三益副之也者說文貝部云貳副益也
王制七十貳膳注云貳副也文選張衡西京賦膳夫馳騎察貳廉密薛綜注云貳為兼重也賈疏

云先鄭之意注酒於尊中為副子春後鄭亦與之同案賈說是也杜及二鄭並以加益訓貳副貳
義亦同也其備加益亦別有尊故易坎六四云樽酒簋二李鼎祚集解引虞翻云貳副也禮有副
樽虞所說副樽即備加益之尊韓詩外傳范昭謂齊景公曰願君之俸樽以為壽俸尊亦即副尊
也然此經三貳再貳壹貳自是就正尊加益之數與副尊不相涉也云大祭天地者肆師立大祀
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幣立小祀用牲先鄭彼注云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已下
依彼注義則先鄭謂天神亦分三等此天地在大祭中則專指圜丘方丘南北郊及五帝而言非
謂天神並為大祭也後鄭說同通典吉禮引崔靈恩說圜丘用五齊餘威帝迎氣神州等並自體
齊而下四齊而已案依崔說則唯圜丘備八尊與大禘同其南北郊迎氣等並與大禘同不得備
八尊為異也崔無說當亦同圜丘備八尊蓋二三與大禘尊數相等二郊與大禘尊數亦相等但無
二祭為異也云中祭宗廟者先鄭意宗廟人鬼先王先公並為中祭後鄭則以先王為大祭先公
為中祭與先鄭異云小祭五祀者大宗伯地祇之五祀也後鄭說亦同云齊酒不貳為尊者賈杜
敢副益也者齊酒尸所飲主於尊神故尚質不副益也賈疏云以其主獻尸所用少故不副益杜
子春云齊酒不貳謂五齊以祭不益也其三酒人所飲者益也者說亦與先鄭同三酒人所飲主
於文故有三益再益一益之差引弟子職曰周旋而貳唯嘽之視者謂貳為副益之義漢書藝文
志弟子職一篇在孝經家今在管子第五十九篇彼文云左執虛豆右執琖匕周還而貳唯嘽之
視同嘽以齒周則有始尹知章注云貳謂再益食盡曰嘽周還此引作周旋字通彼文本以益食
為貳與此經益酒為貳義同賈疏謂彼周旋而貳亦為副益酒尊失之云云謂大祭者王服大裘
袞冕所祭也者賈疏云已下至立冕所祭並據司服六冕差之冕服有六天地宗廟各有三等故
以六冕配之按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祀先王則袞冕祭地亦用大
裘是天地宗廟皆有大祭一也云中祭者王服鷩冕毳冕所祭也者賈疏云案司服先公則鷩冕
四望山川則毳冕是地與宗廟次祭二也但天之次祀不見衣服者日月是天之次祀以其大報
天主日配以月服大裘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兼服玄冕故天之次祀中不見衣服語讓案後鄭肆
師注以大祀為天地宗廟中祀為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則大祀有先公中祀有社稷五祀而
無先公並與此注義異金鶚據彼注糾此云鄭既以宗廟為大祭鷩冕以享先公獨非宗廟之祭

乎何先王以驚冕所祭為中祭也吳廷華亦云先王先公之祭其禮原無隆殺其分衰冕驚冕者不
過視先王先公之服以為服所謂不敢以己之尊服臨先公非以此為中祭也蓋先公之祭若在
親廟之中則與先王之祭何別若在禘祫則尤為大祭況據中庸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是希
冕之祭於先王也案金吳說是也禮器注謂祭先公七獻亦未瑋詳司尊彝疏云小祭者王服希
並依經作希不改字賈疏云希本又作絺案作絺者依司服注讀改非鄭之舊司服弁師注說希冕
雖不言風師雨師等之屬中兼之也惟見天地小祭不見宗廟小祭者馬融以為宗廟小祭謂祭
傷是也祭傷之時或可亦用玄冕若然則禮器云一獻實謂祭羣小祀當玄冕一獻文謂祭社稷
五祀當希冕五獻祭謂祭四望山川當絺冕七獻神謂祭先公當驚冕雖不言九獻下云大饗其
王事與大饗謂祭先王為九獻當絺冕禮器下文云大饗不足以為大旅大旅當大裘據此一獻
至九獻以此獻數約之故六服差為三按司服四望山川服絺冕五獻社稷服希冕三獻社稷在
山川下按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而社稷在五嶽上者五嶽與土地異形若畿外諸侯
人雖微猶敘諸侯之上按王制宗廟之牛角握國語山川之牛角尺社稷尊於五嶽者彼自從國
中之神莫貴於社故與宗廟同角握語讓案小司徒鄭注並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則謂
小祭惟據玄冕祭不兼希冕祭又肆師小祀後鄭注以為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則又謂
有山川無社稷五祀義並與此注異吳廷華云司服明云祭羣小祀則玄冕是小祭只有玄冕若
希冕則在羣小祀之上也鄭以希冕玄冕俱為小祭與司服經悖案吳說是也金鶚說亦同然鄭
一此注及肆師注所定祭祀差次岐注殊甚今亦無以實其是否詳肆師及大司樂疏云三貳再貳
者釋文云醜本亦作絺案禮運作醜釋文或本作絺者疑依上經文改絺醜字同司尊彝注亦引
此文釋之作絺與此別本同鄭禮運注云案讀為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字雖異與益盞與沈
盞同物也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也案禮運此文謂齊酒等所陳位次此引之者欲證三酒卑在

堂下也凡齊酒陳位詳司尊彝疏云澄酒是三酒也者此專釋酒字不釋澄也其澄自如禮運注說與沈齊同物禮運疏云此注澄是沈齊案酒正注澄酒是三酒二注不同故趙商疑而致問鄭

禮運注云此本不誤轉寫益澄字耳如鄭所答是轉寫酒正之文誤益澄字當云酒三酒也則是與禮運注同然案坊記云醴酒在室醴酒在堂澄酒在下注又以澄為清酒田瓊疑而致問鄭答之

云禮運云醴醴醴各是一物皆不言酒故推其意澄為沈齊酒為三酒坊記云醴也醴也澄也皆言酒故因注云澄酒清酒也其實沈齊也如鄭此言坊記所云醴酒醴酒五齊亦言酒則澄酒也

是沈齊也是五者最清故云澄酒非為三酒之中清酒也是與禮運不異也賈疏亦云案鄭志趙商問禮運注澄是沈齊今此注澄酒是三酒何鄭答今解可去澄字若然鄭本於此注時直云酒

是三酒無澄字有澄字者誤當云酒是三酒段玉裁云按鄭作注時謂澄酒之酒字是三酒以別於上文文酒之酒字趙商不善讀鄭答語蓋忘其有澄字之意矣而賈徑云本無澄字有者誤也

是賈誤矣云益之者以飲諸臣者與子春說同賈疏云案司尊彝云皆有疊諸臣之所酢是飲諸臣也云若今常滿尊也者據漢法為況蓋亦常副益之使酌之不麓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山

品者不尚味調齊器而酒苦貴多品謂酒三而齊五也郊特牲云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尚味而貴多品者不尚味調齊器而酒苦貴多品謂酒三而齊五也郊特牲云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尚味而貴多

常羹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彼其賓客之禮酒其后的致飲于主籩豆言鄭以祭祀用五齊義與彼相類故約彼文為說

賓客之禮醫醴皆使其上奉之禮酒王所致酒也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養糟醫醴不洩

屈也亦因以少為貴疏酒共賓客之禮酒者以下皆致朝聘賓之酒也禮酒謂致饗燕之酒凡致士謂酒人漿人奄士酒皆盛於壺其數未聞云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醴糟者此致

飲亦與王致饗燕禮相擬掌客諸侯相朝夫人於侯伯有致饗於上公又兼致饗食亦其比例也據掌客聘禮夫人於朝賓聘使致饗餽有壺酒后亦當同此不言者文略亦共之可知賈疏云醫

醴糟者言致飲之中取二飲以致之云皆使其士奉之於酒正者也酒正奉猶送也江永云酒人漿人與酒正奉之文雖同而所奉則異酒人漿人奉之於酒正者也酒正奉之奉之於王朝者也案

江說也內宰致之注云賓客之禮注云諸侯來朝親及女賓之賓客然則后致飲於賓客而

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幣致之則從而以酒往是也賈疏云下酒人云賓客之陳酒彼言酬幣

若致之案賈說是也凡王致賓客之禮有積有飧有饗唯積無致燕之文餘又知非王親饗燕之

非煖饗餼者以彼二禮酒人謂之陳酒與禮酒文別故知為饗燕之酒也鄭又知非王親饗燕之

酒正以下云王之燕飲酒正奉之彼文含有賓客無飲之酒若饗禮更盛於燕儻王親饗則

是陰者明王致饗燕則有酒無飲后致饗燕則有飲無酒互相備也賈疏云酒是陽故王致之飲

此經酒醕也糟即糟之隸變凡醫醕作咸時並汁滓相將亦通謂之糟亦與王同體屈也者賈疏云對

下漿人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清醕醫醕而奉之謂夫人卑於后致三飲醫醕糟上加之以

之禮故屈夫人卑與王不同體得申故加之以清醕也案王國致飲於賓客后少夫人多者養賓

士謂酒人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性是以少為貴則夫人三飲后二飲是因以少為貴云

不言士此經注皆士者為官首當是士但非賢故不言士內小臣是奄而蒞士鄭云異其賢王昭

訓經蓋見酒漿二職於賓客酒皆曰奉與此經奉字合遂以內小臣奄士合酒漿之奄人為此經

又何得止奄五人使酒漿奄人果是士序官何得無士名且使酒漿奄人果不賢故不言士則此經

正一官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據序官大宰注云自大宰至旅于士相副式如其說是一官之中
自有副貳酒正中士正也下士則其副貳也下節王燕飲酒正奉之謂中士四人也此經奉賓客
之禮酒當是下士故曰使其士奉之也若以士為奄士則酒漿宅人無不言士內小臣奄士又非
奉禮酒之職所謂奄士者又安指邪案王吳說是也魏校委兆錫方苞江永蔣載康黃以周說並
同

凡王之燕飲酒其其計酒正奉之
其其計者燕飲酒與膳夫義同亦兼燕賓客及諸臣言之賈疏謂燕王與宰臣燕飲之酒說殊
未核其計者共酒之時并具計筭奉之云酒正奉之者此燕飲酒王親與故酒正自奉之異於致
賓客之禮酒使其士奉之也注云其其計者獻酬多少度當足也者計謂其於釐著於秩籍者
凡燕飲酒主人進賓之酒謂之獻賓親主人之酒謂之酌主人先飲以勸賓之酒謂之酬正獻既
畢之酒謂之旅酬旅酬既畢之酒謂之無算爵其多少者計數量共之當是也云故書酒正無酒
字鄭司農云正奉之酒正奉之也者先鄭依故書無酒字則官名未著故特釋之彼鄭則以故書

今書義並通而有酒字文尤詳備故下從故書也黃以周云酒人於其賓客之禮酒飲酒漿人於
其夫人政飲於賓客之禮清醴醴槽並曰而奉之不復舉其官為奉者即其官可知也此曰正
奉之對上文共賓客之禮酒及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其酒之數度以醉
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其酒之數度以醉
士庶子饗耆老孤子者此皆於學行之詳外饗說耆老亦通四等之老言之王則孔疏引皇侃云
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則大行人職云士公之禮其饗禮九款是也其性則體薦體
薦則房烝國語云王公立年則有房烝其所云飲即是饗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
之其酌數亦當依命其性折俎亦曰般烝也三是戎狄之君使來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也其來聘

賤故王不親饗之但以性全體委與之是也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辨為度故酒正云凡
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其酒無酌數又云饗致仕之老則常用正饗之禮以其有賢德者不
可以喪禮時之老與饗無期文未知然否但致仕之老尊卑命數不同死事之老或無爵秩雖用
老與死事之老與饗無期文未知然否但致仕之老尊卑命數不同死事之老或無爵秩雖用

房蒸殺注云要以醉為度者不能依命數則亦當無酌數皇說與經義自不掌酒之賜頒皆有灑

注也注云要以醉為度者不能依命數則亦當無酌數皇說與經義自不掌酒之賜頒皆有灑

以行之之法尊卑賜酒之賜頒者謂王賜頒諸臣及宿衛士庶子等之酒賜謂身賜頒謂常

賦賜是也注云法尊卑之差者此亦法用今字也以爵秩之尊卑為賜頒之差故必與法式相

也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鄭司農云有秩酒者給事中予之酒秩常也常受酒者國語曰

告存九十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者小宰八成云聽取予以書契注云書契謂出予受入

以授其人至其人來取酒又案觀書契而後依數授之賈疏謂酒正授飲者酒書之多少以為契

要而與之是授酒之時復與以書契非經義也注鄭司農云有秩酒者給事中予之酒者賈疏

云司農之意謂在朝羣臣親近於王總名給事中王常以酒與之詒讓案給事中謂給事王宮中

官吏亦官世婦注云女官刑女給官中事者晏子春秋外篇云雍札參筆給事官殿中並與此義

同漢書有官公卿表有給事中加官與此異云秩常也常受酒者秩常賈疏文鄉師注同

引國語曰至於今秩之者楚語云闕且延語其弟曰昔國子女三舍舍尹無一日之積衣王聞子

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於今尹秩之草注亦訓秩為常

也此引無合尹二字者先鄭所刪彼秩謂脯糗不云有酒先鄭引之證常秩之義耳云玄謂所秩

小宰聽之

出謂授酒材及用酒之多少也受用酒者疏日入其成者以下正酒府之成要所

有秩秩者鄭彼注云不俟朝君揖則退月告存每月致膳日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

旬終則令正日成蓋酒人每日計用酒之多少著之簿書至決旬則總計十日之成言之酒正受而聽之也云月入其要者賈疏云謂酒正得酒人日計文書日計其月要至月盡以月計文書入於小宰云小宰聽之者小宰云聽出入以要會是也賈疏云小宰將酒正文書聽斷之知其得失注云出謂授酒材者賈疏云謂授酒人以其材酒正職首所言者是也云及用酒之多少也者賈疏云謂若共五齊三酒以下是也云受用酒者日言其計於酒正者日計每日計之其事輕數少不必言於小宰故知酒人受酒材及用酒之有司各言其計於酒正也云酒正月盡言於小宰者酒正總計一月授用酒之數為月要而言之小宰故小宰云月終則以官歲終則會唯王府之敝受羣吏之要彼不云受日成是小宰唯聽月要日成則酒正自聽之也

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誅賞作酒之善惡者
疏
歲終則會者此正酒府之歲會亦官成也亦其酒與膳異膳羞食之正則世子亦不會膳禽食之加世子會之酒亦為加故亦會之云以酒式誅賞者此酒正之官計也式即上文灋式凡所作之酒如式者為善不如式者為惡亦當言於大宰小宰而誅賞之注云誅賞作酒之善惡者謂計致酒人等所作之善惡即上注所謂功沽是也

周禮正義卷十

瑞安孫詒讓學

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其奉之以役世婦

世婦謂宮卿之官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酒人共酒因留與其奚爲世婦役

亦官

疏

謂祭祀則其奉之以役世婦者謂共具齊酒又親奉致之世婦遂共其役也注云世婦

二世婦內外異而職掌略同祭祀皆掌饌具則此世婦不專指春官宮卿明矣縫人職云掌王宮

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是亦奄官得爲內嬪婦役之例鄭賈說未暇互詳敘官疏云掌女宮之宿

戒及祭祀比其具者亦春官世婦職文引之者明彼具內含有五齊三酒又掌宿戒故有役使之

事也云酒人共酒因留與其奚爲世婦役者賈疏云酒人以奚送酒至世婦因爲世婦所役使詒

讓案敘官酒人有奚三百人人數衆多故此官率領之留爲世婦役不言女酒者女酒掌爲酒不

掌其送饋具之事也云亦官者聯黃丕烈校改連是也舊本並誤詳大宰疏賈疏云即小宰云

祭祀之聯 其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 酒正使之也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之酒此謂給賓

幣侑幣致之則 **疏** 注云酒正使之也者賈疏云酒正云其賓客之禮酒使其士奉之此經亦

從而以酒往 人也彼不言飲酒者禮酒中可以兼之矣吳廷華云酒正言士奉之此經亦

言奉者蓋謂酒人奉於酒正而酒正之士奉於賓客疏仍主酒正注奄士說非也案吳說是也黃

以周說同互詳酒正疏云禮酒饗燕之酒者此謂三酒也凡饗燕獻酬用之王於賓客饗食燕通

謂之禮故覲禮云饗禮乃歸但此及酒正之禮酒並謂致之客館者故酒正注又云王所致酒也

云飲酒食之酒者賈疏云謂食時有酒者曲禮云酒漿處右則此非獻酬酒是醑口之酒也詒讓

案此謂四飲之醑清也公食大夫禮云飲酒漿飲俟于東房注云飲酒清酒也飲酒先言飲明非

獻酬之酒也蓋食禮無獻酬唯有醑口故別謂之飲酒公食注清酒賈疏謂即三酒之清酒吳

廷華循寅亮黃以周謂當為四飲之清是也此四飲兼人六飲並無三酒云此謂給賓客之稍者猶驥人共六飲云其賓客之稍禮別於下陳酒為致饗餼也掌客云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注云

稍人稟也聘禮記注亦以稍為稟食此下注謂不親饗食歸幣之酒則與稟食別而云稍者以其歸於客館有似稟食亦得通稱稍故賈疏云此禮酒飲酒據言王若不親燕飲食則使人致之於

致之者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賓客之稍云王不親饗燕不親食而使各以其爵以酬幣有幣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必致之不廢其禮也致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也酬幣禮酬

賓勸酒之幣也又公食大夫禮云賓三飯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注云侑猶勸也主國若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用深安賓也賈

疏云彼雖無致燕注案鹿鳴燕羣臣嘉賓有實幣帛則致燕亦以酬幣致之與饗同各以其爵者則諸侯來朝遣三公致饗卿大夫致饗燕以酬幣致食以侑幣案賈說是也聘禮公子

亦無不親燕致幣之文此天子待來朝諸侯據掌客上公三饗三食三燕諸文下總云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是燕有常數與饗食同則不親燕亦有致幣可知故鄭賈並言燕也賈掌客疏謂燕

禮襲不酌蓋不致幣聘禮疏亦謂天子諸侯燕皆無酬幣與此疏說自相抵牾不足據胡承瑛云周語言先王之燕體解節折而其飲食之於是乎折組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則燕亦未嘗

不用酬幣也案胡說本陳祥道是也詩小雅鹿鳴孔疏亦謂燕當有幣今燕禮不言者文略互詳掌客疏又案鄭知此禮非王親饗燕食之酒者以酒正饗士庶子者老等皆共其酒則三饗賓

客亦當酒人從酒正共之不當直使酒人共之也云則從而以酒往者賈疏云凡事其酒而入謂酒人以酒使人往客館授與賓客案此當謂奉之於酒正鄭賈說亦誤

于酒府 入于酒正之府者是王疏注云入于酒正之府者是王燕飲之酒正當奉之者于注燕飲之酒正當奉之

王于酒正之府惠士奇云宰夫職云府掌官契以治藏酒正職云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酒正入

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成要即書契府寶掌而藏之酒正府二人酒人漿人無府故酒人共五
三酒漿人共六飲皆曰入于酒府謂入於酒正之府日入其成月入其要也案惠說是也酒人共

然亦兼入書契以備成要惠說足補注義凡祭祀共酒以往不言奉疏注云不言奉小祭祀

共奉之謂大祭次祭此不言奉謂小祭祀王希冕玄冕所祭者故云共酒以往論議案大賓客

之陳酒亦如之謂若歸饗餼之酒亦自疏注云謂若歸饗餼之酒者賈疏云謂上公饗餼九

禾等並歸於客館彼八壺設於西序北上天子致禮於諸侯亦當陳於西序故云賓客之陳酒經

直云賓客陳酒不拾斥言饗餼鄭不敢正言故言若饗餼之酒案聘禮歸饗餼堂上八壺設于西

序北上二以並南陳西夾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又東夾亦六壺東上西陳即鄭所據也賈唯舉

伯壺三十有二子男壺二十有四此陳酒內當亦含致餼鄭不言者文不具也云亦自有奉之者

卿草弁歸饗餼等之時亦使人以此酒從往致之

漿人掌其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醢入于酒府

王之六飲亦酒正當奉之醴醢也鄭司

水涼者無厚薄之齊疏掌其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醢者此與膳夫為官膳也六飲自水外並

醢彼酒蓋即此醫無涼者涼依先鄭說則咳於酒依後鄭說則咳於醢漿故略之也漿醫醢並詳

飲亦酒正奉之云醴醢清也者據肉則醴本有清糟二種酒正四飲一曰清膳夫又云六清此六

飲之禮不言清以酒正例之則此禮亦謂醴之清者可知故云醴清也賈疏謂此禮是不泔者

未達鄭謂鄭司農云涼以水和酒也者說文水部云涼薄也以水和酒則味薄黃以周云醴為醇

酒涼為薄酒先鄭義如此論議案依郊特牲及司尊彝文惟明水說齊與凡酒脩酌祭祀之酒有

以水和若常人所飲不當以水和酒故後鄭不從云玄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者賈疏釋器

云醴漿也呂乘云說文酉部云醴雜味也則醴為正字故膳夫六清注作醴涼乃假借字王聘

珍云釋名釋飲食云寒粥末稻米投寒水中育有熱也糗餼也飯而磨散之使細碎也詒讓案糗

與飯為二物凡以米乾熬之謂之糗稊水黍炊之謂之飯糗糗水謂先熬炊諸米而更和以水

所為糗糗詳人疏又以諸和水亦謂之涼內則諸飲有醴及醴部彼注云醴梅漿濫以諸和水

也以周禮六飲按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閒名諸為濫孔疏云康成以涼與濫是一物則此以諸和水

名桃濫水漢而藏之其味濫然酢也孔賈申鄭並以諸為衆辭或曰桃諸為孔賈之誤是也

但謂審內則注意釀者煮梅取其汁為酢漿即六飲漿之別故云梅漿濫則以乾梅漬水成味故

云以諸和水此與寒粥及糗飯雜水異孔合為一非鄭惜也綜校許鄭諸說為涼本為寒飲故呂

氏春秋節喪篇高注又云以冰置水漿於中為濫是飲本宜寒而涼濫又六飲中之最寒涼者其

味糗和黍物唯意所欲故或以寒粥或糗飯雜水或以諸和水三者雖不同物以其並是寒水糗和

米物故同得涼稱許以糗味話醇義足通該鄭二禮注似歧異而實可互相備也許鄭並以涼為

字或作醴酒居之冰上然後飲之酒寒涼又長味好飲也惠士奇孔賈森並據彼以證涼濫為寒涼

迥異也云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者賈疏云此文六飲并有水涼酒正辨四飲無水涼以

其水則臨時取用涼則至用乃和二者並不須辨辨故言無厚薄之齊其賓客之稍禮稍禮非

詒讓案水涼無厚薄之齊謂非醴釀所成與酒絕異故酒正不辨之也

禮留問王稍所給賓客者疏注云稍禮非饋之禮留問王稍所給賓客者賈疏云謂賓未

間上稍所給賓客之道十日為正行聘禮既訖合歸一旬之後或逢凶變或主人留之不得時反

彼疏請以賓客之稍又謂王不親饗食而致幣以酒從往然則賓禮自致餼饗正禮外凡致飲食於

此謂給賓客之稍又謂王不親饗食而致幣以酒從往然則賓禮自致餼饗正禮外凡致飲食於

稍禮而已其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醴糟而奉之亦酒正使之三物有清有糟夫

者稍也不用疏其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者賈疏云夫人謂三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助王養

豆籩壺即盛酒漿之器也彼夫人為諸侯夫人與此王后下之夫人異而致酒人漿人奄士也故

奉之者黃以周云謂奉之酒正注云亦酒正使之者賈疏云亦謂酒正使酒人漿人奄士也故

酒正云醫醴糟皆使其士奉之彼注士酒人漿人奄士故知亦酒正使之案鄭意酒正使漿人奉

之賓客其說非也酒人漿人之奄士亦不當稱士賈疏酒正注之誤詳酒正酒人疏云三物有清

有糟者明經清糟通醴醫醴三音言之醴有清糟內則所謂重醴彼注云重倍也致飲有醇者有

滓者陪設之也醫即醴醴為醴故亦有清有糟醴為粥清不醴亦有糟者凡滓者為清不滓者其

不體王得備也黃以周云黍醴煮黍為馨其稀而清者謂之醴其厚而有滓者所謂醴糟也云夫人

疏賈疏云案網只為槽設體既涉凡飲其之謂非疏注云謂非食時者謂共渴時之飲非食

而清則不假網則此經清體是也凡飲其之謂非食時者謂共渴時之飲非食

尸食畢而獻之謂之醑士昏禮合卷而醑樂記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執爵而醑此皆用酒

者也士昏特牲少牢漿皆不設公食禮記醑而賓但飲漿弟子纘曰左酒右漿又曰先生已

食畢但飲漿也案孫說甚疑凡六飲全以共飲食時雖有飲以醑然唯用酒漿二物不全共也

上言其王之六飲雖據王舉言之然亦通舉大數不全用也此云凡飲則所合亦甚廣但非王舉

耳而鄭以非食時解之者明此亦具六飲與上同而與食禮唯用酒漿異也公食大夫禮飲酒漿

飲鄭彼注云漿飲先言漿別於六飲也彼漿飲是食時漱口之飲而謂具別於六飲者明不兼餘

四飲也若然此注云非食時謂通共六飲可知矣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正歲季冬火星中而寒暑退凌冰室也三之者為消釋度也故

書正為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讀疏也重文凝俗冰從疑經典通段冰為

掌冰為主冰也政當為正謂夏正三其凌三倍其冰也掌冰者說文云冰凍也冰水堅

久此當從故書及先鄭讀為掌冰政謂主藏冰出冰之政令也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者左傳

隱十年孔疏引干寶云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也案此疑引于氏周禮注義斬冰者檀

弓注云斬伐也大學云伐冰之家伐斬義同謂冰堅須斬伐而取之左昭四年傳申豐說藏冰云

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又云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與人納之隸人藏之蓋此官令山人

縣人等入山谷斬而納之注云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者此後鄭誤從杜以正歲

連讀也月令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已入令告民出五種注云此月日在北陸冰

堅厚之時也孔疏引三統云大寒日在危初度昏昂二度中去日八十度旦心五度中左襄九

年傳云心為大火是十二月大寒且心中即火星中冰盛之時也案左傳申豐曰日在北陸而藏

冰據日遠而言此注云火星中據中星而言則為冬季天象也此經及月令皆十二月斬冰當月即納於凌室詩幽風七月篇則十二月鑿冰正月納之與此納校一月詳彼官及後疏引春秋傳

曰火星中而寒暑退者左昭三年傳晉張趯語引之者證火星中在季冬大寒之時也今本左傳作火中寒暑乃退賈疏引作火中而寒暑乃退又引注云火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在南大寒退

季夏六月黃昏火中暑退案詩幽風禮記禮弓孔疏李善文選閒居賦注引左傳並作火星中而寒暑乃退疑今本左傳有脫字也賈引注說與杜義同而文異蓋據賈服義云凌冰室也者彼官

注同云三者為消釋度也者入春以後氣溫冰漸消釋故計每歲所用冰數三倍納之於冰室之中則雖有消釋之冰不至乏用也云故書正為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者先鄭從

故書讀掌冰政句讀藏冰之政令使人主掌之也政正聲類同詳小宰疏云杜子春讀掌冰為主冰也者謂杜讀掌冰為訓其義則為主冰也云政當為正正謂夏正者段玉裁云此鄭君用

杜說改收為正下屬也政周禮全書言正歲者皆謂寅月言歲終歲十有二月者皆謂丑月凡言歲者皆謂夏正也言歲十有二月則為夏正已顯明不必加正字以混於全書內之謂寅月者司

農從故書掌冰正為長王引之云建寅之月為一歲十二月之長故謂之正歲若建丑之十二月則當謂之歲終何得謂之正歲乎鄭釋小宰正歲命名之義不明其為一歲之長而但以爲得四

時之正於是歲月之名正歲其義不明而夏時十二月遂若皆得四時之正而可以蒙正歲之稱此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之所以誤讀也案段王說是也云三其凌三倍其冰者賈疏云謂應

十石加至四十石即是三倍其冰也阮說為長云春始治鑑鑑如甄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禦應十石者三倍之為三十石案阮說為長云春始治鑑鑑如甄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禦

鑄所成蓋亦真氏為之此官春治之者謂於孟春未出冰時豫備具檢察之慮有屬缺不任用也注云鑑如甄大口者說文金部云鑑大盆也又伍部云鑑小口器也力言云甄鑿也自開而西

小口之器都河汾之間大者謂之甄又云蔡周洛韓鄭之閒謂之甄案甄即甄之別據說文甄蓋為小口器則鑑蓋大口器矣說文以鑑為大盆急就篇顏注云盆斂底而寬上寬上即大口許說蓋

與鄭同呂氏春秋慎勢篇云銘篆著乎壺盤節要篇及墨子節葬篇並作壺盤俗作寶廣韻去聲五十九陷云寶大翁似盆是也司烜氏及考工記攻金之工又有鑿鑿之鑿與此鑿字同而義

別云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禦溫氣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亦夏之時食物得溫氣則易敗於用鑿盛冰置食物於冰上以禦之也玉燭寶典引干寶注云鑿金器盛飲食物以置冰室使不

茹飯也案依干說鑿盛飲食不盛冰與鄭義小異據下云冰鑿則干義非也云春而始治之為二月府獻羔而啓冰者謂啓冰則須用鑿故先一月豫治之也詩豳風七月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

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復賦之左昭四年傳云祭寒而獻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鄭兼用此諸文啓冰在夏正二月後夏頌冰在夏正四月蓋啓後兩月始頌之也

凡外內饗之膳羞饘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見酒醴氣亦失味酒漿凡外內饗之膳羞饘焉者此與外饗內饗為官膳彼二官並於饗人取冰饘酒人饗人也賈疏云謂王后及世子并饗者老孤子之等以下文云祭祀此經直云膳

差明非祭祀也二月之徒皆須饘以盛冰故云饘焉云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者此與酒人饗人為官膳也賈疏云酒謂酒人之酒謂三酒五齊舉酒而言饗人之酒謂六飲舉醴而言亦如之者

亦以饘盛冰注云酒醴見溫氣亦失味者酒醴得溫則酸而失味也楚辭招魂凍飲王注謂饘夏取清醇居之冰上然後飲之酒寒涼又長味好飲也是亦酒用冰取寒不失味之一端云酒漿

外內饗人為官名也祭祀共冰饘賓客共冰使停膳羞以祭共冰饘者謂共冰并共饘

天地社稷及宗廟之等皆共饘云賓客共冰者謂共致之賓客之館也賈疏云謂諸侯來朝王禮之以煖及饗餼直共冰以往無饘也注云不以饘往嫌使停膳羞者冰用饘者為置膳羞其中

久不失味賓客膳羞當共新大喪共夷槃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

者嫌使停宿故不以饘往也大喪共夷槃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

夷于堂皆依尸而為言者也漢禮器制度亦謂三月已後遭大喪則共夷槃及冰舉王喪共

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

亦謂三月已後遭大喪則共夷槃及冰舉王喪共

后世子及三夫人已下小妻亦共之但王及后有夷槃自外當與諸侯已下同大槃等其世婦已

上有冰則與大夫同女御與士同無冰見賜乃有也注云夷之言尸也者喪大記注同夷尸音

近得轉相訓士喪禮注亦云夷槃承尸訓得通也云實冰於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者於

厲公語曰吾一朝而夷三卿是夷尸訓得通也云實冰於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者於

無冰設牀禮第鄭注云造猶內也禮第相簧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製既小

斂先內冰盤中乃設牀於上上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為盤併以盛水耳孔

疏云既斂謂大夫也既斂謂士也皆是死之明日若天子諸侯亦三日而設冰也在製斂之前

也沐喬蔭云喪大記注以製注室中小斂後則偶於堂明此兩處皆先於牀下造冰孔疏誤會注

意士之有冰者禮明於陳襲事之後未浴之前言用夷槃則固在死之本日未至厥明案林說是

於阮元云宋本無者案疏亦無者諸本蓋衍案黃阮校是也此廣證名夷之義既夕禮夷牀鄭注

云朝正極用此牀又士喪禮云士舉男女奉尸夷于堂無用夷衾注云夷之言尸也夷衾覆尸通

之衾也今文僂作夷案夷夷字同喪大記亦作夷是鄭所據也引漢禮器制度者賈疏云叔孫通

前漢時作漢禮器制度多夷之周制故鄭君依而用之也依制度云天子大槃廣八尺長丈二

禮記

願賜則主為之春秋傳曰古者日疏夏頌冰掌事者賈疏云據頌賜羣臣言掌事者謂主此賜

主為之者此亦讀頌為班班賜也見大宰注鄭志引此經亦作班冰大戴禮記夏小正三月頌冰

傳云頌冰也者分冰以接授大夫也彼頌冰在三月與此時異而事則同賈疏云謂二月之時蠅

蟲已生公始用之四月以後暑氣漸盛則賜及羣下引春秋傳者左昭四年傳申豐曰古者日在

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觀面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返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也朝之祿位

實食肉之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杜縉黍以享司憲其出之也挑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

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爽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

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賈疏云爾雅云北陸虛也西陸昂也服氏云火出於夏為三月於

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陸道也北陸言在謂十二月日在危一度西陸朝觀不言在則不在昂謂

二月在婁四度謂春分時奎婁晨見東方而出冰是公始用之今此鄭注引朝觀而出之謂經夏

頌冰則西陸朝觀而出冰羣臣用之若然日體在昂在三月內得為夏頌冰者據三月未之節氣

故證夏頌冰此言夏據得夏之節氣春秋言火出者據周至於七月詩二之日鑿冰三之日納於

凌室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非孫皓問藏之既晚出之又早何鄭荅幽士晚寒故夏正月納冰夏二
月仲春大蕪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是公始用之也案據賈引服說西陸朝
觀謂在二月是月即出冰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是公始用之也云謂夏三月日在昂畢
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是謂西陸朝觀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冰則在三月是
與服小異詩左傳孔疏並引鄭志荅孫皓問云西陸朝觀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冰則在三月是
鄭說西陸朝觀又為四月故引以證此經夏頌冰與二月開冰為二事月令孔疏亦云鄭以為四
月之時日在畢昂之星朝見東方於時出冰以頌賜百官若其初出薦廟時在二月案孔述鄭義
甚析鄭謂立夏昂朝觀東方與夏小正四月昂則見之文正合故左傳疏引劉炫亦從其說賈疏
乃謂鄭據三月末之節氣非也但以左傳文義推之先藏冰後出冰畢賦更在其後彼次不容滯
提若依鄭義則四月出冰三月乃云畢賦於理難通審文校義西陸之名逸咳白虎七宿服說填
鑿不可疑也至申豐云火出而畢賦據昭十七年傳梓慎語釋為夏之名逸咳白虎七宿服說填
當杜則三月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杜意蓋因此經有夏頌冰之文故兼三四兩月為釋據
夏小正三月頌冰之文則服說專指三月得之竊謂頌冰者隨時授用非必盡在一時三月之末

暑氣初生容已有頽冰之事至四月以後暑氣大盛則所頽尤多左傳及夏正據其初頽時言之

故繫之三月此經則據其頽多時言之故繫之夏明自孟夏至季夏一時三月頽冰之事凌人悉

擊之斯乃立文有異於事無悖此經通例凡紀時者皆秋刷新冰玄謂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

據夏正頽冰是夏非春與左傳夏正之文不能強合也秋刷新冰玄謂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

室注云刷清也者爾雅釋詁文郭注云掃刷皆所以為潔清說文刀部云刷刮也又部云

刷除冰室為十二月內新冰之備也云玄謂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室不用先鄭義也

室者後鄭意秋時去內新冰時尚遠故止為清除其室不用先鄭義也

籩人掌四籩之實籩竹器如豆者疏掌四籩之實者此並與鹽人為官也祭祀以籩實乾

籩則二籩郊特牲所謂鼎俎奇而籩豆偶是也注云籩竹器如豆者者論語述而皇疏云竹曰

籩木曰豆豆籩菹醢籩盛果實並容四升柄尺二寸下有跗也案籩與豆形制大同蓋亦有校有

籩但編竹作之為異故爾雅釋器謂之竹豆詳敘官及瓶人疏賈疏云皆面徑尺柄尺亦依漢禮

器制度知之也云其容實皆四升者賈疏云據其籩之所受則曰容據其所實鹽實等則曰實四

升亦約與豆四升同也朝事之饗其實鹽黃白黑形鹽臠鮑魚鱸賈案實也鄭司農云朝

案豆容四升見瓶人職朝事之饗其實鹽黃白黑形鹽臠鮑魚鱸賈案實也鄭司農云朝

云賓客亦如之是賓客與祭祀不異云其實粢白黑形鹽臠鮑魚鱗釋文云禮芳弓反徐又

芳勇反或郎第反嚴可均云郎第从豐聲蓋本或作鱗矣案嚴說也是也然鄭以逢釋禮說文麥部

禮讀若馮則自以諧豐聲為正不當作禮陸所載或音不足據此八籩於四等籩上大夫實尸四

下亦通用之而數有降損不得備用故左傳魯饗周公閱辭白黑形鹽有司徹禮上大夫實尸四

籩則用鹽白黑是也賈疏云八籩者則籩為蒸麥一也實為麻子二也白為熬稻米三也黑為

熬黍米四也形鹽鹽似虎形五也無以魚肉為大饗六也鮑以魚於稻室糗乾之七也購為乾魚

八也注云實稟實也者弓人注同說文艸部云實稟香艸鹿泉實也重文獻葩或从麻賁又水

部云泉麻也此賁即贖之借字爾雅釋草云泉麻實御覽百卉部引吳普本艸云麻子一名水

麻賁賈疏云案喪服云苴經子夏傳云苴麻之有實實是麻之子實也又案疏衰裳齊牡麻經子

夏傳云牡麻者泉麻也則泉麻謂雄麻也若然泉麻無實而解實為泉實者舉其類耳程瑤田云

麻大名也無實者泉有實者苴有實則有實矣北方莢麻三月下種夏至前後牡麻開細碎花色

白而微青苴麻不作花而放物勃與花初胎時相似名之曰實即麻實之穉者牡麻俗呼花麻花色

落後即先拔而漚之剝取其皮是為夏麻苴麻俗呼子麻八九月間子孰則落農人拾取之詩言

九月叔苴叔拾也拾取子畫乃刈漚其皮而剝之是為秋麻牡麻有花無實言實則子見故禮經

煎儻火乾也凡以火而乾五穀之類自山而東齊楚以往謂之熬程瑤田云荀子富國篇午其軍
取其將若撥鹽蓋麥乾煎則質輕撥去之甚易故以為況詒讓案說文火部云熬煎也重文鑿
熬或从麥作蓋即緣熬麥而制字又彌部云鬻熬也鬻方言作炙今俗書作炒古所謂熬即今所
謂炒也春秋繁露祭義篇云夏上尊實尊實體也夏之所初受也又四祭篇云禘者以四月食麥
也董子說夏上禮蓋亦以為熬麥但禮不可實於尊尊疑當作算算字通葛與邊形制同云麻
曰董者以下三者並豸熬為文有司徹內則注並云賈熬案實也云稻曰白者有司徹婦贊者執
白黑以授主婦鄭注云白熬稻左傳禧三十年杜注同劉寶楠云管子地員篇五傑之士其種白
稻是稻稱白也程瑤田謂白當為白稷亦通云黍曰黑者有司徹注云黑熬黍左傳杜注同賈疏
云爾雅有秬黑黍故知黑是黍云築鹽以為虎形謂之形鹽者說文竹部云築搗也釋名釋言語
云築堅實也此謂搗鹽使堅又刻為虎形也云故春秋傳曰鹽虎形者賈疏云左氏僖三十年冬
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歌白黑形非是築剋為之故後鄭不從也詒讓案剋與刻通服說與先鄭
薦五味差嘉穀鹽虎形服云剋形非是築剋為之故後鄭不從也詒讓案剋與刻通服說與先鄭
同呂氏春秋本味篇云大夏之鹽高注云大夏澤名或曰山名在西北鹽形鹽案形鹽即戎鹽御
覽飲食部引涼州異物志說戎鹽土人鑿為虎形殆古之遺制與詳鹽人疏云玄謂以司尊彝之
職參之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者破先鄭之說謂此朝事即司尊彝朝踐之節也彼注云朝
踐謂薦血腥醑醴始行祭事後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此於祭宗廟九獻當三獻之前故
鄭據以為說謂之朝事者祭義云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黷蕪見以蕭光以報氣也
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閒以俠緇加以鬱鬯以報魄也彼注亦云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
謂饋食也孔疏云朝事謂且朝祭事又郊特牲云坐尸於堂注云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於戶西
南面布主席東面時尸薦以籩豆詒讓案祭義以朝事與薦黍稷為二禮與此經以朝事與饋食
並舉同足證朝事即朝踐不當如先鄭清朝進口實之說也賈疏云祭宗廟無血鄭云薦血腥者
鄭注論語亦云禘祭之禮自血腥始皆謂毛以告純血以告殺是為告殺時有血與朝踐薦血腥同
節故連言血耳非謂祭血也案禮器孔疏引熊氏說同即賈所本孔氏駁之云案詩小雅論宗廟之
者謂肉非謂如別薦血也案禮器孔疏引熊氏說同即賈所本孔氏駁之云案詩小雅論宗廟之

祭云執其鬻刀以啓其毛取其血骨刺是有用血之明文也熊氏云無血其義非也孔又引皇氏云郊則先設血也後設腥與燔敦大饗之時血與腥同時俱薦當朝事迎尸於戶外薦血腥也雖

在大饗爲主其宗廟之祭皆然也案皇孔說是也郊特牲說宗廟之祭明云血祭盛氣也孔疏謂在堂上制祭後又薦血腥時是血與腥同薦也互詳司尊犖大祝疏云形鹽鹽之似虎者者鹽人

注同賈疏云以爲自然似虎形此破先鄭築鹽爲虎形也案左傳杜注云形鹽鹽形象虎依後鄭義云臘生魚爲大饗者禮人注云臘者魚之反復有司徹尸俎五魚侑主人皆一魚皆加臘祭

于其上鄭彼注云無制魚時制其腹以爲大饗也可用祭也案凡獸肉大饗獸謂之大魚謂之無通而言之獸肉亦得謂之無故內饗注云臘膳肉大饗此無鮑魚鱸並據魚言故知即臘生魚爲

大饗也內饗暗人臘肝爲獸肉別也云鮑者於稻室中煨乾之出於江淮也者釋文云稻本又作燔秦燔即燹之省稻俗字也說文火部云燹以火乾肉重文燹燹文不省廣韻二十四職云燹稻

同又乾釋文作幹云又作乾阮元云賈疏本亦作乾經乾頤字作乾陸本作幹殆非案阮校是也漢書顏注引並與今本同方言說火乾五穀云關西隴冀以往謂之燹秦晉之閒或謂之燹燹

以字同糗聚音義亦相近蓋稻煨並爲熬穀引申爲凡以火乾物之通稱謂於稻魚肉之室內爲火埋藏掩使腐臭也史記貨殖傳鮑千石鮑千鈞裴綱集解引徐廣云鮑魚也素隱引聲類韻集

云破鮑不相離謂之鮑完漬云鮑正義云謂破開中頭尾不相離爲鮑謂之鮑開者也漢書貨殖傳鮑注云鮑脾魚也即今不著鹽而乾者也鮑今之遇魚也鄭康成以爲鮑於燔室中乾之非也

不臭也急就篇注亦云鮑亦海魚加之以鹽而不乾者也案據許劉諸說則鮑爲鮑魚之未乾者與鄭說異張守節注以鮑爲破開中頭尾不相離則與聲類韻集完漬義亦異皆未知孰是惠士奇

云史記鮑千石鮑千鈞鮑即鮑禮篇云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太子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皆乾案惠說近是又賈子新書禮篇云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太子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

禮鮑魚不登於俎案禮魚俎皆用生魚不用鮑鱸賈子所說蓋謂鮑魚不登於正俎非不實於籩與此經義不相核也云鱸者析乾之出東海者乾釋文亦作幹庖人先鄭注云鱸乾魚案鱸蓋與

與此經義不相核也云鱸者析乾之出東海者乾釋文亦作幹庖人先鄭注云鱸乾魚案鱸蓋與

鮑同惟以顯析其體為異莊子外物篇說任公子得大魚鱉而暗之即析乾之義續漢書郡國志東海郡屬徐州云王者儲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空也者謂鮑魚鱉腥乾兼備也近者可

以生致故用腥而為膳遠者不能生致故乾之以備物而為鮑鱉是各因其空也云今河間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逢者續漢郡國志河間郡屬冀州說文麥部云麩麥也讀若馮段玉裁云此

鄭以方言證司農義也說文讀若馮馮與逢音正同許時馮字已同今馮姓之音矣程瑤田云說文熬乾煎也養膏也鄭從司農說熬麥曰麩又曰養種麥與說文所謂麩麥者蓋同然則熬養

通也鄭舉漢法之途以況籩實知其所謂養者非麥粥也又云種疑或為種陸之種宿麥也或為麥之譌案程說近是段玉裁說亦同葛洪西京雜記九月九日正月上辰並食蓬餌逢逢音

義同讀釋文音直龍反正讀為內宰種陸之種程說與陸音合或說則讀為種本草陶注云穉即宿麥亦謂種麥此即或說所本宿麥為秋冬種大小麥之通名穉則大麥之別種也楊偉荀子注

引此注亦作種麥云據鄭之說禮麥之牙藥也是讀穉為種子之種穉種古今字則當音章勇反矣今攷此經注麥麻稊黍四穀並乾熬則麥不宜獨為牙藥楊說雖或隋唐舊義然鄭意必不如

是也又養麥宋本賈疏述注作灸麥阮元謂灸當作灸賈所據注蓋本作灸種麥案說文亦作養麥則賈引非也御覽飲食部引束皙餅賦云朝事之籩養麥為禮注蓋本從許及後鄭說云燕人脰魚

方寸切其腴以噴所貴也者各本並無也字今從嘉靖本說文肉部云脰細切肉也腴腹下肥也有司徹注謂應為列魚割腹為大樹是應正是牒魚腹下脰故引漢時燕俗語為證也饋

食之籩其實粟與桃乾稊稊實

饋食也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大夫士祭禮也

乾梅也有桃諸梅請是疏饋食之籩者此宗廟之祭第二次所薦之籩也賈疏云此謂朝踐薦其乾者稊似栗而小疏腥後堂上更體其犬豕牛羊烹孰之時后薦謂之饋食之籩也云其

實粟與桃乾稊稊實者賈疏云其八籩者粟一也栗二也桃三也乾稊謂乾梅四也稊實五也其於八籩仍少三案乾稊既為乾梅經中桃是濕桃既有濕桃乾梅明別有乾桃則注引內則桃諸

鄭云是其乾者既有濕桃明有濕梅可知以乾桃濕梅二者添五者為七籩案桃梅既並有乾濕則稊中亦宜有乾濕復取一添前為八也必知此五者之中有八者案儀禮特牲少牢士二籩二

豆大夫四簋四豆諸侯六天子八人饋食之豆有八此饋食之簋言六不類又上文朝事

安生說此經云乾菹之中有桃諸梅諸則為六物實六簋也案熊說與賈不同蓋謂桃兼乾濕而

故鄭注云有桃諸梅諸明以乾菹為梅諸桃為桃諸猶恐人誤為溼物故注又云是祭主四時

與桃梅溼者不能時有亦不能同時並有如菹梅以五月菹桃以六月劉棻以八月若簋實用溼

臨謂經棗下脫稊栗下脫脯然亦止七籩孫希旦又據曲禮婦人挈脯脩棗栗棗根皆籩實議補

棗栗棗榛不用桃內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鄭注謂人君燕食之庶羞非用於祭也孔子

對曰黍祭先王為上盛果菹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饋食為祭之盛禮則其籩不用桃

而食禮有豆無籩饋食用食禮故籩不必如豆數案黃氏議說籩數與熊說同而數小異但以禮

禮主婦致饗于主人皆二籩二豆少半禮實尸用四豆四籩它小禮用脯醢者則皆一豆一籩是

熊為乾梅而又兼舉桃諸則鄭本實有桃字必非後人妄增韓子謂桃不入廟疑專指生桃言之

栗配饋食二豆是也而既夕禮大遺奠四豆脾析醢醢下大夫不實尸以棗栗栗脯配生醢醢再

道醢朝事四豆則變禮也若然以禮例推之則饋食之簋容有糗脯等故說似尚可通但經文闕

略眾釋紛倍未敢配定謹備著之以埃商禮注云饋食薦孰也者孰古熟字特牲饋食禮注云

祭祀自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又大宗伯以饋食享先王注云言饋食者若有黍稷司尊彝
秋膏冬烝其饋獻用兩壺曾注云饋獻謂薦執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是在九獻第五獻之前
禮薦牲饋食之時后薦此豆籩也詳膳夫疏云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士祭禮也者儀
禮第十六目錄云諸侯大夫士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羊豕曰少牢賈特牲疏云曲禮大夫祭以索
牛十以羊豕彼天子諸侯大夫士也此儀禮特牲少牢故知是諸侯大夫士也案鄭以天子諸侯祭禮
亡故故舉諸侯大夫士禮之存者為說也云不薦血腥而自薦孰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者
賈疏云若天子諸侯則有室中二禩堂上朝踐薦血腥之禮大夫則無此二者而自薦孰始天子
諸侯大夫士雖同名饋食仍有少別何者天子諸侯尸食前仍有饋獻以此為異耳云乾菹乾獸後尸
入室食乃獸大夫士則饋孰與黍稷為陰厭陰厭前無饋獻以此為異耳云乾菹乾獸後尸
云說文神部云菹乾梅之屬引周禮曰饋食之籩其實乾菹後漢長沙王始菹作之云有桃諸梅
齊民要術引廣志曰蜀名梅為菹大如雁子梅杏皆可以為油脯黃梅以熟菹作之云有桃諸梅
諸是其乾者者內則載國言之燕食有此二者引以證菹有乾桃也孔疏云王肅云諸菹也謂
桃菹梅菹即今之藏桃藏梅也欲藏之時必先稍乾之故周禮謂之乾菹詒讓案凡乾梅乾桃皆
菹而暴之大載禮記夏小正云五月菹梅六月黃桃傳並云菹以為豆實也菹豆通稱釋名釋飲
食云桃諸藏桃也諸儲也藏以為儲待給冬月用之也云榛似栗而小者榛即栗之借字說文木
部云栗與實如小栗春秋傳曰女摯不過栗詩邶風定之方中孔疏引陸璣疏云榛栗屬有兩
種其一種之皮葉皆如栗其子小形似栗子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也其一種枝葉如木蓼
生高丈餘作胡桃味遼東上黨皆饒又云桂陽有栗栗加籩之實黍稷栗臬脯黍稷栗臬脯
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重言者以四物為八籩疏加籩之實者此宗廟之祭正獻之後所
黍稷也亞雞頭也栗與饋食同鄭司農云藟栗脯脩疏差之籩也注云加籩謂尸既食后亞
獻尸所加之籩者謂在九獻第六獻之後尸十五飯畢時司尊捧注云尸卒食王酌之后酌亞獻
內宗薦加豆籩是也賈疏云案春官內宗云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以其內宗所薦明主於后

禮十

又見特牲主婦獻尸云宗婦執兩簋於戶外主婦受設於敦南主人獻尸之時不見有設簋之事

讓案加籩之薦與加爵相因故內宗注釋加豆籩為加爵之豆籩是也攷左傳信二十二年云楚

子入享於鄭九獻加籩豆六品又昭六年云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

小國之事大國也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臣下勿堪據左傳說則饗禮亦有加籩豆然在九獻

三獻之外而鄭此注及內宰司尊彝注並以九獻第八獻九獻為加爵加豆籩即薦於彼時則以

加爵為在正獻之內禮運孔疏引崔靈恩則云尸十五飯後王賚尸為七獻后賚尸為八獻諸侯

為賓者獻尸為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孔氏又云案特牲有三加是天子以下加爵之數依尊

卑不祗三加也故特牲三加爵別有嗣子舉奠文王世子諸侯謂之上嗣舉奠亦當然陳祥道申

崔義云籩人醢人言朝事饋食之籩豆則朝踐饋獻之籩豆也言加籩加豆則加爵之籩豆也特

牲禮主人主婦既醢尸然後長兄弟乘賓長為加爵則加爵不施於亞獻之節鄭說誤案崔陳謂

加爵在正獻之外是也薛季宣鄭鏗說同江永金榜亦謂薦加豆籩當在九獻後諸臣獻尸時不

在八獻后亞王爵尸時並足正鄭賈之誤互詳內宰司尊彝內宗疏云重言之者以四物為八籩

者四物物各二籩合成八籩嫌物各一籩故重言之云蒞芟也者說文艸部云蒞芟也楚謂之芟

秦謂之解芟爾雅釋艸蒞芟也楚謂之蒞芟也楚謂之芟芟也楚謂之芟芟也楚謂之芟芟也楚謂之芟芟也

賈正祭之日設二羞於尸祝及王后之說云王不獻祝尸及賓客也案孔意疑亦與賈同任啓運

任謂王不獻祝是也賈鬱人疏亦謂天子無獻祝及於食之事此疏與彼疏蓋自相抵牾至王禮

祭日九獻之後王后自有交致爵之禮故鄭司几筵注云后諸臣致爵乃設席則賈謂正祭有設

則進羞籩羞豆於尸及王后以至長兄弟等為加爵則進加籩羞豆經先加籩羞後王后交致爵

輕於加籩故文不次耳王禮經注雖開略不備而依大夫士禮推致之尚可得其端緒也云故書

賚作茨者徐養原云茨為資之假借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者說文米部云糗熬米麥也案

米蓋謂稻米程瑤田云陳藏器曰糗一名道和水服之河東人以麥為之麤者為乾糗糧東人以

稷米為之炒乾磨成也釋名釋飲食云糗也飯而磨之使細碎是也然則糗有搗粉者有未搗

粉者籩實之禮賈白黑國語設糗一筐以羞于文其糗之未搗粉者與既夕篇之四簋糗栗脯

直呼糗餌為糗則已搗之糗粉於餌者也左傳陳轅頗出奔鄭道渴其族輒進稻醴梁糗暇脩

焉社注糗乾飯也公羊傳魯昭公走之齊高子執簞食與四臠脯園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

外餽糗未就敢致糗於從者何休注糗也左傳之梁糗公羊之簞食曰致糗蓋皆謂飯為糗也

今人炊飯令汁乾亦謂之乾飯然則糗之義本寬也其已搗粉之糗可和水而服之者若今北方
之麪茶南方之麪糖皆其類也其未搗粉而亦可和水者則鄭注六飲之涼云今寒粥若糗飯糗
水是也其已搗粉亦可餅而食之若玉篇以糗麥為糗廣韻以為餅是也合諸言糗者而觀之糗
之為言氣也米麥火乾之乃有香氣故謂之糗說文熬米麥之訓最為得解無論搗與未搗也案
程說是也內則注云糗搗熬穀也書費誓孔疏云糗謂熬米麥使熟又搗之以為粉也蓋凡乾熬
稻梁黍麥豆內諸穀通謂之糗先鄭云熬大豆與米後鄭云熬穀許云熬米麥其義一也惟糗有搗
與未搗兩種先鄭釋糗為熬豆米以別於粉之為豆屑則謂此糗為熬而未搗者粉餌以搗為宜
故後鄭不從云粉豆屑也者釋名釋首飾云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此豆屑亦謂磨粉豆為粉知
餅之也者釋名釋飲食云資漬也烝燥屑使相潤漬餅之也餅并也溲麪使相合并也劉說資與

先鄭同謂乾黍米屑不和水其為餅餌者黍氣潤漬所成後鄭則直謂和水為餅與先鄭異也云

也楚辭招魂云桓叔蜜餌王注云言以蜜和米麪煎作餅或从食耳聲食部云資稻黍米之餌也云合

或餅之如麪餅資也火部云蒸火氣上行也蒸即黍之段字段玉裁云許說與鄭不同謂以稷米蒸

也粉餅則傳之以熬米麥之乾者故曰糗餌資則傳之以大豆之粉米部曰粉傅面者也許不言

何粉大鄭云豆屑是也詒讓案依許書則米屑所為曰餌麥屑所為曰餅不屑之米所為曰資急

就篇顏注云洩麪而蒸熟之則為餅洩而蒸熟之則為餌列子力命篇張湛注云案稻餅也味

類乾米不碎說並與許同據鄭說則餌用乾粉合黍之則為餌水洩為餅不乾蒸二者同用粉不用

米惟以黍不蒸為異與許說不同餌資散文亦通故方言云餌謂之糕或謂之資是也又初學記

歲時部陳元龍歲時廣記引干實注云糗餌者豆末和屑米而黍之加以棗豆之味即今餌餠也

案干說蓋謂搗豆為末以粉米屑之上合黍之又加以棗豆之味徐堅所引說以糗為豆末糗

承事物紀原飲食部引干注作糗餅者或屑而蒸之以棗豆之味同食亦誤干說以糗為豆末糗

為屑米黍之並與後鄭同其用棗者以助餌之甘蓋據晉時作黍餅法齊民要術有作糗米棗糗

法亦略相類餌餠者玉篇食部云蜀人呼蒸餅為餠類篇食部云餠丸餌也云餠者搗粉熬大豆

者謂取大豆熬之以豆糗粉餌云為餌資之黏著以粉之耳者釋名釋飲食云餌而也相黏而也竟

豫曰滂泱就形名之也是餌資潤漬皆易黏著故以豆屑粉之使分散也云餌言糗資

言粉互相足者賈疏云餌言糗謂熬之亦粉之資言粉搗之亦糗之故言互相足也

其其糗薦羞之實 薦羞皆進也未食未飲 凡祭祀其糗薦羞之實者賈疏云謂四時禘

饋食之籩是也詒讓案此謂先設之正饌也宰夫注云薦脯醢也朝踐饋食之豆籩及脯醢皆為

正饌此與宰夫注各舉一隅為釋詳彼疏云既食既飲曰羞者宰夫注云羞庶羞內羞也賈疏云
尸食後醢尸訖所進羞即加籩之實是也吳廷華云此言加籩以樂羞籩也案吳說是也此據
後設之加饌言之加籩豆羞籩豆及庶羞皆加 喪事及賓客之事其其薦籩羞籩 喪事之籩
饌也此注與宰夫注亦上相備詳宰夫疏 喪事及賓客之事其其薦籩羞籩 喪事之籩

疏 喪事及賓客之事其其薦籩羞籩 喪事之籩 籩羞籩 注云喪事之籩羞籩者賈疏云喪事謂大奠時賓客之事謂享燕時亦共其薦
類也吳廷華云儀禮之例脯醢皆曰薦始死即有之士要禮脯醢醢酒奠於尸東是也羞止有庶
羞據上疏則加豆籩亦得曰羞據士要小斂止有脯醢則薦籩而已大斂奠兩豆葵菹芋兩籩
栗脯兩豆皆饋食之豆是上疏所謂薦兩籩皆加籩是則所謂羞也則大斂已有羞籩疏止以朔
奠以下言誤也案吳說是也士喪禮月半不設奠注云殷盛也士月半不復如朔盛奠下尊者會

子問有殷事朔月月半薦新之奠也又喪服大記主人具殷奠之禮注云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
月朔則大奠案凡喪禮之奠有十惟始卒及朝夕奠為小奠其餘皆大奠注云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
祭奠大奠奠並有牲體為殷奠此注本兼小斂大斂奠言之賈疏乃漏釋耳又釋名釋喪制云朔望
天子朔望皆有奠其禮尤盛當與土異也互詳牛人喪祝疏又案既夕禮六遺奠又有羞籩之糗
庖人云若喪紀之庶羞亦此所謂羞籩也彼注以為喪祭虞祔不敷喪奠者以其未立尸也互詳

彼為王及后世子其其內羞於其飲食以 疏 注云於其飲食以共房中之羞又云內羞在左故知內羞為房
中之羞即煨餌粉糝食糝食等是也此却羞籩之實 凡籩事掌之
不及朝踐饋食加籩等者以其非飲食恒禮所用也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本粟藿菁菹鹿藿苳菹藜藜 醢肉汁也
菹肉汁也 菹肉汁也 菹肉汁也 菹肉汁也 菹肉汁也 菹肉汁也 菹肉汁也 菹肉汁也 菹肉汁也 菹肉汁也

根切之四寸為菹三醢亦醢也作醢及醢者必先縛乾其肉乃後莖之雜以梁麩及鹽漬以美酒
塗置醢中百日則成矣鄭司農云藥醢藥酢醢醢或曰藥醢醬也有骨為醢無骨為醢菁菹韭菹

菹肉汁也 菹肉汁也 菹肉汁也 菹肉汁也 菹肉汁也 菹肉汁也 菹肉汁也 菹肉汁也 菹肉汁也 菹肉汁也

二義不同然禮經無血醢而鄭說醢正與許書醢字說解同竊謂正字當本醢為血醢者許遂

別以醢隸血部實則與醢是一字也凡禮經單言醢者並即三牲之醢醢是肉非血許

說未培段玉裁云許與醢者謂醢不同清也凡醢醢者有汁而牛乾脯獨得醢名者六畜不言

大鄭云醢醢肉營也皆言肉以包汁不言何肉者蓋謂周禮六牲之肉下交醢醢鹿麋兔鴈在

六獸六禽內可證也許但言牛乾脯者舉六牲之一以包其餘也案段說是也凡醢皆有汁故實

於豆行葦孔疏謂肉醢特有多汁故以醢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雁之屬為名非也又內

則記大夫庶羞二十牛炙羊豕豕炙之下並有醢孔疏引熊氏云此經承牛羊之醢也今案

肉羊肉之醢以其庶羞故得用三牲為醢若其正羞則不得用牲故醢人職無云牲之醢也今案

熊說亦非也此經醢醢即三牲之醢安得謂醢人職無牲醢乎云昌本昌蒲根者公食大夫禮

注云昌本昌蒲本菹也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冬至後五旬七日菹始生高注云菹菹者公食大夫禮

克己篇注云本菹也昌蒲根菹又謂之昌歌左傳三十年傳云饗有昌歌籩人疏引左傳服注云

昌歌昌本之菹歟玉篇欠部作歟義未詳韓非子說難篇呂氏春秋選合篇並云文王嗜昌蒲菹

高注亦云昌本之菹本草云菹蒲一名昌蒲引陳藏器云即今之溪蓀也一名昌陽生水畔人亦呼為

菹蒲一名水菹蒲根色正白去蚤蠶白昌不可為菹非古昌本也昌本後文在菹之內此云蓋

同梁麩者以梁米為麩詳傳如瀉注引漢律云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此梁麩即粟米
所作之麩也宜者小口麩詳凌入疏賈疏云案王制云一為乾豆鄭注云謂脂之以為祭祀豆實
也脂非豆實亦謂作脂始得在豆與此先賈疏云肝膈脰案體即體之變體者依此說則鹿麩諸麩並肝
云肝散也體骨中脂也爾雅釋訓郭注云肝膈脰案體即體之變體者依此說則鹿麩諸麩並肝
也此又說直謂麩肉為之與前藥肝髓醢說異以諸醢通例校之後說為是云有骨為麩無骨
醢注云醢亦或說也謂麩醢但肉有骨無骨為異不用肝髓也爾雅釋器云肉謂之醢有骨者
曰醢謂之醢也骨肉中傳呢無汁也醢醢也晦冥也封塗使密冥乃成也公食大夫禮後鄭注云醢
有骨謂之醢與先鄭說同云青菹非菹者說文艸部云青非華也又非部云非菜名一禮而久者
故謂之非廣雅釋艸云非其華謂之青玉燭寶典引四民月令云八月收非菁作搗菁菹云以
菁為非菁於義不可後鄭不從若為非字非則蔓菁於義為是後鄭不應破之明本作非菁菁
也阮元云考菹云以菁為非菁字實時不可後鄭不從據此是先鄭作菁菹非菁菹也非菁謂之菁
菁漢人語尚如此後人奪下菁字實時不可後鄭不從據此是先鄭作菁菹非菁菹也非菁謂之菁
菹為釋別於上文非菹為非葉也賈所見別本蓋作非菁菹菹當云非菁則蔓菁蓋非菁形近非
菁又與菹菁聲相轉故互誤今本有稅字說文訓菁為非菁菹菹當云非菁則蔓菁蓋非菁形近非
非菁則菹地似菹菁華赤色可食據郭說則非菁菹菹當云非菁則蔓菁蓋非菁形近非菁
草生下溼地似菹菁華赤色可食據郭說則非菁菹菹當云非菁則蔓菁蓋非菁形近非菁
小學篇曰芣菁與釋艸非芣字同故賈云即蔓菁也云鄭大夫識芣為芣芣菹茅初生者芣芣聲
相近鄉師大祭祀共茅菹杜注云菹當為菹以芣為菹案茅初生所謂芣也毛詩邶風靜女傳云
黃茅之始生也玉燭寶典引夏小正云二月時有見芣始收芣也者取以爲豆實也今大戴禮記
黃作稊誤又引詩草木疏云正月始生其心似麥欲秀衰中正白長數寸食之甘美蓋茅初生可
作菹鄭注云取芣為豆實矣賈疏謂芣不可食誤云或曰芣水草者即後鄭所謂芣也祭統水草
之菹鄭注云芣芣之屬段玉裁云此大夫所引或說不改字又一說也云杜子春讀芣為卯者段

玉裁改卯為菹則鄭當云菹當為菹不見於經傳且今本杜說讀菹為卯殊不可通若云讀菹如卯亦

杜者若非社說則鄭當云菹當為菹不見於經傳且今本杜說讀菹為卯殊不可通若云讀菹如卯亦

當訓為何物惟杜破字作菹則菹葵之解已在其中鄭特明言之耳陸氏作釋文賈氏作正義時

注文已譌繆又不知卯非本二聲菹菹必二字誤讀本一字故不能認正周禮釋文菹音卯北人

音柳魯頌釋文菹音卯徐音柳皆混菹菹為一字菹菹字僅見於此又云核杜不云菹當為菹而

菹菹反則菹時菹已誤為菹矣漢律麻志冒菹於卯菹字僅見於此又云核杜不云菹當為菹而

云讀為菹者古音卯聲卯聲同在尤幽部凡長其字而音韻同部者皆曰讀為也案段據說文定

菹字當為菹者古音卯聲卯聲同在尤幽部凡長其字而音韻同部者皆曰讀為也案段據說文定

菹字當為菹者古音卯聲卯聲同在尤幽部凡長其字而音韻同部者皆曰讀為也案段據說文定

菹字當為菹者古音卯聲卯聲同在尤幽部凡長其字而音韻同部者皆曰讀為也案段據說文定

菹字當為菹者古音卯聲卯聲同在尤幽部凡長其字而音韻同部者皆曰讀為也案段據說文定

菹字當為菹者古音卯聲卯聲同在尤幽部凡長其字而音韻同部者皆曰讀為也案段據說文定

說為得詒讓案據鄭小同陸機沈重說蟲葵即蓴菜而後漢書馬融傳李注云鳥葵葉團似蓴生水中今俗名水葵證類本草菜類蓴下引蜀本圖經亦云葉似鳥葵此並分屬葵與蓴為二與鄭

陸說異又本草經云鳥葵生水中即蓴菜也又引唐本注及圖經並云即蓴菜若蓴字同今攷詩周南關雎孔疏引陸疏說蓴菜浮在水上顏之推家訓書證篇亦說蓴菜云黃華似蓴江南俗亦

呼為猪蓴若然蓴菜本浮生又別名猪蓴是陸引一云浮菜即猪蓴者即以鳥葵為蓴與本草經說同也故證類本草類鳥葵下引唐本注云南人名猪蓴又引別本注駁之云猪蓴與鳥葵

全不相似蓋魏晉以來釋覺葵者或謂即蓴或謂是蓴菜則似蓴而非蓴諸說舛異要不出此二者以詩攷之若見關雎非見沖水傳箋及陸疏並分別釋之則覺葵是蓴而與蓴不同物殆可無疑矣云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其狀未聞者賈疏云經云非菹醢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羶羶醢

醢已下兩兩相配者皆是氣味相成之狀不可知故云其狀未聞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羶羶醢

脾析羶醢蜃蜃醢豚拍魚醢 夫杜子春皆以拍為醢謂齊也或曰豚拍肩也今河間名豚脊

盤如 饋食之豆者賈疏云亦與饋食之籩同時而薦云其寶葵菹羶羶醢者說文艸部云葵菜

草云菁菹葵芹楚葵說文云葵菹葵菹葵又爾雅菹苦董郭注云今莖葵也又菹蚩环注云今

荆葵也又清戎葵注云今葵此六者皆有葵名亦以其可食而味滑也然皆似葵為葵之類非

即葵也今秋葵一名側金盞六月放花大如椀鵝黃色紫心六瓣朝開暮落隨即結子諸葵惟蜀

葵根苗嫩時可食秋葵嫩時食之尤佳鮑昭葵賦云豚耳鴨掌今觀秋葵其葉如鴨掌則秋葵即

皆菜之葵明矣云脾析羶醢蜃蜃醢大斂奠士虞特性二豆並用葵菹羶羶醢士喪大遺奠四豆又加以

脾析羶醢亦土禮殺不得全用八豆也鄭注云羶醢蜃蜃醢大蛤蜊蟻子者籠入注並同大戴禮記

之脾讀為雞脾臍之脾內則擄與注與脾臍也臍與斯與析音近故釋脾析為脾臍雞臍皆有

脾肚謂胃也。即許所謂鳥臍也。鄭與許字異而音義同。謂之百葉者，胃薄如葉，碎切之，故云百葉。未切為臍，既切則謂之脾。析謂之百葉也。此胃也。而經注何以謂之脾？蓋如今人俗語，脾胃

連言，故以脾之名加於胃也。經文脾析說禮家容有讀為臍者，故許從之，不欲與土藏同名也。莊子耕桑楚臍者，之有臍咳司馬云臍牛百葉也。是也。大雅加看脾臍，脾蓋亦謂百葉。許以牛百葉

系諸獸，系諸已成之豆，實故以鳥臍為別。一義實則皆謂胃也。廣雅云百葉謂之臍，至渾言之也。案段說是也。鄭既夕注必讀脾為雞脾，臍者以別於土藏之脾。許君則徑定其字為臍，與鄭義

小異。又說文肉部云臍，牛百葉也。廣雅釋器云胃謂之臍，然則脾析也。脾臍也。臍，百葉也。臍也。五者皆胃之異名。既夕注止云百葉，不云牛。賈彼疏云臍，人天子禮容有牛，此用少牢無牛當

是羊百葉，故不云牛。然則凡牲胃並有百葉之稱，不徒牛矣。云臍，蛤也。者，蟹人先鄭注同云。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臍，謂齊也。者，段玉裁云以拍為臍，即讀拍為臍也。易其字而訓為齊，論讓案

據禮古文改山海經，西伯有窮鬼居之，各在一搏。郭注云，搏猶齊也。案說文無臍字，古蓋無正

字，故段借作拍。拍迫及搏，搏聲類並相近也。凡成性體解左右，各分為三。前曰代，脊次曰長，脊後曰短。脊，豚未成性，則唯解左右脊為二禮。所謂兩胎是也。云或曰豚拍肩也。者，段玉裁云此又

一說，不易字而訓為肩，拍不得訓肩。此是讀拍為臍。說文曰臍，肩甲也。案段說是也。惠士奇說同

河間名豚脊聲如段，縛者段玉裁云此鄭君按方音以證前說之是也。河間謂豚脊為縛，則易拍

為臍，訓齊宜矣。臍訓薄，脯臍之屋上非謂齊也。而依河間語，音則字用臍，訓齊可矣。拍古音與臍

同。段玉裁即段氏為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管菹，鴈醢，筍菹，魚醢。農云深蒲，蒲蒹

入水深，故曰深蒲。或曰深蒲，桑耳醢，醢肉醬也。落水中，魚衣故書鴈。疏加豆之實者，國語周語或為鶉，杜子春云當為鴈，玄謂深蒲，蒲蒹始生水，中子筍，箭萌，筍竹萌。疏加豆之實者，國語周語後所加之豆也。賈疏云此加豆之實亦與加蓬之實同時設之，詒讓案加豆亦為加蓬時內宗所薦之豆，在正獻之後，鄭司尊彘注謂在九獻第八獻時所薦，誤也。詳籩人疏云深蒲醢醢者，賈疏

云醢鹽與朝事之豆同云節菹魚醢者魚醢亦與饋食同猶蓮人加蓮之實栗與饋食同也
云芥楚葵也者爾雅釋艸云郭注云今水中芥菜說文艸部云芥楚葵也又楚菜類蒿周禮有
菹詩魯頌泂水薄采其芥箋云芥水菜也案鄭郭並以芥為楚葵即水芹也許則以此芥菹字常
為楚而楚葵之芥別一艸未知孰是水菜之芥神農本草經又作水芹陶注云其二月三月作英
鄭司農云深蒲蒲莢入水深故曰深蒲者說文艸部云菹蒲莢之類也又案水艸字斷俗作陶說誤
即澆之段借字詩大雅韓奕毛傳云蒲蒲莢也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蒲深蒲也周禮以為菹謂
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者莢大如七柄正白生噉之甘脆又煮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大美今
吳人以為菹許以菹為蒲莢之類則不以為一物與二鄭說異云或曰深蒲蓋蒲始生嫩葉未出水者
故可為菹許以菹為蒲莢之類則不以為一物與二鄭說異云或曰深蒲蓋蒲始生嫩葉未出水者
桑耳名醫別錄云味甘一名桑菌一名木耳菹取桑榆柳樹邊生者是也內則燕食庶羞有芝栒孔
水耳之生於桑者齊民要術云作木耳菹取桑榆柳樹邊生者是也內則燕食庶羞有芝栒孔
疏引虞翻之云無華葉而生者曰芝栒今春夏生於木可用為菹盧植云芝栒也王肅云無華
而實者名栒栒即黃也然桑耳為深蒲其說無據故後鄭亦不從云醢醢肉醬也者言肉以包汁
與後鄭前注義同云菹水中魚衣者段玉裁云說文艸部曰菹水青衣也引此作菹菹案段洪校是
然則先鄭本作菹今本經文作菹混誤不成字洪顯煊云詩采菹正義引此作菹菹案段洪校是
也祭統云水菹也一名石髮江東食之魚衣水衣段從爾雅音義引此經先鄭本固當作菹後
鄭本則自作菹故釋為箭萌蓋二鄭本自不同注偶未別白釋之耳孔引作菹則與後鄭說不合
今不據改云故書鴈或為鶉者說文佳部云雞鴈屬也鶉即難之借字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庶羞
有雉兔鶉為杜子春云當為雁者段玉裁云為宜作從故書本不盡一社從其長者云立謂深
蒲蒲始生水巾子者子亦謂蒲嫩葉也說文艸部云菹蒲子可以為平蒲蓋深蒲即蒲之少者故
謂之子可作席其初生者可為菹後鄭說與先鄭及許同但先鄭不云蒲子故增成其義云菹箭
萌者不從先鄭本作菹也落即筵之俗爾雅釋艸云筵箭萌郭注云萌筵屬也引周禮曰筵菹箭

隨說文竹部云箴竹萌也箭矢竹也御覽兵部引字統云箭者竹之別大身小葉曰竹小身大葉

口箭謂之箴又陸璣疏云箴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箴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璽以苦

初萌生謂之箴又陸璣疏云箴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箴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璽以苦

酒鼓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說文竹部云箴竹胎也段玉裁云許意箴意不以大竹小差豆之

實醢食糝食鄭司農云醢食以酒醢為餅糝食菜蒸玄謂醢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糝漉之

二肉一合以疏之羞豆之實者此亦謂房中之羞也賈疏云此羞豆之實亦與羞籩之實同時設

餅者賈疏云醢附也以酒醢為餅若今起膠餅文無所出故後鄭不從案賈云起膠餅即敷也

漢書李陵傳注引孟康云醢酒敷玉篇酉部有醢字云酒醢醉即敷之俗程瑤田云起膠餅即敷也

鄭不從也云糝食菜練蒸者說文米部云糝以米和羹也一曰粒也重文糝古文糝從參又糝部

又作糝爾雅釋器云菜謂之糝詩大雅韓奕其藪維何維筍及蒲毛傳云糝菜也相黏也說文爾

雅則菜餽同物但唯蒸菜不得稱糝審先鄭此注似用許書後一義以練為糝易鼎覆公練釋

文引馬融亦云練健也穀梁傳二十四年楊士勛疏又引馬云謂糜也蓋先鄭意以菜與健粥合

蒸之是謂糝食凡以米和菜通謂之糝但菜多而米專用屑者為糝內則說文糝亦訓粒又米部

云糜糝也糝米和也是也凡糝糜皆煮之而先鄭云蒸之者以糜多掉必蒸之乃可為豆實也後

而醢薄厚小切狼膾膏與稻米為醬尤醬之至厚者說文醬或作縮醬也醢賈侍中說為醬清

鄭注四飲曰醢今之粥醢飲粥稀者之清也然則醢各物者析言之周禮謂麥為醢者統言之

飲之醢異猶內則羞糗餌紛醢之醢與黍醢之醢異引內則曰取稻米舉糗糗之小切狼膾膏以

與稻米為醬者內則醬本此周禮醢食也此醢當從籒彼注義與此同段玉裁云據禮問志則內

以煎稻米則似今醬慶矣此周禮醢食也此醢當從籒彼注義與此同段玉裁云據禮問志則內

則本作醬字注中此醢當從變謂周禮此醢字當從內則作醬字言此醢者以別於六飲之醢也

今本內則作醢淺人所改案段說也是也阮元說同呂飛騰云考工記注讀饗饗之屢屨古文讀

字醬與續以為一物然釋名云肺膜膜續也以米糝之如膏續也則續為糝食矣蓋以膏煎米則

為醬以糝和肉則為屨矣云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

餌煎之者鄭彼注云此周禮糝食也賈疏云三如一者三肉等分小切之者謂細切之稻米二肉

一者謂米二分肉一分合以為餌煎之也糝二者皆有內則文故不從先鄭然則上有糗餌彼

餌無肉則入籩此餌米肉俱有名之為糝即入豆案易鼎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劓鄭注

云糝謂之餗震為竹竹萌曰筍筍者鍊之為菜也是八珍之食臣下曠官失君之美道當刑之原

屋中案上膳夫注八珍取肝膾不取糝鄭注易糝又入八珍中者以其糝若有菜則凡祭祀其

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為王及后世子其內羞王舉則其醢六十糗以五

齊七醢七菹三醢實之齊當為齏五齏昌本脾析璧豚拍深蒲也七醢醢醢醢醢魚兔雁醢

全物若膳為菹少儀曰麋鹿為菹豕為軒皆膳而不切麋為辟雞兔為宛凡祭祀共薦豆

脾皆膳而切之切葱若蔬實之醢以柔之由此言之則齏菹之稱菜肉通疏之豆實者薦豆

朝事饋食之豆也羞豆加豆羞豆也禮經又有醢醢醢醢謂之庶羞又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

亦為庶羞其半為豆亦此官所共以羞豆恆法故經不具也云賓客喪紀亦如之者賓客謂饗食

燕及致饗亦當有之云王舉則共醢六十器又既夕禮明器有壽醢醢檀弓云宗衰公葬其夫人醢

禮也賈疏云凡祭至內羞一與籩人同王舉則共醢六十壽此以下與籩人異以其王舉不共籩

實唯豆實王舉謂王日一舉鼎有十二則醢人共醢六十壽以醢為主其實有五籩七菹等

禮大射豆籩皆通例食禮則有豆無籩飲酒之禮則豆籩皆有故公食大夫有豆無籩鄉飲鄉射燕

禮無籩有司徹祭畢賓尸豆籩皆有案王舉用食禮故有豆無籩說足與賈說相證析言之則

希且云醢人朝事之豆八饋食之豆八加豆八蓋豆二合為二十六天子至用之而公以下遞減

焉案依孫說則王大舉非部云籩也此四種豆於數頗合亦足備一義也注云齊當為籩者明此

得拍深蒲也者賈疏云此據豆內不言菹者皆是以次數之有故此五而已云七醢醢魚

免膳夫云醬用百有二十通醢醢之但此官共醢六十壽與醢人共醢物六十壽別職則此

齊醢醢所和明醬物調和之通法耳云細切為醢者釋名釋飲食云醢亦仍有和醢不和醢之別鄭

子列御寇篇云醢粉又大宗師篇釋文引司馬彪云醢碎也是醢為醢者說文解部云醢酢菜也

血部云醢醢也又肉部云醢薄切肉也釋名釋飲食云醢阻也生釀之遂使阻於寒溫之間不得

不細切耳此經昌本為五齋之一而前注云切之四寸為菹是細切也禮大斂奠既豆兩其

實葵菹芋注云齊人咸名全菹為芋蓋葵長過四寸以為菹當臠切之今喪奠禮略亦全而不切故禮經於著芋文明非恆法也互詳內饗疏引少儀曰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臠而不切麋為辟

雞兔為宛脾皆臠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臠以柔之者舊本麋麋互為今據宋董氏本及注疏本正釋文出皆臠云本或作臠下同案禮記文臠並作臠鄭注云臠之言臠也此軒辟雞宛脾皆菹

類也其作之狀以臠與菹菜淹之殺肉及腥氣也內則亦有此文案此注作臠者薄切肉之正字少儀作臠者聲近段借字釋文作臠者又臠之異文鄭引彼文者明彼菹軒即此七菹之屬辟雞

宛脾即此五齋之屬也云由此言之則齋菹之稱菜肉通者賈疏云鄭案三豆之內七菹皆菜無肉五齋之內菜肉相兼若據少儀齋菹之稱菜肉通也詒讓案鄭因此七菹皆菜而少儀云麋鹿

為菹故又據彼明齋菹惟以細切不細切為別不分菜肉也依說文則菹為酢菜之專名少儀麋鹿之菹似當為菹之借字與鄭義少異

致饗案賓客之禮共醢五十饗者賈疏云賓客謂五等諸侯來朝也天子致饗饗與之醢詒讓餘時案賓客內亦兼侯國卿大夫來聘者其致饗亦共醢也注云致饗饗時者賈疏云案

草客上公之禮醢百有二十饗侯伯百饗子男八十饗此共醢五十饗并醢人所共醢五十饗共為百饗此據侯伯饗餼之禮舉中言之明兼有上公與子男若然則上公百二十饗與王數同

者據二王之後王所尊敬者而言其同姓諸侯唯魯得與二王後同其餘同姓雖車服如上公從侯伯百饗而已又案掌客上公已下並是諸侯自相待注天子待諸侯亦與之同又案聘禮待聘

卿亦云醢醢百饗得與諸侯同者彼別為臣禮禮有損之而益故子男之凡事其醢

瑞安孫詒讓學

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賓客亦如之

齊菹醬屬醢人者皆須醢

成疏

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者此亦共豆實與蓋人為聯事也五齊齊亦當為醬下齊菹同凡醢人連言醬者并豆醬亦掌詒讓案經言共五齊七菹而云凡醢物則醢物即指齊菹之和醢者

此祭祀云凡醢醬之物者醢亦即和醢之齊菹醬即未和醢之醢也凡經言醬者多為醢醢之通名若膳夫云醬用百有二十簋內饗云醬物是也此職醢醬並言則醢及醬為二物但醬有二有和醢不和醢之別士昏禮饌于房中醢醬二豆注云醢醬者以醢和醬生人尚饗味又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醢醬買彼疏云祭祀無此法以生人尚饗味故有之據鄭賈說則和醢之醬為

禮味祭祀所無此醢醬之物共祭祀之用則醢與醬各自共之非和醢之醬明矣故賈別以醬為豆醬豆醬即醢人豆實之醢未和醢者也云賓客亦如之者此當并共和醢之醬而云如祭祀者明其法數略同賈疏云上經云賓客之禮據饗餼此云賓客據饗食致之注云齊菹醬屬醢人

者皆須醢成味者內則說糜鹿魚為菹等並切葱若蕪實諸醢以柔之注謂醢菜而柔之以醢殺腥肉及其氣至將食時又有以醢和醬是齊菹醬之類並須醢以柔之且成其酢味故醢人秉掌也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簋其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簋凡事

共醢

疏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簋名明醢物即齊菹之和醢者六十簋內無徒醢也王舉尚饗味明當有和醢之醬矣賈疏云共齊菹醢物六十簋者并醢人六十簋即膳夫

醬用百有二十簋是也云其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者賈疏云案醢人共其內羞不言齊菹此云齋菹以其與醢人共掌齋菹須醢故就醢人為言詒讓案后世子所共齋數經無文以禮等推之疑

后數當與王同世子當與掌客上公同亦皆六十饗與云賓客之禮共
醴五十饗者賈疏云與醴人五十饗物共為百饗亦據侯伯舉中言之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其百事之鹽政令謂受入教所疏以共百事之鹽者謂祭祀賓客膳

置其所則教令之云求者所當得者謂求鹽共用各依其所當得者與之若祭祀當得苦鹽散鹽

賓客當得形鹽散鹽祭祀其苦鹽散鹽杜子春讀苦為鹽謂出鹽直用不凍治鄭注云杜

膳羞當得餽鹽是也杜子春讀苦為鹽謂出鹽直用不凍治鄭注云杜

苦為鹽者苦鹽聲類同故杜讀從之與婦功先鄭讀同說文鹽部云鹽河東大鹽案小司馬所引即伊氏周禮注

廣七里周百十六里史記貨殖傳索隱引伊說云鹽河東大鹽案小司馬所引即伊氏周禮注

佚義也賈疏云鹽謂出於鹽池今之類鹽是也段玉裁云凡周禮苦讀為鹽者甚多故杜比例知

之也魏了翁云昔鹽自對下文餽鹽不改為鹽亦可案魏說亦通水經東水注謂鹽池云土人鄉

俗引裂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鹽即所謂鹹也而味苦號曰鹽田鹽之名殆資是

矣案曲禮云凡祭宗廟之禮祭用鹹醢注云大鹹曰醢然則祭祀之鹽貴其大鹹爾釋言云鹹

苦也郭注云苦即大鹹淮南子陸形訓云鍊苦生鹹苦鹽即大鹹也鄒道元謂河東鹽池鹽蓋味

苦然則苦鹽鹽鹽義本兩通不必破字矣宋史食貨志云引池而成者曰類鹽周官所謂鹽鹽也

與賈說同蓋以味言則曰苦鹽以形言則曰類鹽也五詳典婦功疏云謂出鹽直用不凍治者說

文水部云凍滌也賈疏云對下經蠶鹽是凍治者也鄭司農云散鹽凍治者者史記索隱引伊說

語周語云淨其中霽韋注云中霽所以覆尊彝也案霽即霽之俗大射儀云膳尊兩罍霽用錫若

布禮云醴醬二豆蒞醴四豆象巾之公食大夫禮云簠有蓋是尊彝罍壺簠豆簠簋者有霽霽以

覆饌巾士大夫以緇布而黃者侯天子以玄布纁裏禮圖所云蓋祭祀以疏布巾霽八尊布者

天地之**疏**祭祀以疏布巾霽八尊者賈疏云祭天無滲惟有五齊三酒質於八尊疏布者大

霽之也案依通典吉禮引崔靈恩說則唯圍三方正疏注云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者郊特

牲云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俗反女功之始也又禮器云犧尊疏布此以素為貴也注云霽或

作霽案無即霽之借字疏布鄭不云何布賈以為大功布蓋據士要禮大小斂奠霽並用功布故

鄉射記疏謂喪中之霽皆用疏布明祭霽尚質不當降於喪霽也今攷喪服經有疏衰又有大

功布小功布彼注云疏猶羸也大功布其鍛治之功羸沽之間傳云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

升十一升十二升國語魯語云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七升布即大功布也攷士要禮喪大

記及司巫注引逸禮並有功布鄭士要注云功布鍛治之布也故賈孔咸以七升大功布釋

之然既夕云霽三霽用疏布輒二霽用功布則疏布非即功布竊疑功布既為大功布則疏布當

即六升之布蓋疏衰之布雖自三升以上而問傳說斬衰受服六升七升而後謂之疏布則五升

以下雖有疏名而尚未得為成布七升以上則加以麤功而不僅稱疏是疏布之縷六升不當以

宗廟之祭用六彝即知此疏布霽八尊無禋是天地可知又見禮器云大路素而越席疏布霽彼

皆據祭天則疏布是祭天地可知舉天地則四望山川社稷林澤皆用疏布皆是尚質之義也論

讓案禮運說宗廟之祭亦云疏布以霽則內祭禘亦有疏布霽者孔疏謂彼記禮陳夏殷諸侯

之禮未知然否疏布巾蓋用素布一幅為之陳祥道謂下言畫布巾則疏布不畫可知是也郊特

牲以疏布別於黼黻文繡明以畫布巾幕六彝宗廟可以文畫疏以畫布巾幕六彝者畫其雲氣與疏以畫布巾幕六彝者用玄

也賈疏云言六彝者雞彝鳥彝罍彝黃彝虎彝甗彝此六彝皆盛鬱鬯以畫布幕之此舉六彝對上經八尊無鬱鬯以言宗廟有鬱鬯其實天地亦有相鬯之彝用疏布宗廟亦有八尊亦用畫布

互舉以明義也案賈說祭天地亦行相鬯之彝蓋陳而不裸詳鬯人司尊彝疏又燕禮公尊彝用若若錫注云冬夏異也依鄭彼注義則天子諸侯幕當用錫夏則以絺給黃以周云凡尊彝錫為

上絺次之給又次之錫布之細者也絺葛之細者也大射幕用錫若絺燕禮幕用給若錫惟君得用錫也或絺或給亦惟其所用上得兼下鄭以為冬夏之別非其義也鄉飲酒士昏特牲皆用給

是士以給為正也畫布為布之細者即錫也案黃說與鄭小異於義亦通錫布依鄭禘記注義為七升半依金榜說則當為十五升金說為允其布精於功布於差次亦正符合也注云宗廟可

以文者賈疏云以其用畫布對上疏布為質故言宗廟可以文云畫者畫其雲氣與者賈疏云三禮通例所言畫者解皆以為畫雲氣謂畫為五色之雲俱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詒讓案鄭君諸

經注凡言畫者多以雲氣為說如射人及鄉射記之畫侯司几筵及書顧命之畫純司常之畫象喪大記之畫荒皆以為雲氣蓋皆意為之說於經典無塙證王昭禹黃以周謂下文凡王巾皆黼

則畫布巾亦畫凡王巾皆黼武其用文德則黻可疏凡王巾皆黼者王飲食覆物之巾若黼其說亦通

之類別於上覆尊彝之巾為祭祀所用也又據典絲注則王盥巾亦有畫黼賈疏云凡王之覆物之巾皆用黼文覆之言凡非一四飲三酒之外籩豆俎簋之屬皆用之注云四飲三酒皆畫黼

者謂以玄纁布一幅為巾而畫以黼文飲食不用五齊故不言也其布蓋亦以錫及絺給四飲三酒詳酒正職云周尚武者賈疏云黼者白與黑作斧文取金斧斷割之義周以武得天下尚武故

用黼也詒讓案黼斧字通周書器服篇記明器有斧巾即此黼巾也云其用文德則黻可者亦鄭以意言之明不必皆用黼也賈疏云謂若夏以揖讓得天下是文定天下則常用黑與青謂之黻

兩已相背也若然易云湯武革命般亦以武得天下則亦用黼耳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

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葉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

以時燕息焉春秋書魯莊公薨于路寢疏掌王之六寢之脩者釋文云脩本亦作修案修正字

傳公薨于小寢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疏經例用借字作脩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

其具脩注云脩掃除糞洒是也注云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者說文一部云寢臥也寢部云寢

病臥也案寢省變作寢凡宮寢並取寢息為名釋宮室云寢寢也所寢息也賈疏云路寢制

如明堂以聽政路大也人君所居皆曰路曲禮孔疏云案周禮王有六寢一是在正寢餘五寢在後

通名燕寢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

一一在中央六月居之凡后妃以下更以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胡培翬云天子六寢路寢

小寢五路寢則正寢小寢則燕寢也正寢之一天子至士所不殊惟燕寢有隆殺耳詒讓案路

寢大僕謂之大寢燕寢見女御亦曰小寢者對大寢言之也此王六寢自相對為大小與后寢無

涉公羊莊三十二年何注云夫人居小寢左傳僖三十年杜注及檀弓孔疏引服虔說並以小

寢為夫人寢彼以夫人寢對君寢為小寢與此注義異鄭注人注謂天子路寢制如明堂而此注

云路寢一小寢五則鄭意路寢者一寢而五室十二堂小寢五者五寢寢各一堂二房一室也小

寢雖不如明堂制然五寢方位亦與明堂五室同故曲禮疏說五小寢並依匠人五室注義一寢

一制說殊牽強亦不足據互詳大史匠人疏又案伏傳說路寢制有東西房北堂而無室依禮經北堂皆在東房之後則言房可以該北堂而室必不容不見義並難通豈伏意謂北堂在室後或舉堂以見室與引玉藻曰朝辨色始入者釋文云辨本又作別案禮記作辨辨別聲近義通詳彼官疏鄭彼注云羣臣也入入應門也辨猶正也別也賈疏云謂羣臣味爽至門外辨色始入應門云君日出而視朝者彼上文云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鄭注云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然則此神朝亦謂內朝云退適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者鄭彼注云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賈疏云朝罷君退適路寢之時大夫各鄉治事之處君使人視大夫大夫退還舍君然後適小寢釋去朝服服玄端云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者玉藻聽政在路寢是路寢以治事聽政畢則適燕寢是燕寢以時燕息故云天子御云掌御於王之燕寢但路寢為王之齊宮凡齊疾亦於彼居息故大戴禮記盛德篇云此天子之路寢也于王之燕寢亦居息之時矣云春秋書魯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者莊三十二年僖三十三年經文公羊莊公傳云路寢者何正寢也穀梁說同云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者據玉藻及春秋經諸侯非一寢息天子宮有六寢也春秋定十五年經公薨于高寢鄭不引又說苑脩文篇云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明天子宮有六寢失其所是春秋十五年經公薨于高寢鄭不引又說苑脩文篇云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宮名不於露寢失其所是春秋十五年經公薨于高寢鄭不引又說苑脩文篇云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易為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右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君之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承明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案說苑說承明文有缺佚大意蓋以始受命之王居中承明猶諸侯之高寢也公羊莊二十二年何注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大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案劉何說天子亦三寢與此經非其說高寢亦與穀梁傳不合並鄭所不取至諸侯寢數此注無文賈疏云天子六寢則諸侯當三寢亦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者是也喪大記孔疏云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二曰小寢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案賈孔二說不同以孔為長黃以周云天子諸侯之寢見於經傳者止有路寢小寢所謂燕寢高寢者皆小寢也祭

義云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鄭注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亦兼正寢言以此例之則諸侯三宮亦正寢一小寢二可知也側室不得謂之寢賈疏非胡培壘云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

注疏解此經為大夫之制謂夫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則士有燕寢矣內則云燕寢有側室矣既夕記月朔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賈疏以下室為燕寢則士有燕寢矣內則云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燕室庶人無側室則士得有側室矣若諸侯小寢二與大夫士同為燕寢一側室一不幾上下亡等乎案黃胡說是也金鶚亦謂側室非小寢並足正賈說之誤春

秋僖公二十年五月西宮災公羊傳云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又穀梁桓十四年傳云甸粟而納之三宮並諸侯

夫人三宮之證鄭此注及內宰注以後六宮擬王六寢則亦謂侯國夫人三宮與君三寢相擬可知六宮兼路寢言之則侯國三寢三宮亦兼路寢言可知綜核鄭義孔說自鳩又文王世子云諸

孫守下宮下室注云下室燕寢是燕寢通稱下室而不得為側室側室蓋在后燕寢之兩旁而南自為院故內則云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孔疏謂側室在燕寢之旁亦南嚮是側室別有門而南

鄉足以明其制又側室大戴禮保傅篇引青史氏記謂之寢室詳內宰疏為其井區除其不蠲去其惡臭井漏井所以受水澆蠲

鄭司農云區者廁也玄謂區者謂雷下之池受音水而流之者疏為其井區者井區當讀為屏區說文厂部云屏蔽也謂於宮

為屏三十步而為之圍高丈為民圍垣高十二尺以上區即圍也云除其不蠲去其惡臭者即井區掃除之事此官以時除其不潔之物說文內部云殫腐氣也臭即殫之借字惡臭尤不潔之甚

者去亦除也注云井漏井所以受水潦者蓋直承雷之下於地為小溝所以受承接承雷之水潦使漏泄於宮外者其形若井故謂之漏井御覽禮儀部引傳玄五祀議云中雷祭於漏井是也云

獨猶絮也者小爾雅廣詁云獨潔也段玉裁云圭訓絮獨不訓絮因音同而以猶通之案段說是也獨即圭之借字詳蜡氏疏引詩云吉獨為饋者小雅天保篇文毛傳亦訓獨為潔故引以為證

賈疏云案秋官蜡氏云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注云蠲讀如吉圭惟讀之圭圭絮也此云獨彼注云圭不同者彼蓋是三家詩故與此不同鄭司農云區廁也者說文厂部云區匿也厂部云廁

清也謂於宮中路旁隱匿之處為廁溷是謂之匿惠士奇云井匿一名偃一名屏匿莊子庚桑楚
篇云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郭注偃謂屏廁寢廟則以鑿燕屏廁則以偃溷此井匿乃屏
廁之明證而後鄭謂漏井匿者非也戰國策燕策宋王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匿廣雅釋器云
國屏廁也王念孫云急就篇云屏廁清溷糞土墁屏與屏通開元占經引甘氏云天
溷七星在外屏南外屏七星在奎南注云天溷廁也外屏所以障天溷也又引甘氏讚云天溷伏
作屏廁糞土屏蔽障安溷莫睹宴亦廁也字本作匿又作偃匿與屏皆取隱蔽之義宮人為其
下匿井字疑是并字之譌并屏古字通屏匿謂廁也據下文云除其不獨去其惡臭則以偃為
廁者是也案惠王說甚精但先鄭不釋井字疑以井偃為二蓋不知井為并之譌也云玄謂偃豬
謂雷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破先鄭說也丁晏云左傳襄二十五年規偃豬杜注偃豬下濕
之地鄭云偃豬義與偃豬同儼人注梁水偃也釋文徐本作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偃
水之破也詒案說文雨部云雷屋水流也故凡屋檐端水注之處通謂之雷鄉飲酒禮器階
閒縮雷燕禮設洗篚于階東南當東雷又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雷是也此云雷下之池
蓋即掌舍先鄭注所謂受居溜水以凍漿者亦謂之承雷檀弓云池視重雷鄭彼注云如堂之有
承雷也承雷以木為之用行水亦宮之飾也今宮中有承雷檀弓以銅為之孔疏云重雷者屋承雷
也木為之承雷則王六震並四面為承雷雷以行水故亦謂之池喪車之池蓋依此為名漢書宣
重雷案據孔說則王六震並四面為承雷雷以行水故亦謂之池喪車之池蓋依此為名漢書宣
帝紀神爵元年詔曰金芝九莖產於西德殿銅池中顏共王之沐浴自黎清以疏浴者內則
注引如酒云銅池承雷也則漢時猶名承雷為池矣

共王之沐浴自黎清以疏浴者內則

王齊事內不共福浴則王寢中當亦有浴室此官兼掌之也此謂其王燕居無事時之沐浴與豎人
平時沐醴當同此官其潘汁及浴巾席盤杆之屬並具而奉之注云沐浴所以自潔清者
釋文云本亦作清案說文水部云沐濯髮也浴洒身也澗無垢穢也又夬部云清寒也黎清之清
即澗之借字澗淨亦古今字與清字別或本非
是鄭言此者明與上文脩除蠲絜事義同也

凡寢中之事掃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勞事

之疏 凡寢中之事者明此官專掌六寢以內凡喪祭及王燕居之事無大小皆其給之也云

不在寢宮人蓋亦掌其掃除之事矣云執燭者昏執之以為明也宮正云凡邪之事蹕宮中

相備亦官也燕禮云司宮執燭于西階上司宮即宮人燕在寢故亦此官執燭云公食大夫禮

以司宮為小宰失之云其鐘炭者說文金部云鐘方鐘也王燕居寒則其鐘炭為溫蓋掌炭

卑襲之事宮 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從王適四方 疏注云從王適四方及會同所舍者賈疏云

掌凡勞襲之事詒讓案王行所至之地則掌 舍為宮以舍宮人亦從而掌其舍中之事也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椽杓再重 故書杓為柅鄭司農云椽椽也柅受居溜水漑漿者

周衛有疏 皆為壇於國外與諸侯相見而命以致禁之事焉王至壇所舍息也案賈據會同常

禮之行於國城外者唯為壇壇宮而已其十二年王巡守會諸侯於畿外方岳及殷國道路較遠

或於道廬宿市之舍則備此三宮四門各隨時地設之會同詳大宗伯疏注云故書杓為柅者

宋婺州本建陽本董氏本嘉靖本並作拒下同葉鈔本釋文亦作拒案拒即柅之誤今依宋互注

本正徐養原云司會參互故書互為巨杜子春讀為參互脩閭氏互椽故書互為巨鄭司農云當

為互是古者椽杓之椽或通作互互與巨形聲相似故作柅則讀為巨則讀為互杜鄭各依
字讀之鄭司農云椽椽也者先鄭蓋以椽為椽之借字爾雅釋宮云椽謂之椽郭注云屋椽說
文木部云椽相也椽秦名為屋椽周謂之椽齊魯謂之椽案椽即屋椽端橫木釋文云椽威疏關
反盧文昭云當本亦作椽段玉裁云椽字不當有此音非是關字有誤則威本當作椽字通俗文

曰閉門機曰橈案橈緣義同然橈與疏關音遠疑段說近是云柅受居溜水凍爨者也者賈疏云
掌舍掌開衛不掌潔淨之事又行止之處未即有蟲可凍先鄭輒依故書柅而為溜水凍爨又柅
非必是受溜水之物於義未可故後鄭不從段玉裁云此司農從故書作柅凍爨凍讀如望漱之
漱爨釋文當洛反讀為活集韻活當洛切滴也受居溜水凍爨者今之格雷是也謂雷水下其間
漱之活之疏云凍蟲岳珂畫音妒葉林宗抄本釋文及宋槧周禮爨當路反蓋皆讀爨為蓋似
非也會同之舍為壇不屋不應有榱及格雷等故後鄭從子春作榱榱訓行馬也案段說甚覈先
鄭以柅為受居溜水之物溜音字通即宮人後鄭注云雷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漢人所謂承
雷者也說文水部云凍澗也漱澗口也二字音義不同釋文云凍徐劉色溝反威色冑反是徐遂
劉昌宗並如字讀而感衰則讀為漱蓋與匠人注漱澗字同段從咸讀於義自通但東爨疏釋為
凍蟲釋文則讀爨為蓋猶掌染草釋文音爨為妒也此與賈義正同段則據今本釋文讀爨為活
皆未知孰得先鄭之指曾則謂爨即榱字脩閻氏注榱東兩版為之此注云爨蓋以接柅所受
水而瀉於地之形制與榱同故借名爨若然凍爨即謂澗酒其承雷之木中空如榱者義亦得通
也至惠士奇曾割又並謂柅即渠之省惠又引荀子非相需渠匱為釋揆之聲義亦似符合但諸
審經義竊疑柅與掌固樹渠字同其義當為藩落土方氏王巡守則樹王舍注云為藩羅是也脩
閻氏互釋古文苑揚雄城門校尉箴用彼文作柅柅與此故書正同蓋交木為行馬謂之柅樹木
為藩落謂之柅二者皆以備守衛故經並舉之以此釋故書或可備一義與云杜子春讀為柅柅
柅從杜也司農榱柅為二物杜榱柅也柅行馬也周禮曰設榱柅再重段玉裁云杜易柅為柅
君從杜也司農榱柅為二物杜榱柅也柅行馬也周禮曰設榱柅再重段玉裁云杜易柅為柅
柅字下不引周禮亦是從子春說不從故書案段說也是也行馬以木相連比交互為之故謂之榱
柅柅字亦作五脩閻氏先鄭注云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亦謂之開虎賁氏舍則守王閑
注云開榱柅六韜軍用篇云三軍拒守木蟻螂劍刀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是周時有
行馬之名漢時因之藝文類聚職官部引漢官儀云光祿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是也云玄
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者周衛謂周市王舍為藩衛師氏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注云
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是周衛有外內列之證然則設榱柅再重者內列一重外亦一重也賈疏云

云此棧極所施唯據下文車宮壇宮止宿而設車宮轅門謂王行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次

言其帷宮無宮暫止之而未必有此棧極也設車宮轅門車以為藩則仰車以其表門

設車宮轅門者以下設三宮四門之法宮之為言營也凡野舍為營域以象牆壁通謂之宮司儀

設壇壇有門則三宮及無宮並設四門可知注云謂王行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

為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者以下云為壇壇宮是平地築土為宮此不築土面以車為宮明是阻

險之處暫以此備非常次車以為藩謂野處無牆垣則以車相次比為藩落也孫子軍爭篇曹注

云以車為營曰轅門即此經賈疏云言仰車以其轅表門者謂仰兩乘車轅相向以表門詒讓

案凡兵車乘車曲則大車直轅兩制不同此會同設車宮當用兵車則轅當為轉經注散文不別

也又轅門亦建壇穀梁昭八年專說蒐狩之事云艾蘭以為防置旂以爲轅門范注云轅門印車

以其轅表門楊士助疏云謂以車為營舉轅為門又建旂以表之並與鄭義同此會同之舍雖與

蒐狩異車宮轅門之制則一也又韓非子十過篇云智伯與韓魏圍晉易二君朝智伯而出遇智

過於轅門之外則軍旅亦為轅門矣惠士奇云漢衛青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蓋師古車宮

之遺 為壇壇宮棘門

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壇土起壇垣以為宮鄭疏注云謂王行止宿平地者賈疏

云以下文二者非止宿之事唯有此壇宮及上文車宮為止宿但險阻平地二所不同故知是止

宿平地也云築壇又委壇土起壇垣以為宮者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注云

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為壇於國外以命事宮謂壇土以為牆處所謂為壇壇宮也又觀禮云諸

侯觀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注云四時朝覲受之于廟此謂時會殷同

也宮謂壇土為垣以象牆壁也案此並所謂壇壇宮也壇謂宮內之土堂壇則通壇外之營域言

之祭法注云封土為壇書金膝三壇同壇書釋文引馬融云壇土堂蓋壇者委土之名凡委土而

平之為壇於壇之中封土若堂為壇壇之外四面圍統擁土若牆垣為壇垣三者通謂之壇故大

司徒設其社稷之壇注云壇壇與壇垣也又粵人社壇注云壇謂委土為壇壇廣雅釋丘云壇垣

厓也說文土部云垣垣也鄭意築土高起為壇又於壇外四面委土為庫垣令高出於壇使有

厓垣即所謂宮也賈疏謂掘地為宮土在坑畔而高為壇垣司儀疏亦謂掘地為壇壇土為壇垣

與此壇垣則似為壇垣也鄭注云又司儀疏未入竟登壇為壇垣也壇土為壇不為壇垣故下文無

當牆處則似為溝塹矣殊誤又聘禮未入竟壹肆為壇壇彼但堵土為壇不為垣墉故下云無宮
與此壇壝宮異也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為門者小爾雅廣器云棘戟也說文戈部云戟有枝兵也
讀若棘明堂位越棘大弓鄭注云棘戟也左隱十一年傳子都拔棘杜注同案戟詳治氏疏棘戟
古同讀故經典戟字多作棘壇壝宮無屋於壇旁樹戟以表門戟門即於壇旁為之故觀禮注云
諸侯入壇門即此棘門也惠士奇云戰國策楚策考烈王卒李園入宮置死士於棘門之內則
知古者宮門皆立戟矣杜子春云棘門或為材門者存異文也宋世華云詩斯干如矢斯棘韓詩
棘作柶聲類初古材字案宋說是也棘材材三字古音同部故棘門或為材門其義未聞賈疏云
閱二年衛文公居楚丘國家新立齊桓公其門材先令豎立門戶故知棘門亦得為材門即是
材木為門也為帷宮設旌門謂王行畫止有所展肆若食疏司常為官聯也注云謂王行
案賈說亦通為帷宮設旌門息張帷為宮則樹旌以表門疏司常為官聯也注云謂王行
畫止有所展肆若食息者肆即肆之借字賈疏云見下曲禮云君命大夫與士肆鄭云肆習也君
有命大夫則與士展習其事則此亦王與羣臣畫止有所展習云若食息者非直有展習亦有食
息之時案曲禮經注肆並作肆賈引作肆與彼釋文所載別本同惠士奇云聘禮未入竟壹肆為
壇壝畫階帷其北無宮蓋張帷以象宮室帷一面而闕其三不成宮也案惠說近是彼聘使展肆
疑兼用帷宮無宮之制蓋帷宮正法張帷周而為垣又於中張帷幕為次不僅帷其北也左宣十
八年傳公孫歸父禪帷而復命於介穀梁襄十八年傳亦有禪帷之文似皆與聘禮略同云張帷
為宮則樹旌以表門者幕人注云在旁曰帷謂帳帷帳帷為宮也賈疏云案司常云會同賓客置旌
門注引此掌舍為帷宮設旌門則旌門司常置之掌舍主掌之其旌門則司常所云析羽為旌者
也詒讓案大司馬注云旌為左右和之門注云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國語齊語執
袍鼓立于軍門章注云軍門立旌為軍門若今牙門矣又云渠門赤旌注云渠門兩旌所建以為
軍門若今牙門矣是渠門亦即旌門此帷宮為會同之舍大會同六軍從行故旌門之制亦與軍
門同也依韋昭說似諸侯旌門用大旌但龍旌色青今齊語云赤旌則當是鳥隼之旗以其注析
羽於干首故謂之旌若天子制似當用大常而注析羽也至毛詩小雅車文傳說田獵云裼纁旌
以為門與穀梁傳謂置旌以為轅門同則因王侯所載旗並為通帛之旌蓋旌旌皆五旗之通制

故詩孔疏謂彼即此及大司馬之旌門賈大司馬疏同是也五旗通有旒旌詳司常大司馬疏又

勞引此職帷宮旌門然則旌門無宮則其人門謂王行有所逢遇若住遊觀陳疏無宮則其

禮注云無宮不壇土畫外垣也此無宮亦王行道路暫駐故不壇土畫外垣則立人以表門者聘

者謂選擇其人而立之也注云謂王行有所逢遇若住遊觀者謂王行在道或與諸侯逢遇或

無所逢遇而暫住遊觀則不為宮但立人門以二者皆行道倉卒簡路之事不久停止故也云陳

列周衛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者謂列人為周衛當門處則選擇長大之人以表之也惠士奇云

虎士立為門四翟各持兵故曰人門公羊昭二十五年傳以遇禮相見以人為蕃何注云蕃周時

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則人門若人垣矣案惠說也是也公羊云以遇禮相見亦如在道逢遇

陳列周衛其禮疏略與此注可互證此雖云無宮蓋亦凡舍事則掌之王行所疏注云王行

列人為蕃故孫子軍爭篇書注云以人為營人門是也凡舍事則掌之王行所疏注云王行

言雖非會同若巡守師田之類王行所舍止其事皆掌舍掌之

幕人掌帷幕帟綬之事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于上帷幕

也綬組綬所以繫帷也立謂帟王在幕若帷中坐疏掌帷幕帟綬之事者賈疏云掌王帷在

上承應帷帟皆以綬為之凡四物者以綬連繫焉疏掌帷幕帟綬之事者賈疏云掌王帷在

也帷帷幕之內設之帟者在帷幕之內承塵綬者條也以此條繫連帷幕人掌此五者王出宮

則送與掌次張之注云王出宮則有是事者謂王在宮寢室之內則無張帷幕諸事明此幕人

後鄭不從先鄭平帳義亦誤云幄者皆以箱為之者說文糸部云箱帛也賈疏云以其布帷幕之內宜細密又案喪大記有素錦綵縹即幄後喪用錦明此用箱可知案賈知素錦縹即幄據成周之會澤土張赤帟陰羽又云堂後東北為赤帟焉潘益在其中其西天子乘車立焉青帟以羽飾帳然則吉時之帟蓋以采繒為之周書有羽飾此經無者文不具也云凡四物者以綬連繫焉者謂帷幕幄帟四者

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其其帷幕幄帟綬

疏

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其其帷幕幄帟綬者賈疏云此一經皆供與掌次使張之此云朝覲會同即掌次云謂侯朝覲會同是也此云軍旅田役即掌次云節田彼節即此軍旅彼田即此田役是也此云祭祀即掌次云大旅及朝日祀五帝是也此數事皆其帷幕幄帟綬與掌次案田大役謂四時大田起徒役詳大宰疏注云其之者掌次當以張者明此官唯掌其不掌張事也大

喪廿帷幕幄綬與幕張之於庭帟在柩上

疏大喪其帷幕幄帟綬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

先所以為葬室之閒先張神坐也是大喪亦當其幄此不言者文不具注云為賓客飾也者明要當去飾而此四者是為賓客設飾實客謂諸侯君臣來朝聘及來奔喪弔賻者也云帷以韋堂者堂謂賤之堂賈疏云謂若喪大記及士喪禮始死帷堂小斂徹之及殯在堂亦帷之也或與幕張之於庭者庭亦謂路寢堂下賈疏云案尚書顧命云出綴衣於庭鄭云連綴小斂大斂之衣於庭中爾時在庭應設此帷幕無正文故云或也有解者云為王設經在庭故有帷幕按喪大記諸侯降階下綴經於序東王禮亦亦哭踊在降階下何因反來庭中綴經乎恐不可也論語案此帷幕亦以布為之依檀弓注說天子禮別有覆棺之終幕當亦此官其之又綴於葬篇說送葬亦有屋幕則不徒張之於庭矣云帟在柩上者掌次注云張帟柩上承處又檀弓注云葬張於殯上殯上即柩上也據送師注大要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其其帟則聞之檀弓曰君

於士有**疏**三及大夫之喪其者此亦謂張續上之奢也賈疏云掌次云諸侯再重

賜帑再重此不云孤孤與卿大夫同不重幕人君於士有賜帑者證有惠則賜蓋亦此官其之

者以士賤不得備物士喪禮亦無帑引檀弓曰君於士有賜帑者證有惠則賜蓋亦此官其之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丈尺大小**疏**也言次謂次止言舍謂舍息云以待張事者賈疏

云王出宮則幕人以帷與幕等送至停所掌次則張之案賈說未該廣雅釋詁云張施也凡王次

張施陳設之事此官悉掌之故下經既案亦云張明張事不徒設帷幕幄帑等矣蓋凡王次皆幕

人司几筵其物掌次掌其事三官相與為官聯也凡張帷幕等並以木為柱際而後施以緇布

故呂氏春秋音初篇云幕動圻廢委人喪紀其其木材注亦云木材給張事是也注云法大小

丈尺者此亦注用今字也司書注云法數也謂大小丈尺之數未聞**王大旅上帝則張既案設皇**

數賈疏云大小者下文有大次小次是也丈尺之數未聞**王大旅上帝則張既案設皇**

邸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此以旅見祀也張既案以既為牀於**疏**王大旅

邸中鄭司農云皇羽覆上邸後版也玄謂後版屏風與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為之**疏**上帝則

張既案設皇邸者釋文云皇邸一本作皇羽覆上邸後版也玄謂後版屏風與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為之

見經皇是鳳皇之字故知以皇羽覆上邸後版也玄謂後版屏風與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為之

王大祭祀皆設大次小次以為休息之所既案皇邸即張設於次中賈疏謂王坐所置是也禮案

五帝與大宗伯典瑞諸注義同然此職下則有區別通校全經凡云昊天者並指圜丘所祭
 帝者亦非也蓋帝之與天雖可互稱而此經則有區別通校全經凡云昊天者並指圜丘所祭
 之天凡云上帝者並指南郊又云祀地旅四望職金云旅于上帝玉人云旅四望凡言旅者並指非
 四望典瑞云祀天旅上帝又云祀地旅四望職金云旅于上帝玉人云旅四望凡言旅者並指非
 常之祭而言所旅者止於上帝四望不云旅昊天旅五帝則知旅祭上帝則知與圜丘昊天祭則迥不相涉
 此大旅上帝自專指有故祭上帝與南郊之祭上帝同而禮不同與圜丘昊天祭則迥不相涉
 也蓋受命帝在五帝之中為特尊而卑於昊天上帝有張鼐案設皇邸則祀昊天亦同可知旅
 禮略而郊祀詳旅有五帝之中為特尊而卑於昊天上帝有張鼐案設皇邸則祀昊天亦同可知旅
 伯肆師典瑞疏南齊書禮志載江淹王儉議並謂南郊為旅上帝與昊天引孔晁云五帝佐天化育故
 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案孔晁治主禮之學蓋亦以郊正為一南郊祀昊天以五帝配是為旅
 上帝則亦以旅為郊也王議又引馬融說以為夏正總旅明堂舊唐書禮儀志載唐人亦有釋典
 瑞旅上帝為眾祭五帝者劉韜表難之云旅雖訓眾出以爾雅及為祭名春官訓陳注有明文若
 如所言旅上帝便成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便是四鎮邪案黎說是也馬王諸家之說其不
 可通何以為此經云大旅下文又別云祀五帝則上帝非即總祀五帝可知段令大旅與祀同此五
 帝經何以為別異之文乎其不可通一旅為總祭古無是說大宗伯典瑞玉人並云旅四望望祀
 各就其方無總祭之法若如馬說豈得復有總祭四望之禮乎其不可通二大宗伯以旅上帝為
 國有大故之祭若南郊則常祀之最大者不得待有大故始行之其不可通三眠瞭說大旅上帝為
 樂器與大喪同笙師說大旅陳器亦然明大旅之禮與常祭不同若郊祀用盛樂豈得但陳之
 其不可通四也凡大旅與圜丘不同帝與南郊帝同而祭不同互詳大司樂疏云國有故而祭亦
 曰旅者明旅本為有故特祭之專名常祀不名旅也賈疏云案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
 望是國有故而祭謂之旅案詳大宗伯疏云此以旅見祀也者賈疏云但此下文五帝見正祀其
 旅見於大宗伯祭禮案天不云旅故此見此文不言正祀故鄭以因旅見之欲見有故昊天亦
 旅之故云以旅見祀禮案天不云旅故此見此文不言正祀故鄭以因旅見之欲見有故昊天亦

故與祀禮小異此經云明旅上帝不云祀上帝不特言也然以張鼐案設皇邸之等大祀反無之
 故與祀禮小異此經云明旅上帝不云祀上帝不特言也然以張鼐案設皇邸之等大祀反無之

旅與祀禮小異此經云王大旅上帝不云祀上帝不宜大旅有張鼈案設皇邸之等大祀反無之故鄭謂經言旅以見祀明旅有此張設則祀亦有不待言也然以經攷之昊天似無旅注鄭賈並

謂昊天亦有旅非也云張鼈案以鼈為牀於幄中者掌皮云其鼈毛為鼈以待邪事釋名釋牀帳云鼈旃也毛相著旃旃然也說文毛部云鼈撚毛也木部云案几屬牀安身之几坐也案對文

則案與牀異散文則通凡牀以木為之此注云以鼈為牀者言以鼈覆牀上為之猶後牀上覆重席謂之重案也賈疏云牀上著覆即謂之覆案據鄭云於幄中則知不徒設覆案皇邸而已明知

并有大小次之幄與下祀五帝互見之也鄭司農云皇羽覆上者樂師皇舞先鄭注云以羽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然則此皇邸先鄭意疑亦當為翡翠之羽覆邸上與後鄭皇為象鳳皇羽

義異賈疏謂先鄭亦以皇為鳳皇羽疑非先鄭意云邸後版也者謂禮案後之植版也爾雅釋器云邸謂之楫凡物根柢必在後故後版謂之邸鞠人以大車後載為邸與此義略同云立謂後版

屏風與者賈疏云此增成司農義言後版者謂為大方版於坐後畫為斧文言屏風者據漢法况之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呂飛騰云康成三禮圖云版從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賈

云為大方版於坐後畫為斧文是即以版屏風為斧依案呂說是也釋名釋牀帳云屏風所以屏障風也爾雅釋器郭注謂射容形如牀頭小曲屏風此鼈案即牀而設後版蓋與漢晉牀頭屏

風正相類故後鄭舉屏風以申先鄭後版之說然不必更畫斧文也屏風亦見燕丹子及史記孟嘗謂此皇邸亦畫斧文不知此皇邸以皇羽覆上不必更畫斧文也屏風亦見燕丹子及史記孟嘗

君傳則戰國時已有此稱不始於漢矣云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為之者樂師皇舞注云皇襟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注云皇皇屬也畫羽飾焉凡禮經言皇者鄭並以

鳳皇羽為釋爾雅釋鳥云鳳皇其雌皇山海經南山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鷄五采而文名曰鳳皇此象鳳皇羽色亦謂染羽為五采也賈疏云案尚書禹貢羽吹夏翟謂羽山之谷貢夏翟

之羽後世無夏翟故周禮鍾氏染鳥羽象鳳皇色以為之覆於版上明堂位及司几筵皆云黼裳此不在寢廟無裳故不云黼裳故別名皇邸案賈說非也鳳皇羽與夏翟羽色並備五采鄭各

望文為訓故不同耳爾雅釋器云牖戶之閉謂之扂此皇邸犬族所用既不在朝日祀五帝別牖戶之閉雖形制相近而畫飾迥異不得謂即黼依之別名也典絲疏說亦同朝日祀五帝別

張大次小次設重齋重案合諸侯亦如之

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祀五帝於四郊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

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

合諸侯於壇王亦以時休息重齋復齋重案牀重席也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

亦冢王為文此皆大祀王親與祭則有此張設之事五帝尊於日月而經先云朝日後云祀五帝者各隨文便無義例云則張大次小次設重齋重案者賈疏云大幄小幄但幄在幕中既有幄明

有帷幕可知設重齋者謂於幄中設承塵重案者案則牀也牀言重謂牀上設重席不言氈及桌

邸亦有可知上氈案不言重席亦有重席可知互見為義注云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者

玉藻云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鄭注云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謂國門也覲禮云天子乘龍戴大旂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禮方明彼注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此云拜

日於東門之外兼用玉藻覲禮兩文覲禮所記雖非春分朝日其禮略同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即日月之正祭鄭說本馬融詳典瑞疏云祀五帝於四郊者賈疏云案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是

也此謂四時迎氣案月令立春於東郊立夏於南郊季夏六月迎土氣亦於南郊立秋於西郊立冬於北郊謂靈威仰之屬案詳小宗伯疏云次謂幄也者敍官注云次自脩正之處凡祭祀朝覲

之所必張幄以為自脩正之處經云大小次次即幄四合象宮室者也云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者賈疏云必兩次設幄者大幄謂王侵晨至祭所祭時未到去壇遺之外遠

處設大次王且止居故云大幄初往所止居也接祭者與羣臣交接相代而祭去壇近置一小幄退俟之處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者祭義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

祭其間殷氏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鄭彼注云闇昏時也陽口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鄭彼注云闇昏時也陽口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

郊祭此注引之證朝日祀五帝與郊祀略同亦終日有事也云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者強力謂強有力也聘義云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而後禮

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挈壺氏注云代猶更也以其竟日有事雖有強力亦不能支故王與諸臣更番迭進王以次退俟於幄得以暫息不至疲券云合諸侯於壇王亦以時休息者明合諸侯

亦於壇內外設大小次及重幣重案也合諸侯即大宗伯云時見日會殷見日同賈疏云案司儀合諸侯為壇三成是也云重幣復幣者復本嘉瑞本並作視今從注疏本廣雅釋詁云復重也

賈疏云謂兩重為之詒讓案周書王會篇說成周之會壇及交闕皆張赤帟蓋即重幣也云重案牀重席也者牀不可以言重故知為覆重席賈疏云案司几筵莞筵緹席次席三重此言重席亦

當有此三重與重幣不同案賈意重案當有三重席與重幣止兩重幣文同義異但司几筵三種席謂加席也與重席本不同以禮經重席之例言之天子當莞筵五重玉藻云天子之席五重是

也此經注並無重席之敘疑覆案之席與設於地不同或不必備五重又諸侯不云重案則是

不重與禮器亦異是其證也重席詳司几筵疏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者即蒼赤黃白黑五天

帝是也詳大宰師田則張幕設重幣重案不張幄者於是臨誓疏師田則張幕設重幣重案

及四時大田王親行者也賈疏云謂出師征伐及田獵則張幕者為王設坐不言帷者亦有可知注云不張幄者於是臨誓眾王或迴顧占察者謂師田自誓眾之事故設平帳之幣而不設四

合象宮室之幄使四旁皆見以便王之迴顧占察說文見部云覘窺視也占即覘之段字方言云占視也凡相窺視南楚或謂之占自江北凡相候謂之占然則占察猶言視察司稽司門注並

云視占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大次亦初往所止居疏諸侯朝覲會同者以下並是也

與諸侯張之若四時常朝在國內今言朝覲會同為會同而來故在國外與大宰大朝覲會同也案經言朝覲者明四時常朝亦張大小次也賈謂因會同而朝不關常朝非經義云則張大次

小次者賈疏云亦如上文小次丈尺則減耳語讓案張大小次則亦當有幣案但不重耳又聘禮記云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鄭注云主國之門外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次位

皆有常處賈彼疏云凡為次曰次在臣次在後故云少退於君之次則諸侯卿大夫來聘問亦

有次此經不言者文略注云大次亦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處者賈疏云鄭云初往止居者謂宮外也即宮中應是宮內言宮即司儀所云宮方三百步曠土為之也言待事者就於

帳中待事辦齊案賈據會同言之朝覲之次即在泉門外及廟門外覲禮云諸侯朝覲皆受舍

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鄭彼注云受合于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掌次及諸侯上介先朝受焉此即朝覲即宮務事之次也但覲禮注謂朝覲受次在文

下廟門外而依小宗伯注廟在雉門外則非三朝所在小司寇注雖有外朝在雉門外之說然以朝士核之自是誤文今攷定廟當在雉門外則正當注朝然鄭實無是義又齊僕大行人注謂朝

覲王有車迎出大門之注則諸侯待事亦不唯在廟門外鄭注義外注甚多故賈彼疏云若天子春夏受享諸侯相朝聘迎賓客者皆有外次在外次於大門外者則無廟門外之內次天子

覲遇在廟者有廟門外之內次無大門外之外次案賈蓋亦知鄭義之難通故為此說以斡旋之然究不為也江永云初覲當有大次在外朝有小次在廟門外覲禮所謂前朝皆受合于朝是也

觀禮言旅見則分同姓西面異姓東面若其朝則次當張之門外西方而東面以爲止居待事之處掌次及諸幣爲之驅至於朝位入復入復至行處爲時久則候氏宜於大次止居以待

待乃交廣天子入於侯氏入大門至廟門外入於小次以待事案師出則張幕設案鄭云師田謂諸侯相與師田玄謂此

掌次張之諸侯從王而師田者疏即張幕設案者也不言重則無重席亦應有單席於牀也注鄭司農云師田謂諸侯相與師田者先鄭意上張幕設重案爲天子師田此文承上諸侯

初覲會同之下故嘗爲諸侯相與師田與上天子師田異也云玄謂此掌次張之諸侯從王而師田者者賈疏云後鄭不從先鄭者以其天子掌次不合與諸侯國內張幕故云掌次張之以明非

諸侯相與師田也此至下所云次者謂以爲帷帳案聘禮記所云次或以帷及席者得與此掌次所云次別案賈意上大小次注以次爲帷帳案人注帷以爲之故謂此及下所云次雖以

爲之賈彼疏謂上車或張帷帟故此疏亦云或以帷帳之明文則或亦得含有帷席之次賈必謂

布異材然皆可爲次此經諸次所設不同既無帷帳之明文則或亦得含有帷席之次賈必謂其與聘禮次別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人謂三公論道者不若以王命出也孤王之孤三

殆矣之固矣

合諸侯張次小次
師田亦張幕設案
疏 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者此幾內諸臣之張事孤卿不設幄次降於

王有故不視羣臣攝之若諸侯使臣時聘設親王不親行則於國外使羣臣受之是王命出也云

孤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北堂書鈔設官部引五經異義云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

是爲三孤又引環濟受略云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副助三公者也孤者不掌官桀然孤特也書僞古文周官說與周禮說略同僞孔傳云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論語微子皇

氏義疏引鄒書微子注云少師者大師之佐孤卿也亦從古周禮說王引之云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大師大傅大保是爲三公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是鄭注

所本也案三少出大戴禮記保傅篇曰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大子宴者也未嘗以爲周禮之孤周禮言三公者皆著其數曰三若孤實有三人則亦當著其數曰三

孤矣乃通考全經言孤者凡二十有一皆但謂之孤無言三孤者則孤之數必非三人未可以保傳之三少當之也幕人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其孤與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掌客從者三

公賦上公之禮卿賦侯伯之禮皆言三公而不言孤孤已在卿之內故也經凡以孤卿並言者皆不著卿之人數以卿與三公對言則曰六卿而不言孤豈非以孤在六卿之內則不得於孤之外

更數六卿亦不得於六卿之外更言孤乎蓋六卿中有秉國政者其位獨尊故謂之孤孤者獨也譬之大國之卿晉士會受釁冕之命而將中軍宋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位在六卿之列而又獨尊

也周書大匡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孔注曰冢卿孤卿蓋爾雅冢大也六卿之中孤爲大故曰冢卿也程天子傳百辟冢卿亦孤也郭注以爲冢卿孤卿蓋爾雅冢

傳叔孫卒杜洩將以冢卿南道謂季孫曰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杜注曰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則季孫爲冢卿孟孫叔孫爲介卿可知季孫秉國政故謂之冢卿也其位在六卿之首其數

則一人而已不待有三也自班氏作表誤以三少爲孤而康成沿襲之於是東晉古文尙書竊其說以入周官曰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而孤之爲官遂失其本義矣又案以周禮之孤爲三人其

說始於新莽漢書王莽傳曰置大司馬司允六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蓋莽建立周禮見周禮厚言三公孤卿則妄以孤為三公之佐而置三公司卿以放效之至班氏作表又以大師

大傅大保為三公而少師少傅少保為孤卿官名雖異而以孤為三人分屬三公則沿新莽之誤案王謂孤為冢卿即在六卿之中非三少其說致矯孤者執政之卿亦謂之卿士詩小雅十月之

交說阜父卿士在家伯維宰之上鄭箋以宰為冢宰則皇父為孤卿可知左隱九年傳載鄭莊公為王左卿士與競公忌父為右卿士並為政左隱三年杜注謂卿士王卿之執政者執政必孤卿

而有左右是有二孤矣蓋孤為諸卿中執政者之稱無專職亦無定員但不可以三少強充其數耳通言之孤在卿中為特尊秩次亞於三公故亦通稱公卿飲酒禮諸公大夫注云大國有孤四

命謂之公是也卿士為孤而亦為諸卿之通稱故書洪範云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孔疏引鄭書注云卿士六卿掌事者又匠人注以三孤六卿為九卿亦非詳彼疏云不言公如諸侯禮從于祭

祀合諸侯張大次小次師田亦張幕設案者以經言孤卿不及三公故鄭補其義賈疏云謂如王諸侯之禮中唯有會同師田無言祭祀鄭云祭祀者王於會同與祭祀同云亦如之則諸侯從王

祭祀亦與會同若然三公從凡喪王則張密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張密承慶疏凡喪王則張密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張密承慶疏

夫人已下故言凡以廣之也后與王同三重世子三人與諸侯同再重九嬖二十七世婦與孤卿大夫同不重一而已八十一御妻與士同無帶有賜乃得舍也此諸侯謂三公王子母弟若畿

外諸侯掌次不張之金鴨云凡兩物積累方可言重若以一物則不可言一重故再重之下即曰不重而無一重之文注云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旅眾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

張密樞上承塵者詳幕人疏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者賈疏云祭祀言凡者天地宗廟外內祭祀皆司農云尸次祭祀疏有羣臣助祭其臣既多不可人人獨設故張旅幕旅眾也謂眾人其幕諸

之尸所居更衣帳疏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者賈疏云祭祀言凡者天地宗廟外內祭祀皆司農云尸次祭祀疏有羣臣助祭其臣既多不可人人獨設故張旅幕旅眾也謂眾人其幕諸

祭皆在尸戶尊故則張尸次注云旅眾也者序官注同云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

事者上經無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注謂以事從王又謂公如諸侯禮從王祭祀設大次小次是

公從祭特設水卿從祭當特張幕此注公卿以下蓋外公卿謂之謂中大夫以下待事則眾

人共居族幕以其無專幕也通典吉禮說大禘云掌次於廡外之東設主人及公卿以下次幕林

喬未禘賈疏云若宗廟自有廟門之外若外神於郊則亦有墻宮之門門外並有立位云為之門東

大幕者以其旅居人眾取足相容故特為大幕也云尸則有幄者以經云張尸次與上朝祀五帝

設大次小次同為四合之幄也少牢饋食禮云祝迎尸于廟門之外特牲饋食禮云祝迎尸于門

外注云尸自外來代主人接之就其次而請則尸次亦於廟門外更衣處士冠禮云尸次祭祀之尸

即用先鄭義次張帷幕為之故謂之帳賈疏云未祭射則張耦次曰耦俱升射者次在洗東大射

則當服至祭所乃更去常服服祭服也故言更衣射則張耦次曰耦俱升射者次在洗東大射

具六耦射人云王六耦諸侯四耦孤卿大夫三耦是也左襄二十九年傳云射者三耦杜注云

二人為耦曲禮孔疏云射法每兩人相對以決勝負名之曰耦耦貴賤必對故卿與卿耦大夫與

大夫耦或奇餘不足則使士備耦案大射君與賓耦卿大夫自和耦賈疏云案大射鄉射耦皆兩

兩揖讓升自西階鄉兩楹之間射物南面而射射訖又兩揖讓降自西階云次在洗東者鄭

階東南也此注不言南者文不具又案大射注據射宮庭中言也燕射於路寢亦有階唯賓射

於治朝無堂階以意推之賓射耦次其在路門外東塾之東南與引大射曰遂命三耦取弓矢于

次者賈疏云證次中有弓矢其耦立位在北西面至射乃命三耦入次取弓矢引之者以天子

庶之射並無次掌邦之張事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人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

之府九功謂九職也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受用之府若職內也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疏掌九

賦九功之貳者此並掌財用府藏官之官法與大宰正副相替者也大宰云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此官並執其法籍之貳賈疏云大宰掌其正此官掌其副貳者以

其物入大府故也云以受其貨賄之入者明凡貨賄之入此官總受之也賈疏云九貢謂諸侯九貢自然有金玉曰貨布帛曰賄九賦謂畿內之九賦口率出泉九職如三農園圃之類亦有不出

貨賄者皆言受其貨賄之入者雖以泉穀為主民欲得出貨賄者則取之以當邦賦之數故大宰云九賦斂財賄是其不要取泉也案九賦者畿內田野之稅九功者萬民職事之征賈依大宰注

說以九賦為口泉非也並詳大宰疏云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者賈疏云言大府雖自有府其物仍不置于衆府注云九功謂九職也者司會云以九功之濫令民職之財用

故知九功即九職之功授其事則為職獻其成則為功其實一也管子乘馬篇云賈而不為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為工而不為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彼功即此九功之功與功而不與分謂

使為賈工者各自貢其功若閭師商賈百工之貢不與分者不頒以食也賈疏云以其九職任萬民謂任之使有職事故大宰云九職大府斂貨賄據成功言之故云九功其本是一故云九功九

職也江永云九功中臣妾不貢疏材此舉其大綱未暇細別閭師乃分析言之云受藏之府若內府也者據內府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是受藏之府職金云入

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注亦云守藏者玉府內府也黃以周云玉府內府皆藏貨賄之良以待王之大用大用不常有故謂之受藏之府明不遽出也詒讓案鄭意蓋謂玉府內府外府皆為受

藏之府唯云內府者文不具也云受用之府若職內也者據職內云以逆邦國之賦用是受用之府鄭意蓋謂職內職歲職幣皆為受用之府唯舉職內者亦文不具也金榜云受藏之府受用之

府六官之屬具百之在天官則玉府內府外府其較著者也職內掌邦之賦人職歲掌邦之賦出蓋各執其出入之總以贊逆會乃計官之屬故與司會司書職相亞次非謂邦賦盡入於職內盡

出於職也案禮記是也此經受藏之用之也所較著者職內若司書職相亞次非謂邦賦盡入於職內盡

出於職歲也案金說是也此經受藏受用之府所賅甚廣若酒人漿人酒飲並入酒府塵入市布

入泉府珍異入膳府之屬凡百官之有府者並得受之注唯舉內府職內二官以見例焉云若者

即是比擬之詞非謂受藏專屬內府受用專屬職內也云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若以貨為金玉

賄為布帛皆給用之物賈疏云鄭欲以藏用互文貨言賄者以其善物賄言用者以其賤物賄言

皆藏皆用故言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云良者以給王之用者若內府寺邦之大用玉府掌王之

良貨賄之藏是也云其餘以給國之用者若職內邦國之用是也云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言

貨賄皆互文者賈疏云言受藏謂內府言受用謂職內皆藏以給用言藏亦用言用亦藏是

互文也雜言貨賄者言貨賄兼有賄言賄亦兼有貨亦是互文但二者善惡不同故別言之耳凡官

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疏凡官府都鄙之吏者此吏通家官府都鄙為文謂王

府郊野縣都百物財用此內舉官府外舉都鄙以通駭郊野縣等明畿內之官吏通掌之文不具

也采邑之吏雖各屬其主然亦兼正於王官若都家宗人司馬及邑長等有大法用如受王命祭

祀發軍役之等亦受財於大府也云及執事者執事謂非其專職暫來治事者故於官府都鄙

之吏外別言之詳大宰疏云受財用焉之官吏即執事凡有應用財物者皆於此官受之以此官

通管諸府也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

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

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稍用之物也喪紀即喪荒也賜予即好用也鄭司農疏凡頒財者以下家上文辨九賦九貢

云幣餘使有餘來還也立謂幣餘占賣國之斥幣疏九功所用之異也大宰注云財泉穀也

此當通貨賄言之賈疏云大宰云九賦斂財賄九式用之此大府頒與九式用之但事用因故二

也常頒財時各攷案法式為其并授其人使依法式用之所用與式必相應也金榜云大宰制式
 法以歲上下凡受財用者皆以式法授之為其所用多寡歲各不同職歲職曰凡官府都鄙學吏
 之出財用受式法于職歲此大府頒財亦令歲授之式法也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者賈
 疏云自此以下並與九式事同但文有交錯與九賦不次江永云以某賦待某事蓋約計其財用
 之相當為之式法非必以其地之所出給此用也金榜云大府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財于受
 用之府分別其貨賄入于諸府之嘗以邦中四郊之等區為九處如山澤之賦以待喪紀而川衡
 祭祀賓客其川奠澤虞祭祀賓客其澤物之奠其非專以待喪紀甚明餘可類推案江金壽是也
 此亦以九賦地稅與九式法用約略相當足以待給至其用之則緩急贏虧亦自有彼此通移
 之法固不可一概論也注云待猶給也者外府注司此引申之義也賈疏謂鄭謂大宰政得九賦
 物埃其用時而給之亦為待故小宗伯注云待者有事則給之是也賈疏謂鄭謂大宰政得九賦
 之財給九式之用待來則給之故云待猶給非是訓待為給非鄭指也云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
 者據大宰文見經云式即九式之法也九賦地稅為賦斂之正故以待九式之正法用明餘法
 用不得取此也云膳服即蓋服也者此據大宰九式文謂給牛馬之禾穀也掌客云賓客之膳服
 故兩職互文云稍秣即秣也者亦據九式文謂給牛馬之禾穀也掌客云賓客之膳服稍之
 受注云芻給牛馬稍人稟也與此異者芻稍對文則異散文可通以禾穀給牛馬亦猶人之給稟
 食故通得稱稍矣云謂之稍稍用之物也者釋芻秣亦曰稍秣之義說文禾部云稍出物有漸也
 芻秣亦以漸頒之故云稍用之物云喪紀即喪荒也者亦據九式文曰荒凡小喪紀注云謂
 荒凶年也此經言喪紀者不一庖人其喪紀之庶羞注云喪紀喪事之祭外喪凡小喪紀注云謂
 喪事之奠祭則喪紀祇可云喪事不可兼云荒也案呂說是也大宰九式有喪荒此有喪無荒者
 荒非常事不可豫為節度故文不具也詳大宰疏云賜予即好用也者以九式有好用無賜予彼
 注云好用燕好所賜予是也凡賜有常賜有好賜常賜者歲時頒賜善於秩籍者好賜與常賜之
 外以恩澤特受賜非恆典也常賜謂之頒上匪頒內已核之明此賜予專處好賜言也凡經云賜
 予者並為好賜詳內饗及大宰疏鄭司農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者先鄭意聘使當自幣帛故
 有餘來還謂之幣餘也賈疏云案大宰司農注幣餘百工之餘與此注不同者蓋是司農五舉以

相足後鄭不從者助使之物禮數有限何得有餘來還又且有餘來還何得有賦故後鄭不從云
玄謂幣餘占賣國之平幣者大宰幣餘之賦後鄭注同案幣餘當讀為徹二鄭說並誤詳大宰

疏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 此九貢之財所給也給 疏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者邦國九貢之

之貢故專儲以待弔用也江永云以待弔用亦謂取之諸侯者還用之諸侯耳非謂弔用必取給
于九貢而九貢必不可為他事用也注云此九貢之財所給也者據大宰云以九貢致邦國之

用書禹貢孔疏引鄭書注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即謂此大府等也賈疏云案大行人六服
諸侯因朝所貢之物與大宰九百歲之常貢雖曰時節不同貢物有異要六服之貢與九貢多同

亦入弔用之數云給弔用給凶禮之五事者明與宰夫云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
為專據弔諸侯諸臣者異也賈疏云案大宗伯云凶禮哀邦國之事下云有變禮荒禮弔禮禮

恤禮五禮皆須以財貨哀之故云給凶禮之五事詒讓案鄭知弔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此九
用非即凶禮之弔禮者以弔禮所用無多故以凶禮五事總釋之

財充 **疏**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者此即上文九功亦即閭師之八貢也任民以九職而使貢其
猶是 **疏** 功以當賦故謂之功亦謂之貢九功之財數亦少於九賦以充府庫者積儲以備九賦

九貢之不足及他小用亦取諸此也江永云此對邦國之貢言之即九功所出之財貨非別有貢
物也賈以周云此言九職方征閭師職所謂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時徵

其賦是也力征其所入者少祇以充府庫而口賦之餘稅反給邦國之大用無是理也案黃說是也
為口錢則是以田地之正稅充府庫而口賦之餘稅反給邦國之大用無是理也案黃說是也

注云此九職之財者即上九功之財也賈疏云案大宰云九職任萬民此上文又云九功此貢即
是九賦之功所稅故知此是九賦之財也又九貢言入弔用九賦言入九式有餘財亦入府庫是

以上文掌九貢九賦受其貨賄頌於受禮受用之府也云充猶足者廣雅釋 **凡式貢之餘財以**
詰云充滿也說文几部云充長也高也引申為滿足之義故云充猶足也

其玩好之用 謂先給九式及弔用是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 **疏** 凡式貢之餘財者此亦即幣

其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云式言貢五文

賡也云以其玩好之用者說文玉部云玩弄也沈夢蘭云九式九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者如禹貢珠琳琅玕皆珠之屬國語楚語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謂之玩好之用正不貴異物之意

也注云謂先給九式及用用足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共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者賈疏云經言餘財明知先給九式及用用足府庫之餘也經言式貢者式即上文九賦之財給九式之餘

也貢即上文邦國之貢及萬民之貢也云言式貢互文者賈疏云式謂九賦貢謂九貢及萬民之貢但賦言式據用而言其實亦有賦貢據貢上為名亦有用故云互文也案此式謂九式所用

之餘雖據用而言然亦兼有斂即幣餘之凡邦之賦用取具焉賦用者明大府為財用之入職幣又以式濟斂之者也賈說未析

總會凡邦用無大小悉取具於是官也注云賦用賦者用賦猶言用財明與上九賦異也賦用亦見職內賦皆謂財用之總名又職內云賦入職歲云賦出義並同賈疏謂上有九賦九貢九

功此特言賦明兼有九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疏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者此貢九功亦取具焉失之

歲會致歲成亦與彼為官聯也大府受諸府之歲會而人之家宰家宰受而聽之賈疏云貨賄之入者謂九貢九賦九功入來至大府言出者大府以貨賄分置於眾府及給九式之用亦是至歲

終總會計之

周禮正義卷十一終

周禮正義卷十一終

瑞安孫詒讓學

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良善也此物皆式貢之餘財所作其不良又有受而藏之者

疏

掌王之金玉玩

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者兵謂五兵器謂車旗用器即內府良兵器是也此經司兵及它職云

二鄭賈多釋為軍器則與內府不合非也大宰注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則金玉玩好兵器亦良

貨賄之種別此金玉玩好兵器及良貨賄即大宰九賦之稅所造及九職之功所貢者故遂師云

入野職野賦于玉府明此官為其受藏之府內府亦掌良貨賄此官蓋掌其尤良中王之服御者

亦與彼為官聯也易詘云獸入口皮毛筋骨入于玉府釁人曰凡數征入于玉府應人曰斂其皮

角筋骨入于玉府澤曰掌國澤之政令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職金亦曰入其金錫于為

兵器之府入其金石丹青于守藏之府此其玩好兵器良貨賄之物玉府皆掌而藏之矣注云

良善也者宰大注義同云此物皆式貢之餘財所作者賈疏云案上大府云式貢之餘財以供玩

好之用彼玩好之中象有金玉兵器故知式貢餘財也云其不良又有受而藏之者者賈疏云即

上大府云受藏受用之府是也詒讓案以經云良貨賄共玉之服玉佩玉珠玉佩玉者王之所

人部云佩大帶佩也釋名釋衣服云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式也有珠有玉有容刀有帔巾有
纊之屬也案容刀諸物所謂事佩也與玉異賈疏云謂佩於革帶之上者也引玉藻曰君子於
玉比德焉者彼下文即說天子以下佩玉事故引以證玉必佩玉之義聘義文亦略同云天子佩
白玉而玄組綬者亦玉藻文鄭注云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賈疏云所佩白玉謂璠璣
璠璣玄組綬者用玄組條穿連璠璣等使相承受引詩傳者賈疏謂是韓詩案月令孔疏引韓詩
外傳文與此同然今本外傳無此語疑出韓詩內傳也國語晉語韋注引詩傳及大戴禮記保傅
篇賈子容經說佩玉並略同云佩玉上有蔥衡者大戴禮保傅盧注云衡平也賈疏云衡橫也謂
蔥玉為橫梁案說文玉部云珩佩玉也所以節行止也衡節珩之段字徐堅初學記器物部引
三禮圖云衡長五寸博三寸上平為衡案御覽及韋氏三禮圖引並作博一寸疑徐引非是玉藻
云一命再命幽衡三命蔥衡注云衡佩玉之衡也青謂之蔥又云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
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瑤致則天子以下佩玉各異所謂蔥衡者即大夫佩水蒼玉之衡
此鄭引詩傳成語故仍其舊文不復改易實則天子當佩白玉衡不佩蔥衡國語晉語云白玉之衡
珩六雙楚語亦云楚之白珩蓋即天子所佩白玉衡也又詩傳云上有蔥衡賈孔疏義並謂佩上
止有一衡而宋本大戴禮及賈子月令章句玉禮舊圖漢書五行志注並云上有雙衡孔疏義並謂佩上
物部引魚豢魏略亦云有雙璠雙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
致衡之為義惟一梁上橫追師之衡斬人之衡與佩上之衡名義相似蓋以一衡為上端下屬三
組中組以貫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
五寸若雙衡則一尺矣佩繫身旁而容一尺之衡其不適於體甚明故雙之作意當以詩為正
案任說甚數孔廣森亦據儀禮經傳通解校改依傳雙衡為蔥衡但據玉藻則天子以下佩衡玉
色名異大戴禮諸書並通於佩與詩說不同不宜槩沿三命蔥衡之文陳奐黃以周並從舊本
大戴禮作雙衡陳氏云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
篇有珩蔥珩傳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
字為蔥字天子白珩大戴言天子之珩不得為蔥珩明矣案依陳說則韓傳詩自作蔥衡戴記
述禮又自作雙衡兩文不可強合其論實允當晉語說白珩以雙計亦足為保傅佐證但任謂衡

之義取一梁上橫與車衡義同其說則固不誤蓋漢佩之玉不一今以帶組交午貫穿若非以一
衡總攝兩端則縣之革帶必有散亂之弊聲亦安能成節乎衡之一不能與璜同為平列分縣揆之
物理殆無疑義竊謂古佩玉自有雙衡而實非平列似當以兩玉重繫縣之其形蓋橫平而上微
隆起為鈍角下微容邪刻旁出為岐足故晉語韋注云珩形似磬而小楚語注又云珩上之橫者
韋所謂象磬而上橫者自據漢以後橫縣之磬為象然則三禮舊圖云上平曰衡亦對雙璜側垂
大較言之實則衡上隆而下望與橫略同固非正平也其縣之則上下重杳相去當不逾數分
動則下衡之首與上衡恆相摩切故不藉衡牙而自能鎗然成聲而三組分貫於上下衡之中與
兩旁則與一衡無異自無不能總攝之患揆校文制於禮或有合乎云下有雙璜衡牙者保傳盧
注云半璧曰璜玉藻云佩玉有衡牙鄭注云居中央以前後觸也孔疏云凡佩玉必上繫於衡下
垂三道穿以璜珠下端前以縣於璜中央下端縣以衡牙觸則衡牙前後觸璜而為聲所觸之
玉其形似牙故曰衡牙皇氏謂居中央牙是外畔兩邊之璜以衡牙為二物若如皇氏說鄭何
得云牙居中央以為前後觸也賈疏云謂以組懸於衡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故云雙
璜又以一組懸於衡之中與於未著衡牙使前後觸璜故言衡牙案賈說是也依皇氏說則璜一
名牙衡牙者以衡璜得名與鄭賈說異侯傳盧注云衡在中牙在傍說亦與皇氏同初學記及聶氏
三禮圖引舊圖云下有雙璜徑三寸衡牙長三寸綜說諸璜蓋以徑三寸之璧而中折之每璜
內蓋徑一寸其旁半徑則五分也長皆如其全徑衡牙長三寸橫設璜開其兩角適切璜好之中
以雙璜肉各一寸并衡牙三寸為五寸與上衡之長適相準此亦衡璜縣之義證也云璜珠以納
其間者大戴禮保傳云玼珠以納其間琕瑀以雜之盧注云納於衡璜衡牙之閒玼亦作璜總曰
玼珠而赤者曰瑀白者曰琕或曰瑀美玉瑀石次玉書禹貢云淮夷璜珠孔疏引鄭注云璜珠珠
名說文玉部云玼珠也宋引云淮水中出玼珠玼珠珠之有聲者重文作璜云夏書玼珠外虫寶賈
疏云璜蚌也珠出於蚌故言璜珠納其間者組繩有五皆穿珠於其閒故云以納其閒案賈蓋謂
璜為蚌之別種因以名其珠即本鄭義也玉藻疏謂佩組三道皆穿以璜珠更及鄭繫二組午
貫四維故有五組與孔義實同也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月令章句云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
珩以雜之衡牙玼珠以納其閒初學記器物部引三禮圖文略同又云璜中橫以衡牙以蒼珠為

璜案此並讀衝牙續珠以納其閒為句與盧辯及賈孔兩疏異漢書五行志顏注說同蓋衝牙居

兩璜之閒亦得為納閒然鄭讀實不如是也依大戴記權佩又有璜瑀毛詩鄭風有文同率傳云

其璜瑀所置當於懸衝牙組之中又無璜瑀唯存璜珠賈疏又云案毛詩傳衝瑀之外別有璜

璜案詁釋賈說似以璜瑀為一且唯中組設之與璜珠編綴五組不同而盧辯及三禮舊圖並

謂璜瑀即珠續漢與服志注引顏延之纂璜瑀所以納閒在玉之閒今白珠也似亦以璜珠

與璜瑀為一珠乃玉珠非蚌珠魏略以璜珠為瑀珠說文玉部云琨石之美者則魚說雖不以璜

珠瑀瑀為一而亦不以為蚌珠並與賈義異任大椿云保傅篇先言葱衡及雙璜衝牙特舉上下

兩端也上下玉名既若於是始言上下之閒貫以玼珠而玼珠之中又閒以璜瑀之玉其云璜瑀

以難之猶云璜瑀以閒之也鄭風佩玉璜瑀毛傳佩有璜瑀所以納閒猶中也謂璜瑀納在衝

璜衝牙之中也大戴禮注亦謂玼珠納在璜瑀之閒惟得云納於衝瑀之閒耳今攷雜佩以賵之傳雜

佩者玼璜瑀瑀衝牙之類玼璜瑀與璜瑀並舉玼璜衝牙既為玉則璜瑀亦為玉明矣故說文

玉篇皆云瑀石之似玉者說文云璜瑀玉篇亦云璜玉也續漢志孝明皇帝乃為大明矣故說文

璜璜皆以白玉然則漢志明以白玉為璜瑀則璜瑀不得為玼珠矣案任謂璜瑀非玼珠是也賈

精純

玉是陽

王齊則共食玉

故服

玉為釋也

故服

玉為釋也

故服

玉為釋也

故服

玉為釋也

故服

玉為釋也

故服

玉為釋也

故服

玉為釋也

故服

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
疏注云玉是湯精之純者者賈疏云但玉聲清則屬陽又案疏謂云
農云王齊當食玉屑

足以致火則寶之服氏云珠水精足以禁火如是則玉火精可知案賈說非也易說卦傳云乾
為玉故為陽精白虎通義考黜篇云玉者德義之至也故為陽精之純者云食之以禦水氣者大

戴禮記勸學篇及管子修廢篇並云玉者陽之陰也故勝水此謂玉可以禦水氣亦未瑋鄭司農云王齊
齊居路寢何必以禦水氣未審厥指賈疏謂恐起動多故須玉以禦水氣亦未瑋鄭司農云王齊

當食玉屑者楚辭離騷云精瑣靡以為張王注云精鑿也磨屑也精鑿玉屑以為儲糧是古有食
玉屑之法賈疏云其玉屑研之乃可食俞正變云太平御覽引吳普本草云玉泉一名玉屑神農

岐伯雷公甘三輔黃圖云武帝銅盤玉杯承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皆食玉也惠士奇云食玉
掌於玉府而不掌於膳夫則玉非可食之物矣左傳成十七年聲伯夢或與己瓊瑰食之食玉者

合象聲伯夢而惡之則玉非可食之物益明會釗云方書亦有食玉法然非經義也膳夫職云王
齊日三舉是齊食加日食二等其器必有用玉者玉藻正義天子朔月太牢當六盛盛舉則八簋

禮器注鏤簋謂刻節之天子以玉然則食玉蓋即簋歟日食朔食並有益玉府獨共王齊者變
食亦變器也案先鄭說蓋據漢時神仙服食家言若俞氏所舉是也然其說不經於古小聞殆不

足據惠氏糾之甚允通校諸家之說惟曾說較為近理蓋王齊備盛饌則
饌具之器亦宜備節食玉者殆即以玉飾食器若玉敦玉豆之類皆是與 大喪共食玉復衣

裳角枕角檀 角枕以枕尸鄭司農云復招魂也衣裳生時服招魂復魄于大廟至四郊角檀
角匕也以楔齒士喪禮曰楔齒用角檀楔齒者令可飯含立謂復於四郊以綏

疏 大喪共食玉者此與典瑞為官聯也賈疏云大喪謂王喪合玉璧形而小以為口實此不言
贈玉飯玉者文不備江永云合玉玉府典瑞兩官並共豈玉府共之於典瑞而典瑞乃共之

以含與案江說近是此大喪疑亦通包王后世子之喪賈說未暇合玉詳大宰疏云復衣裳者與
司服為官聯也其與夏采祭僕隸僕等用之說文巾部云常下帶也重裳常或从衣凡復時所

用吉服燕服成襦裳具有放經兼云衣裳也賈疏云王始死招魂復魄之衣裳不在司服者司服
所掌是尋常衣服玉府所掌皆王之美物其衣服美者亦玉府掌之但所復衣裳用死者上服故

玉府供之案賈說非也司服云大喪共其復衣服彼官所掌自裘冕以下弁冠諸禮服無不備其則其美者不宜轉在此官據下經云掌王之燕衣服則此復衣裳疑亦當為燕衣服王喪復於大

小寢或兼用燕服也士冠禮大小斂皆祭服散衣並列彼注釋散衣為袍繭之屬即下經燕衣服也若然司服所共者祭服此官所共者殆即散衣二官互相備與司服又有斂衣服奠衣服既沐

服當亦祭服散衣並有經皆不具也注云角枕尸用齊時枕也既夕記始死設牀第設枕喪大記沐葛生云角枕粲兮毛傳云齊則角枕蓋枕尸用齊時枕也既夕記始死設牀第設枕喪大記沐

浴之後云設牀第有枕含一牀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彼枕者即此角枕鄭司農云復招魂也者夏采先鄭注云復於始死招魂復魄與此注義同楚辭招魂王鉞

云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士喪禮說復云北面招以衣即謂招魂也檀弓孔疏謂招魂者是六國以來之言未瑤云衣裳生時服者謂王生時常御之服明與明器之衣服

異也云招魂復魄于大廟至郊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此亦據夏采文先鄭意彼文雖云以乘車載綏復於四郊亦兼有衣裳矣云至四郊者明自內及外核祭祭僕復小廟隸僕復小寢大

寢而言也云角柶角匕也者說文木部云禮有柶柶也又匕部云匕所以比取飯一名柶廣雅釋器云柶匙匕也士冠禮側尊一甒禮有甒實勺籩角柶鄭彼注云柶狀如匕以角為之者欲滑

也要大記孔疏云柶以角為之長六寸兩頭曲屈謂氏三禮圖云柶有柶用角為之柶有柶用木為之舊圖云柶長尺柶博三寸曲柄長六寸漆赤中及柄端又云疏匕亦形如飯乘以棘為之長

二尺四寸葉長八寸博三寸其柄葉通疏皆丹漆之桃匕漆柄末及淺斗中皆朱柄葉長短廣狹與疏匕同案禮凡扱禮扱羹並以柶蓋與匕飯匕牲體之匕形略同而用異據士冠禮角柶有仿

有葉舊禮圖說匕亦同禮圖之柶即聘禮之擯士冠禮之葉鄭注云葉柶大端是也云以柶齒者即據士喪禮文彼注云為將含恐其口閉急也要大記疏云柶柱也以柶柱張口齒令開也引士

喪禮曰柶齒用角柶者證角柶柶齒之事喪大記云小豆柶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則天子禮亦與士同故鄭引士禮為證也柶齒必用角柶者蓋以始死不能猝辦喪器因以生

時所用之角柶斷去其柶而用其曲柄故喪大記疏謂角柶長六寸與三禮舊圖角柶曲柄之長正合以其柶齒即謂之柶既夕記所云柶貌如槧上兩末蓋柶未斷時上端之柄有末而下端則

正合以其... 謂之... 似... 未... 上... 下... 則...

為楹上銳下圓止有一末至斷去其楹則曲柄乃有兩末正與車輻相似但車輻上附於衡下振

牛領兩末必下向此楔齒則兩末上向為異耳至於角柄曲柄乃其本制非為楔齒乃屈之也賈

疏乃謂如批把拔屈中央楔齒則似謂不去其楹而別屈其中央士變禮疏亦云此角柄與楹

角柄制別故屈之如輓蓋謂遺喪時別制此楔齒之角柄與生時所用形制不同誤也云楔齒者

合可飯舍者含釋文作哈案哈即舍之俗詳大宰疏謂始死時挂齒令不閉以待飯舍也云云謂

復於四郊以綏者後鄭意復衣裳止用於廟寢也賈疏云案夏采云以冕服復於大祖以乘車建

綏復於四郊亦以衣服破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第凡藝器良貨賄所成第簣也鄭司農云衽

先鄭於四郊亦以衣服破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第凡藝器良貨賄所成第簣也鄭司農云衽

席單席也製器疏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第者謂燕寢中牀黃也注云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釋之屬

清器虎子之屬疏寢中臥席牀第者謂燕寢中牀黃也注云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釋之屬

者明非燕居上服玄端服也賈疏云巾絮者案內則左佩紛說紛說即巾也又婦事舅姑佩有線

續此絮則續也寢衣者論語鄉黨云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鄭注云今小臥被是也袍釋者案毛

詩云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與子同袍是也王念孫云絮與絮通絮亦巾也說文絮巾絮也巾絮即

絮覆面而自刻謂以巾絮覆面也亦通作挈風俗通義督神篇以挈巾結兩足續冠之是也疏以

長者通言之亦得為釋故廣雅釋袍並訓長襦而說文又訓釋為袴也凡中衣以內之衣通為裳

衣燕居者不加得為釋或并不加初衣中衣若玉藻所謂振綺給表裘者故亦通謂之燕衣服自

賄所成者賈疏云見上文云凡良貨賄之職故知此良貨賄所成云第篋也者說文竹部云第牀

篋也篋牀棧也爾雅釋器云篋謂之第郭注云牀版也要大記注云禮第祖篋也案第為牀上竹

木之棧亦通謂牀為第方言云牀齊魯之間謂之篋陳楚之間或謂之篋與此經義小異鄭司農

云篋篋單席也者賈疏云案曲禮云單席則臥之篋篋案賈說是也曲禮云請席何鄉請何趾彼

文以篋為臥席對席為坐席言之此經篋篋亦稱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

篋篋篋

篋篋篋

篋篋篋

篋篋篋

篋篋篋

篋篋篋

漢朝以玉為虎子以為便器使侍中執之行幸以從是也說文木部云械械齋器也與賈鄭義同賈疏云案內暨及葬執齋器以從遣車彼齋器振飾類沐之器與此注不同彼從葬於死者不類沐之器故為

若合諸侯則其珠槃玉敦

敦槃類珠玉以為飾古者以槃盛血以敦盛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

盟者執之故書珠為夷鄭司農云疏若合諸侯者謂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司盟云凡邦國有疑夷槃或為珠槃玉敦歃血玉器

國亦有盟法左昭十三年傳晉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杜注云十二年王巡守盟于方嶽之下彼聘朝會年數雖不與此經同

而十二年巡守則一足為巡守有盟之證四者之盟封人所謂大盟也云則其珠槃玉敦者王大盟此官共槃敦以盛牛耳及血其諸侯自相與盟非玉府所其也其之者奉其器以授司盟及戎

右三官相與為官聯也歃畢則又受而藏之注云敦槃類者廣雅釋器云蓋孟也蓋敦字同詩衛風氓孔疏引孫炎爾雅注云敦器似孟士喪禮云黍稷用瓦敦有蓋又啓會面足注云敦行足

則敦之形如今酒敦少牢饋食禮云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又云敦皆南首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形賈氏彼疏引孝經鉤命決云敦規首上下圓相連聶氏三禮圖引舊

圖云敦受一斗二升漆赤中大夫飾口以白金案少牢注謂敦飾蓋象龜形蓋者疑辭賈彼疏謂唯蓋象龜形從之非鄭指也依鄭孫諸說則敦之形制蓋與簋相近亦有首有蓋有足又有無

足者上要禮謂之廢敦注云廢敦無足者是也此玉敦常有足與金敦同金鶚云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周之八簋是敦為虞器周用簋簋亦兼用敦然簋為天子諸侯之器而敦則大夫士用

之內則言父母之敦非餼莫敢用是大夫士常食用敦也上昏禮黍稷四敦皆蓋是昏禮用敦也少牢饋食禮主饋執一金敦黍又云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是祭祀用敦也士喪禮朔月奠有

黍稷用瓦敦士虞禮贊設二敦于俎前是喪禮用敦也經典並無天子用敦之文玉府玉敦會盟所用器非祭器也九嬪凡祭祀贊玉盥玉盥者玉簋也鄭注玉盥玉敦誤云珠玉以為飾者賈

疏云此繁敦應以木為之而飾口以玉珠繁亦以珠玉小珠為樂口之飾云古者以樂盛血以敦飾此玉敦蓋亦以木為之而飾口以玉珠繁亦以珠玉小珠為樂口之飾云古者以樂盛血以敦

盛食者牛人祭祀其牛牲并其登發先鄭注云益所以盛血是祭祀盛血用瓦盆此樂則以木為
 之形制蓋與益相近敦盛食者內則注云敦率黍稷器也九嬭玉璽注亦以為玉敦與此器同而
 用異賈疏云案特牲少牢皆敦盛黍稷以樂盛血雖無文郊血及血以告殺當以樂盛血也案賈
 說與牛人不合恐非是鄭意恆制樂盛血敦盛食盟則以樂承耳敦盛血不與常同也左傳僖二
 十三年曹僖負羈饋晉公子盤飧則樂亦可以盛食不定以盛血矣云合諸侯者必用牛耳取其
 血敵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者說文欠部云敵敵也國語晉語韋注云敵飲也此據戎右玉敦
 辟盟與贊牛耳為二事明珠槃盛耳不盛血也曲禮孔疏云盟者殺牲歃血誓于神也盟法先鑿
 地為方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云
 尸盟者執之者明大會同王尸盟即王自執牛耳也賈疏云尸猶主也小國主盟故使執牛耳也
 知此珠槃玉敦為盟而設者案戎右云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彼注云役之者傳
 敦血授當歃者割牛耳取血助為之及血在敦中以桃茢拂之是以知珠槃玉敦為盟而設若然
 執牛耳是小國尸盟者也若以敵血則大國在先故哀公十七年吳晉爭先國語曰吳公先歃晉
 亞之既言爭先是以知大國當在先若諸侯相與盟則大國戎右執牛耳也案賈說非也左定八
 年傳晉師將盟衛侯于朝澤衛人請執牛耳杜注云盟禮尊者泄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
 盟自以當泄牛耳故請之又哀十七年傳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曰然則彘也杜注云執牛耳尸盟者鄭
 耳季羔曰鄭衍之役莫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杜注云執牛耳尸盟者鄭
 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孔疏云劉炫以為小國恆執牛
 耳何得云執者無常黃以周云依禮諸侯相與盟大國執發陽之役莫不盟宋皇瑗又臣魯衛無
 大小故石魋執杜劉說晉失之詒讓案以左傳諸文數之則執牛耳者必尸盟尸盟者必大國其
 常法也亦有時以小國尸盟則即以左傳諸文變禮也故襄二十七年左傳宋之盟晉楚爭
 先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是小國亦有
 尸盟之證然則執牛耳必尸盟不分大國小國賈及劉氏規杜並謂執牛耳必小國杜預春秋釋
 例云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即劉賈諸說所本然與哀十七年傳注不合今
 攷鄭衍吳盟則公子姑曹執發陽吳不盟則衛石魋執似當以大國執為正但蒙之盟魯與齊盟

齊大於魯何以孟武伯自謂當執牛耳則杜謂執者無常說自可通賈又謂敵血必大國在先尸
盟則小國不知先敵即是尸盟故宋之盟晉楚爭先叔向以非歸其尸盟為說又戎右贊牛耳
非即執牛耳賈乃云若諸侯相與盟則大國戎右執牛耳此與戎右職不合又與小國尸盟執牛
耳之說自相違伐並非也左傳定八年孔疏又云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泄之衛人請執牛耳
請使晉大夫執牛耳鄭衍吳為盟主不知盟禮當令小國執牛耳而自使其臣執之是分執牛耳
泄牛耳為二尤誤云故書珠為夷鄭司農云夷紫或為珠紫者段玉裁云司農從或本作珠鄭君
從之也徐養原云珠夷形聲不同各為一字凌人共夷紫冰依尸而為言者也此不應與之同名
故不從故書詒讓案徐備本說文四部說盟禮作朱盤玉敦疑故書或本有作朱者朱與夷形近
與珠聲同故傳寫五與云玉敦敵血玉器者玉敦所以承血而傳敵之也春秋釋例云盟者珠
槃玉敦以承流血而敵又史記平原君傳平原君適楚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
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當敵血而定從於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
殿上據彼二文則盤亦以敵血或通言不別也

而藏之 謂百工為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疏**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
而藏之者並謂臣民獻之於王者玉府則受而藏之以備共御也注云謂百工為王所作可以
獻遺諸侯者鄭以此經云王之獻與內府四方之幣獻交例相似彼幣獻為四方所進獻則此王
工則考王所獻遺言之故謂此經金玉兵器等皆是百工為王作藏之玉府以備獻遺諸侯者百
工則考王所獻遺言之故謂此經金玉兵器等皆是百工為王作藏之玉府以備獻遺諸侯者百

稱獻之義檀弓云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鄭彼注云君有饋有饋於君與此注尊之曰獻
義同賈疏云若正法上於下曰賜下於上曰獻若尊敬前人雖上於下亦曰獻是以天子於諸侯
云獻案月令如獻爾鄭注謂獻於后妃知此王之獻金玉非獻金玉於王者案下內府職凡
四方之幣獻之金玉彼是諸侯獻王以內府藏之不得在此故知金玉是獻遺諸侯者也況諸侯
中兼有二王之後二王之後王所尊敬自然稱獻也若王肅之義取家語曰吾聞之君取於臣曰
取與於臣曰賜臣取於君曰假與於君謂之獻以此難鄭君鄭君弟馬昭之等難王肅禮記曰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况諸侯之中有二王之德何得不云獻也案依王肅說則此經云獻亦為下獻於王劉敞黃庚林之奇王與之方苞喬蔭黃以周說並同江永云注謂王用以獻遺

諸侯恐不然此謂臣下有獻於王如曲禮所謂大夫私行反必有獻於王也諸侯獻金玉兵器織

金玉貨貝于君是也四方幣獻則入之內府王引之云獻者獻於王也諸侯獻金玉兵器織

良貨賄之物王則玉府為王受而藏之若魯僖公納玉於王十設之類是也若謂王獻諸侯之

物則受而藏之者當在諸侯不得在玉府矣且何以別於下文凡王之好賜乎內府凡適四方使

者其受之物故曰受曰藏不可比而同之也至內府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華兵器凡良貨賄

侯獻王之物故曰受曰藏不可比而同之也至內府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華兵器凡良貨賄

入焉與此相同所謂官聯也若謂內府所掌玉府不應與之同則內府致樞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

府何以亦其王之好賜乎殆失之矣案江王中王肅說並通少儀臣致樞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

人彼注引此經為釋似亦以獻屬君言之足正此注之誤云通行曰饋者說文食部云饋餉

也廣雅釋詁云饋遺也餉遺並進行之辭賈疏云言通行者上於下下於上及平敵相饋食之禮

饋康子饋藥陽貨饋孔子豚皆是上於下曰饋膳夫饋云王饋用六穀及少牢特牲稱饋食之禮

並是於者者曰饋朋友之饋雖車馬不拜是平敵相饋故鄭云通行曰饋引春秋曰齊侯來獻戎

捷尊魯也者莊三十一年經六月齊侯來獻戎捷獲也獻奉上之辭又釋例云獻者自下奉上之

凡王之好賜其其貨賄

疏凡王之好賜者內養注云好賜王所善而賜也案好賜與大宰好

始未研詳大宰內養疏好用殿九式之末其事較輕而此及內府外府職茲職幣五官通掌之者
此及內府共其貨賄外府職茲職幣則共其財用貨賄財用分儲諸官府或此有彼無不能一律
故必衆官通共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疏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

指良兵良器者賈疏云此九貢以下而言受即是大府所云九貢已下願之於受藏之府是也案
彼注云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則此九貢等由大府而來內府皆受藏之也良兵良器此是冬官百

工所作亦由大府而來良兵謂弓矢戈矛戟五兵之良者良器謂車乘及禮樂器之善者詒讓
案九功即九職貨賄即九職商賈之貢良兵良器即九職百工之貢也其九貢九賦亦有之九貢

九賦九功並詳大宰大府疏注云大用朝覲之班賜者鄭意此大用對職而詔上之小用賜予
故亦以班賜為釋謂若覲禮賜侯氏車服又云重賜無數注云重猶善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

也此貨賄良兵良器之等亦所以共重賜也賈疏云掌給九式及弔用是大府所給也好賜之用
玉府所給也此又言以待邦之大用是朝覲願賜可知黃以周云內府之大用謂祭祀賓客喪紀

會同軍旅之大財用也注專以朝覲之類賜言似偏案黃說是也此大用與外府職幣凡四方
小用相對為文當通包九式之法用與大府長屬同共不得強為區別鄭賈說並未昧

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人焉

疏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

之等是朝會之幣獻也聘禮云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注云馬出當從慶也餘物皆東藏之內
府是聘之幣獻也二者蓋皆藏於內府職方氏注云齒象齒也革犀兕革也詳彼疏云凡良貨賄
入焉者賈疏云其不良者入於職內給國之用此良者入內府以給王之用注云侯朝聘所
獻國珍者國珍謂侯國所出之珍物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是

也賈疏云觀禮所云匹馬車上九馬隨之龜金竹箭分為三享是也諸侯遣臣聘所獻國珍者謂若聘禮束帛加璧庭實乘皮之等是也此因朝聘而貢先入於掌貨賄入其要於大府乃始通之於內府也案賈謂朝覲庭實有龜金竹箭本鄭觀注說似未瑋詳大行人疏

凡適四方使者其其所受之物而奉之
王所以遣諸侯者

凡適四方使者
猶小行人云使適四方彼注云適之也賈疏云謂使公卿以下聘問諸侯而言凡使者所當受之物內府則依以式共而奉與之注云王所以遣諸侯者

宰之好賜予則其之
治或有所善亦賜予之小疏注云家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者據大宰文即內饗玉府之好賜也注訓好為善與內饗注義同

外府掌邦布之人出以其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
布泉也布讀為宣布之布其灋行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偏入出謂受之復出之其不物者或作之或買之待猶給也有法百官之公用也泉始蓋一品周景鑄人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調至漢唯百五銖久行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曰泉直一也

疏
掌邦布之入出者此官為九府之一凡國鑄造及賦入之泉布此官總掌其入出之事與泉府為

疏
掌邦布之入出者此官為九府之一凡國鑄造及賦入之泉布此官總掌其入出之事與泉府為

疏
掌邦布之入出者此官為九府之一凡國鑄造及賦入之泉布此官總掌其入出之事與泉府為

疏
掌邦布之入出者此官為九府之一凡國鑄造及賦入之泉布此官總掌其入出之事與泉府為

疏
掌邦布之入出者此官為九府之一凡國鑄造及賦入之泉布此官總掌其入出之事與泉府為

疏
掌邦布之入出者此官為九府之一凡國鑄造及賦入之泉布此官總掌其入出之事與泉府為

疏
掌邦布之入出者此官為九府之一凡國鑄造及賦入之泉布此官總掌其入出之事與泉府為

字而曰讀爲何也雖未易其形而長其義也布字泉織爲本義宣布爲引伸之義以布可証卷而引伸之也鄭恐人疑經謂布匹故舉引伸之義以易本義云其藏曰泉其行曰布者明泉布異名同物以行之曰布故取宜布之義漢書食貨志顏注云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云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者漢書食貨志云貨貨於金私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泉於帛注引如瀉云流行如泉也史記貨殖傳計然曰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云入出謂受之復出之者謂凡納邦布者皆入於外府其須用者則外府復出之也云共百物者或作之或買之者作之謂出泉市材使官工營作之買之謂直出泉市已成物不須作者及動植諸物皆是也云待猶給也者大府注同云有法百官之公用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也謂官府之公用著於大宰九式之法者鄭意經云待邦之用凡有禮者與倉人器用義正同賈疏以待邦之用謂國家非常所用凡有禮者謂在朝官府依常法用之強爲分別非鄭怡也云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者漢書食貨志云太公爲周立九府圖法錢圖函方輕重以救民忠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其母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忠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其母穆公曰不可古民皆得焉若不博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案國語周語亦載此事在景王二十一年草注云單穆公曰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則二品之來自古而然矣鄭君云錢始一品至景王有二品省之不慈也案草說是也云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者謂秦及漢初泉法數變易不復識古圖法之本制也云至漢唯有五銖久行者漢食貨志云漢與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黃錢孝文五年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武帝更造錢幣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文明年有司更請郡國鑄五銖錢案漢初英錢四銖三銖之屬皆不久即罷惟五銖終漢世行之故云唯五銖久行云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者漢食貨志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才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真以爲書劉字有金刀通能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五錢一十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

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為布貨十品是王莽異作泉布多品之事也云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者言莽亡後所作泉布並廢至鄭石時長間所存者惟此三品為多也云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圍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分五者漢食貨志云天鳳元年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圍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即鄭所據也云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者亦據漢志文已詳前宋建陽本無貨泉二字亦通賈疏云案彼大泉直五十不云五十者亦誤當從五十為正也論讓案周語注引此注作文曰大泉五十與漢志同疑今本批誤彼注又引唐固說以大泉為周景王所鑄亦誤云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曰泉直一也者亦天鳳元年所作漢志云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是也

其王以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其財

用之幣齋賜予之財用

齋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齋鄭司農云齋或為資今禮家定齋作資玄謂齋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為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

疏

凡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者謂共泉與司服內司服追師弁師屨人玉府諸官用之也云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齋者以下並專屬王之用不關后世子也亦並

共泉與之賈疏云幣齋之財用謂王使公卿已下聘問諸侯之行道所用則曰幣齋案經云財用之幣齋與下賜予之財用互文疏以文例整齊之也云幣齋之財用凡疏述經注不必盡依元文

也此幣即小行人六幣之等與職幣義異祭祀以下五者所用幣蓋謂共王及諸臣行道之用及問勞大小賓客若祭祀有助祭喪紀有吊送會同軍旅則或來會或徵告皆有財幣賈專據聘

問言則與經總承上五事者不相應矣云賜予之財用者即內饗好賜亦即大宰之好用詳大府疏易祓云此即上文所謂待邦之用凡有法者也法九式是也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則大宰

差服之式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之幣廣賜予之財用則又大宰祭祀賓客喪荒芻秣匪類好

自用也廣雅釋言云齋裝也漢書霍去病傳約輕齋顏注云齋字與資同謂資裝也案依鄭巾車

注則齋本訓財而此特云行道之財用者以經幣廣與財用連文不當總訓為財故以行道別之

泰則此齋猶言持也謂行道所持之財用小宗伯云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齋注云謂所齋來貢獻

府所共也通言之齋即為財用少儀云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彼

馬資與此幣齋義亦略同引聘禮曰問幾月之齋者聘禮記記聘使將行之禮云既受行出遂見

宰問幾月之資鄭彼注云資行用也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同行用當知多少而已

古文資作齋案彼依今文作資此經字與古文同故鄭即從古文作齋引之也鄭司農云齋或為

資者謂故書或本也不云故書者文略丁晏云掌皮先鄭注齋或為資典婦功注故書齋為資杜

子春諱為資典泉注故書齋作資攷工記注故書資作齊杜子春云齊當為資古齋齊資並通用

云今禮家定齋作資者先鄭據聘禮記今文作資與古文異今禮家即謂禮家定齋當作資而鄭

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為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者段玉裁云此司農說禮家定齋當作資而鄭

君非之謂二字皆可用齋從貝齊聲資從貝次聲實一字也古字亦多或者謂古字多或體如說

文多云某或某字者是也說文貝部資貨也齋持遺也不云是一字似較鄭君為長詒讓案齋資

齊為齋之同聲段借字義更不及
資之明切故不得不從今書耳
凡邦之小用皆受焉皆來受
疏凡邦之小用皆受焉者小用
蓋共三夫人與諸王子以下

玩好之用皆是大宰九式之小者若小司馬云小祭祀會同饗食師田典紀等諸事之用又大府有王
之用皆是大宰九式之小者若小司馬云小祭祀會同饗食師田典紀等諸事之用又大府有王

大用則取餘府失之注云皆來受者謂主用者來取外府所納泉布所積既少有小用則給之若大

彼故特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疏歲終則會者此正邦布之歲會外府之官成也
云唯王及后之服不會者膳夫注云不會計多

少優尊者是也賈疏云言王及后不會以衣服
異於膳羞與所加禽獸故通世子可以會之也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逆受而
疏掌邦之六典八
鈎考之

此執國典之副與小宰大史內史為官也司會總天下會計之成爵尊任重凡治官官法之大
者並大宰掌其正本此官掌其副貳其職蓋亞於六卿故大戴禮記盛德篇云六官以為嚮司會

均人以爲輔又大司寇邦大盟約之盟書司會皆受其貳而藏之則約劑之屬亦其所掌不徒典
法則矣五詳大宰小宰疏注云逆受而鈎考之者小宰注云逆迎受之又鄉師注云逆猶考

也鬼谷子權篇陶弘景注云求其深微曰鈎國語晉語
章注云考校也鈎考亦謂鈎求考校之察其是非也
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

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掌國

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郊四郊去國百里野甸稍也甸去國二百里稍三百里縣四百里都
五百里書謂簿書契其最凡也版戶籍也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
疏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者以下總掌財用

之法與小宰大府為官聯也賈疏云九貢即是大宰九貢其所貢之物出於諸侯邦國言之財用
謂諸侯於其民什一取之既取得民物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之物皆取土
毛貢於天子則禹貢所云厥篚厥貢是也故云致邦國之財用此即小行人云春小入貢是謂歲
之常貢大行人因朝而貢者所貢無常不應使司會致之案賈說邦國之貢據大司徒鄭注說
謂次國貢三之一小國貢四之一義與彼經不合詳彼疏云以九賦之灋分田野財用者明九
賦為地稅之正法也上九貢出於畿外邦國以其自遠而至故曰致此及下九功並出於畿內以
其斂之於近故曰令謂以其書令凡稅斂之吏依法征之也賈疏云此九賦即大宰所云九賦斂
財賄是也言法者謂口率出錢多少有其定法九賦之內惟有關市幣餘國中非田野官外四郊
邦甸家稍邦縣邦都山澤是田野據多言之故曰令田野之財用案九賦關市幣餘之賦即畿內之地稅故經
云甸田野之財用若如鄭賈說以為口賦則與經義不相應矣九賦關市幣餘之賦即畿內之地稅故經
賈後疏謂官府不出賦亦誤詳大宰疏云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者九功與大府內府義
同大宰以九職任民而貢其功猶後世之口賦鄭賈謂即什一之地稅非也詳大宰內府疏云以
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者與大宰同上三者為斂入之法此為頒出之法故云均節詳大宰疏
云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者此與宰夫司士職方氏司民為
官聯也賈疏云案大宰九賦一曰邦中二曰四郊此不言邦中而言官府者以官府在邦中故舉
官府以表邦中其實官府不出賦也百物財用者以其民之出賦不必皆使出泉以百物當之亦
得故大宰云九賦斂財賄則此百物財用一也但九式用九賦大宰均節而用之此司會主鉤考
故亦言之矣此書契版圖下文司書掌其正此司會主鉤考故掌其副貳皆用之此司會主鉤考
謂掌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之在書契版圖者之貳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且不必謂舉
官府以表邦中也當以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絕句其言書
契謂官府之書契版圖謂郊野縣都之版圖百物財用謂官府郊野縣都之出入賈疏讀財用絕
句誤矣案會說是也黃以周說同此經官府蓋通六官所屬百官府之郊野縣都則自國城外
極於五百里置此官總攷其會計職掌蓋通於畿內不及國中者言郊以包國中不具也百物
財用者宰夫注云財泉殺也用貨賄也物畜禽也案百物者小宰六職云政職以聚百物事職以

生百物又見外府司書綜校諸文則百物當通賦大司徒五地動物植物及閭師百工所貢器物

入故職內有官府都鄙財入之數職歲有官府都鄙財出賜之數凡此財用出入之數則在書契

官祿民賦之數則在版田野地產之數則在圖經云在者明官府郊野縣都百餘財用之總要咸

具於此官府之長郊野縣都之吏各分執其正本此官則通執其副貳以待會計也賈疏乃以此

為專據九賦言之遂謂官府為邦中之賦百物為出物以當泉賦其誤甚矣又司會即會之屬

以所掌版圖亦即副貳賈謂彼掌其正亦誤云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者謂司會與版圖等

官府下及羣都縣鄙羣臣之治皆逆而鉤考之羣吏以會計文書送於司會者司會皆聽斷之

注云郊四郊去國百里者大宰注義同此四郊氣六鄉當通土城以外至百里界言一賈謂據遠

郊言誤云野甸稍也者賈人注同甸師注云郊外曰野縣士注云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

曰野是也蓋甸稍在鄉郊之外縣都之內此及遠人質人諸職通謂之野縣師遂人縣士經注並

以野為甸稍縣都之通名此文郊野之外別出縣都故知野不兼縣都也此野當六遂公邑大

邑言之云甸去國二百里稍三百里縣四百里都五百里者大宰注義並同此縣都當通公邑大

小都言之云書謂簿書者謂會計之書著於簿籍者澤名釋書契云券或曰簿可以簿疏物也案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以月成以歲會攷歲成

要參互謂司書之

契要案亦詳小宰疏云版戶籍也者小宰先鄭注同小司寇司民之民數凡登於天府者司會皆

受其貳即所謂版也云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者據司書大司徒並云土地之圖形象謂方圓邪

正之形田地廣狹謂廣輪步畝之數並載於圖也

疏

以參互攷日成者此官贊冢宰總掌六官會計之事與小宰為官職

入職歲之出故書互為巨杜于春讀為參互為亦所謂官成也賈疏云司會鉤考之官以司書之等相參交互考一

日之中計筭文書也黃以謂云日謂十日日成謂旬日之成猶決旬謂之決日也宰夫職云歲終令正歲會月終令正月要旬終令正日成文義與此相同則日成爲十日之成可知也云以月要諸職參互考一月成事文書也歲計曰會以一歲之會計考當歲成事文書注云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與職內之人職歲之出者賈疏云案司書職云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又案職內云掌邦之賦入又案職歲云掌邦之賦出云參互鉤考明知有此三官出內事共鉤考之云故書互爲巨杜子春讀爲參互者脩閭氏云掌比國中宿互標者注云故書互爲巨鄭司農云巨當爲互與此義同互巨形聲並相近故傳寫易譌掌含桎極故書極爲恒杜讀恒爲極亦其比

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周猶徧也言四國者本逆疏以周知四國之

冢宰大計攷天下吏治之舉廢亦所謂官計也云四國者舉外以包內此官總掌邦計凡邦國官府都鄙鄉遂公邑之治皆其所通掌也云以詔王及冢宰廢置者大宰云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具致事而詔王廢置又入則治都鄙三日廢置以馭其吏是冢宰以六官之官計司會既受諸會計官之歲計而聽之又入之冢宰而以吏事之得失詔王及冢宰以六官之官計爲其所專司也廢置亦通內外官吏及官長等凡治脩舉者則進置之怠弛者則黜廢之王制云天子齊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鄭彼注云歲終羣臣奏歲事市司市也從從於司會也此即攷歲成詔王及冢宰廢置之事注云周猶徧也者大司徒小司徒司稼大祝司險注並同說文口部云周密也又句部云每市徧也凡經典訓周徧者皆旬之借字賈雅釋詁云周徧也云言四國者本逆邦國之治亦鉤考以告者賈疏云案上云掌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逆即鉤考也方苞云月令每歲季秋制諸侯來歲所賦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則古者邦國之要會皆達於天子矣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

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九正謂九賦九貢正稅也九事謂九式變言之者重其職明本而掌之非徒相副貳也敘猶中支也謂鈎考其財幣所給

及其餘見為之簿書故書受為授鄭司農云授當為受謂受財幣之簿書也玄疏掌邦之六典謂亦受錄其餘幣而為之簿書使之入於職幣幣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盡

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者此通掌治官官法官成官計之書及王畿版圖之法以攷會計與小宰大府大司徒大史內史職方氏司民為官聯也邦中之版

者大宰注云邦中在城郭者此官職事通於畿甸則不當止掌王城內民數之版蓋以王城為官府人民所萃故舉以咳百縣文不具也土地之圖者即職方氏天下之圖此則據畿內言之賈疏

云言掌邦之六典已下至周知入出百物已上所掌與司會同者以其司會主鈎考司書掌書記之司書所記司會鈎考之故二官所掌其事通焉九職即司會九功也九正即司會九賦九貢也

九事即司會九式也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即司會版圖也周知入出百物者即司會百物財用一也敘謂比次其財知用多少云受其幣使入于職幣者賈疏云百官所用餘財送來與司書司書

受其幣使入於職幣之官不入本府案受其幣幣與大宰大府幣餘之賦義同幣當讀為敘敘即官府所用之餘也鄭賈並如字釋之非經義詳大宰疏注云九正謂九賦九貢者賈疏云案上

司會九賦九貢此司書則有九正無九賦九貢故知九正則是九賦九貢也云云正稅也者讀正為征也釋文云九正音征注同案陸音是也司動先鄭注云正謂稅也司門注云正讀為征征稅

也此不著其讀者文略與司勳注例同九賦為地稅故掌交謂之九稅征稅義同九貢雖出於邦國亦征於民而其物故亦通謂之正正征字通詳小宰疏賈讀正如字以謂九賦九貢正稅也

為句謂此二者之財皆出於正稅依其說則正為正其義非鄭指也云九事謂九式者賈疏云九式據用財言之九事據用財所為之事其理一也云變言之者重其職明本而掌之非徒相副

貳也者賈疏云謂變九賦九貢言九正變九式言九事也重以其職明本而掌之非徒相副貳也其相副貳者謂司會六典八法八則之貳是也案鄭賈意蓋謂司書自掌九正九事之正本不徒

如小宰大府職內職歲掌其副貳故變文以見義也云敘猶比次也者敘注例當作序詳小宰疏說文云部云敘次弟也敘本為事有次弟之義引申之凡比例次弟亦謂之敘故云猶比次也云

說文小篆大府... 內藏... 其... 故... 變... 以... 義... 申... 之... 凡... 此... 例... 次... 弟... 亦... 謂... 之... 故... 云... 然... 比... 小... 宰... 疏

謂考其財幣所給及其餘見為之簿書者漢書王莽傳顏注云見現在也餘見亦見申屠嘉傳蓋漢時常語謂百官府所藏財幣除已給用外餘留見在者經云彼其財注兼言幣者鄭以受幣為幣帛也賈疏云司書周知出入百物以彼其財明知彼其財者所給諸官餘不盡者即以餘見為之簿書擬與司會鈎考之云故書受為授鄭司農云授當為受者授從受為聲故傳寫易誤段

玉裁云此從司農以為辨之誤而改之也丁晏云典婦功注授當為受聲之誤也掌葛注故書受或為授杜子春云當為受云謂受財幣之簿書也者先鄭不知幣當讀為敝而以為幣帛故云財幣之簿書其說非也云立謂亦受錄其餘幣而為之簿書使之入於職幣者此從先鄭以授為受而以幣為除幣義長於先鄭云幣帛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變者賈疏云釋經百官餘幣不入於

本府而入於職幣之若入本府即是久藏將朽爛蓋故入職幣使人占凡上之用財用必致于司會者王引之注蓋因注而衍賈疏云此經上之用財必考於司會者又云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者據此則注文作財用經多則作用財不後云用財用也屈石經始誤衍案王說定也此用字疑即下經民之財用之稅文誤移著此者司書為司會之屬凡財用之出必就司會攷而書之以備要式也注云上謂王與冢宰者以冢宰為天官之正司書即冢宰之屬故亦謂之上也賈疏云案內府職云凡王及冢宰賜與則其之明此上中有冢宰可知云王雖不會亦當知多少而闕之者明王之用財亦在司書司會所攷之死但為簿書時闕其數示不為限制耳賈疏云案上膳夫庖人

及外府等皆言王及后不會此經上之用財必考於司會者此之所考但知多少而闕之非是會計與王為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者據司會文以司會為計官之長司書乃其屬故必考於彼也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

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械猶兵也逆受而鈎考之疏亦贊大宰治官計也大計

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

疏亦贊大宰治官計也大計

者通計畿內百官府之吏察其政治得失羣吏與大宰小宰司會義同詳大宰疏云以知民之財

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者王引之云賈疏釋經曰以知民之財其器械之數者民之財

財用謂幣帛多少則所據經文則下有財用器械相對為文與田野夫家六畜山林川澤文

義不相稱也唐石經始脫用字案王說是也良之財用謂家有恒產積其貧富器若解師輩輩鄉

器遂大夫稼器械謂兵甲旗物田野可食之士大夫家可任之良六畜則馬牛之等凡案比所及者

皆總攷其數也此案比任土任民財用百物之數即小司徒之比法三年大比與大計事相因也

州長云三年大比則大政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與縣師云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證廢置彼

因大比而察吏與典因大計而知任土任民之數事同蓋田野之在闕戶口之息耗咸與吏治之

舉廢相通故大計與大比皆三年一舉而其條法簿要互相出入亦與小司徒鄉大夫縣師為官

聯也云以知山林川澤之數者此處衡所掌任土任民之餘亦比法之所及也賈疏云案大司徒

地有十等不言丘陵墳衍原隰者略言之也此司書知民之財器已下川澤已上恐其羣吏濫徵徵

徵賦二義詳案夫疏賈疏云逆謂鈎考也此司書知民之財器已下川澤已上恐其羣吏濫徵徵

謂寫一通謂貳文書名爲要入司書必來受法又入要貳者以司書知財器已下之數後考

之也注云法猶數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也法訓數者引申之義管子七法篇云尺寸也繩墨也

規矩也斲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是凡會計等數並謂之法也云應當稅者之數者賈疏云

即上田野夫家之等是其本出稅者之數也云成猶畢也者說文戊部云成就也引中爲凡事終

畢之稱士要禮獻素獻或注凡邦治攷焉於司書疏凡邦治攷焉者謂政治有疑互辨訟不

云簡治畢爲成亦其義也凡邦治攷焉者謂政治有疑互辨訟不

惡非也注云考其法於司書者經作攷注作考亦經用古

字注用今字也邦治有成法皆藏於司書故還就考之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

之賦用辨財用之物處之使種類相從總謂簿書之疏也掌邦之賦入者此計官財入之官成

皆掌之獨云賦入者賦是摠名下言賦者皆此類也云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者此官唯主百

官府財入之凡總其受處則各自有職之者但辨使各從其類耳不必皆入於職內之府也云以

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者此及職歲職幣三職並云官府都鄙之財即司會

所云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也舉官府都鄙以通包郊野縣等明其無不掌也賈疏

云都鄙謂三等采地采地之稅四之一言貳者謂職內受取一通副貳文書擬鈎考以逆邦之賦

用者職內既知財入之數鈎考用賦多少知其得失案賈謂采地之稅四之一入王者據小司徒

注義其說未瑯詳小司徒疏注云禁財用之物處之使種類相從者敘官注云辨別也謂分別

其賦入之財物自以種類相從而歲之賈疏云但賦之所入先由職內始至大府大府分致於眾

府以是分別使衆類相從案賈說非也此官雖自有奇職然唯掌會計不掌徵斂故總辦百官府

之財用亦仍執各職當官之府分別存儲蓋職內職歲通掌財之出入亦止執其凡總財入不必

皆由職內受入大府財出亦不必皆由職歲受大府而出之故經於職幣有斂幣振財之文而此

及職歲兩職則無之足以明之矣云總謂簿書之種別與大凡者種別謂名物之細目大凡謂多

少之都數也凡衆物出入細目則以種類分別書之又辜較其都數二者並總爲簿書說文糸部云總聚束也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總凡也云官府之有財入若關市之屬者賈疏云司關司市皆屬地官關市皆有出稅故知官府之有財入若關市也言之屬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者兼有城十二門亦有稅入案百官府又有幣餘之入賈說未暇

之受財受於職內以給公用者貳令者謂若今御史所寫下本奏王疏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所可者書之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出某物若干給某官某事疏書之者賈疏云其有官

府合用官物而受財者並謂爲一通勅令文書與職內然後職內依數付之又云若然職內主入職歲主出職內分置於衆府所以得有物出與入者職內雖分置衆府職內亦有府貨賄留之者

故得出給故大府職云類其賄於受用之府鄭注云受用之府若職內是也案賈說非也此官唯掌書貳令不必自出給財物詳後注云受財受於職內以給公用者鄭意職內掌財用之物

凡受財者即向職內受之知給公用者別於賜予爲私用非職內所給然審經義實不如鄭說蓋此受財者即謂以上令受財於百官府如受泉者即自向外府泉府取之但以令送致此官書

其貳貳以備鈎考非必皆此官取百官府之財以授之也云貳令者謂若今御史所寫下本奏王所可者鄭舉漢制爲况也續漢書百官志云侍御史十五人六百石掌祭舉非注受公卿羣吏

奏事有違失舉劾之是漢時御史掌受章奏凡臣下書上可其請御史蓋寫其本爲副貳與此職書貳令事相類鄭云若今御史明此御史自是漢官而云王所可者順文便也賈疏不察乃據

春官御史職云掌贊書是其用官財者先奏白王王許可則御史贊王爲辭下職內職內則書之爲本案然後給物與之依其說則鄭不當言今失之遠矣又案依鄭義推之則此貳令當爲王及

冢宰所下之令其正令下所出皆用之府而別以貳令下職內使書之此並據國之大用及非常之頒賜言之若尋常小用自有式法不必有專令也云書之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出某物若

干給某官某事者丁晏云獨斷云詔書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制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亦曰詔書又奏左下附曰某官某甲上駁請曰某官某甲議其合於上意者又報

日某官某甲議可詔讓案此亦約漢制爲說某甲謂曰辰與獨斷某甲謂人姓名異詳馮相氏疏某事謂因某事而給財說文敘後云十月十九日中黃門僕喜以詔書賜召陵公乘許沖布四十

匹即日受詔朱雀掖門救勿謝此漢時書
臣下受賜物之例職內書公用蓋亦類此
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亦參互疏

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者即以所執財用之總與所書之貳令以攷歲會贊司會而與職歲
職幣共校計之也賈疏云言會者謂至歲終會計以逆職歲者逆諸鉤考也職歲主出職內主入

並以己之入財之數鉤考職歲出財之數又云與官府財用之出者謂職歲出財與官府所用之數
並鉤考之注云亦參互鉤考之者亦訓逆為鉤考與司會司書注義同賈疏云按司會以參互

考之鄭彼注云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職內之入職歲之出以三官相鉤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
考此職內逆職參明兼有司書之要貳故言參互言亦者亦如大府也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

用亦鉤考今職中餘見為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者此鉤考幣餘之財與職幣為官聯
之筭移用謂轉運給他也注云亦鉤考今職中餘見為之筭者亦家上司書云以敘

其財明其文義同也但此承上官府財用為文則職內雖是有府藏而其所比次鉤考為之簿者
則廣賅眾有府藏官而言賈疏謂此敘財亦謂比次職內藏中餘見為簿書以待邦之移用若然

職內既非常府其所藏者唯當歲所用故用不盡者移用之非經注義也云移用謂轉運給他者
說文糸部云遂遷徙也移即遂之段字廣雅釋詁云移轉也謂官官有餘財更轉運給他官之用

還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注云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是國用以其餘共之所
謂餘法用也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彼還人之委積亦儲餘財移給他用足以相況也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以貳者亦如職內

之疏職掌邦之賦出者此計官財出之官成也此言亦唯主百官府財出之凡總其出給各自有
職之者不必職歲自取給之也賈疏云職內主入職歲主出職內所入於衆府所用之有多

少皆主之故云掌邦之賦出但九貢九賦九功之用皆主之特言賦者亦如職內云賦賦是總稱
也云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者賜即下云凡上之賜予是也賈疏云職內云以貳官府都

鄙之財入之數此職歲亦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二官一入一出皆書其貳其相鉤考故職
內云以逆邦國之賦用此職歲云以待會計而考之其事通也注云以貳者亦如職內書其貳

令而編存之者說文糸部云編次簡也賈疏云職內云凡受財者受其貳命而書之此官凡官
主出所出亦皆由上命所出前後不同亦皆書其貳命編存為案以待會計而考之也

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
百官之公用式法多少職
疏注云百官之公用式法多少職歲掌出之

舊用事存焉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百官公用即外府邪用有法者式法即大宰九式之法與
大宰頒財式法同凡百官附及都鄙羣吏出財用皆須依放九式之法為多少之節度以其為職

歲常所乘以用事故即就之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
敘受賜者
疏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

者此與職幣為官辭也王及冢宰凡賜予之用當以幣餘之財給之則是出於職幣之府以此官
掌財出之數故兼洩其事二官同授之且攷其會計也賜予謂好賜亦即大宰九式好用之式也

吳子春秋諫上篇云景公燕賞於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職計蓋即此
職歲職幣之屬注云敘受賜者之尊卑者敘注例當作序此與小宰六敘義同謂若數人同受

賜則各依其秩次尊者先授卑又會以式灋贊逆會
助司會鈎考
疏注云助司會鈎考羣吏

職內職幣共致會計之書也州長注云贊助也司會注云逆受而鈎考之賈疏云司會以逆羣
吏之治而聽其會計此官主式灋出財用至歲終會計之時則以式灋助司會鈎考會計之事

職幣掌式灋以叙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
幣謂給公用之餘凡
疏掌式灋以敘

凡用邦財者之幣者此官掌大宰九職幣餘之賦亦依式灋校計其財用有贏餘者而敘之
云幣謂給公用之餘者幣讀為解餘也詳大宰疏給公用之餘謂九式所斥之餘也故還以式

法敘之云凡用邦財者謂軍旅者以其在官府都鄙之外也惠士奇謂邦財者外府凡祭祀賓客
要紀會同軍旅財用之幣廣皆是也案惠說近是凡者宰較之辭蓋通關諸注用而言鄭謂專指

軍旅也
振掌事者之餘財
振猶批也檢也掌事謂以王命有
疏注云振猶批也檢也者檢舊

本正說文手部云檢拱也非此義王念孫云經言斂言振注言辨言檢皆謂收取之也中廣雅曰收斂拊海而不泄鄭注曰振猶收也張揖注上林賦同孟子萬章篇曰金聲而玉振之也廣雅曰收斂拊取也又拊收也孟子梁惠王篇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趙岐注曰檢斂也漢書食貨志贊引孟子作不知斂斂亦收也振拊斂斂四字同義故曰振拊拊也板也費不曉振字之義又不曉拊字檢字之義乃云以貯與之謂之拊此誤以拊為辨濟之拊知其足剩謂之檢此誤以檢為檢拊字檢案王說長也云掌事謂以王命有所作為者賈疏云以其上經官府已下是其國家常事此別言掌事是王命有所作為給讓案大府云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此掌事者即吏及執事者所受財用之餘也惠士奇云巾車之毀折入其齋泉府之財貨納其餘是為掌事者之餘財案惠說亦注義所核云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五之者五之賈庭氏注云五言之王念孫云土言斂幣而不言振財下言振財而不言斂幣者言幣則兼財言財則兼幣互文耳故云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五之賈誤以振為振濟之振又云今於上文直言斂不言振亦振之下皆辨其物而言振財有餘亦斂之可知故言互之也此不得其解而強為之辭案王說亦是也

奠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

奠定也故書錄為辭杜子春云當為錄定其錄鄭司農云揭之若今時為書以著其幣

疏

皆辨其物而奠其錄者此計官餘財之官成也賈疏云上經既斂得幣皆當辨其物知其色類及善惡而奠其錄者謂定其所錄錄其色別各入一府云以書揭之者賈疏云謂府別各為一牌書知善惡價數多少謂之揭云以詔上之小用賜予者內府云以待邦之大用注云大用朝覲之班賈彼注以頒賜釋大用疑鄭意此賜予亦即小用矣今攷外府云其賜予之財用又云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是賜予與小用自是二事小用法用之小者猶倉人云餘法用蓋大用小用皆不出大宰九式之外但以事分大小遂有差別耳幣餘為羨餘之財故以共小用又大府云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故此亦以詔賜予也賈疏云詔猶告也職幣既知府內則告上之王與家宰小用賜予之事此謂常賜予玉府所云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賂及內府云凡王家宰之好賜此二者非常賜予外府及典絲枲三官言賜予者與此職幣同亦是國家常賜予案賈說非也此賜予亦謂好賜與常賜予異又案大府云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彼亦據幣餘之財而言則此小用內當亦

兼有玩好之用矣並詳大宰及大府疏注云奠定也者司市小史弓人注並云奠讀為定是奠定聲近義亦並也云故書錄為禮杜子春注疏當為錄者祿錄聲類同亦通作葉凡書王會篇云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為天子菜幣焉孔注云菜錄諸侯之幣也彼幣為幣帛與此異而錄義與此同云定其錄籍者杜亦訓奠為定也廣雅釋詁云錄具也說文竹部云籍簿也凡財物之名數具於簿籍故通謂之錄奠其錄謂次第財幣名物善惡多少記錄定著於簿籍也鄭司農云揭之若今時為書以著其幣者職金云辨其物之微惡與其數量揭而璽之先鄭注云揭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國語晉語韋注云著附也案揭者概也此云以書揭之猶與婦功云物書而揭之泉歲府云物揭而書之並謂書其名數於狀以為表識而附著之其物之側也揭詳泉府職金疏歲終則會其出疏職幣主出故歲終與司會會之贊之亦謂贊司會會之事也凡邦之會

周禮正義卷十二終

周禮正義卷十三

瑞安孫詒讓學

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鄭司農云大裘黑羔 [疏] 掌為大裘者與司服為官聯也

冬至圜丘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此經言祀天以咳五帝互文以見義也其夏

祭赤帝夏祭黃帝秋祭白帝揆之時月皆不得服裘賈謂通四時祭天皆共之不限六天之大小非也又祭地之服經注並無文賈疏云案孝經緯鈎命決云祭地之禮與天同牲玉皆不同言

同者唯據衣服則知崑崙神州亦用大裘可知案郊特牲孔疏引王肅聖證論說謂祭天地皆大裘又崔靈恩說謂崑崙神州亦用大裘此並賈氏所本王制疏亦云按詩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

也天地相對則祭地亦用大裘故經援神契云祭地之禮與祭天同亦據衣服同也案孔亦從王崔說通典吉禮說同陸佃云大裘冬裘也冬日至然後服以祀天若夏祀天則惟袞而已其祭

地蓋亦如之故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夏日至先儒謂崑崙神州亦服大裘按司裘曰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則祀地不服大裘以夏日至不可服裘故也案陸說是也方巨祭大地在夏至北

郊依賈典瑞疏說在七月皆不得服裘孝經緯雖說祭天地同禮然無祭地服大裘明文鄭亦無是義王崔賈孔並馮貳推測不足據也注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者司服先鄭注及玉藻後鄭

注義並同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祭天所以用大裘者為之並黑羔裘也黑者象天色之玄大者擬覆纁垂蓋隋書禮儀志引禮圖云大裘之服羔正黑者為之並黑羔裘也黑者象天色之玄大者擬

祭天地之服故以大言之非謂裘體修大則義同於大射也祭服皆玄上纁下明此裘亦羔裘之黑者故知大裘黑羔裘詒讓案大裘用黑者取其與冕服玄衣相稱用羔者取其質也凡冕服弁

引熊氏云謂六冕及爵弁也案熊以彼注通咳六冕則是謂大裘亦為狐青裘注以為玄衣之裘孔疏

墨守注義不立從而糾揆之義疏恆例皆不可通竊疑熊說六冕當作五冕蓋推鄭意王六冕

引劉焯劉炫則云司服職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六冕與蕭弁同用大裘之羔裘矣案二劉謂六

冕同羔裘與玉藻注不合玉藻疏亦申熊難劉而羔羊疏轉從劉說自相違伐亦孔氏之疏也賈

後疏以玉藻注玄衣為指玄端服則賈意亦與劉同金縷云大裘以其王祀天之服節服氏掌祭

祀袞冕六人維王之常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自袞冕九章以下不得服大裘可知

也案金說是也據先鄭後注以示質為釋是專屬祀天而言若它祭祀當備文采以明差次無為

爵取示質之義何必與祀天同用黑羔裘乎互詳司服及後疏又案玉藻疏引皇氏云凡云冕及

無裘當作羔裘蓋即二劉說所本玉藻注狐青玄衣皇亦謂玄端與劉說同即其塙證也孔氏所

見皇義字已譌五故不可通耳云服以祀天示質者謂羔色純黑不及狐裘之華縹也賈疏云以

其良己下皆有采章惟此大裘更無采章故云質案鄭志大裘之上又有玄衣與裘同色亦是無

文采玉海車服引三禮義宗云大裘其服無章其冕無旒天道至尊難可比擬舍去雕飾服以其

質金榜云玄衣更有上衣玉藻大裘不揚言不得免上衣見揚衣也大裘上衣十二章案金說是有

也左傳哀十年孔疏云裘上揚衣之上有朝祭正服裘上有兩衣也依孔說是凡裘上有

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

良善也中秋鳥獸毳毼因

疏

中秋

良裘王所服也行羽物以羽物飛鳥賜羣吏玄藉良裘玉藻所謂黼裘與此羽物小鳥

次於大裘者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褻玄綃衣以裼之麋裘青豹褻

裘者唐石經誤作仲秋今從宋本正凡經四仲字並作中釋文亦不誤良裘謂王冕弁冠服之裘

絞衣以褐之羔裘豹褻緇衣以褐之狐裘黃衣以褐之注云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狐青裘
蓋玄衣之裘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金陶云凡冕服齊弁服皆玄上纁下玉藻狐青裘注云
玄衣之裘熊氏謂五冕及爵弁也君用純狐青大夫士褻以豹裘近得其實狐白裘錦衣齊裘注云
衣皮弁服之裘也羔裘緇衣冠弁服之裘也韋弁服韋衣裳鞞者赤黃之閒色故羔羊正義云
兵事既用韋衣則用黃衣狐裘春秋傳臧之狐裘敗我于狐貍是也鄭疑黃衣狐裘為蜡時臘
祭先祖之服與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為一事核謂黃衣黃冠庶人之祭服也故曰野夫黃冠黃
冠草服也案金綜合鄭孔及阜熊說冕弁冠諸服之裘致塙張惠言宋縣初說並同此良裘即通
咳彼諸裘言之也云乃行羽物者此官掌裘又兼掌羽物與羅氏為官聯也注云良善也者
宰夫注義同云仲秋鳥獸雝雝者此即書堯典中秋鳥獸毛毳之誤也尚書云中秋鳥獸毳毳中冬鳥獸毳
毛更生整理惠棟云釋文云毳音毛案毳當為毳字之誤也尚書云中秋鳥獸毳毳中冬鳥獸毳
髦涉下而誤耳案惠說毳也說文毛部云毳毛盛也從毛隹聲虞書曰鳥獸毳毳仲秋鳥獸
盛可選取以為器用說文之種即今書鳥獸毳毛之毳字此注進字與毳形近惠說毳仲秋鳥獸
是鳥獸毳毳惟見說文鄭注尚書與許本同異今無可攷此毛毳之為毳蓋鄭非涉筆之誤非
鄭所讀堯典如是也毳傳寫又誤作毳後人不取輕易而依今書讀之故陸音毛亦非謂毳即毛
字玉燭寶典引此注作毛毳蓋六朝舊讀如是集韻六豪云毛或作毳又誤采陸音古實無是字
也云因其良時而用之者此中秋季秋兩獻裘並謂獻已成之裘凡皮以乾久為良必非新取即
獻而鄭言此者蓋謂前年中秋取裘材次年中秋裘成乃獻而用之與取時正相應亦得取毛
毳為良之義掌皮云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注云皮革踰歲乾久乃可用獻之獻其良者於玉以
入司裘給王用彼秋斂皮即取裘材之時至次年春皮乾久始獻之入司裘既入司裘乃頒與裘
氏制之或裘至中秋季秋而獻之以兩職經注合校可以得其義也鄭司農云良裘王所服也者
先鄭意此良裘不辨何裘但是王所服凡冕服弁服之裘皆是以尊者所親御常擇毛物純得人
功密致者獻之故稱良裘對下功裘為卿大夫所服也云行羽物以尊者所親御常擇毛物純得人
羽物注云行謂賦賜義與此同云玄謂良裘玉藻所謂黼裘與者彼文云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
裘非古也鄭彼注云黼裘與此同云玄謂良裘玉藻所謂黼裘與者彼文云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

禮十三

禮賈疏云案彼文云唯君有黼裘以誓獨爾是仲秋田獵之名彼爾田用黼裘與仲秋獻良裘同

唯天子諸侯誓省得服其文最縟玉與大裘同舉明視它裘為特尊故舉以為釋非謂此專為

仲秋爾田而獻不為寒設也但五冕祭服之裘與黼裘同為大裘之次不宜不在良裘之列此經

之義自以先鄭說為最駭又黼裘鄭玉藻注謂以羔與狐白雜為黼文然羔之與狐白雜迥殊相

雜為文恐非所宜孔廣森謂錯白黑羊皮為之於義可通而終嫌其太樸竊疑當以狐白雜迥殊相

為之乃得相稱耳且黼裘珍貴固宜與五冕之裘同用狐也又案玉藻之誓省鄭讀為誓猶於經

無微且依其說則上服當為冠弁服是降於五冕肅弁韋弁皮弁服之裘不得為尤善矣陳祥道

讀省如字謂祭祀服以聽誓命省牲鑊與正祭不同互詳司服疏至家語郊篇說同竊謂黼裘蓋

天子諸侯齊服之裘祭前誓省服齊服與正祭不同互詳司服疏至家語郊篇說同竊謂黼裘蓋

大裘以黼之王注云大裘為黼文也此以黼裘為即大裘其說殊謬蓋王肅采郊特牲文私定不

足辯也云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賈疏云案夏官羅氏仲春羅春鳥行羽物彼注云不

羽物若今南郡黃雀之屬彼黃雀即此雀之屬此鶉與雀亦是鷹所擊故連言鶉也云中秋鳩化

為鷹中春鷹化為鳩者月令仲春鷹化為鳩無中秋鳩化為鷹之文惟王制云鳩化為鷹然後設

功裘以待頒賜

功裘人功微謂狐青繡裘之類霜而冬裘具章注云孟冬天子始裘故九月隕

起而復為鷹此據小正為說非鄭義也云順其始殺與順始殺與止殺之時也

張逸蒼曰鷹雖為鳩亦自有真鷹可習矣玉藻實典引月令章句云鷹以中春化為鷹中夏陰氣

夏鷹乃學習孔疏引鄭志焦氏問云仲秋乃鳩化為鷹仲春鷹化為鳩此六月何言有鷹學習乎

月可以具案彼冬裘蓋兼此良裘功裘言之具裘之時始於中秋盡於季秋言貴者舉其最遲

之期限也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九月王始裘則季秋天子已衣裘矣賈疏云按詩云七月流火九

月授衣此季秋則是九月授衣之節云以待頒賜者頌謂常賜若宮伯掌宮中士庶子云以待頒賜其本裘是也賜謂好賜非常賜也詳膳夫疏賈疏云功裘之內有羣臣所服之裘故言以待頒賜

功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者謂攻皮之工裘氏作之功有精麤猶典婦功有良功苦功上文良裘之功最精良此裘功微麤苦則亞次於彼者故直謂之功有精麤也云謂狐青麤裘之屬者賈疏云案玉

藻君子狐青裘豹裘麤裘青紵裘彼云君子鄭云君子大夫士也以其彼云豹裘青紵裘用雜故為大夫士若君則用純引此者證功裘中有此狐青麤裘以待頒賜玉藻仍有羔裘狐裘亦是

臣之所服裘不引之者屬中合之矣若然狐青裘者鄭玉藻注云蓋玄衣之裘天子下至士玄端之服皆服之又云麤裘者鄭彼注引孔子素衣麤裘謂是君臣視朔之服案玉藻狐青裘玄衣

孔疏引皇氏云玄衣謂玄端也劉氏同賈說即本於彼孔又引熊安生說謂玄衣即指冕服舊弁服是也詳前疏劉氏之意蓋以五冕之裘同黑羔裘則狐青裘玄衣不得復為五冕之衣故必易

為玄端而後可申其說亦以玄端衣與狐青色足相配也詩邶風旒三孔疏說亦同金榜云玉藻狐青裘玄緇衣以緇之皇氏以玄端衣為玄端則玄緇衣以緇為以帛裏布矣案金說足證熊劉之

誤賈氏從之疏矣詩召南羔羊孔疏又謂鄭意功裘以待頒賜大夫士明狐青非冕服之裘以申劉氏之說亦非也賈又以麤裘為視朔之服者玉藻疏云天子視朝服皮弁服狐白錦衣士不衣

狐白熊氏云用緇裘素緇也諸侯在國視朝則素衣麤裘卿大夫士亦皆然故論語注云素衣麤裘視朝之服是也又案賈謂此功裘內含有諸狐裘及羔裘是也但據經以待頒賜之文則不關

王自服之裘可知然則狐羔諸裘皆宜屬諸侯及卿大夫士所服言之後鄭上良裘注不及狐青裘則似王所服裘自編裘外皆入此功裘恐非經義也鄭司農云功裘卿大夫所服者先鄭以良

裘為王所服故此功裘為卿大夫所服亦通冕服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鷩諸侯

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鷩大射者為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

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侯者其所射

也射也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下所射諸侯之鶴著於侯中所謂皮侯王之射虎侯王所

大夫之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中之則能服諸侯以下

侯亦九十參七十千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以下

中之則得為諸侯鄭司農云鶴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鶴二尺曰正四寸曰實玄謂侯中之

大小取數於侯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

四尺五寸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鶴

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鶴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鶴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鶴方

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鶴者取名於鶴鶴鳴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鶴亦取鶴之言較射無

直也射所以直己志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射者大禮故取義眾也士不大射士無

臣祭無所擇故書諸侯則共熊疏王射者王與諸侯諸臣射於大學其禮大於賓射燕射鄉射

侯虎侯杜子春云虎當為豹疏故謂之大射也射義孔疏云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射禮射有三

一為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為賓射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其士無大射也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也

三為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其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其士無大射也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也

而射其事有三一為天子春試邦國之貢士其禮最大梓人所謂張皮侯而棲鵠以春以功也
二則四時郊廟祭前擇助祭之臣三則四時大田校獲卿大夫相與射時田有享祇享烝及方社
之獻則亦祭事也三者皆為祭而舉而以能詔事亦即行於其閒故有擇諸侯卿大夫士及得中
為諸侯之說本原禮意蓋因畿內外諸侯與官府學士等皆本無職事而來以祭觀禮者其人衆
多不容盡取故必射以擇之漢書食貨志諸侯職掌亦與射而豈在擇取之列哉云諸侯謂
亦此意也若遠方侯服祗奉職貢宗祝有司典脩職掌亦與射而豈在擇取之列哉云諸侯謂
三公及王子弟對於畿內者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彼內諸侯通公卿大夫凡食采者
而言此惟言三公者以別於下卿大夫也王子弟據親子弟食都者而言此諸侯知非畿外諸侯
者畿外諸侯大射得用三侯大射儀所謂大侯九十參七十千五百與此不同又非司裘所共故
也云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者賈疏云案說師大都任置地是此諸侯也又云小都任縣地家邑
任稍地是其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者賈疏云案說師大都任置地是此諸侯也又云小都任縣地家邑
采地者以經以卿大夫與諸侯別文故也又依大宰載師疏說王子弟疏者亦食縣稍則當與卿
大夫同射樂侯云將祀其先祖亦與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是諸侯祀先祖與祭臣射以擇
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與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是諸侯祀先祖與祭臣射以擇
之之事也卿大夫亦有廟有臣故得與諸侯同云凡大射名於其射宮者明大射射宮在國外與
賓射在朝燕射在寢不同也賈疏云從王以下至大夫大射名於其射宮者明大射射宮在國外與
謂在西郊之學者謂真岸也樂記云武王克殷散軍而郊射左射龜首右射鸞虞鄭注云郊射為
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大射儀云公入鷩鄭注云此公出箭言入者射宮在郊以將還
為入又鄉射記於郊則闕申注云郊謂大射也郊射儀云公入鷩鄭注云此公出箭言入者射宮在郊以將還
郊案以樂記及大射鄉射諸注校之禮大射必在郊學而鄭說學制謂天子小學在宮之左大學在郊
諸侯反是故賈氏謂天子大射在西郊之虞庠小學諸侯大射在都之大學樂記孔疏說亦云然
蓋鄭所謂各於其射宮者說本如是今天子大射之宮見於經者有二一在東郊為壇宮大
戴禮所記虞德篇云諸侯會朝于天子天子就位乃升諸侯之敘士敘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
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之敘士敘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

以射是也此天子春與邦國貢士大射公卿及國侯成在即所謂春以功也其禮最盛而人尤衆故不於大學而於郊壇若歲時大祭擇士及王與宰臣或國中學士射則當在大學中學之辟雍

諸子云春合講學於合講射即辟雍也惟射宮本無定所射於東郊即以壇宮為射宮射於大學即以辟雍為射宮射於合講射即合講射也

賈孔謂王大射在國郊之虞庠尤誤之甚也司馬注謂大射於澤實據習射言之非大射射於射宮彼澤宮在靈囿之中與射宮辟雍異地大司馬注謂大射於澤實據習射言之非大射射於射宮

宮之正也諸侯大射亦各於其國郊之大學卿大夫大射則各於所近鄉學庠序之中孟子滕文公篇云序者射也此指郊壇而言即鄉大夫所射非天子大射之所亦非大學之東序也周學

調異同及射宮並詳大司馬疏云侯者其所射也者鄭鄉射禮大射儀注並云侯謂所射布也小爾雅廣器云射有張布謂之侯說文矢部云侯春豐所射也禮大射儀注並云侯謂所射

下有案三射之侯制雖小異而以布為之則同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者賈疏云侯中上下俱有布一幅夾之所謂飾者唯布而為之側故云飾其側也云又方輦之以為臺謂之鵠著於侯中者

於舊本誤于今據宋余仁仲本正臺釋文云本亦作準丁晏云說文土部鵠象也从土臺聲讀若準木部泉射準的也臺即準之省文賈疏云梓人為侯廣與崇方故云方制之質者正也所射

之處故名為質三分其侯鵠若於侯中案丁是也說文言部云臺鵠也讀若純非此義釋文或本作準者準即鵠之借字賈本臺又作質故釋質為正而不及臺詩小雅賓之初筵孔疏引鄭此

注亦作質是孔質所見本同今本疏述注仍作臺者宋人以疏合注時改從釋文也質與鵠義同毛詩賓之初筵傳云質也荀子勸學篇亦云質的說文詰臬為準的是鵠的質同物方謂之

為臺謂如飾侯之皮制之正方以爲侯之鵠若虎侯則虎飾而虎鵠熊侯則熊飾而熊鵠皆放此云所謂皮侯者據梓人文鄭說以鵠即臺與諸儒不同詳後朱大語云侯皆以布為之其

曰虎侯熊侯豹侯麋侯者據侯中言鵠用皮為之故掌司裘蓋用皮之存毛者故辨其為虎熊豹麋紆云王之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者故辨其

射豹侯羣臣所射者降於天子也云卿大夫更言以下者兼有士亦射豹侯云諸侯之大射熊侯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者降於天子也云卿大夫更言以下者兼有士亦射豹侯云諸侯之大射熊侯侯所自

音臣共射之地云凡此侯鵠鵠九十月鵠七十月鵠五十月鵠大射儀注云置侯鵠謂去鵠

君臣共射之也云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者大射儀注云量侯道謂去堂遠近也天子大射侯道之數禮無明文鄭依大射儀外諸侯大射侯道及射人所言九節七節五節推之射人注說賓射侯道亦同白虎通義鄉射篇云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卑者所服近也案此漢時禮家之異說蓋因大射儀諸侯大夫七十弓推之天子侯道當遠於諸侯故謂天子百二十步步即弓也今攷匠人市朝一大不過百步若百二十步凡七十二丈射宮之庭未必有如此之廣其說殆不足據云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參七十千五十五者釋文云干木又作杆案大射儀作干鄭讀為杆即杆之或體詳射人疏此並據大射儀彼文云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徑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千五十五鄭彼注云鄉射記曰侯道五十弓考工記曰弓之下制六尺則此徑步六尺明矣大侯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參讀為慘參也侯者約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干讀為豹射者射鵠射者射與也鄭意畿外諸侯得同天子用三侯與畿內諸侯止得用熊侯豹侯異故云列國之諸侯以別之云遠尊得伸可同耳者賈疏云對此經畿內諸侯之近尊不得同於天子三侯云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案梓人云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是天子中之則能服卑者射之以求為侯案梓人云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是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也祭義云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失德者則忝其爵位非真以射為黜陟也書之則得為諸侯也此明射以政德有德者宜為王侯失德者則忝其爵位非真以射為黜陟也書益稷云侯以明之僞孔疏云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亦此義也楚辭大招王注云王者當制服諸侯故名布為侯而射之古者選士必於鄉射心端志正射則能中所以別賢不肖也王說與鄭亦略同鄭司農云鵠毛也者說文鳥部云鵠鳴鵠也與疏云先鄭意以鵠字與鴻鵠鵠字同故為鵠毛解之案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毛非可棲之物故後鄭不從云方十尺曰侯四尺曰

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者毛詩齊風猗嗟傳亦云二尺曰正賓之初筵疏云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二尺也正中謂之勢方六寸也勢則雅也舊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正正方

唯改質為六寸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五尺曰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為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檢之以為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賓

記所謂熊侯白侯類矣射入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之虞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

二尺曰正同也侯棲鵠不為正采侯設正不為鵠正鵠大小同而侯異其皮侯之侯中皆有此三等後鄭說則以皮侯棲鵠不為正采侯設正不為鵠正鵠大小同而侯異其皮侯之侯中皆有此三等

各隨侯中之大小為增減二義殊金鵠云射侯有正鵠先儒皆分大射賓射其說始於鄭中庸異而亦以正鵠為一並與後義殊金鵠云射侯有正鵠先儒皆分大射賓射其說始於鄭中庸

射義注云畫布曰正鵠皮曰鵠釋文曰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也竊以為非也詩齊風云終日射侯以出正言正則不言鵠此也稱魯莊公之善射非必賓射也射義云

射者各射己之鵠言鵠而不言正此泛言射義非必大射也且大射賓射既別則燕射亦宜有異若亦名正鵠是無別也若別有其名何不於經乎即或混同於大射賓射其取義亦不礙獸侯

為獸形有似於皮侯當名為鵠然畫布非棲皮有類於采侯又當名為正殊難處置惟無以處夫獸侯故知正鵠之不可分屬皮侯采侯也小爾雅云鵠中者謂之正鵠風毛傳云二尺曰正鄭司

農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實據此可知正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天子侯中丈八尺異也正內志之正鵠象外體之直故正在內而鵠在外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天子侯中丈八尺

鵠方六尺幾外諸侯亦然畿內諸侯中丈四尺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大夫士侯中丈一尺方三尺三寸少半寸侯國大夫與王朝諸侯同士與王朝大夫同正亦居鵠中三分之一天子正方

二尺幾外諸侯同畿內諸侯正方一尺五寸少半寸大夫士正方一尺一寸一分有奇魯是畿外諸侯故毛傳以二尺曰正解之非謂凡正皆二尺也司農二尺曰正本於毛傳亦可見正在鵠中

也侯中有鵠又有正本當兼言正鵠其單言正或言鵠者省文也以中正中鵠皆可謂中故正鵠可偏舉也第正鵠雖皆可謂中而尤以中正為善故齊風言不出正也鄭注射人所謂中二尺者

專指九步五采之侯與毛傳二尺曰正合但毛不專屬采侯而鄭專屬采侯是為異耳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但言鵠而不言正者以正在鵠中言鵠則正可知故省之也下云張五采之侯

張侯侯井不言鵠上省文其言可知也鄭司農云侯不曰鵠蓋遠謂此言而省正與侯侯之

張獸侯并不言鵠蒙上省文不言可知也鄭因采侯不言鵠遂謂此畫布為正與棲皮之鵠異誤矣朱大詔申先鄭馬王說云鵠與正相連不與侯連故曰棲曰設居侯中者謂之鵠居鵠中者謂之正射義云發而不失正鵠者又云失諸正鵠是中正謂之中中鵠亦謂之中居正中者謂之質賓之初筵發彼有的傳的質也苟卿勸學篇質的張而弓矢至淮南兵略訓高注的射準也是也侯未有不設正鵠者故經但言鵠不言正以正居鵠中舉鵠而正賅焉矣鄉射記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質即二寸曰質之質於布侯皮侯皆曰質則質居正之中可知案金朱據毛馬先鄭說定正在鵠內無大射密射之分又謂鵠居侯中三分之一正亦居鵠中三分之一其說近是竊謂侯中大小取數侯道弓三寸以為侯中鄉射記有明文三分侯廣而鵠居一梓人亦有明文馬鄭王諸儒不容不見而謂侯鵠正質內外大小四等為一定之數者蓋假大夫士諸侯侯中之度約舉大數以明大小之差也鄉漢助云鄉射記鄉侯十尺鄒馬言侯方十尺者據鄉侯也四尺曰鵠亦據鄉侯取成數言之其實三分取一侯丈八尺者鵠六尺侯丈四尺者鵠四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侯丈者鵠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案鄉說是也五十弓之侯中十尺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其正依金說當方一尺一寸一分有奇而云四尺曰鵠二尺曰正者約舉成數也據先鄭說正之內尚有質楚辭大招云三公穆穆登降堂昭質足證先鄭義質亦謂之的故毛詩荀子並以的質同論論非子外儲說左及問辯二篇並云設五寸之的是質小於正古有明徵質居正中蓋亦當居正三分之一則五十弓侯之質當方三寸七分強而先鄭云四寸曰質者亦舉成數也先鄭梓人注云設身廣一丈兩各一丈凡為三丈彼云身一丈與此注十尺曰侯同彼為設數則此注亦為設數非侯之通制可知侯鵠正質隨數又可知矣今參取馬鄭王及金氏義推定天子以下侯制蓋凡侯皆為侯中及鵠正質三等其質亦相近可以釋諸說之紛互矣至賈景伯說正大於鵠則於古無可證鵠方二尺與梓人丈尤

不合金協謂蓋段侯中六尺明之然以鄉射記推之六尺之侯道鄉射記曰弓二十寸以爲侯中則九

如是不近者則亦不可通也云云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鄉射記曰弓二十寸以爲侯中則九

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丈一丈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者

此鄭據鄉射文明侯中之數隨侯地之遠近而各異以破先鄭十尺曰侯之說也引者工記云梓

入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鶴居一焉者鄭彼注云崇高也云然則侯中丈八尺者謂侯中也引

之者明鶴大小之度出數於侯中以破先鄭四寸曰鶴之說也云然則侯中丈八尺者謂侯中也引

侯中丈四尺者謂侯中丈八尺者謂侯中丈一丈者謂侯中丈三寸者謂侯中丈四尺者謂侯中丈六尺

參侯中丈四尺者謂侯中丈八尺者謂侯中丈一丈者謂侯中丈三寸者謂侯中丈四尺者謂侯中丈六尺

取二分各爲四尺有二尺在又取尺八寸三寸六分又得六寸有三分在寸各爲三寸二分併爲六分

寸得三寸仍有一寸分爲三分得一分故云少半寸詒讓案鄭言此者亦破先鄭侯十尺鶴四尺之

說然先鄭實假設之數與鄉射梓人文本不相戾後鄭似未慮云謂之鶴者取名於鶴鶴四尺之

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雉者大射儀注以此訓爲第二說云或曰鶴鳥名射之難中中之爲雉是

以所射於侯取名也淮南子曰鶴鶴知來案鄭引淮南子汜論訓文今本魏作乾高注云乾鶴鶴

何示服猛也班氏所說即鄉射記之獸侯與此經大射侯異而釋義亦與鄭許同云士不大射士
 無臣祭無所擇者大射儀注云士無臣祭不射射義疏亦謂士唯賓射燕射金榜駁之云大射
 主於擇士天子諸侯將祭於是乎行之卿大夫士無將祭擇士之事因射誓衆選賢孔子射於矍
 相之圃是其遺事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鄉飲酒之禮射
 義釋大射儀之義遂廣及卿大夫士明士亦得行大射金鶚云士亦有大射射人云士以三耦射
 射侯大射儀言士射干其明證也鄭注射人以爲賓射非也先儒皆謂士無臣故無大射然攷之
 特牲饋食禮有宗祝佐食雍人所謂有司也士冠禮云有司如主人服注云有司羣吏有事者謂
 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也夫羣吏雖不可謂臣而既爲士治事即當考校其功豈得無大
 射乎史記云諸儒大射於孔子家此亦可見士有大射矣大夫士大射之地先儒謂不可考案鄉
 射記云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是大夫士之射在郊射義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鄭注矍相地
 名此當爲大射孔疏以爲賓射非也蓋大夫士大射皆於國外射圃也胡匡衷云特牲饋食禮有
 私臣則士有臣矣左傳云士有隸子弟又云士臣阜蓋士得以其子弟及府史之屬爲臣也案依
 二金及胡說則士亦有臣得行大射其說亦較鄭爲長云故書諸侯則其熊侯虎侯杜子春云虎
 當爲豹者賈疏云虎侯是天子大夫侯不宜在諸侯熊侯之下故不從也段玉裁云說文侯天子射
 熊虎豹諸侯射熊虎此從故書以熊侯爲最貴天子諸侯同之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鄭司農云
 三侯熊虎豹也與許云天子射熊虎豹合然則經文本作王大射則共熊侯虎侯豹侯司常熊虎
 爲熊在也上詒案論語八佾篇集解引馬融云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亦以熊貴於
 虎與先鄭及許同又鄉射記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彼指鄉
 射燕射之侯亦以熊貴於虎竊疑此經故書天子則虎侯先熊侯諸侯則仍故書之也後鄭從杜
 先鄭及馬季長許叔重讀並改天子三侯首熊侯次虎侯而諸侯二侯則仍故書之也後鄭從杜
 子春說不改天子三侯而破諸侯虎侯爲豹
 侯以合三侯之次二說不同由所讀各異也 **大喪** 厥裘飾皮車 皮車遺車之革路故書疏爲淫
 與也若詩之與謂象似而作之 **疏** 大喪者賈疏云謂王要治讓案亦當關后世子要詳宰夫疏
 凡爲神之偶本物必沽而小耳 **疏** 云厥裘者亦與司服爲官聯也賈疏云謂明器中之裘即上

良裘功裘等云飾皮車者與巾車五路有草路注云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天子造車亦備五路

此革亦稱皮車皮革散文更新序事篇云中行穆子皮車十乘謂兵車也車僕云大要蓋者司裘

飾訖與車僕之巾車又云大要飾道車則此官所飾者唯革路而已餘玉金象木四飾並巾車

蓋聲之誤然先鄭直訓淫為陳是不必改從也說文廣部陳與服於庭也字從今書義同先

鄭然則淫與陳皆可訓為陳也爾雅釋詁陳與也此後鄭所本而不能通其義於淫會訓云淫

與陳聲近詩行葦以引以翼引本或作淫爾雅引陳也則司農訓為陳正合古義詒讓案司服陳

兵先鄭注並云淫讀為陳則先鄭亦不從故書也此與大師注獨無讀為陳之文疑所引不備陳

裘謂為明器之裘將葬則與明器道車等同陳之既夕禮葬前一日於祖廟載飾柩訖云陳明器

子乘車之西即廟之中庭許君以陳與服於庭解陳即贖據彼經也其葬日至壙亦當如既夕云

陳器于道東西既窆則亦與司服陳衣服同藏於棺中云玄謂窆與也者爾雅釋詁文大司樂

大師笙師典庸器也車司兵注並同後鄭亦以窆為明器之窆而訓義則與先鄭異段玉裁云

此鄭君不從故書作淫司農訓陳也書或作窆故鄭君從之為之說如此說文所據周禮亦作窆

序蒙上復斂奠獸四者衣服而言故蘇衣照之外復言掌其陳序圍人所云凡賓客喪紀奉馬而入陳者指駕車之真馬而言故鄭注云啓後所薦馬以其陳而不用與塗車芻靈異故下別言斂馬亦如之也要之凡器物之陳而不用者謂之斂亦可謂之陳故大旅之斂笙師謂之陳既夕禮言陳明器而不言斂明言陳猶言廢也其用者則謂之陳而不可謂之斂故圍人云陳馬又云斂馬明兩文不相涉也後鄭以爾雅有斂與之訓遂據以易先鄭之說而於巾車注仍云斂與也謂陳斂之則自知其不可通而兼用先鄭之義亦足徵其非達詰矣云若詩之與謂象似而作之者後鄭意此斂訓與與六詩比與之與同義釋名釋典藝云輿物而作謂之輿荀子禮論篇云明器類而不用是明器雖不用亦象似生時所用之物而作也云凡為神之偶衣物必沾而小耳者孔廣森云偶寓也謂作假物寄寓其象史記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音寓韓延壽傳曰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漢郊祀有木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寓車馬即偶車馬也案孔說是也偶衣物謂明器賈疏讀偶衣句斷失之既夕記說明器云弓矢之新沾功注云沾示不用又喪服注云沾猶廢也荀子禮論篇云具生器以適墓略而不盡類而不功明不用也為偶衣物示不用之義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疏凡邦之皮事掌疏彼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

其良者於王以入司裘給王用疏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

獸皮治去其毛曰革秋斂皮者鳥獸毛毳之時其皮善故秋斂之革乃須治用功深故冬斂之乾久成善乃可獻故春獻之也宋綿初云凡連毛者曰皮裘材也去毛者曰革練治之革曰韋此云革蓋兼韋言之冠與帶之材也注云皮革除歲乾久乃可用者釋經秋冬斂春乃獻之義鄭意凡裘材皆於前年秋取之故獸人春秋獻獸物注云及狐狸即取裘材也詩爾風七月云一之

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彼仲冬取者民間取獸時或略後與此經不必同也依經注義秋斂

春獻並屬裘材其司裘中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則獸已成之裘獻成距斂皮已期歲其彌乾久

可知其革亦以乾久為善故釋名釋喪制云凡五材膠漆陶治皮革乾槁乃成也云獻之獻其

良者於王以入司裘給王用者以其尊須擇良者故特獻之也皮革兩者皆獻其良者入司裘皮

以為王裘革以給帶遂以式灋頒皮革于百工式灋法作物所用多少故事疏此家上春獻為文謂既獻之

後遂依式灋頒之於百工也案彼官司裘之下無工則凡成車之良者雖獻於王入司裘乃彼此

官頒之於工其不良者則此官直頒之於工不入司裘也百工者即考工記總敘云攻皮之工五

函鮑鞞韋裘又彼注說百工云眾言之是也賈疏謂獻良者入司裘其餘乃入百工是入司裘者

即不復頒工似非經義注云式灋作物所用多少故事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蔣載康云式

灋即九式之灋指工事言賈疏云作若裘氏作裘函共其毳毛為旣以待邦事當用旣則共之

人作甲冑謂皮革皆有物物多少之數有舊法者也共其毳毛為旣以待邦事當用旣則共之

疏注云當用旣則共之者旣詳掌次疏賈疏云謂若掌次張旣案是當其用旣則掌皮共毳毛與冬官使作旣與掌次也云毳毛毛細縵者者說文毳部云毳獸細毛也一切經音義引三

疏

歲終則會其財齎財斂財本數及餘見者齎

疏

官成也注云財斂財本數者賈疏云謂四方所有皮革之入掌皮之

疏

數是本數也詒讓案大宰注云財泉穀也此財蓋謂所斂皮革直泉多少之本數云及餘見者者

疏

餘見謂所用餘皮革見在者也詳司書疏賈疏云謂出給不盡見在庫者也云齎所給予人以物

疏

齎說為舟車云萬民出財齎而予之此經義與彼同段玉裁云此與許君齎訓持選合案詳外府

疏

計吏今時詔書或曰齎計吏者孔廣森云漢書文翁傳曰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詒讓案

詔賜與計吏則曰齋殊失鄭司農云齋或為資者外府注同亦謂故書或本也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會分其人民以居之

也圖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史官府之形象也政令謂施闈寺疏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者稍食吏祿稟也人民史子弟分之使眾者就寡均宿衛

寢以內至於北宮凡王及后夫入所居之舍此官通掌之蓋皋門以內通為王宮路門以內通為王內此官治王內之政令與小宰治王宮之政令內外互相備也王內與敘官王之正內女史內

宮專指后宮言者異惠士奇云王宮后宮皆曰王內版圖政令宮正官伯分治之而內宰則兼治之者也云均其稍會分其人民以居之者僉樾云均者據版以均之也人之多寡在版也分者據

圖以分之也地理廣狹在圖也注云版謂宮中闈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者小宰注云版戶籍也又宮正注云版其人姓名籍蓋凡戶籍名籍並謂之版宮中闈寺即內小臣闈人寺人內豎

之屬本在宮中者鄭意闈寺本身固著錄籍其子弟或通籍得入宮者內宰亦書之也云圖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者王居南宮后居北宮世子亦自有宮內則注云古者命士以

上年十五父子異宮喪服傳亦謂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若然世子居東宮羣王子則居西南北三宮與王及后所居南北宮異其後寢亦有王女之宮猶公羊莊元年傳所謂羣公子之

舍是也自后世子以下諸宮皆統於王宮故此官并掌之大宰注云百官所居曰府吏官府之形象謂吏人所居之府寺其方位略域廣狹遠近悉書其形象於圖也凡經言版圖圖並謂地圖小

宰聽閭里以版圖注云闈地也司會凡在書契版圖者之禁寺人掌王之內人之地戒令內宰為與此同云政令謂施闈寺者賈疏云以其闈人主中門之禁寺人掌王之內人之地戒令內宰為

之長故知政令者施之於闈人寺人也不言內小臣及內豎者蓋亦處之也云稍食吏祿稟也者稟舊本誤廩今依注疏本正宮正注義同賈疏云吏即闈寺子弟宿衛后宮者宮正所均謂宿衛

王宮者以米稟為祿之月俸均之者當知見在空闕也詒讓案稍食者稟食與正祿異詳宮正疏云人民克子弟者鄭意王內非庶民所居明人民為在宮中官吏之子弟宮正去其淫怠與其

奇妾之民注云民宮中吏之家人也義與此同惠士奇云宮伯之士庶子宮正之衆內宰之人

說也后宮之朝及門垣蓋皆有宿衛故後文有北宮糾守之事此人民當兼咳士庶子弟及夏官

職事者同居然其官寺當在路門以外不得在北宮也若然此官及宮伯宮正所掌蓋皆通王宮

所以均其勞役且使避以陰禮教六宮鄭司農云陰禮婦人之禮六宮後五前一王之妃百二

十一人立謂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

注鄭司農云陰禮婦人之禮者媒氏注云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禮之涉婦人者通謂之陰禮後

謂之陰與此義同云六宮後五前一者賈疏云天子謂之六寢宮人所云者是也后亦象王立宮

亦後五前一在王六寢之後為之南北相當耳詒讓案王六寢前路寢一後燕寢五一居其中四

女御八十人者昏義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

賈疏云先鄭意以陰禮婦人之禮教六宮之人自后以下至女御後鄭意以婦人之禮教后一人

之上究不可與后並言明此六宮當專屬后故不從先鄭說也云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者

六寢直稱寢此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者申先鄭前一後五之義明后寢與王同

宮人注說王六寢云路寢一小寢五路寢即正寢小寢即燕寢也后燕寢五中及四方議侯夫人
燕寢三則中及東西左寢九年傳魯穆姜薨于東宮即三寢之一也云教者不敢斥言之謂之六

宮者后尊與王同內宰主內教不敢斥言后故以后之宮言之也云若今稱皇后為中宮矣者衛
宏漢孔儀云皇后稱中宮王應麟云哀帝紀中宮注云皇后之宮云昏禮母戒女曰夙夜毋違宮

事者據士昏禮文明婦也**以陰禮教九嬪**教以婦人之禮不言教**疏**注云教以婦人之禮者與
人主宮事故后稱宮也

人世婦者舉中省文者賈疏云司農意上文教六宮之人訖此復教九嬪者先鄭意以九嬪掌婦
學之法使之教九御故內宰更別教之也後鄭意下文別教九御故知此教三夫人已下不言三

夫人世婦者舉中**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袤展其功**
以見上下省文

緒婦職謂織紵組紃縫線之事九御女御也九九而御於王因以號焉使之九九為屬同時御又
緒同事也正其服止踰修奇邪若今媚道展猶錄也緒業也故書二為三杜子春云當為二二事

謂絲枲**疏**此官亦以職事授內嬪婦而贊九嬪教九御也王引之云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
之事

御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教于王所即此所謂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也案王說是也九御
屬九嬪此官使各從其長以施教作事也云禁其奇袤者釋文云表本亦作邪案經例用古字作

表注例用今字作邪或非是詳宮正司諫疏奇袤之禁亦士師宮禁之一端也注云婦職謂
織紵組紃縫線之事者釋文云線本亦作縵案線紵字同詳縫人疏此即化治絲枲之事內則云

女子執麻枲治絲麻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鄭彼注云細條孔疏云紵為繒帛皇氏云組是綬
也然則薄罔者為組似繩者為紃賈疏云織紵為一事組細又為一事縫線又為一事三者皆婦

職也案詩注云王后織玄紃公侯夫人紵綌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
下各衣其夫貴賤皆有職者彼示雖貴無得遊手率先之意非如此絲枲二事責其功緒也上文

世婦以上皆直言陰禮不言職此言職者以其世婦以上貴無絲枲等職業之法故也云九御女
御也者以其次九嬪之後故知即女御也國語周語云內官不過九御魯語云天子日入監九御

使潔奉郊禘之素盛章注云九御九嬪之官主素盛祭服者也案此文云以陰禮教九嬪與教

不穿耳是也云九御九嬪數未詳敘官疏云使之九九為屬同時御又同事也者鄭意九嬪九人當九

夕是也合案女御人數未詳敘官疏云使之九九為屬同時御又同事也者鄭意九嬪九人當九

御八十一人為九嬪之屬是每九嬪一人領女御九人亦即大宰八法官屬之義也九九為屬各

自相從以御於王又同受職作事使分別班秩不相褻廁內嬪婦與外百官府固無不同矣賈疏

謂九人為一屬屬猶聚也非經注之義云正其服止踰修者踰修謂踰越僭修服其所不當服者

也依內司服注女御服袿衣今依金榆說女御亦得服展衣詳彼疏云奇邪若今媚道者此注用

今字也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云將陵侯史子回妻宜君盜斷婦人初產子臂膝以為媚道奔

市又外傳世家云長公主譏栗姬挾邪媚道陳皇后挾婦人媚道鄭以媚道即婦人奇邪之事故

紀錄之以考其高下也云緒業也者廣雅釋詁同宮正注亦云緒其志業云故書二為三杜子春

云當為二二事謂絲祭之事者段玉裁云此鄭君從杜定為字誤而改之也王引之云故書作三

是也三事謂祭祀賓客喪紀之事祭祀賓客喪紀謂之三事猶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軍旅田役喪

荒小宰謂之七事也下文云大祭祀贊九嬪之禮事凡賓客之視獻瑤爵贊凡要事佐后使治

外內命婦正其服位曰祭祀曰賓客曰喪事所謂三事也正其服位所謂正其服也亦如大僕祭

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矣案此作事冢上婦職為文則杜鄭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

破字義自允協但王申故書於義亦通黃以周說同今附存之

如之 謂祭宗廟王既禩而出迎牲后乃從後裸也祭統曰君執圭瓊瓊亞裸此

尸后亞獻之其 大祭祀后裸獻則贊者此與外宗為官聯也內宰祭祀贊后裸獻猶小宰祭

爵以瑤為飾 祀贊王裸將之事賈疏云大祭祀謂祭宗廟也后裸者謂室中二裸后亞王

裸尸獻謂朝踐饋獻后以玉爵亞王而獻尸此三事內宰皆佐后裸時以瑤瓊授后獻時以玉爵

授后故云則贊也云瑤爵亦如之者唐石經贊下疊一贊字則讀贊瑤爵亦如之為句阮元云亦

如之者謂亦贊也正下文所謂贊也若瑤上履指贊字則不可通唐石經非案阮說是也嚴可

如之者謂亦贊也。正下文所謂皆贊也。若瑤上復有贊字則不可通。唐石經非案阮說是也。嚴可均亦據疏云瑤禽亦如之者亦贊之也。謂少一贊字為是。今不據增賈疏云謂尸卒食王醑尸后亞王而醑尸則內宰以瑤爵授后。后親酌盎齊以醑尸亦贊之也。案朝踐饋獻亦用瑤爵。鄭賈謂用玉爵非也。詳後注云謂祭宗廟者明不關外祭也。賈疏云以其天地山川社稷等外神后夫皆有不與又天地無祿此云祿故知經云大祭祀者據宗廟而言也。但宗廟之祭四時與禘給六享祿也者此王初祿后亞祿為宗廟九獻首二祿之節。祿尸於室中迎牲於門外故言出也。此注謂迎牲在后亞祿之前司尊彝注先說后以璋瓊酌亞祿次引郊特牲既灌然後迎牲則謂迎牲在王事自相亞故先言王祿出迎牲后乃後祿其實以彼注為正。今案王祿則后亞祿事本相次但初祿既畢則王無事已可以出不必待后畢祿而後出也。王出之後后方送祿逮王迎牲而入則后祿已訖是王出在后送祿之先入在后畢祿之後二注文本無悟也。云祭統曰君執圭瓊祿尸大宗執璋瓊亞祿此大宗亞祿謂夫不與而攝耳者明后亞祿亦執璋瓊也。鄭彼注亦云大宗亞祿容夫人有故攝焉孔疏云大宗主宗廟禮者以亞祿之禮夫人親為之此不云夫人而云犬宗者記者廣言容夫人有故故大宗伯代夫人行禮執璋瓊亞祿之禮云獻謂王薦腥薦孰后亦從後獻也者鄭以此獻與祿對文見異講當九獻中四獻六獻之節也。賈疏云案禮記禮運云腥其俎孰其俎鄭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執其殺謂體解而孰之是其薦腥薦孰也。此二者是堂上朝踐饋獻之節室中二灌訖王出迎牲時祝延尸於戶外之西南面薦八豆八簋王牽牲入以血毛告訖以此腥其俎薦於神前王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后亦玉爵酌盎齊以獻尸名為饋獻。江永云內宰及司尊彝疏延尸出戶在二灌訖王出迎牲之時禮運孔疏在血毛詔於室之後今從賈氏蓋尸主在堂而血毛詔於室郊特牲下文所謂求而未之得也。案江說是也。互詳司尊彝疏又依崔靈恩義薦腥薦孰之獻當在後文瑤爵內凡后獻皆用瑤爵不用玉爵則獻當與祿為一。鄭說非經義詳後云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醑尸后亞獻之者謂當九獻中七獻八獻之節也。賈疏云案儀

禮鄭注云諸侯尸十三飯天子尸十五飯尸食後王以玉爵酌明踐禮齊以駘尸謂之朝獻后亦於後以瑤爵酌饋獻時益齊以瑤尸謂之再獻故云后亞獻也禮運疏云崔氏以為后獻皆用瑤

爵鄭謂云自三獻以至九獻王皆以玉爵后皆以瑤爵康成特指八獻時所用之爵恐非也江永云凡后獻皆用瑤爵言瑤爵亦如之所以別於裸用瑤瓚耳金縢云司尊彝注云朝獻謂尸卒食

王酌之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為賓又次后酌益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又鬱人職曰受舉罍之卒爵而飲

之則王酌尸以玉爵也王酌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鄭意蓋以后與諸臣再獻者當明堂位之加爵則以璧角璧散與此瑤爵為一是加用瑤爵也賈孔之徒申注義者謂后未

諸臣以前不用瑤爵胡踐饋食皆酌玉爵以獻與王同唯崔靈恩以為后獻皆用瑤爵九獻之外諸器既殊大宰以玉爵贊王內宰以瑤爵贊后其爵亦異故內宰又言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

贊裸獻也瑤爵也對文並舉后之正獻具是矣特性饋食禮加爵在正獻後天子之禮諸臣為加爵於時內宗獻加豆籩王與后成不親其事然則內宰所贊非加爵章著矣又云祭統獻之屬

莫重於裸故謂之裸獻鄭君分釋裸獻為二非也案鄭江金從崔說后獻皆用瑤爵是也黃以周說同凡九獻內四獻六獻八獻后皆用瑤爵鄭誤謂六獻以前后獻並同王用玉爵至八獻始用

瑤爵賈孔禮疏並其誤不可從云其爵以瑤為飾者謂刻木為爵而以瑤飾之若大宰之玉爵也毛詩衛風木瓜傳云瓊瑤美石說文玉部云瑤玉之美者木瓜釋文引說文作美石與毛義同

楚辭九歌王注云瑤石之次玉者然則瑤次於玉故祭祀獻尸王用玉爵后用瑤爵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亦瑤爵降於玉爵之證也賈疏依司尊彝注說謂后以

受四升爵為總號故鄭云其爵以瑤為飾禮運明堂位孔疏說亦同並非也詳前金縢說及司尊彝疏 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 禮當與

樂相應位謂房中疏 正后之服位者賈疏云服謂若內司服裋衣已下六服皆正之使服當其戶內及阼所立處 用位謂后助祭之位正之使不失其所云而詔其禮樂之儀者賈疏云后

疏

正后之服位者賈疏云服謂若內司服裋衣已下六服皆正之使服當其戶內及阼所立處用位謂后助祭之位正之使不失其所云而詔其禮樂之儀者賈疏云后

者內禮之時宗廟合於祭樂節各當其儀或曾內幸告后使收蓬外法度云注云禮儀之儀當與相

之行禮之時皆合於樂節各當其威儀皆內宰告后使依於法度注云薦徹之禮當與樂相應者內宰云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外宗云佐王后薦玉豆瓚豆籩及以

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盥盥則贊是后薦徹當與樂相應之事賈疏云案九嬪職云贊后薦徹豆籩是后薦徹也天子之禮薦時歌清廟及徹歌雍是薦徹者有樂節但內宰所詔唯詔禮耳經兼

云樂者禮樂相應也案賈知徹歌雍者據樂師小師注義也江永云漢書禮樂志秦漢之樂乾豆上登歌猶古清廟之歌疏謂薦時歌清廟其說蓋本此云位謂房中戶內及阼所立處者賈疏云

但天子諸侯祭禮亡今云位謂房中者案儀禮特牲云主婦亞獻尸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主婦北面拜者送內子及尸而主婦適房中南面祭酒及主人致爵于主婦亦於房中南面拜受

尊至於少牢主婦入戶西面獻尸及醉主婦無入房之文即此云位謂房中戶內者據特牲士禮而言也案少牢有司徹云主人位于阼階上獻尸侑訖主婦乃洗爵于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獻

尸尸拜于筵上受主婦西面于主人席北拜送爵云主人席北即阼階故云阼所立處此約有司徹而言也贊九嬪之禮事助九嬪贊后之事九嬪

籩注云助九嬪贊后之事者州長先鄭注云贊助也以九嬪職祭祀無特行禮之事明九嬪禮事即贊后之事也云九嬪者贊后薦玉簋薦徹豆籩者賈疏云引九嬪職贊后為后薦

玉水薦徹豆籩等是九嬪贊后之事即內宰助九嬪九嬪贊后也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親

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也坊疏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親

記曰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疏客則王同姓及二王後以其非一故云

凡以廣之云裸者謂行朝親禮訖即行三享之禮享訖乃禮賓於戶牖之間獻謂饗燕賓客后亦助王獻賓瑤爵謂王饗燕酬賓時后亦助王酬賓皆贊助于后也案此裸獻與大祭祀同亦專屬

裸后之獻賓亦以瑤爵賈依鄭義分禘獻為二而以瑤爵別為酬賓失之詳後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親為賓客者賈疏云見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再裸而醉侯伯一裸而醉子男

一裸不醉則是上公乃有再裸王先一裸次后再裸按孝經緯云二王之後稱公則知二王之後有后裸也又案市車云同姓金鄭云王子弟雖為侯伯盡服如上公則此云王之同姓亦謂

為侯伯得與上公同再裸亦有后祿可知若同姓為子男者則與異姓同一裸無后裸也故鄭云

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觀為賓客者但祿時大宗伯代后至於拜送則后與內宰亦贊后拜

送爵詒讓案依大宗伯注疏王與后二祿皆宗伯攝為之二祿皆有贊攝王祿時則小宰贊小宰

云凡賓客贊祿是也攝后祿時則內宰贊此經所云是也小宰注謂贊祿為助宗伯則此贊祿亦

助宗伯可知賈謂贊后拜送失之云祿之禮亞王而禮賓者大行人云王禮再裸而祿是祿即禮

賓也凡賓主人行禮畢主人待賓用饌則謂之禮不用饌則謂之饋饌饌亦禮也故通稱禮也

詳司儀疏云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者賈疏云后之裸者饗燕亦與案掌客云上公三饗三

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無飲酒之禮惟燕有饗燕上饗者享大牢以飲賓

立行禮在剛獻依命數爵盈而不飲燕禮之牲狗行一獻之禮四舉旅降脫屣升堂其爵以爵為

度饗燕皆有獻賓酬賓后亦助王獻賓酬賓之事內宰贊后也案此亦當以獻為一事饗禮

上公九獻初獻二獻為裸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初獻為裸禮後獻酒則以燕爵與裸獻異也鄭

賈說非互詳大行人疏云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也者鄉飲酒禮賓酬主人後主人實酬酬賓注云

酬勸酒也案酬者謂主人先飲以勸賓也詩小雅彤弓箋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主人主人

鄉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女謂士妻亦為命婦疏及后世子已下皆是以其皆有服位故云凡以廣之凡有喪事

內宰皆佐后使其屬官治外內之命婦正其服之精潔位之前後也注云使使其屬之士士者以經云使治則是內宰自使其當官之屬治之內宰下大夫其屬最尊惟上士故知使上士也賈

疏謂以外內命婦卑故內宰不自治之非經義此外命婦關卿妻不盡卑也云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者此皆內宮之嬪御故謂之內玉藻云唯世婦命於奠爾鄭注云奠猶獻也凡世婦已下

蠶事畢獻繭乃命之以肆師大喪禁內外命男女之衰不中邊者彼注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故不言也賈賈說是也肆師大喪禁內外命男女之衰不中邊者彼注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

與此注不同據追師云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是內命婦不數九嬪則三夫人更不數可知喪大記注亦云內命婦君之世婦若然經凡言內命婦命女者唯常數世婦女御耳三夫人九嬪

位尊殆非內宰肆師所治也二注說並未備互詳內司服疏鄭司農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者喪服經大夫命婦傳云命婦者其婦人之為大夫妻者也鄭彼注云命者加爵服之名自士至上公

凡九等君命大夫謂后夫人亦命其妻矣案據鄭彼注則喪服傳大夫妻關上公及卿妻言之與此經以卿大夫妻為外命婦合至國語魯語以卿之內子與命婦並舉韋注云卿之適妻曰內子

命婦大夫之妻也釋名釋親屬云卿之妃曰內子女子也在閨門之內治家也大夫之妃曰命婦婦服也服家謂也夫受命於朝妻受命於家也屨人注又專以孤妻為內子卿大夫妻並為命

婦與命婦說者與喪服注義同玉藻云君命屈狄再命禕衣一命禮衣士祿衣鄭彼注云王命其夫后命其婦者與喪服注義同玉藻云君命屈狄再命禕衣一命禮衣士祿衣鄭彼注云王命

君也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案后命命婦使女史賜以衣服與王格廟策命諸臣禮不同玉藻

又云唯世婦命於奠爾其他則皆從男子蓋外命婦從內命婦不得從君則特命於獻繭時矣云玄謂士妻亦為命婦者此增成先鄭義肆師內命女注亦通鄭大夫士妻為說賈疏云夏

殷禮尊命不及於士周之禮上士三命下士一命夫尊於朝妻榮於室明士妻亦為命婦可知若然喪服命夫命婦皆據大夫命士命下士命夫尊於朝妻榮於室明士妻亦為命夫

其妻命婦不及士也。論語：案斯言之，則士妻不得稱命婦。故魯語云：列士之妻，釋名釋親屬云：士庶人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以尊稱，故齊等言也。喪大記云：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履人注。

亦分七妻與命婦為二。此經通言之則。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正，其肆陳其貨。外命婦得下，闈士妻也。詳大司寇疏。

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市朝者，所以建國也。建國者，必而朝。後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相成之義。次思，次也。彼介，次也。陳猶處也。度，丈尺也。

量豆區之屬。鄭司農云：佐后立市者，始立市后立之也。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故書淳，敦。敦，子春讀敦為純。純謂經度也。謂匹長玄謂純。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

純四狼與陰禮。疏：凡建國者，與殺官建國義同。亦謂營都也。云佐后立市者，以后命於北宮後。婦人之祭。疏：周垣之外立三市，而治其市政與司市為官聯也。云設其次置其肆者，謂

設置市官所治官舍，又分置其肆。肆，行列也。司市以次，彼辨物而平市之事也。云正其肆陳其貨，賄者謂內宰令市官使列肆各以類相從，即同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之事也。云出其度量，淳

制者，淳釋文作瀋。案說文：水部云：瀋，深也。从水，臺聲。淳，即瀋之隸變。謂內宰以所定度量之法，式出與司市質人等官使數率，一以防抵冒爭訟之弊。即司市以度量成賈而徵債之事也。注

云市朝者，君所以建國也。亦辨方正位之一端也。云建國者，必而朝。後市者，據匠人文後謂在王宮之北。詳彼疏云：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相成之義者，賈疏云：王立朝，即三朝皆王立之也。后

立市者，即此文是也。朝是陽，王立之市是陰。后立之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故云陰陽相成之義也。論讓案：后立市謂建國之時，以后命立之。特取陰陽相成之義。其實市事非后所與也。云次思，次

也。彼介，次也。者釋文云：介，或作分。非孔繼汾云：介，篆文作介。隸省作介。其作分者，介之譌也。論讓案：思，次介。次見司市職。彼注云：思，次若今市亭也。介，次市亭之屬。別小者，也。賈疏云：案司市注：次

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彼注行列也。與此注不同者，鄭望文解之，彼經無肆文。故以彼為行，列并思，次介。次共為一，所解之此文自有肆文。故分思，次介。次別釋也。王安石云：次，其

官之次，司市所謂思，次介。次是也。彼其地之敘，司市所謂各於其地之敘是也。肆謂陳物之肆。肆長所謂各掌其肆之政令是也。王昭禹易祓方苞，姜兆錫，蔣載康說，並同。俞樾云：司市職云：以次

敝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則彼經亦有肆文也鄭以敝為肆之行列與下句肆字自不相妨蓋敝者統諸肆而言之也肆者就一律而言之也乃於此經分次為思次敝為介次義殊未安司市職云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矣案王命說是也敝蓋市肆行首常市朝者胥及肆長所治處與思次介次並異詳司市疏云陳猶處也者司市注云陳猶列也陳列即處置之義謂分別其貨賄使各處其肆不相雜廁即肆長所云名相近者相遠實相近者相屬是也云度丈尺也者司市大行人注並同此關五度也漢書律麻志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云量豆區之屬者司市大行人注義並同亦闕五量也左昭三年傳晏子云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律麻志云量者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鄭司農云佐后立市者始立市后立之也者謂建國始立市時后命內宰營其廛肆之等明市合皆官授市人不得私建也但此專據王城內三市言之其國外鄉遂公邑家邑之等皆有市則皆其長吏立之不必盡稟命於王后也云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者市中不得有他神位而周制百家以上則得立社故知先后命立市時亦并命為率姓立社即祭法所謂置社是也詳大同徒疏云故書淳為敦杜子春讀敦為純者故書作敦杜讀為純今經作淳者從今書也質人亦作淳杜讀同徐養原云質人壹其淳制杜子春云淳當為純純謂幅廣玄謂淳讀為淳尸盟之淳淳純音同古字通用至管子君臣篇丈尺繩制作縛注以為古準字蓋淳純皆有準音此字以純之左傍淳之右傍合而成之說文所無乃俗體也云純謂幅廣也者質人注同說文巾部云幅布帛廣也淮南子天文訓云幅廣二尺七寸謂二尺四寸為幅蓋據帛言之故王制孔疏謂布廣二尺二寸帛廣二尺四寸鄭孔說與班說異不知杜從何說也云制謂匹長者說文匹部云匹四丈也漢食貨志說同淮南子天文訓云四丈而為匹一匹而為制是制即一匹之長也管子乘馬篇云季絹三十三制當一縷韜非子外儲

說右士篇云終歲布帛取二制焉此制似皆即匹之異名字又作製說苑復恩篇云吳赤市使於

南書並不合又王制云度量數制鄭彼注云制布帛幅廣狹也是制又為幅廣矣云玄謂純制天

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狹與者後鄭依今書作淳讀亦依子春為純而義小異制幣丈

八尺即幣之長純四狹即幅之廣後鄭釋純與杜同而釋事則與杜異也天子巡守禮蓋禮古經

禮皆在此文合案狹只並咫之段字賈疏引鄭志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制朝賈及巡守

禮皆守禮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大廣四當為三三八二十四尺四寸幅廣也古

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為四也惠士奇云淳與純通純猶全也既夕禮贈用制幣玄纁束注云丈八

尺曰制二制合之十制五合然則丈八為端名曰制幣蓋用之鬼神者也曲禮曰量幣古之幣帛

有純有制全曰純量曰制吉凶禮用制資嘉禮用純詒讓案淳儀之義杜以純為幅廣制為匹長

鄭引逸禮雖與杜義小異而以純為廣度制為長度則一然既夕及逸禮並云制幣聘禮又云釋

幣制玄纁束既云釋幣而又別之曰制則制非匹長之通名鄭據逸禮謂凡制幣皆丈八尺其說

自可馮但周禮布帛一端二丈今云丈八尺則謂乃布帛長度不足者依此經云出其制質

入云壹其淳制則淳制自當為布帛廣長之正法乃純廣猶是恒度而匹長乃專舉丈八尺之制

廣贏而長不足於文例既為參差且內宰所出質人所壹匹長皆不足於常度又何理乎惟惠氏

三謂元長雖減而幅廣則猶是二尺四寸之全度然既經裁減則究非全帛故謂之制幣也然則純者廣長完全之正法制者廣長裁減之別法凡賀嘉禮必用其類故用純帛取其全也吉凶禮

用幣或焚或埋備物而已故用制幣取其易共義各有當也至於民間買債蓋亦純制爾有然制雖減常度亦自有差節不能任意減省曲禮謂祭祀之禮幣曰量幣蓋祭祀用制幣度雖不足仍

須中量若雜記云魯人之幣也廣尺長終幅此則制幣之減省太甚者正所謂不中量者矣然則純贏制贖二者不同而皆為布帛之準法通於禮俗故內宰出之賈人又壹之也至管子君臣篇

云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稱即指衡石量即指斗斛則綽制即指丈尺可知若管子輕重甲篇云纂組一純戰國策秦策云錦繡千純高注云純束也穆天子傳云錦組百純郭注云

純匹端名說苑善說篇云文織百純此與管子淮南子之制並即布帛之通名與此經純制及陳氏純帛義成不相涉也又案依此注義淳制為布帛之專稱述言之布帛亦得稱度量

故幣曰量幣王制云布帛幅廣狹不中度量不制於市是也云陰禮婦人之祭禮者前光鄭注云陰禮婦人之禮此據祭市社而言故知為婦人之祭禮然外祭祀非后所與或亦命內宰帥女祝

以禮就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為疏中春祭之與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尊郊必有公桑蠶室焉疏中春

夏之中春也凡經言春夏秋冬者並據夏時詳大司馬疏云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者此內宰詔后親桑之事說文部云蠶任絲蟲也引申之凡蠶桑之事通謂之蠶月令春季春后妃齊

戒親東鄉躬桑注云后妃親采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孔疏云按此經是春季躬桑內宰云仲春者以仲春既帥命婦躬桑浴種至

季春又更躬桑浴蠶也故鄭氏云案馬賈注云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二月浴種也祭義云大昕之朝奉種浴于川注云大昕春季朔日是三月又浴蠶也皇氏云二月浴之三月乃躬

其義非也詒讓案此經親蠶以中春與月令躬桑祭義浴種時月並不同熊安生據馬賈注謂浴種有二月三月兩浴賈疏及詩大雅鹿鳴孔疏並從之黃以周云蓋中春詔后始蠶春季春朔日乃

入蠶室也依周官中春始蠶故鄭注馬賈引蠶書二月浴種依戴記春季始蠶故注等義以為春季朔日浴種此各據本書以為言耳似非重浴案黃說與皇佩同於理近是大戴禮記夏小正云

三月妾子始蠶亦蠶事盛於三月之證也又月令云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又孟夏云蠶事既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注云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此經無夏

獻繭及收繭稅之事蓋文不具又案夏小正傳云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事自卑者始若然王女亦有蠶事不徒命婦矣云以為祭服者月令說親桑云以其郊廟之服是也穀梁桓十

四年傳云王后親蠶以俟祭服孟子滕文公篇云夫人蠶繭以為衣服詩幽風七月毛傳云祭服玄衣纁裳任大椿云經傳言祭服者多據冕弁服內宰祭服謂冕服也士要禮祭服次散衣

次要大記小斂之衣祭服不倒謂爵弁皮弁也賈疏云禮記祭服亦云蠶事既畢遂生練之玄黃之以為祭服此亦常染之以為祭服也注云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為尊者于當作於注例復

述經文亦不用古字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粢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其純服也侯耕於東郊亦以共粢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鄭彼注云東郊少陽諸侯也夫不蠶於西郊婦人

禮少變也賈疏云鄭以諸侯為少者是天子以純陽為尊則后蠶於北郊純陰為尊也詒讓案月令注說公桑繭稅云收以近郊之稅則北郊謂近郊五十里之內孔疏謂公桑在國北近郊是也

惠士奇云公羊桓十四年何休注曰肅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桑盛祭服白虎通耕桑篇曰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所成

漢儒之說皆不合周官云郊必有公桑蠶室焉者祭統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間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也吉者使入

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又案呂氏春秋上農篇云后妃率九嬪歲終則蠶於郊桑於公田是公桑即公田所種之桑又於宮處築養蠶之室二者同在北郊也歲終則

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 謂內人主疏疏云則會內人之稍食者此正內宮之歲會也稍食亦謂稟食依鄭義內人為女御稟食當命士之禮依沈彤江永說為女府史女工女奴等則稟

食當視府史胥什此官皆總攷其歲會亦內宮之官成也云稽其功事者正內宮之官計也上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云展其功緒功事與功緒略同也賈疏云稽計也又當計女御絲案二者之功事以知

典泉並云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事略同也賈疏云稽計也又當計女御絲案二者之功事以知

多少 注云內人主謂九御者前注云九御女御也寺人典婦功注義同女御云以歲時獻功事

即此功事也賈疏云按典婦功授嬪婦及內人女御之事齋嬪婦既九嬪世婦明內人是也

也沈彤云內人謂女酒女簪之等而上及女府女史也女御與九嬪世婦皆為內命婦內宰注云

言之且謂人於外內命婦出入為之辟而內人之出入無帥則幾是又其下於內命婦之徵又云

與典絲之內工是宮中專治女功者詒讓案經言內人者凡六此職云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

一也內小臣云祭神賓客喪紀正內人之禮事二也關人云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

三也寺人云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又云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平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

其前而詔相之四也內暨云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為內人下祭女府史及女酒女簪內工等

凡內宰會其稍食稽其功緒及寺人掌其戒令禁令典婦功授其事者並通上下言之凡內小

臣正其禮事用臨于外寺人詔相之及內暨為之蹕者則專指女御而言若止居女府史以下何

得與祭祀賓客喪紀之禮事且寺人為之詔相內暨為之蹕者則專指女御而言若止居女府史以下何

出入者則又專指女府史以下而言鄭及沈江各舉一偏為釋和乃備也佐后而受獻功者

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

獻功者九御之屬鄭司禮云而一疏佐后而受獻功者

后而受女御等獻絲某之功布帛等云此其小大與其麤良者說文鹿部云麤鹿起遠也米部云

知疏也麤即粗之段字賈疏云布帛等之等細小者則細良者則麤今言麤不云惡言良不

云細者五見其義也案依賈說則小大即麤良經不宐復出殆弄也疏謂此云此其小大與其麤

良即典婦功所謂其苦良比此小大也小大者凡案布帛之功疏者云大功精密者為小

功專據布言之左因二年傳云布者文公大布之功麤沽之彼大小功賈子新書六術篇作大紅細紅

亦有小大並其義也但要服注釋治功為麤功云麤功良即典絲之良功先鄭謂即絲功是也麤良

者別此疏遂并小大者通絲象而比之以經證經二事顯與自後鄭與絲象注不從先鄭說

也典婦職之法教九御明所受獻功還是不須獻功時故此注亦專據內嬪婦為釋賈疏云上文

文伯朝服自庶士以下者矣其夫社而賦事絜而獻功免女效績冠則有辟古之制也章注云冬

祭曰絜絜而獻布帛之功也此即先鄭所本凡絜祭以孟冬則獻功亦在是月管子輕重乙篇云

則正是孟冬管子所言與魯語合此蓋魯制與此經同姜姜蓋以此經功為內工獻功於

后秋意或當如是廟享正祭雖不在季冬而冬祭通稱絜則國語與此經亦尚可通唯與婦

及秋獻功者後鄭以後經有明文故不從先鄭說也賈疏云不從先鄭會內宮之財用計夫人

財用疏會內宮之財用者此通家止歲終為文亦內宮之歲會官成也注云計夫人以下所用

類女御以下則有稍食賈疏云以其云內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專憲禁令于王之其宮

而糾其守者均猶調度也施猶賦也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賈疏云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專者

始故據均宮中所受稍食月俸之人歲始又施其女功絲象之事詒譏索國語魯語云社而風事

者即小宰云凡宮之糾禁彼又云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注云憲謂表縣之但彼通掌王宮此

官則唯掌北宮禁即士師之宮禁此官與彼二官為聯事也賈疏云糾其守者謂宿衛之子弟糾

其稍食亦謂案其位之尊卑功之勤惰為稍食之多少使均調也又司稼注云均謂度其多少此均

也說文於部云施旗兒又友部云岐敷也讀其施同施即岐之借字管子山權數篇賦籍載龜尹

賦事矣云北宮后之六宮者古者宮必南鄉王路寢在前謂之南宮大戴禮記盛德篇云待朝在

北宮又哀十七年傳云衛侯薨于北宮是侯國後宮亦稱北宮也賈內小臣疏云對元云疏引注

于作於此非案玩校是也此釋經云王之北宮明后雖自主六宮仍統於王也后宮所憲之禁令

即小宰所建之宮刑亦士師五禁之一故云用王之禁令之云守宿衛者者大司寇軍刑上命

糾守注云守不失部伍此宮官糾守亦謂糾察宿衛吏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桂

民使不失部伍也賈疏云謂若宮伯所掌士庶子者也

之種而獻之于王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番華

先種後執謂之種後種先執謂之種王當以耕類于耨田玄謂詩云黍稷種種是也夫人以下分

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

后唯其所燕焉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次又疏上春者天府注云上春孟春也注云六宮

宮之人通曉衆嬪御與上文以陰禮教六宮專指后一人者異也云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

類番華之祥者番華之省明於岳本及注疏本並作蕃與釋文不合釋文又云華本又作滋案華

滋聲義同謂皆取生育之義象類同也云必生而獻之示能育之使不傷致者生者謂不朽鬱即

舍人所縣以其獻者也此亦取生育不傷之義云且以佐王耕事者謂佐王孟春躬耕帝藉之事

也洋甸謂流云其諦郊也者國語魯語云天子日入監九即使繫華諦郊之棗盛又楚語云天子

郊諦之事王后必自春其棗是也賈疏云諦謂祭廟郊謂祀天舉尊言之其實山川社稷等皆用

之也郭司農云先種後孰謂之種後種先孰謂之種者釋文云種本或作重案如字書禾旁作重
 是種陸之字作童是種殖之字今俗則反之種本又作種案陸說是也說文禾部云種先種後孰
 也人禾童聲陸疾孰也从禾童聲詩曰黍稷種陸重文釋陸或从麥童聲也從禾童聲經注陸
 字正字當作種經之童注藏種先種後種耕種字正字當作種種陸字此及舍人司稼凡三見及
 籩人注童麥字並作種陸所謂俗反互易也釋文或本作重即種之省陸作繆則或體也管子地
 員篇云羣土之長是惟五粟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五塌之土其種大繆祀細繆祀黑莖黑秀
 呂氏春秋任地篇云種陸禾不為陸種重禾不為重是以粟少而失功高注亦云晚種早孰為陸
 早種晚孰為重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賀循云陸早也種晚也又引干寶周禮注云種晚杭稻之
 屬陸陵穀黍稷之屬今案據管呂書說則種陸者蓋衆穀之通名黍稷稻粱麥並有此先種後孰
 後種先孰之異種也賀循說陸早種晚專據孰時言之與毛詩七月傳說同干注謂種陸有原隰
 之異漢以前絕無此說不知令升果何所據也云王當以耕種於王藉也月令耕藉在孟春與此
 什誤謂后獻種在王耕藉之先王受此種陸之種乃以耕種於王藉也月令耕藉在孟春與此
 歎種同月藉日亦詳旬師疏云文謂詩云黍稷種陸是也者蓋風七月魯頌閟宮並有此文種陸
 毛詩並作重繆毛傳云後孰曰重先孰曰繆詩釋文云本又作種陸說文禾部引詩同呂氏春秋
 任地篇高注引詩作重陸字並小異賈疏云此增成先鄭義亦以其先鄭直云先種後種不見穀
 名後鄭意黍稷皆有種陸云夫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
 除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者賈疏云此以下亦是增成先鄭義
 所分居者唯據九嬪以下三夫人不分居亦得為三夫人以下也每宮九嬪一人者九嬪九人六
 宮各一人則三人在也世婦二十七人六宮每宮三人則九人在也女御八十一人六宮各九
 人除二十七人在也其餘謂不分者故云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八十一人六宮各九
 一宮須往即停故云唯其燕息焉金鶚云王后六宮一正寢五小寢六宮兼正寢而言正寢非居
 息之所也九嬪世婦女御或分居或隨后一宮十三人已不能容若王后至其宮又加四十八人何
 百二十人之說以定其居又后六宮正寢為聽內治及齋居之宮金謂非居息之所亦至當不易

匠人九嬪所居之九室乃內宮之朝治事處非宮人居息之所輒謂六宮除正寢及燕寢中宮為后自居外餘四宮為嬪御所居其勢尚有側室則內官之驛秩較卑者居之諸候三宮夫人亦自居二宮餘一宮及側室為嬪御所居公羊傳二十年何注說三嬪云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者不足據也以經攷之后雖有六嬪內官所居者則唯在五小寢經通首之云六宮之人耳五詳載宮九嬪疏又案后夫人寢數或六或三或二等有定而側室之數則多少無定取足容居處而已其室盡在燕寢之旁后生亦就之故內則注云凡子生皆就側室即通王后以下言也大戴禮記保傅篇云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寢室盧注云寢室鄭室次安寢也亦曰側室案寢字通盧謂即側室是也其云鄭室者鄭之誤內則云妻將生子及月既居側室注云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此即盧所本然古昔無以夾室為側室者宋本內則注夾作夫於義較長盧所據本蓋已譌作夾故又譌為鄭室不足為也賈宮人疏謂側室即為燕寢之一亦誤云從后者五日而沐浴者謂五日則退居宮沐浴也內則云五日則燂湯沐浴三日其沐是沐浴以五日為期也云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從云者賈疏云鄉所分居六宮九嬪以下皆三分之一分從后兩分居宮假令月一日一分從后至月五日從后者五日滿則右邊三宮之中舊居宮者來替此從后者又來入右邊三宮從后者至十日又滿則左邊三宮者來替此從后者舊居左邊三宮又至十五日則三番總遍故云十五日而遍云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者敎官注義同婦禮即上文除禮是也賈疏云王后六宮夫人有三分居不通因即尊之三公坐與王論道三夫人尊卑與三公同三公侍王三夫人亦侍后故取以證三夫人不分居宮之義也

周禮正義卷十四

瑞安孫詒讓學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命謂使令所為或言王后或言后通耳疏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者賈疏云

云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則大僕屬官又有小臣掌王之命此小臣亦云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則小臣侍后與大僕侍王同也語議案大僕屬官又有小臣掌王之命此小臣亦云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則

當后宮事少故不設內大僕則不問大命小命皆內小臣掌之也正服位者從內宰也大僕掌王視治朝之位則后視內宮之朝內小臣亦當掌其位毛詩衛風碩人傳云君聽朝于路寢夫人視

內事于正寢亦相擬也正后服位互詳內宰疏注云命謂使令所為者說文口部云命使也內則注云命謂使令謂后於宮內外有所使令及所求為皆掌其事也云或言王后或言后通耳者

賈疏云以此經及上經皆云王后下文則皆云后出入則前驅道疏后出入則前驅者后乘

后鄭恐人以此為別有義意故云通耳無義例也后出入則前驅道疏后出入則前驅者后乘

而道亦猶大僕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小臣王之燕出入則前驅道疏后出入則前驅者后乘

飲于房疏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者賈疏云此三者后皆有事九嬪以下從后往也三事皆

中之俎疏與后為擯贊也云詔后之禮事者猶大僕祭祀賓客喪紀詔王灋儀小臣詔相王之

小灋儀也內宰云大祭祀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春官世婦云祭祀詔王后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大喪及王后有擯事於婦人則詔相此官蓋從內宰詔相王后而與世婦為官

聯也云相九嬪之禮事春官世婦云相外內宗之禮事此官亦從內宰而與世婦為官聯也云徹后之

組者賈疏云謂后於東房中受尸酢之組內小臣徹之注云擯為后尊辭有所求為者賈疏云

后為上三事須物則小臣擯贊而傳辭與諸司求物供所為也詒讓案說文八部云儀導也重文

擯或从手凡禮經言擯或接賓或詔禮皆取導引贊伯之義此擯當亦為導贊鄭謂傳辭義亦同

而云有所求為者蓋以事文別云詔禮則此擯非禮事可知故意其傳辭實因有所求為也詳

大宗伯疏云詔相正者異尊卑也者明三者文異事則一也賈疏云后尊云詔詔告而已九續稍

卑則言相佐助之言也女御卑直正之而已云組謂后受尸之爵飲于房中之組者于注死當

作於賈疏云天子諸侯祭禮亡秦特准薦組乃受尸之酢次主婦酌尸尸酢主婦同也

於東房中受尸之酢亦有薦組后之組小臣所徹亦約與士禮主婦之組同也

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后於其族親所善者使往問遺之

好用內襄好賜義畧同四方與內府使遺四方義同並謂畿內諸侯也云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

如之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好令亦恩澤之命令此官為傳之此猶大夫僕掌三公孤

卿之弔勞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也此四方諸侯云好事卿大夫云好令者亦互文見義賈疏謂

后雖無正令施與卿大夫時有言教至焉故云有后於畿外全無言教所及故云事未塙注云

畿外諸侯於王有親謂若魯衛晉鄭之等也於卿大夫亦謂同姓族在朝廷者也王后意行所善

白錄所記謂錄次所記宮人之名籍此注與彼正同也鄭以此內小臣亦掌華妃御見之事故以漢法為況云陰令王所求為於北宮者亦以王令婦人之事故謂之陰令賈疏云謂若縫人女御所求索王之造為者也案北宮詳內宰疏

閭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中門於外內為中若今宮闕門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臬門

雉門三門也春秋傳疏掌守王宮之中門於外內為中者鄭意中門即雉門其一端亦與彼為官聯

及大門內間君賓對文同又左昭二十五年傳說臧氏逐臧會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

故以兵入吾門是諸侯三門大夫二門中門皆在外門內則天子中門亦必在外門內矣但此經

並有闕鄭以周雉門為王宮中門亦有闕與漢制同故舉以為況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臬門

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有路門應門其臬門庫門見詩及禮記雉門見春秋經

合先鄭所不詳從也其五門名義玉海宮室引三禮義宗云天子宮門有五法五門曰臬門曰庫門

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臬門者王宮之外門臬之為言高也謂其制高顯也庫門因其近庫即此

一曰畢門者書顧命云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僞孔傳云路寢門一名畢門即本先鄭路門

孔疏云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即路寢門之名畢門也賈疏

云言路門者路大也人君所居皆曰路以大為名言畢門者從外而入路門為終畢云立謂雉門

三門也者賈疏云破先鄭雉門為二門必知雉門為中門者凡平諸侯三門有象應路詩云乃立

泉門泉門有亢乃立應門應門將將者是也若魯三門則有庫雉路故明堂位說魯制二象四云

庫門天子象門則庫門向外象門則天子五門庫門在雉門外明矣案賈據朝士注及詩大雅縣箋義

也後鄭說天子門數亦同先鄭雉以雉門第三庫門在其外與先鄭異故朝士注云明堂位說魯

公宮曰庫門天子象門雉門天子應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象門所名曰雉

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為中門是鄭據彼二文故知雉

門當為三門也今攻天子五門之次後鄭此說塙不可易明堂位說魯制以庫門當天子象門雉

則天子庫門必不在雉門內又可知先鄭說與明堂位亦不合宜後鄭之不從也其諸侯三門之

制則當從劉敞說有庫雉而無象應魯與凡諸侯並同朝士注及詩箋並謂諸侯有象應而無庫

雉非也詳朝士疏明堂位雖以庫雉二門為魯制當天子之象應實則天子五門兼有庫雉非天

子有象門無庫門有應門無雉門也孔廣森云郊特牲記王之郊也獻命庫門之內周書作雉亦

有應門庫臺案孔說是也郊特牲正據天子郊禮言之故上有下之日王立於澤之文作雉亦皆

是雉邑之制御覽禮儀部引周書逸文說明堂制亦有庫門雉門其說雖與匠人不合然可證天

是外門亦有守也但中門之禁較嚴故特言中門非謂外門無禁也案金說是也禮弓記會子與子貢弔於季氏聞人弗內二子入於其廡而脩容焉蓋季氏大夫二門亦各有閽人守之閽人弗

內者不得入中門也入廡脩容者已得入大門內也此雖非王侯制然可證中門門禁嚴於外門閽人所識諸候庫門所由得名大夫則在大門內也

察尤謹於是矣引春秋傳曰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易為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今羊傳曰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

鄭所引不與彼傳同者鄭勳傳非彼王文也引之者證魯有三門雉門有兩觀為中門則知天子五門雉門亦為中門有兩觀矣詒讓案鄭正據公羊文故不引春秋經也穀梁傳亦云其不曰雉

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雉門始也後鄭推魯禮以合天子謂王五門亦雉門設兩觀玉海引崔氏義宗及賈疏說並同孔廣森云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春秋經書雉門及兩觀

災魯之兩觀於雉知王之兩觀當於應案孔說也戴震焦循說同天子五門惟應門為正門故特設兩觀其餘四門並為臺門一觀魯無應門故於雉門設兩觀此魯禮不可以擬天子之制也

互詳大宰疏 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 喪服衰經也凶器明器也常春器兵物皆有刻識奇服衣非疏也金鶚云自臬門以內即是王宮白不入宮則外門有守

明矣中門惟臣得入凡民皆不得入非特喪服凶器等不得入也注云喪服衰經也者賈疏云案下曲禮云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苞屨謂杖齊衰扱衽斬衰勿死服厭冠經小功冠檀弓云

士唯公門說齊衰服門注云大功免經鄭云衰經義出於彼也曲禮孔疏云此苞屨扱衽不入公門服問云唯公門有稅齊衰注云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如鄭之言

五服不入公門其否各有差降熊氏云父之喪唯扱上衽不入公門冠經衰履皆得入也杖齊衰則履不得入公門齊衰衰又不得入其大功經又不得入其小功以下冠衰履皆得入也杖齊衰則

功以下之冠故云不入公門凡喪冠皆厭大功以上厭冠宜得入公門也案據鄭孔說則喪服不得入公門者以五服輕重為差輕者不得入重仍得入者蓋君以事召之往朝則服重者得喪服不

得入公門者以五服輕重為差輕者不得入重仍得入者蓋君以事召之往朝則服重者得喪服不

入公門其非入朝時仍不得入故此經樂云喪服不入宮也白虎通義喪服篇云凶服不敢入公

門者明尊朝廷吉凶不相干故周官曰凶服不入公門即約此文云凶器明器也者家人注同曲

禮云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鄭彼注云此謂要在內不得入當先告君耳凶器明器也

賈疏云案士喪禮主人所造曰明器賓客所致曰就器此經凶器亦應兼有就器而云凶器明器

者以主人明器為主也案明器詳宰夫疏云潛服若衷甲者黃雅譯器云潛隱也左哀六年傳

潛師閉塗杜注云潛師密發也逸周書文政篇云同惡潛謀孔注云潛謀潛密之謀也此潛服亦

謂姦人隱密而襲戎服者左襄二十七年傳云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杜注云甲在衣中

是也云賊器盜賊之任器者司厲云掌盜賊之任器貨賄先鄭注云任器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

賈疏云案定十年侯犯以郈叛以孫氏之甲有物是也云奇服衣非常者說文大部云奇異也准

南子脩務訓高注云非常曰奇六韜上賢篇云奇其冠帶偉其衣服此姦人也荀子非相篇云奇

衣婦飾楊注云奇衣珍異之衣引春秋傳曰龍奇無常者左閔二年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

泉落氏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罕夷曰龍奇無常金玦不復杜注云偏衣左右異色其半是公服飛

襍色襍色奇怪非常之服引之者證奇服即非常之服也云怪民在易者漢書王子侯表藥平侯

新病易免顏注云病狂而改易其本性也又五行志咸帝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門殿東

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收縛考問病狂不自知入宮狀案說文壯部云馮脈癡也狂易字當為

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

符節乃行鄭司農云公

器將持公家器出入者幾謂凡內人者謂女府史以下詳內宰疏注云三者之出入當須

無將帥引之者則奇其出入疏使符節乃行者九嬖注云帥猶道也使者謂道引之人若寺

人掌內人及女宮相道其出入之事內豐為內人蹕即內人之帥掌誦國賓客至為前驅凡從者

出則使人道之即賓客之帥其公器亦各有司帥之也鄭知又有符節者以掌節云門闈用符

節注云符節者如今官中諸官詔符也蓋此三者本於宮門出入無禁者亦必有帥道符節乃得

行防盜盜也鄭司農云公器將持公家器出入者者牛人公牛注云公猶官也彼職又云公任器

亦即此公器也云幾謂無將帥引之者則苛其出入者釋文云苛本又作呵案將帥引之者謂使人道引之出入無則幾之也苛者訶之段字呵即訶之俗亦即宮正注所謂幾荷也詳彼疏以

時啓閉

時漏

疏

以時啓閉者謂宮中諸門之啓閉猶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也注云

云雞鳴於陸下鄭注云啓也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辟也然後少師

見之漏六十刻夜則四十刻冬至晝則日見漏四凡內外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關

也內命夫卿大夫**疏**凡內外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關者釋文云關本又作辟案關辟聲類同

士之在宮中者**疏**字亦通然經當本與注同作辟釋文所載或本是也凡此經辟人字並作

辟大司寇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譯注云故書譯作避杜子春云避當爲辟謂辟除姦人也蓋杜鄭

校定字例如是若此經故書作關杜鄭不宜無說足證其誤五詳大司寇疏注云辟行人使無

干也者釋文云辟避也案說文辟部云辟法也干部云干弔也此謂辟除行人使無干犯而已不

止行也凡經辟人字大司寇杜注小司寇先鄭注並訓爲辟除即辟法引申之義後鄭義亦當同

陸訓爲避義雖得通而非杜鄭之指亦詳大司寇疏云內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賈疏云

謂若宮正所掌者也對在朝卿大夫士爲外命夫鄭雖不解外內命婦其外命婦則惣外內命夫

之妻內命婦即三夫人已下也案賈說是也肆師大喪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纓者注云外命

男六鄉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彼內命男統朝廷卿大夫士此內命夫注云在宮中則

疏

掌掃門庭者通掌五門之庭凡掃除之事宮人云凡寢中之事掃除則王路寢以內之掃除

雷以外相當之地也說文广部云庭宮中也又五部云廷朝中也王五門唯路門內燕朝爲庭以

外諸門庭皆無屋宇當爲廷作庭者假借字也凡五門路門庫門外並爲朝廷應門雉門泉門外

雖不為朝而皆有廷其廟門闈門外亦鑿蓋每門門庭所覆地謂之門基基以外者門庭也賈疏謂闈人掌中門則門相當之地唯中門外之地若餘門庭則各有守門者掃之非也凡五門門廷

其委蓋皆百步詳匠人疏 **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躡宮門** **廟門** 燎地獨也躡止行 **疏** 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躡宮

門廟門者大祭祀在宮中者唯有宗廟六享及大社是也喪紀亦祭大為文宰夫注云大喪王世子也賈疏云大喪以下朝廟及出葬之時宮中及廟門皆設門燎躡止行人也注云燎地燭

也者謂樹地之大燭非人所執者也說文火部云燭庭燎大燭也士喪禮注云燭燻也火在地曰燎執之曰燭燕禮甸人執大燭於庭闈人為大燭於門外彼諸侯禮此經天子祭祀喪紀闈人亦

設門燎門燎即大燭也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其饋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眾為明此燭在門外曰門燎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者燭為大名蓋人執者不得

稱燎在地者待通燭也門燎之制當與庭燎司而較少詳司烜氏疏云躡止行者者師氏大司寇注義並同又隸僕先鄭注云躡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徹躡段玉菴云說文行走部躡止行也

足部無躡字今周禮皆作躡惟大司寇遷文作遷詒裏案躡者清道禁止人不得行辭者禁人干犯不干犯者仍得行二字義異互詳大司寇疏云廟在中門之外者鄭謂中門即雉門小宗伯云

左宗廟右社稷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是也今 **凡賓客亦如之** **疏** 凡賓客亦如之者賈案廟常在應門內路門外之左右鄭說非是詳彼疏

謂若饗食在廟燕在寢皆為設門燎及躡止行人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 在宮中者糾猶督察也

疏 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者道唐石經作導說文寸部云導導引也導正子道段借字訝士掌訝二職道字石經亦皆作導宋本並作道與釋文合今從之相道謂詔相帥道之糾謂察

其不從戎令者注云內人女御也者內宰注云內人主謂九御女御即九御也詳彼疏與婦功先鄭注義亦同云女宮刑女之在宮中者者春官世婦注義同賈疏云謂男女沒入縣官為奴者

王昭禹云女宮若女奚之類是也沈彤云女宮即奚也序官酒人奚在女酒下注以奚為盛女禁暴氏奚與隸並稱注以奚為女奴女奴即司厲入春禋之女子宦女即掌戮守內之宮者是二者

即在宮刑女故知女宮為奚也案王沈說是在宮刑猶割察也者小宰注義同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

有司謂宮卿世婦疏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注云有司謂宮卿

有司明是男子官卿所掌女宮也非是下文世婦之帥女宮者也詒讓案經言有司客伴它官得役女宮若內宰及內外宗之屬皆是不徒世婦也春官世婦與天官世婦內外異而職掌同此

有司不當專指宮卿世婦疏注云世婦二十七世婦者賈疏云上云有司卿言之鄭說未確佐世婦治禮事世婦二十七世婦疏注云世婦二十七世婦者賈疏云上云有司

世婦以寺人是奄者故得佐世婦治禮事禮事即世婦所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是也案此亦當兼有宮卿世婦鄭賈說亦未確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

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從世婦所弔若哭其族親立其前者賤也賤疏注云

從世婦所弔者賈疏云鄭知從世婦不自弔臨者此直言凡內人弔臨于外下指斥其事故知不自弔臨案世婦職云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故內人得從之也云若哭其族親者此兼以哭釋臨

也櫛記說弔禮先唯致弔後臨則哭是析言之弔臨小異禮人云凡王弔臨共介釋注云以卑適尊曰臨是鄭釋弔臨通言不別但此內人非內宮尊官嫌不得取臨卑之義故兼釋為哭也詳釋

人疏賈疏云王后有哭族親之法則內人女御亦往哭之云立其前者賤也者善記云宗祝辨乎禮儀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凡詔相必居後此寺人詔相女御等則立於其前明以

其賤故不與他詔相禮同也云賤而必詔相之者出入於王宮不可以闕於禮者以內人出入王宮當閑習禮法不可有闕失故雖賤亦使寺人詔相之也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內后六宮外卿大夫也使童豎通王內外之命給小事者以疏

注云內后六宮外卿大夫也者后六宮通命於卿大夫之事春官世婦掌之不使內豎則此內外

之通令謂王以小事通命於后六宮及卿大夫皆內豎掌之也云使童豎通王內外之命給小事

者以其無與為禮出入便疾者敍官注云豎未冠者之官名故云童豎以其未成人故無與為禮

又出入便疾宜於給小事也經云通令命義同文王世子云問於內豎之御者注云內豎小臣

之屬掌外內之通命者即據此經為說云內外以大事聞王則俟朝而若有祭祀賓客喪紀

自復者賈疏云經云凡通小事復白也明大事待朝自復不使內豎也若有祭祀賓客喪紀

之事則為內人蹕內人從世婦有事於廟者內豎蹕若自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為內人蹕

謂禘祫四時之祭祀也賓客在廟謂饗食時也喪紀在廟謂喪朝廟為祖奠遺奠時也皆為內人

蹕止行人也注云內人從世婦有事於廟者內人亦謂女御也女御云凡祭祀贊世婦賈疏

云內人卑不專行事案下世婦職云掌祭祀已下三事與此經三事同明此內人從世婦而灑

及為柔盛也云內豎為六宮蹕者以其掌內小事者以蹕為止行人既不關禮事內人又卑故使

童豎為之亦內小事之類也惠士詩云內豎為王后之喪蹕又為內人蹕內人六宮之人則蹕之

名通上下矣至秦天子出入解蹕蹕諸侯出入稱蹕促惟至尊乃蹕也案惠說是也家人云凡諸

侯及諸臣葬于墓者為之蹕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藝器以從遣車喪遷者將

謂曰葬母亦朝廟也朝廟于焦氏芥曰婦未廟見不廟耳內豐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為之蹕也是
要亦朝廟明也朝祖禮互詳喪視疏云喪器振飾類沐之器者振飾與振拭同爾雅釋詁云振拭
刷清也士喪禮柩用巾注云極略也清也古文極皆作振說文巾部云振拭也讀若式又水部云
沫洒面也重文頊古文沫从頁類即頊之或體書顧命王乃洗頊水書釋文引馬融注云頊類面
也案此喪器蓋既夕禮明器用器器之屬賈疏云玉府云凡喪器鄭注以為清器虎子不為振
飾類沐器者彼據生時故與牀第等連文但死者器物雖皆不用仍法其威儀者故此注喪器為
振飾類沐之器不為清器虎子也知有振飾類沐器者案特牲為尸而有槃匱并有寧市也為
振飾槃匱為盥手明其類面沐髮亦有之故既夕禮用器之中有槃匱是送葬之時有喪器也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教于王所

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婉婦功謂絲枲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所九嬪者既習於四
事又備於從人之道是以教女御也教各帥其屬者使亦九九相與從於王所息之燕寢御猶進
也勸也進勸王息亦謂次敘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象也象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
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偏
云自望後反之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
疏 九室九嬪居之賈彼疏謂九室為教九御之
理陰製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放月紀

所是即嬪婦教學之宮也注云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婉婦功謂絲枲者昏義云
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彼注義
與此同昏義所云詩周南葛覃毛傳以為古者女師之教若然女官與女師所教異而四事則同
劉向列女傳有貞順篇又後漢書列女傳曹昭女誡婦行篇云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
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
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
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衣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
戲笑潔齊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案曹大家論四行即本此經四事也賈疏云案內則云姆教好

婉婉聽從執麻泉治絲繭織紵組紃故鄭君此注婦德謂貞順當彼聽從此云婦容謂婉婉還當

彼婉婉也此云婦功謂絲繭織紵組紃故鄭君此注婦德謂貞順當彼聽從此云婦容謂婉婉還當

德此有以婉為言語婉之言媚也謂容貌也辭令解婦言然後以婉婉亦兼婦言者以其言語婉順

亦得為容貌故也云自九嬪以下九御皆就御於王所毛詩邶風靜女傳云后妃率

號焉與此義同女御注云王不就后宮息故凡嬪御皆就御於王所毛詩邶風靜女傳云后妃率

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意既習於四事即經婦德之等是也云又

相與從於王所息之燕寢者謂女御八十一人為九嬪之屬是一九嬪領九女御以御於王寢兼

事也經云王所即謂王之燕寢女御云掌御敝于王之燕寢是也賈疏云亦九九相與從王御亦

上居宮及以作二事皆九人相配故以亦之也云御進也勸也勸也進勸也勸也進勸也勸也進勸也

也者謂羣妃御見之法半月更直周而復始象月及后妃星也淮南子天文訓云月者陰之宗禮

弓注云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為次妃案即史記天官書云天極星後句四星末

地方澤象后妃亦謂此也云卑者宜先尊者宜後者賈疏云案禮運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后以

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者鄭意以九嬪世婦女御

小雅采綠毛傳亦云婦人五日一御孔疏引王肅則云大夫以下之制此並無明文要嬪御以彼侍御於君與遠色之義不相妨也惟昏義所說內官之數則非周法蓋不足據詳敘官九嬪疏云

自望後反之者謂望前則先卑後尊故先女御次世婦次九嬪次三夫人而後及后若望後則反是先后次三夫人次九嬪次世婦而終於女御皆放月盈闕之義賈疏云言亦者亦上居宮引孔

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放月紀者賈疏云孝經授神契文但彼是孔子所作故言孔子云也日者天之明者本合在天月者地之理者本合在地今以陽

尊而陰卑月乃為天契制所使故云陰契制上屬為天使是以前月紀者亦云月者陰之精地之理月紀者解后已下就王燕寢而御之意案左傳敘孔疏引春秋感精符亦云月者陰之精地之理

也與孝經緯說略同鄭引此者取婦從夫放月紀證后妃象月御於王十五日而徧之義賈說非鄭意契制之義賈釋未明通典吉禮云日者陽精屬天月者陰精屬地陰道挈制於陽故月屬天

而從於陽彼文蓋據孝經緯而以契制為挈制則是讀契為挈同聲假借字也又曲凡祭祀禮孔疏引此注釋之云月紀是星也案孔云星疑亦指后妃星然月紀之義未詳

贊玉齋贊后薦徹豆籩 玉齋玉敬受黍稷器后進之而不**疏** 凡祭祀者賈疏云后無外事

也助后薦玉齋也江永云禮定詔於堂之後乃延主於室從堂上朝踐饋食豆籩入室設於尸席

前俎入設於豆東后乃薦玉齋設於俎南案江疏是也祭祀贊后薦玉齋者以特牲少牢饋食禮約之蓋當四獻之後設陰厭時后則以玉齋薦黍稷外宗云王后以樂羞盥則贊則九嬪與外宗

同贊之也云贊后薦徹豆籩者詩小雅楚茨孔疏云后夫人所主籩豆唯朝踐饋食后凡二次薦豆籩薦之耳於周禮加豆籩則內宗薦之內羞庶羞則世婦薦之詒讓案朝踐饋食后凡二次薦豆籩

九嬪亦與外宗同贊之祭畢又同贊后徹之故外宗云佐王后薦玉豆盥豆籩中內羞為世婦所薦其加豆籩內宗薦之內宗卑於九嬪則加豆籩此官蓋不贊之也又案豆盥豆籩中內羞為世婦所薦

庶羞則當小千薦之孔謂二羞並世婦薦未詳世婦小子疏注云玉齋玉敬受黍稷器者鄭亦謂齋為案六案為祭穀故以玉飾受黍稷之器即謂之玉齋猶圭瓊盛鬯謂之玉鬯也詳甸師

及宗伯疏祭祀饌兼有稻粱亦得稱案鄭知此玉盥內不關受稻梁器者以稻梁為加饌內宗薦之亦九嬪所不贊也賈疏云案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周之八簋則周用簋特性少牢大夫士用敦今周天子用玉敦者明堂位明魯得用四代之器用敦明天子亦兼用可知云玉敦者謂以玉飾敦謂若玉敦者明堂位明魯得用四代之器用敦明天子亦兼用可知云玉敦者謂明堂位敦為虞器周用簋亦兼用敦然簋為天子諸侯之器而敦則大夫士用之玉藻云諸侯朔月四簋是常食用簋也掌客上公簋十侯伯八子男六簋則同用十二是享賓用簋也禮運言陳其簠簋祭統言八簋之實曾子問言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是祭祀用簠簋也皆未有言敦敦者可知敦非天子諸侯之器也舍人云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則知此玉齋者玉齋也經典並無天子用敦之文玉府云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此會盟所用非祭器也天子之祭既有簠盛稻粱簋盛黍稷雖有敦將焉用之案金諱天子祭祀當用簠簋不用敦是也但此職所贊后薦香唯正饌則玉齋止有玉簋無玉簠也至外宗云玉豆則豆籩亦飾玉此唯云玉齋贊豆籩不云玉者以已詳於彼亦互文見義也贊籩詳舍人旗人疏玉敦詳玉府疏云后進之而不徹者賈疏云豆籩云贊薦徹玉齋直贊不云薦徹明直贊進之而已案禮器云管仲饋籩注云天子飾以玉此直云玉敦則籩亦飾以玉而不云者但玉敦后親執而設之故特言之其籩則九嬪執而授后后設之若少牢主婦親受生菹醢醢其餘婦贊者授主婦主婦設之故不言也案依金鶚說則玉齋即玉籩非玉敦賈強為分別非也詩小雅楚茨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箋云君婦謂后也口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饋君婦籩豆而已孔疏云周禮宰夫無徹饋之文膳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胾俎注云膳夫親徹胾俎胾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然則徹饋者膳夫也案孔說是也賈外宗疏亦據楚茨謂宰徹黍稷彼宰即膳夫也有司徹下大夫不實尸章膳夫徹九嬪外宗唯贊薦不贊徹也云故書玉為王杜子春讀為玉者以王齋無義而玉齋見大宗伯故杜讀從之段玉裁云此鄭君從杜謂字之誤而改之也篆體玉與王皆三畫惟玉三畫見王上二畫若有賓客則從后當贊疏若有賓客則從后者與內宗為官聯也注云當贊后相近不勻

饗燕后當助王饗燕
時九嬪從后往也
大喪帥敍哭者亦如之
亦從后帥猶道也后哭眾之次序者乃哭

婦內宗外宗為官聯也
外內命婦哭時皆依尊卑命數在后後為前後列位哭之故須帥導使有次敍也案大喪亦容有

后喪賈說未咳注云亦從后者以經家上云亦如之明亦從后贊事也云帥猶道也云后哭眾之次

部云帥佩巾也又冠部云達先道也經典多段帥為達以其非本義故云猶道也云后哭眾之次

序者乃哭者亦注用今字作序也肆師序哭注云序使相次迭也喪大記注說諸侯喪哭位云女

子立於夫人後準彼文則王喪當亦然明后在前先哭三夫人以下至內外宗命婦等乃各以尊

卑次序繼哭也哭位次詳肆師疏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為盥盛
猶差擇也為疏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者

以下並與春官世婦職掌略同亦官聯也女宮即利女之在宮中者詳寺人疏賈疏云此婦人所

掌祭祀謂祭宗廟賓客謂饗食諸侯在廟喪紀謂大喪朝廟設祖奠與大遣奠時為此三事則帥

女宮而濯概案少牢饗人概鼎俎廩人概甗司宮概豆簋皆使男子官不使婦人者彼以大夫

家無婦官及無刑女故並使男子官此天子禮有刑女及婦官故與彼異也云為盥盛者齊亦當

讀為案詳甸師疏注云概拭也者說文手部云概滌也詩大雅河酌篇可以濯既毛傳云既清

也彼釋文概作概爾雅釋詁云拭清也案濯概即滌濯也曲禮云器之既者不寫注云既謂陶梓

之器不既謂苞竹之器也此滌概亦謂陶梓之器少牢饋食禮廩人概甗匕與敦于廩饗若然

天子禮有玉盥遺筮等皆此官帥女宮概之於廩饗也云為猶差擇者謂簡擇米之精粢者供之

既夕記夏祝漸米差盛之注云差釋之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詔曰自非供陵廟稻梁米不得導

擇是祭祀盥盛必差擇之也賈疏云祭祀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詔曰自非供陵廟稻梁米不得導

炊是差擇可知也給讓案國語楚語觀射父曰天子禘郊之事王后必自春其案諸侯宗廟之事

夫人必自春其盛穀梁文十三年傳云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春又桓十四年傳云向粟而

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漢書五行志劉向說御廩夫人八妾所春米之藏以奉宗廟者也彼為諸侯禮則天子禮宜亦后帥六宮春其粢意者春人既春之後后帥六宮更精春之鄭云差擇或亦舍此義又賈特牲饋食禮疏引易歸妹上六云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鄭注云宗廟之禮主婦奉筐米若然鄉祭之晨女宮或當奉米以授饋人炊之與特牲士禮主婦視饋舉事相礙與及祭之日滌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滌臨也內羞房中之羞**疏**及祭之日滌陳女宮之具凡內

內羞并薦之也詩小雅楚茨云君婦莫莫為豆孔庶毛傳云豆謂內羞庶羞也則庶羞亦婦官所兼滌也莊有可云陳具陳酒漿醴醢醢醢春饌諸具也注云滌臨也者州長黨正小宗伯大司樂大司馬大司寇注並同說文立部云隸臨也老子釋文云隸古無其字說文作隸案滌荷並隸之俗體云內羞房中之羞者即籩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養醢人羞豆之實醢食糝食也內羞皆穀物女宮所共與庶羞為內外饗所共異故謂之內羞又謂之房中之羞見有司徹賈疏云案少牢皆從房中而來故名為內羞案詳籩人疏**掌弔臨于卿大夫之**

喪王使弔**疏**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者亦與內宗為官讎也此用弔臨臨謂哭也詳寺人饗人往弔弔**疏**莊存與云必貴戚之卿大夫也注云王使往弔者賈疏云案內宗云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注云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文同而注異者彼上文云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彼文與后事相連彼主於后此上文無后故知此王使往也若然后無外事波弔諸侯既輕於王之卿卿既后不親弔幾外諸侯不親弔可知若然喪大記諸侯總衰后不弔幾外諸侯既輕於王之卿卿既后不親弔幾外諸侯不親弔可知若然喪大記諸侯侯夫人弔卿大夫士之喪者以其諸侯臣少故不分別尊卑夫人皆弔之也案司服公卿大夫皆王親弔之此文使世婦往弔者此蓋使世婦致禮物但弔是大名雖致禮亦名為弔是以大僕云

掌三公孤卿之弔勞注云王使往小臣云掌士大夫之弔勞注云致禮同名為弔是其事也此弔弔不言三公與孤者文不具也案鄭賈說非也此世婦與春官世婦內外異而職掌同此所云弔臨于卿大夫之喪者亦后使與內宗共弔臨卿大夫之喪耳鄭以天官春官兩世婦有男女之異遂謂內宗是后使此是王使賈疏申鄭又曲為說不知王使弔臨自有大僕小臣何為復遺世

浴時男子抗衾則不使婦入今王要沐或使婦人而浴未必婦人或亦供給湯物而已亦得謂之

掌也方苞云注非也大祝職大喪始崩以肆鬻湖尸則非女御所掌明矣疏謂或使婦人供給湯

物亦非也肆師職大喪大濯以鬻則築鬻鬻入職大濯設斗共其鬻鬻則共給湯物不以婦人明

矣經所以不明著王后者男不死於婦人之手士庶人且然況天子乎以外官掌之則大喪為王

以婦官掌之則大喪為后不待言耳案方說是也此大喪蓋專繫后及母后言之依宰夫注男大

喪含世子則此女大喪或亦含王姬故下文又別言后喪注象鬻王則誤也賈疏依違其說亦非

要大記云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士喪禮云外御

受沐入乃沐浴鄭注云外御小臣侍從者又既夕記云御者四人抗衾而浴其母之喪則內御者

浴鄭注云內御女御也彼注據士禮女御謂女子侍御者雖非此官而可證要禮沐浴男用外御

女用內御其別至嚴王要不當使女御沐浴明矣惟王要沐浴於經無文大祝湖尸乃浴之一節

其勞辱之事非所掌也以意求之似當是御僕職正相準彼職不云大喪沐浴者文不具耳

喪持娶 而從柩車也持 疏 注云娶棺飾也持而從柩車者檀弓云飾棺牆置娶周也注云娶以

方兩角高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之於壙中後漢書趙咨傳李注引三

禮圖云娶以竹為之高四尺四寸廣三尺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葬時令人執之於柩車旁也說與

介云者賈疏云王之妃妾三夫人象三公九嬪象孤卿二十七世婦象大夫女御象元士但介數依命數為差則王之大夫四命世婦之從亦四人以無正文故言蓋言云以疑之也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

內祭祀六宮之中窀門戶禱疾病求瘳也祠報福

疏注云內祭祀六宮之內祭祀也賈疏云依祭法王立七祀有戶窀中雷門行泰厲司命后亦與王同今鄭直云內祭

祀窀門戶者以其婦人無外事無行與中雷之等其窀與門戶人所出入動作有由后亦當祀之故言窀與門戶也案月令春祀戶夏祀窀秋祀門后祀之時亦當依此也云禱疾病求瘳也祠報

福者說文示部云禱告事求福也小宗伯注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報福即得求而報之故曰祠鄭以凡災變祈禱非后所與故唯以疾病禱祀為禱下文招梗禱禮亦云以除疾殃是其證也祠

掌以時招梗禱禮之事以除疾殃鄭大夫讀梗為亢謂招善而亢惡去之杜子春讀梗為更

禮接也四禮唯禱掌以時招梗禱禮之事者此四者並宮中祈禱之小事后所不親與者則女

職其遺象今存禱掌其事也招梗禱禮與小祝侯禱事略同賈疏云此四事並非常求福去

殃之事以時者謂隨其事時不必要在四時也云以除疾殃者說文占部云殃咎也除疾殃與男

巫春招弭以除疾病義同注云鄭大夫讀梗為亢者丁晏云梗從更聲更亢聲相近後漢書樊

宏傳封族兄忠更父侯即亢父也說文杭从禾亢聲或从更作梗云謂招善而亢惡去之者說文

手部云招手呼也男巫招弭注云招招福也左傳宣十三年杜注云亢禦也大夫意招梗二祭相

對一為招善使來一為禦惡使去也然與禱無別故後鄭增成其義賈疏云招者招取善祥梗

者禦捍惡之未至云杜子春讀梗為更者梗更聲類同杜以此梗為除舊更始之祭故破字為更也惠士奇云管子四時篇云脩除神位謹禱弊梗弊當作幣續漢禮儀志曰周人火德以桃為梗

末至先祭禮豫禦之是謂之梗對下禴禘皆為災害已至之祭也說文前部云禦祀也疑即所謂梗矣云除災害曰禴猶刮去也者大祝六祈三曰禴注云禴告之以時有災變也神仕注云禴除也賈疏云禴者除去見在之災金鶚云禴刮聲相近故以刮謂之說文云禴會福祭也謂除去疾殃所以會福也案金說是在也蘇文類聚禮部引說文云禴除惡之祭也與今本說文異依鄭義經凡云禴者有三此禴與大祝六祈視禴禘之禴為一皆為祭名神仕之禴則與庶氏之禴為一為禴災害之通語其音讀如潰大宗伯之禴則與大行人小行人之禴為一為會財救災之禴與祭祀之禴不相涉也云卻變異曰禴者說文前部云禴禘禘祀除癘殃也古者送人雲子所造風俗通義祀典篇云禴者卻也聘禮禴乃入注云禴祭名也為行道累歷不祥禴之以除災凶山海經中山經平逢之山其祠之用一雄雞禴而勿殺郭注云禴亦祭名謂禴部氣也賈疏云禴者推卻見在之變異云禴攘也者禁殺戮注云攘猶卻也禴為卻變異之祭義與攘同禴攘同聲字亦相通左昭十七年傳禴火釋文云禴本亦作攘月令季春九門禴攘釋文作禴並其證云四禮唯禴其遺象今存者漢書地理志云左馮翊雲陽有越巫船禴祠三所船即說文辛部辜古文姑之譌鄭即禴之段字船鄭即月令之禴攘是漢時有禴祠兵招梗禴三者漢時並無其制故云唯禴遺象存也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內治之法本在內宰書而貳之疏掌王后之禮職者

云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者猶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執國法及國令之法以治內政事也注云內治之法本在內宰書而貳之者賈疏云案內宰職云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今此云掌內治之貳故知內治逆內宮鈎考六疏逆內宮者猶內史執國灋及國令之法本在內宰掌此女史書而貳之也逆內宮鈎考六疏逆內宮者猶內史執國灋及國令之法王之六寢為內宮謂六宮所有費用財物及米粟皆當鈎考之也詒讓案左成十八年傳云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杜注云內宮夫人宮據彼則諸侯夫人宮亦稱內宮與此王后六宮稱內宮同蓋后六宮在王燕寢之後南北正相當內則云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注云外寢君燕寢也是后夫人寢對君寢為內外以方位言之則曰北宮以內外言之則曰內宮其實也

注云前考六宮之計者鄭注也

注云鈞考六宮之計者鄉師注書內令后之疏猶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外令也毛詩邶

風靜女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左手既御

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

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又釋名釋首飾云以丹注面曰的此本天子諸侯羣妾當以次進

御其有月事者止而不御重以口說故注此丹於面女史見之則不書其名於第錄也然則女史

兼書王之陰事與內小臣為官聯不徒書內令矣注云后之令謂書而宣布之於六宮之中也凡后

陰令異也賈疏云內令亦對王令為內故鄭云后之令謂書而宣布之於六宮之中也凡后

之事以禮從之亦如大史疏注云亦如大史之從於王者賈疏云案大史職云大會同朝親以

執禮以從王后故云如大史之於王

典婦功掌婦式之禮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齋嬪婦九嬪世婦言及以殊之者容國

中婦人賢善工於事者事齋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枲故書齋為資疏掌婦式之禮者此官掌

杜子春讀為資鄭司農云內人謂女御女功事資謂女功絲枲之事疏嬪婦九嬪世婦言及以殊之者容國

也云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齋者釋文云齋本亦作案阮元云當云本亦作資案者字之誤

也段玉裁亦改案為資云亦作資者乃依注改經之本也案阮段校是也凡經齋字故書或作資

須教之其實有婦職也是以魯語云王后緘玄紘公侯夫人絃繩之內子大帶則貴幾皆職事也云言及以殊者有客國中婦人實善工於事者者賈疏云案下內司服注言及言凡殊貴賤也此云及非面殊貴賤也故大宰職云嬪婦化治絲采是其中國中婦人有嬪婦之稱也詒讓案鄭意九嬪世婦亦內人而經云以授嬪婦及內人為殊別之詞者以嬪婦為大名所賅甚廣客外嬪婦實善工於事者亦得與焉其內人則專屬宮人而言故經言及以殊之鄭知此嬪婦非專屬外嬪婦者以外嬪婦為九職之通於萬民人聚多其功事不必皆由官授也云事釐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采者外府注云行道之財用也掌皮注云所給予人以物曰齋引申之彼來取而此給予以財物亦得為齋工記總敘注云資取也鄭外府注謂齋資字同故此注兼以來取為訓絲采亦即資財也賈疏據外府注行道曰齋為釋未達鄭指九詳彼疏又案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篇云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齋材蓋絲麻即女功之齋材故此注亦以絲采釋事齋矣云故書齋為資杜子春讀為資者段玉裁改讀為資為讀為齋云此故書在資子春易為齋而鄭君從之也今本作杜子春讀為資便是讀資為資不可通矣杜易其字司農則不易字讀從故書作資大約諸家皆訓資為貨訓齋謂持造分別與說文解字合案段說是也杜意經文字故書齋資錯出凡為給予之義者當從齋凡為財貨之義者當從資故此故書作資而杜讀為齋由車毀折入齋于職幣故書作齋而杜讀為資二注正相反可以推其分別二字之例矣依後鄭外府注義則齋資一字資即齋之或體故於此職從杜作齋而於巾車則不從杜作資賈疏不知杜讀資當為齋乃謂鄭不破子春者從上注義可知不復重言亦非也鄭司農云內人謂女御者寺人後鄭注義同案此內人即典絲之內工蓋通女御以下內嬪婦之賤者言之詳內宰疏云女功事資謂女功絲采之事者先鄭從故書作資與杜及後鄭讀異其以絲采釋事資則與後鄭同故附引之

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而賈之物書而揭之

授當為受聲之誤也國中嬪婦所作成即送之不須獻功時賈之者物不正齊當以泉計通功鄭司農云苦讀為藍凡授嬪謂分別其縷帛與布紵之縷細者比方其大小書其賈數而著其物若今時題畧物疏婦功者

授當讀如字此嬪婦亦通內外言之云及秋獻功者謂夏之季秋毛詩豳風七月云九月授衣又

未之證注云授當為受聲之誤也者段玉裁云凡字之誤聲之誤易之例皆曰當為賈疏云以

必先授乃獻與絲典兩職並先言願授而後言獻功即其證也易祓李光坡姜兆錫並謂此不

當破字得之注說誤云關中嬪婦所作成即送之不須獻功時者賈疏云以其經受嬪婦功在秋

獻功上故不待秋獻功也案鄭意當如賈說蓋鄭既破授為受故以受嬪婦功為受國中嬪婦無

定時對下秋獻功為內人九御受獻有定時也實則經云秋獻功自統內外嬪婦言之注說非經

義也云賈之者物不正齊當以泉計通功者賈疏云婦人雖等受絲枲作有慶細善惡故以泉

計而通為功布絹者盡其材猶不充功布絹善者少送以充功直故云泉計通功也鄭司農云

至也四杜傳云鹽不堅固也杜子春於鹽人談苦為鹽謂出鹽直用不濼治意義正則依說文則

為鹽因以爲凡物粗穢者之名也案段說是也呂氏春秋誣徒爲云凍治之然則凡鹽之粗穢者

云苦讀如鹽會之鹽不精至也史記五帝本紀器皆不苦正義云苦讀如鹽也又平準書云

鐵器苦惡國語齊語云辨其功苦韋注云苦脆也淮南子時則訓云工事苦慢音注云苦惡也則

苦不破字亦可通云謂分別其織帛與布紵之屬細皆比方其大小者彼官注云辨別也先鄭以
典婦功是都司總掌故分別布帛其典絲即唯主絲絲為良者也與枲唯主布布為苦者也若後
鄭之義即以典婦功主良典絲與枲主苦者又以絲枲之中各自有苦良若然經云苦謂就良中
苦者也詒讓案此辨苦良比小大與內宰云比其小大與其慶良同義比纈良者謂校其絲功與
枲功也比小大者通絲帛枲布校其功之虛疏與精密也先鄭蓋以纈帛細與布紵纈釋經之苦
良則此官無論苦功良功通主其授受辨比之事不得謂專受良功也此當以先鄭說為正賈申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